

罗生门

某日傍晚，有一家将，在罗生门下避雨。

宽广的门下，除他以外，没有别人，只在朱漆斑驳的大圆柱上，蹲着一只蟋蟀。罗生门正当朱雀大路，本该有不少戴女笠和乌软帽的男女行人，到这儿来避雨，可是现在却只有他一个。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数年来，接连遭了地震、台风、大火、饥馑等几次灾难，京城已格外荒凉了。照那时留下来的记载，还有把佛像、供具打碎，将带有朱漆和飞金的木头堆在路边当柴卖的。京里的情况如此，像修理罗生门那样的事，当然也无人来管了。在这种荒凉景象中，便有狐狸和强盗来乘机做窝。甚至最后变成了一种习惯，把无主的尸体，扔到门里来了。所以一到夕阳西下，气象阴森，谁也不上这里来了。

倒是不知从哪里，飞来了许多乌鸦。白昼，这些乌鸦成群地在高高的门楼顶空飞翔啼叫，特别到夕阳通红时，黑魆魆地好似在天空撒了黑芝麻，看得分外清楚。当然，它们是到门楼上来啄死人肉的——今天因为时间已晚，一只也见不到，但在倒塌了的砖石缝里长着长草的台阶上，还可以看到点点白色的鸟粪。这家将穿着洗旧了的宝蓝袄，一屁股坐在共有七级的最高一层的台阶上，手护着右颊上一个大肿疱，茫然地等雨停下来。

说是这家将在避雨，可是雨停之后，他也想不出要上哪里去。照说应当回主人家去，可是主人在四五天前已把他辞退了。上边提到，当时京城市面正是一片萧条，现在这家将被多年老主人辞退出来，也不外是这萧条的一个小小的余波。所以家将的避雨，说正确一点，便是“被雨淋湿的家将，正在无路可走”。而且今天的天气也影响了这位平安朝家将的忧郁的心情。从申末下起的雨，到酉时还没停下来。家将一边不断地在想明天的日子怎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样过，——也就是从无办法中求办法，一边耳朵里似听非听地听着朱雀大路上的雨声。

雨包围着罗生门从远处飒飒地打过来，黄昏渐渐压到头顶，抬头望望门楼顶上斜出的飞檐上正挑起一朵沉重的暗云。

要从无办法中找办法，便只好不择手段。要择手段便只有饿死在街头的垃圾堆里，然后像狗一样，被人拖到这门上扔掉。倘若不择手段哩——家将反复想了多次，最后便跑到这儿来了。可是这“倘若”，想来想去结果还是一个“倘若”。原来家将既决定不择手段，又加上了一个“倘若”，对于以后要去干的“走当强盗的路”，当然是提不起积极肯定的勇气了。

家将打了一个大喷嚏，又大模大样地站起来，夜间的京城已冷得需要烤火了，风同夜暗毫不客气地吹进门柱间。蹲在朱漆圆柱上的蟋蟀已经不见了。

家将缩着脖子，耸起里面衬黄小衫的宝蓝袄子的肩头，向门内四处张望，如有一个地方，既可以避风雨，又可以不给人看到能安安静静睡觉，就想在这儿过夜了。这时候，他发现了通门楼的宽大的、也漆朱漆的楼梯。楼上即使有人，也不过是些死人。他便留意着腰间的刀，别让脱出鞘来，举起穿草鞋的脚，跨上楼梯最下面的一级。

过了一会，在罗生门门楼宽广的楼梯中段，便有一个人，像猫儿似的缩着身体，憋着呼吸在窥探上面的光景。楼上漏下火光，隐约照见这人的右脸，短胡子中长着一个红肿化脓的面疱。当初，他估量这上头只有死人，可是上了几级楼梯，看见还有人点着火。这火光又这儿那儿地在移动，模糊的黄色的火光，在屋顶挂满蛛网的天花板下摇晃。他心里明白，在这儿点着火的，决不是一个寻常的人。

家将壁虎似的忍着脚声，好不容易才爬到这险陡的楼梯上最高的一级，尽量伏倒身体，伸长脖子，小心翼翼地 toward 楼房望去。

果然，正如传闻所说，楼里胡乱扔着几具尸体。火光照到的地方挺小，看不出到底有多少具。能见到的，有光腚的，也有穿着衣服的，当然，有男也有女。这些尸体全不像曾经活过的人，而像泥塑的，张着嘴，摊开胳膊，横七竖八躺在楼板上。只有肩膀胸口略高的部分，照在朦胧的火光里；低的部分，黑漆漆地看不分明，只是哑巴似的沉默着。

一股腐烂的尸臭，家将连忙掩住鼻子，可是一刹那，他忘记掩鼻子了，有一种强烈的感情，夺去了他的嗅觉。

这时家将发现尸首堆里蹲着一个人，是穿棕色衣服、又矮又瘦像只猴子似的老婆子。这老婆子右手擎着一片点燃的松明，正在窥探一具尸体的脸，那尸体头发很长，量情是一个女人。

家将带着六分恐怖四分好奇的心理，一阵激动，连呼吸也忘了。照旧记的作者的说话，就是“毛骨悚然”了。老婆子把松明插在楼板上，两手在那尸体的脑袋上，跟母猴替小猴捉虱子一般，一根一根地拔着头发，头发似乎也随手拔下来了。

看着头发一根根拔下来，家将的恐怖也一点点消失了，同时对这老婆子的怒气，却一点点升上来了——不，对这老婆子，也许有语病，应该说是是一切罪恶引起的反感，愈来愈强烈了。此时如有人向这家将重提刚才他在门下想的是饿死还是当强盗的那个问题，大概他将毫不犹豫地选择饿死。他的恶劣之心，正如老婆子插在楼板上的松明，烘烘地冒出火来。

他当然还不明白老婆子为什么要拔死人头发，不能公平判断这是好事还是坏事，不过他觉得在雨夜罗生门上拔死人头发，单单这一点，已是不可饶恕的罪恶。当然他已忘记刚才自己还打算当强盗呢。

于是，家将两腿一蹬，一个箭步跳上了楼板，一手抓住刀柄，大步走到老婆子跟前。不消说，老婆子大吃一惊，并像弹弓似的跳了起来。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 呔，哪里走！”

家将挡住了在尸体中跌跌撞撞地跑着、慌忙逃走的老婆子，大声吆喝。老婆子还想把他推开，赶快逃跑，家将不让她逃，一把拉了回来，两人便在尸堆里扭结起来。胜败当然早已注定，家将终于揪住老婆子的胳膊，把她按倒在地。那胳膊瘦嶙嶙地皮包骨头，同鸡脚骨一样。

“ 你在干吗？老实说，不说就宰了你！”

家将摔开老婆子，拔刀出鞘，举起来晃了一晃。可是老婆子不作声，两手发着抖，气喘吁吁地耸动着双肩，睁圆大眼，眼珠子几乎从眼眶里蹦出来，像哑巴似的顽固地沉默着。家将意识到老婆子的死活已全操在自己手上，刚才火似的怒气，便渐渐冷却了，只想搞明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便低头看着老婆子放缓了口气说：

“ 我不是巡捕厅的差人，是经过这门下的行路人，不会拿绳子捆你的。只消告诉我，你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在门楼上，到底干什么？”

于是，老婆子眼睛睁得更大，用眼眶红烂的肉食鸟一般矚铄的眼光盯住家将的脸，然后把发皱的同鼻子挤在一起的嘴，像吃食似的动着，牵动了细脖子的喉尖，从喉头发发出乌鸦似的噪音，一边喘气，一边传到家将的耳朵里。

“ 拔了这头发，拔了这头发，是做假发的。”

一听老婆子的回答，竟是意外的平凡，一阵失望，刚才那怒气又同冷酷的轻蔑一起兜上了心头。老婆子看出他的神气，一手还捏着一把刚拔下的死人头发，又像蛤蟆似的动着嘴巴，做了这样的说明：

“ 拔死人头发，是不对，不过这儿这些死人，活着时也都是干这类营生的。这位我拔了她头发的女人，活着时就是把蛇肉切成一段段，晒干了当干鱼到兵营去卖的。要是不害瘟病死了，如

今还在卖呢。她卖的干鱼味道很鲜，兵营的人买去做菜还缺少不得呢。她干那营生也不坏，要不干就得饿死，反正是没有法子嘛。你当我干这坏事，我不干就得饿死，也是没有法子呀！我跟她一样都没法子，大概她也会原谅我的。”

老婆子大致讲了这些话。

家将把刀插进鞘里，左手按着刀柄，冷淡地听着，右手又去摸摸脸上的肿疱，听着听着，他的勇气就鼓起来了。这是他刚在门下所缺乏的勇气，而且同刚上楼来逮老婆子的是另外一种勇气。他不再为着饿死还是当强盗的问题烦恼，现在他已把饿死的念头完全逐到意识之外去了。

“确实是这样吗？”

老婆子的话刚说完，他讥笑地说了一声，便下定了决心，立刻跨前一步，右手离开肿疱，抓住老婆子的大襟，狠狠地说：

“那么，我剥你的衣服，你也不要怪我，我不这样，我也得饿死嘛。”

家将一下子把老婆子剥光，把缠住他大腿的老婆子一脚踢到尸体上，只跨了五大步便到了楼梯口，腋下挟着剥下的棕色衣服，一溜烟走下楼梯，消失在夜暗中了。

没多一会儿，死去似的老婆子从尸堆里爬起光赤的身子，嘴里哼哼哈哈地，借着还在燃烧的松明的光，爬到楼梯口，然后披散着短短的白发，向门下张望。外边是一片沉沉的黑夜。

谁也不知这家将到哪里去了。

地狱变

—

像堀川大公那种人物，不但过去没有，恐怕到了后世，也是独一无二的了。据说在他诞生以前，他母亲曾梦见大威德的神灵，出现在她的床头。可见出世以后，一定不是一位常人。他的一生行事，没一件不出人意外。先看看堀川府的气派，那个宏伟呀、豪华呀，究竟不是咱们这种人想象得出的。外面不少议论，把大公的性格比之秦始皇、隋炀帝，那也不过如俗话所说“瞎子摸象”，照他本人的想法，像那样的荣华富贵，才不在他的心上呢。他还什么鸡毛蒜皮的事都关心，有一种所谓“与民同乐”的度量。

因此，遇到二条大宫的百鬼夜行，他也全不害怕。甚至据说，那位画陆奥盐灶风景的鼎鼎有名的融左大臣的幽灵，夜夜在东三条河原院出现，只要大公一声大喝，立刻就消隐了。因为他有那么大的威光，难怪那时京师男女老幼，一提到这位大公，便肃然起敬，好像见到了大神显灵。有一次，大公参加了大内的梅花宴回府，拉车的牛在路上发性子，撞翻了一位过路的老人。那老人却双手合十，喃喃地说，被大公的牛撞伤，真是多么大的荣幸。

所以在大公一生之间，给后代留下的遗闻逸事，是相当多的。例如在宫廷大宴上，一高兴，就赏人白马三十匹；叫宠爱的童子，立在长良桥的桥柱顶；叫一位有华陀术的震旦僧，给他的腿疮开刀，——像这样的逸事，真是屈指难数。在许多逸事中，再也没有一件比那至今为止，还一直在他府里当宝物传下来的《地狱变》屏风的故事更吓人的了。甚至平时对什么都满不在乎

的大公，只有在那一回，毕竟也大大吃惊了，不消说，像我们这种人，当然一个个都吓得魂飞胆战了。其中比方是我，给大公奉职二十年来，也从来没见过这样凄厉的场面。

不过，要讲这故事，先得讲一讲那位画《地狱变》屏风的，名叫良秀的画师。

二

讲起良秀，直到今天，大概也还有人记得。那时大家都说，拿画笔的人，没一个出于良秀之上，他就是那样一位大名鼎鼎的画师。发生那事的时候，他已过了五十大关，有年纪了。模样是一个矮小的、瘦得皮包骨头的、脾气很坏的老头儿。他上大公府来，总穿一件丁香色的猎衣，戴一顶软乌帽，形容卑窳。他有一张不像老人该有的血红的嘴，显得特别难看，好像什么野兽。有人说，那是因为舔画笔的缘故，可不知是不是这么回事。特别是那些贫嘴的人，说良秀的模样像一只猴子，给他起了个诨名叫猿秀。

起这个诨名也有一段故事。那时大公府有良秀的一个十五岁的独生女，是当小女侍的。她可不像老子，是一位很娇美的姑娘，可能因为早年丧母，年纪虽小，却特别懂事、伶俐，对世事很关心。大公夫人和所有女侍都喜欢她。

有一次，丹波国献上了一只养熟了的猴子。顽皮的小公子，给起了个名字叫良秀，因为模样可笑，所以起了这名字，府里没一个人见了不乐。为了好玩，大家见它趴在大院松树上，或躺在宫殿席地上，便叫着良秀良秀，逗它玩乐，故意作弄它。

有一天，良秀的女儿给主人送一封系有梅枝的书信，走过长廊，只见廊门外逃来那只小猴良秀，大概腿给打伤了，爬不上廊柱去，一拐一拐地跑着。在它后面，小公子扬起一条棍子赶上来，嘴里嚷着，“偷橘子的小贼，看你往哪儿逃。”良秀女儿见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了，略一踌躇，这时逃过来的小猴抓住她的裙边，呜呜地直叫——她心里不忍，一手提着梅枝，一手将紫香色的大袖轻轻一甩，把猴儿抱了起来，向小公子弯了弯腰，柔和地说：“饶了它吧，它是畜生嘛！”

小公子正追得起劲，马上脸孔一板，顿起脚来：

“不行，它偷了我的橘子！”

“畜生呀，不懂事嘛……”

女儿又求着情，轻轻地一笑：

“它叫良秀，是我父亲的名字，父亲遭难，做女儿的怎能不管呢。”既然这样说了，迫得小公子也只好罢手了。

“呵呵，给老子求情，那就饶了它吧。”

勉强说了一声，便把棍子扔掉，走向廊门回去了。

三

从此以后，良秀女儿便和小猴亲热起来。女儿把公主给她的金铃，用红绸绦系在猴儿脖子上。猴儿依恋着她，不管遇到什么总绕在她的身边不肯离开。有一次女儿得了感冒躺在床上，小猴就守在她枕边，愁容满面地咬自己的爪子。

奇怪的是，从此也没人再欺侮小猴了，最后连小公子也对它和好了，不但常常喂它栗子，有时哪个武士踢了它一脚，小公子便大大生气。到后来，大公还特地叫良秀女儿抱着猴子到自己跟前来，可能听到了小公子追猴的事，对良秀女儿同猴发生了好感。

“看不出还是一个孝女哩，值得夸奖呀！”大公当场赏了她一方红帕，那猴儿见女儿捧着红帕谢恩，也依样对大公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逗得大公都乐了。因此大公分外宠爱良秀的闺女，是为了喜欢她爱护猴儿的一片孝心，并不是世上所说的出于好色。当然闲言闲语也不是没有，这到后来再慢慢讲。这儿先说明，大

公对画师女儿，并非别有用

却说良秀女儿挣到很大面子，从大公跟前退出来。因为本来是一位灵巧的姑娘，也没引起其他女侍的嫉妒。反而从此以后，跟猴儿一起，总是不离公主的身边，每次公主乘车出外游览，也缺不了她的陪从。

话分两头，现在把女儿的事搁在一边，再谈谈父亲良秀。从那以后，猴儿良秀虽讨得了大家的欢喜，可是本人的良秀，仍被大家憎厌，依然叫他猿秀。不但在府里，连横川的那位方丈，一谈起良秀，也好像遇见了魔鬼，脸色就变了。（有人说，良秀画过方丈的漫画。可能这是无稽的谣言，不确实的。）总之，不问在哪里，他的名声都是不妙的。不说他坏话的，只是在少数画师之间，或只见过他的画，没见过他本人的那些人。

事实是，良秀不但其貌不扬，而且还有叫人惹厌的坏脾气，所以那坏名声，也不过是自己招来的，怨不得别人。

四

他的脾气，就是吝啬、贪心、不顾面子、懒得要命、惟利是图——其中特别厉害的，是霸道、傲慢，把本朝第一大画师的招牌挂在鼻子上。如果单在画道上，倒还可原，可他就是骄傲得对世上一切习惯常规，全都不放在眼里。据他一位多年的弟子说，有一次府里请来一位大名鼎鼎的桧垣的女巫，降起神来，口里宣着神意。可他听也不听，随手抓起笔墨，仔细画出女巫那张吓人的鬼脸。大概在他的眼里，什么神道附体，不过是骗小孩子的玩意儿。

因为他是这样的人，画吉祥天神时，画成一张卑鄙的小丑脸，画不动明王时，画成一幅流氓无赖相，故意做出那种怪僻的行径。人家当面责备他时，他便大声嚷嚷：“我良秀画的神佛，要是会给我降灾，那才怪呢！”因此连他的弟子们都害怕将来会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受他牵连，有不少人就半途同他分手了。——反正一句话，就是放荡不羁，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

因此不管良秀画法怎样高明，也只是到此为止了。特别是他的绘画，甚至用笔、着色，全跟别的画师不一样，许多同他不对付的画师中有不少人说他就是邪门歪道。据他们说，对川成、金冈和此外古代名画师的画，都有种种奇异的评品，比方画在板门上的梅花，每到月夜便会放出一阵阵的清香，画在屏风上的宫女，会发出吹笛子的声音。可是对良秀的画却另有阴森森的怪评，比如说，他画在龙盖寺大门上的《五趣生死图》，有人深夜走过门前，能听到天神叹息和哭泣的声音。不但如此，甚至说，还可以闻到图中尸体腐烂的臭气。又说，大公叫他画那些女侍的肖像，被画的人，不出三年，都得疯病死了。照那些恶评的人说，这是良秀堕入邪道的证据。

如上所说，他那么蛮不讲理，反而还因此得意。有一次，大公在闲谈时对他说：“你这个人就是喜欢丑恶的东西。”他便张开那张不似老人的红嘴，傲然回答：“正是这样，现在这班画师，全不懂丑中的美嘛！”尽管是本朝第一的大画师吧，居然当着大公的面，也敢放言高论。难怪他那些弟子，背地给他起一个诨名，叫“智罗永寿”，讽刺他的傲慢。大家也许知道，所谓“智罗永寿”，那是古代从震旦传来的天狗的名字。

可是，甚至这个良秀——这样目空一切的良秀，惟独对一个人怀着极为深厚的情爱。

五

原来良秀对独生女的小女侍，爱得简直跟发疯似的。前面说过，女儿是性情温和的孝女，可是他对女儿的爱，也不下于女儿对他的爱。寺庙向他化缘，他向来一毛不拔，可是对女儿，身上的衣衫，头上的首饰，却毫不吝惜金钱，都备办得周周到到，慷

慨得叫人不能相信。

良秀对女儿光是爱，可做梦也想不到给女儿找个好女婿。倘有人讲他女儿一句坏话，他就不难雇几个街头的流氓，把人家暗地里揍一顿。因此大公把他女儿提拔为小女侍时，老头子大为不服，当场向大公诉苦。所以外边流言：大公看中他女儿的美貌，不管她老子情不情愿，硬要收房，大半是从这里来的。

这流言是不确的，可是溺爱女儿的良秀一直在求大公放还他的女儿，倒是事实。有一次大公叫一个宠爱的童儿作模特儿，命良秀画一张幼年的文殊像，画得很逼真，大公大为满意，便向他表示好意说：“你要什么赏赐，尽管说吧！”

“请你放还我的女儿吧！”他就老实不客气地提出了请求。别的府邸不说，侍奉堀川大公的人，不管你当老子的多么疼爱，居然请求放还，这是任何一国都没有的规矩。这位宽宏大量的大公，听了这个请求，脸色就难看了，沉默了一会儿，低头瞧着良秀的脸，马上喝了一声：“这不行！”站起身来就进去了。这类事有过四五次，后来回想起来，每经一次，大公对良秀的眼光，就一次比一次地冷淡了。和这同时，女儿也可能因担心父亲的际遇，每从殿上下来，常咬着衫袖低声哭泣。于是，大公爱上良秀女儿的流言也多起来了。其中有人说，画《地狱变》屏风的事，起因就是女儿不肯顺从大公，当然这种事是不会有。

在我们看来，大公不肯放还良秀的女儿，倒是为了爱护她，以为她去跟那怪老子一起，还不如在府里过得舒服。本来是对这女子的好意嘛，好色的那种说法，不过是牵强附会、无影无踪的谣言。

总而言之，就为了女儿的事，大公对良秀开始不快了。正在这时候，大公突然命令良秀画一座《地狱变》的屏风。

说到《地狱变》屏风，画面上骇人的景象，立刻出现在我的眼前。

同样的《地狱变》，良秀画的同别的画师所画，气象全不一样。屏风的一角，画着小型的十殿阎王和他们的下属，以后满画面都跟大红莲小红莲一般，一片连刀山剑树都会烧得融化的熊熊火海。除掉捕人的冥司服装上着的黄色蓝色以外，到处是烈焰漫天的色彩。空顶上，飞舞着 字形墨点的黑烟和金色的火花。

这笔法已够惊人，再加上中间在烈火中烧身，正在痛苦挣扎的罪魂，那种可怕的形象，在通常的地狱图里是看不到的。在良秀所画的罪魂中，有上至公卿大夫，下至乞丐贱人，包括各种身份的人物。既有峨冠博带的宫殿人，也有浓妆艳抹的仕女，挂佛珠的和尚，曳高齿屐的文官、武士，穿细长宫袍的女童，端供品的阴阳师——简直数不胜数。正是这些人物，被卷在火烟里，受牛头马面鬼卒们的酷虐，像秋风扫落叶，正在四散奔逃，走投无路。一个女人，头发挂在钢叉上，手脚像蜘蛛似的缩为一团，大概是女巫。一个男子，被长矛刺穿胸膛，像蝙蝠似的倒挂着身体，大概是新上任的国司。此外，有遭钢鞭痛打的，有压在千斤石下的，有的吊在怪鸟的尖喙上，有的叼在毒龙的大嘴里——按照罪行不同，受着各种各样的折磨。

其中最触目惊心的，是半空中落下一辆牛车，已有一半跌落到野兽牙齿似的尖刀山上。（这刀山上已有累累的尸体，五体刺穿了刀尖。）被地狱的狂风吹起的车帘里，有一个形似嫔妃、满身绫罗的宫女，在火焰中披散着长发，扭歪了雪白的脖子，显出万分痛苦的神情。从这宫女的形象到正在燃烧的牛车，无一不令人切身体会火焰地狱的苦难。整个画面的恐怖气氛，可说几乎全集中在这人物的身上了。它画得这样出神入化，看着看着，耳里

好似听见凄厉的疾叫。

暖暖，就是这，就为了画这场面，发生了骇人的惨剧。如没有这场惨剧，良秀又怎能画出这活生生的地狱苦难呢。他为画这屏风，遭受了最悲惨的命运，结果连命也送掉了。这画中的地狱，也正可说是本朝第一大画师良秀自己有一天也将落进去的地狱。

我急着讲这珍贵的《地狱变》屏风，把讲的次序颠倒了。接下去讲良秀奉命绘画的事吧。

七

却说良秀自从奉命以后，五六个月都没上府，一心一意在画那座屏风，平时那么惦着的女儿，一拿起了画笔，硬连面也不想见了。真怪，据刚才那位弟子说，他一动手作画，便好像被狐仙迷了心窍。不，事实那时就有人说，良秀能在画道上成名，是向福德大神许过愿的，那证据是，每当他作画时，只要偷偷地去张望，便能看见好几只阴沉沉的狐狸围绕在他的身边。所以他一提起画笔，除了画好画以外，世界上的什么事都忘了，白天黑夜躲在见不到阳光的黑屋子里——特别是这次画《地狱变》屏风，那种狂热的劲头，显得更加厉害。

据说他在四面挂上蒲席的屋子里，点上许多灯台，调制着秘传的颜料，把弟子们叫进去，让他们穿上礼服、猎装等等各式衣服，做出各种姿态，一一写生——不但如此，这种写生即使不画《地狱变》屏风，也是常有的。比方那回画龙盖寺的《五趣生死图》，他就不画眼前的活人，却静坐在街头的死尸前，仔细观察半腐的手脸，一丝不苟地写生下来。可这一回，他新兴了一些怪名堂，简直叫人想也想不出来的。此刻没工夫详细讲说，单听听最主要的一点，就可以想象全部的模样了。

良秀的一个弟子（这人上面已说起过），有一天正在调颜料，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忽然师傅走过来对他说：

“我想睡会儿午觉，可是最近老是做噩梦。”这话也平常，弟子仍旧调着颜料，慢然地应了一声：

“是么？”可是良秀显出悄然的神色，那是平时没有过的，很郑重地托付他：

“在我睡午觉时，请你坐在我头旁边。”弟子想不到师傅这回为什么怕起做梦来，但也不以为怪，便信口答道：

“好吧。”

师傅却还担心地说：

“那你马上到里屋来，往后见到别的弟子，别让他们进我的卧室。”他迟迟疑疑地做好了嘱咐。那里屋也是他的画室，白天黑夜都关着门，点着朦胧的灯火，周围竖立起那座仅用木炭构好了底图的屏风。他一进里屋，便躺下来，拿手臂当枕头，好像已经很困倦，一下便呼呼地睡着了。还不到半刻时间，坐在他枕边的弟子，忽然听见他发出模糊的叫唤，不像说话，声音很难听。

八

开头只发声，渐渐地变成断续的言语，好像掉在水里，咕噜咕噜地说着：

“什么，叫我来……来哪里……到哪里来？到地狱来，到火焰地狱来……谁？你是……你是谁？……我当是谁呢？”

弟子不觉停下调颜料的手，望望师傅那张骇人的脸。满脸的皱纹，一片苍白，暴出大颗大颗的汗珠。干巴巴的嘴唇，缺了牙的口张得很大。口中有个什么东西好像被线牵着骨碌碌地动，那不是舌头么？断断续续的声音便是从这条舌头上发出来的。

“我当是谁……哼，是你吗？我想，大概是你。什么，你是来接我的么？来啊，到地狱来啊。地狱里……我的闺女在地狱里等着我。”

这时候，弟子好像看见一个朦胧的怪影，从屏风的画面上蠕蠕地走下来，感到一阵异样的恐怖。当然，他马上用手使劲地去摇良秀的身体。师傅还在说梦话，没有很快醒过来。弟子只好拿笔洗里的水泼到他脸上。

“她在等，坐上这个车子来啊……坐上这个车子到地狱里来啊……”说到这里，已变成抑住嗓子的怪声，好不容易才睁开了眼睛，比给人刺了一针还慌张地一下子跳起身来，好像还留着梦中的怪样，睁着恐怖的圆眼，张开大口，向空中望着，好一会儿才清醒过来。

“现在行了，你出去吧！”这才好像没事似的，叫弟子出去。弟子平时被他吆喝惯了，也不敢违抗，赶紧走出师傅的屋子，望见外边的阳光，不禁透了一口大气，倒像自己也做了一场噩梦。

这一次也还罢了。后来又过了一月光景，他把另一个弟子叫进屋去，自己仍在幽暗的油灯下咬着画笔，忽然回过头来命令弟子：

“劳驾，把你的衣服全脱下来。”听了师傅的命令，那弟子急忙脱去自己身上的衣服，赤裸了身子。他奇怪地皱皱眉头，全无怜惜的神气，冷冰冰地说：“我想瞧瞧铁索缠身的人，麻烦你，你得照我的吩咐，装出那样子来。”原来这弟子是拿画笔还不如拿大刀更合适的结实汉子，可是听了师傅的吩咐，也不免大吃一惊。后来他对人说起这事说：“那时候我以为师傅发精神病要把我杀死哩。”原来良秀见弟子迟迟疑疑，已经冒起火来，不知从哪儿拿出一副铁索，在手里晃着，突然扑到弟子的背上，扭转他的胳膊，用铁索捆绑起来，使劲拉紧铁索头，把捆着的铁索深深勒紧在弟子的肌肉里。当啷一声，把他整个身体推到地板上了。

九

那时这弟子像酒桶似的滚在地上，手脚都被捆成一团，只有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脑袋还能活动。肥胖的身体被铁索抑住了血液的循环，头脸和全身的皮肉都憋得通红。良秀却泰然自若地从这边瞅瞅，从那边望望，打量这酒桶似的身子，画了好几张不同的速写。那时弟子的痛苦，当然是不消说了。

要不是中途发生了变故，这罪还不知要受到几时才完。幸而（也可说是不幸）过了一阵，屋角落的坛子后面，好像流出一道黑油，蜿蜒地流了过来。开头只是慢慢移动，渐渐地快起来，发出一道闪烁的光亮，一直流到弟子的鼻尖边，一看，才吓坏了：

“蛇！……蛇！”弟子惊叫了，全身的血液好似突然冻结，原来蛇的舌头已经舐到他被铁索捆着的脖子上了。发生了这意外事故，尽管良秀很倔，也不禁惊慌起来，连忙扔下画笔，弯下腰去，一把抓住蛇尾巴，倒提起来。被倒提的蛇昂起头来，蜷缩自己的身体，只是还够不到他手上。“这畜生，害我出了一个败笔。”

良秀狠狠地嘟哝着，将蛇放进屋角的坛子里，才勉强解开弟子身上的铁索，也不对弟子说声慰劳话。在他看来，让弟子被蛇咬伤，还不如在画上出一笔败笔更使他冒火……后来听说，这蛇也是他特地豢养了作写生用的。

听了这故事，大概可以了解良秀这种像发疯做梦似的怪现象了。可是最后，还有一个只有十三四岁的小弟子，为这《地狱变》屏风遇了一场险，差一点送了命。这弟子生得特别白皙，像个姑娘，有一天晚上，被叫到师傅屋里。良秀正坐在灯台旁，手里托着一块血淋淋的生肉，在喂一只怪鸟。这鸟跟普通猫儿那么大小，头上长两撮毛，像一对耳朵，两只琥珀似的大圆眼，像一只猫。

十

原来良秀这人，自己干的事，不愿别人来插手。像刚才说的

那条蛇以及他屋子里其它的东西，从不告诉弟子。所以有时桌子上放一个骷髅，有时放着银碗、漆器的高脚杯，常有些意想不到的东西用来绘画。平时这些东西藏在哪里也没人知道。人家说他有福德大神保佑，原因之一，大概也是由这种事引起的。

那弟子见了桌上的怪鸟，心里估量，大概也是为画《地狱变》使用的。他走到师傅跟前，恭恭敬敬问道：“师傅有什么吩咐？”良秀好像没听见，伸出舌头舔舔红嘴唇，用下颏往鸟儿一指：

“看看，样子很老实吧。”

“这是什么鸟，我没有见过呀！”

弟子细细打量这只长耳朵的猫样的怪鸟，这样问了。良秀照例带着嘲笑的口气：

“从来没有见过？难怪啦，在城里长大的孩子。这鸟儿叫梟，也叫猫头鹰，是前几天鞍马的猎人送给我的，只是这么老实的还不多。”

说着，举手抚抚刚吃完肉的猫头鹰的背脊。这时鸟儿忽地一声尖叫，从桌上飞起来，张开爪子，扑向弟子的脸上来。那时弟子要不连忙举起袖管掩住面孔，早被它抓破了脸皮。正当弟子一声疾叫，举手赶开鸟儿的时候，猫头鹰又威吓地叫着再一次扑过来——弟子忘了在师傅跟前，一会儿站住了防御，一会儿坐下来赶它，在狭窄的屋子里被逼得走投无路。那怪鸟还是盯着不放，忽高忽低地飞着，找空子一次次向他扑去，想啄他的眼睛。每次大翅膀拍出可怕的声响，像一阵横扫的落叶，像瀑布的飞沫。似乎有猴儿藏在树洞里发烂的果实味在诱惑着怪鸟，形势十分惊人。这弟子在油灯光中，好像落进朦胧的月夜，师傅的屋子变成了深山里喷吐着妖雾的幽谷，吓得连魂都掉了。

害怕的还不仅是猫头鹰的袭击，更使他毛骨悚然的，是那位良秀师傅，他在一边冷静地旁观这场吵闹，慢慢地摊开纸，拿起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笔，写生这个姑娘似的少年被怪鸟迫胁的恐怖模样。弟子一见师傅那神气，更恐怖得要命。事后他对别人说，那时候他心里想，这回一定会被师傅送命了。

十一

被师傅送命的可能不是完全没有。像这晚上，他就是把弟子叫进去，特地让猫头鹰去袭击，然后观察弟子逃命的模样，进行他的写生。所以弟子一见师傅的样子，立即两手护住了脑袋，发出一声绝叫，逃到屋角落门口墙根前蹲下身体。这时，忽闻良秀一声惊呼，慌张地跳起身来。猫头鹰大翅膀扇动得更猛烈了，同时地下啪嚓一声，是打破东西的声响。吓得弟子又一次失魂落魄，抬起护着的脑袋，只见屋子里已一片漆黑，听到师傅在焦急地叫唤外边的弟子。

一会儿，便有一个弟子在屋外答应，提着一盏灯匆匆跑来。在油灯的烟火中，一看，屋里的灯台已经跌翻，灯油流了一地。那猫头鹰只有一只翅膀痛苦地扇动，身子已落在地上了。良秀在桌子的那边，伸出了半个身体，居然也在发愣，嘴里咕咕地呢喃着别人听不懂的话。——原来一条黑蛇把猫头鹰缠上了，紧紧地用身子绞住了猫头鹰的脖子同一边的翅膀。大概是弟子蹲下身去的时候，碰倒了那里的坛子，坛子里的蛇又游出来了，猫头鹰去抓蛇，蛇便缠住了猫头鹰，引起了这场大吵闹。两个弟子你望望我，我望望你，茫然瞧着这奇异的场面，然后向师傅默默地行了一个注目礼，跑出屋外去了。至于那蛇和猫头鹰后来怎样，那可没有人知道了。

这类的事以后还发生过几次。上面还说漏了一点，画《地狱变》屏风是秋初开始的，以后直到冬尽，良秀的弟子们一直受师傅怪僻行径的折磨。可是一到冬尽时候，似乎良秀对绘事的进展，遇到了困难，神情显得更加阴郁，说起话来也变得气势汹汹

了。屏风上的画，画到约莫八成的时候，便画不下去了。不，看那光景，似乎也可能会把画好的全部抹掉。

可是，发生了什么困难呢，这是没有人了解的，同时也没有人想去了解。弟子们遭过以前几次灾难，谁都提心吊胆地过日子，尽可能离开师傅远一点。

十二

这期间，别无什么可讲的事情。倘一定要讲，那么这倔老头不知什么缘故，忽然变得感情脆弱起来，常常独自掉眼泪。特别是有一天，一个弟子有事上院子里去，看见师傅站在廊下，望着快到春天的天空，眼睛里含着满眶泪水。弟子见了觉得不好意思，急忙默默退回身去。他心里感到奇怪，这位高傲的画师，画《五趣生死图》时连路边的死尸都能去写生，这次画屏风不顺利，却会像孩子似的哭起鼻子，这可不是怪事么。

可是一边良秀发狂似的一心画屏风，另一边，他那位闺女，也不知为了何事，渐渐地变得忧郁起来。连我们这些下人，也看出来她那忍泪含悲的样子。原来便带着愁容的这位白皙腼腆的姑娘，更变得睫毛低垂，眼圈黝黑，显出分外忧伤的神情了。开头，大家估量她是想念父亲，或是受了爱情的烦恼。这期间，有一种说法，说是大公要收她上房，她不肯依从。从此以后，大家似乎忘记了她，再也没人讲她闲话了。

就在这时候，有一天晚上，已经夜深了，我一个人独自走过廊下，那只名叫良秀的猴儿，忽然不知从哪里跳出来，使劲拉住我的衣边。这是一个梅花吐放清香的暖和的月夜，月光下，只见猴儿露出雪白的牙齿，紧紧撅起鼻子尖，发狂似的啼叫着。我感到三分惊异，七分生气，怕它扯破我的新裤子。开头打算把猴儿踢开，向前走去，后来想起这猴儿受小公子折磨的事，看样子可能出了什么事，便朝它拉我去的方向走了约三四丈路。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走到长廊的一个拐角，已望见夜色中池水发光，松枝横斜的地方。这时候，邻近一间屋子里，似乎有人挣扎似的，有一种慌乱而奇特的轻微的声响，吹进我的耳朵。四周寂静，月色皎洁，天无片云，除了游鱼跃水，并听不到人语。我觉察到那儿的声响，不禁停下脚来，心想，倘若进来了小偷，这回可得显一番身手了。于是憋住了喘息，轻轻地走到屋外。

十三

那猴儿见我行动迟缓，可能着急了，老在我脚边转来转去，忽然憋紧了嗓门大声啼叫，一下子跳上我的肩头，我马上回过头去，不让它的爪子抓住我的身子。可猴儿还是紧紧扯住我蓝绸衫的袖管，硬是不肯离开——这时候，我两腿摇晃几下，向门边退去。忽然一个趔趄，背部狠狠地撞在门上。已经没法躲开，便大胆推开了门，跳进月光照不到的屋内，这时出现在我眼前的——不，我才一步跨进去，立刻从屋子里像弹丸似的冲出来一位姑娘，把我吓了一跳。姑娘差一点正撞到我的身上，一下子蹿到门外去了，不知为了什么，她还一边喘气，一边跪倒地上，抬起头来，害怕地望着我，身体还在发抖。

不用说，这姑娘正是良秀的闺女。今晚这姑娘完全变了样，两眼射出光来，脸色通红通红，衣衫凌乱，同平时小姑娘的样子完全不同，而且看起来显得分外艳丽。难道这真是弱不禁风楚楚可怜的良秀的闺女么？——我靠在门上，一边在月光中望着这美丽的女子，一边听到另一个人的脚音，正急急忙忙向远处跑去，心里估量着这个人究竟是谁呐。

闺女咬紧嘴唇，默然低头，显得十分懊丧。

我弯下身去，把嘴靠在她耳边小声地问：“这个人是谁？”闺女摇摇头，什么也不回答。同时在她的长睫毛上，已积满泪水，把嘴闭得更紧了。

我是笨蛋，向来除了一目了然的事，都是不能了解的。我不知再对她说什么好，便听着她心头急跳的声音，呆呆地站了一会儿，觉得这件事不好再过问了。

也不知经过了多少时候，我关上身后的门，回头看看脸色已转成苍白的闺女，尽可能低声地对她说：“回自己房里去吧。”我觉得我见到了不该见到的事，心里十分不安，带着见不得人的心情，走向原来的方向。走了不到十来步，我的裤脚管又在后面被悄悄拉住，我吃了一惊，回头一看，你猜，拉我的是谁？

原来还是那只猴子，它像人一样跪倒在我的脚边，脖子上金铃玎玲做声，正朝我连连叩头。

十四

那晚的事约莫过了半月。有一天，良秀突然到府里来，请求会见大公。他虽地位低微，但一向受特别知遇，任何人都不能轻易拜见的大公，这天很快就召见了。良秀还是穿那件丁香色猎衣，戴那顶皱瘪的乌软帽，脸色比平时显得更阴气，恭恭敬敬跪伏在大公座前，然后嘎声地说：

“自奉大公严命，制作《地狱变》屏风，一直在无日无夜专心执笔，已有一点成绩，大体可以告成了。”

“这很好，我高兴。”

不知为什么，在大公俨然的口气中，有一种随声附和没有劲儿的样子。

“不过，还不成。”良秀不快地低下了眼睑，说，“大体虽已完成，但有一处还画不出来。”

“什么地方画不出来？”

“是的，我一向绘画，遇到没亲眼见过的事物便画不出来，即使画出来了，也总是不满意，跟不画一样。”

大公带讽刺地说：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那你画《地狱变》，也得落到地狱里去瞧瞧吗？”

“是，前年遭大火那回，我便亲眼瞧见火焰地狱猛火中火花飞溅的景色。后来我画不动天尊的火焰，正因为见过这场火灾，这画您是知道的。”

“那里画的地狱的罪魂、鬼卒，难道你也见过吗？”大公不听良秀的话，又继续问了。

“我瞧见过铁索捆着的人，也写生过被怪鸟追袭的人，这不能说我没见过罪魂，还有那些鬼卒……”良秀现出难看的苦笑，又说，“那些鬼卒嘛，我常常在梦中瞧见的。牛头马面、三头六臂的鬼王，不出声的拍手、不出声的张开的大口，几乎每天都在梦里折磨我——我想画而画不出的，倒不是这个。”

大公听了惊异起来，狠狠地注视着良秀有好一会，然后蹙紧眉头叱问到：

“那你究竟要画什么啊？”

十五

“我准备在屏风正当中，画一辆槟榔毛车正从空中掉下来。”

良秀说着，抬头注视大公的脸色。平常他一谈到作画总像发疯一般，这回他的眼光更显得怕人。

“在车里乘一位华贵的嫔妃，正在烈火中披散着乱发，显出万分痛苦的神情，脸上熏着蒙蒙的黑烟，紧蹙着眉头，望着头顶上的车篷，一手抓住车帘，好像在抵御暴雨一般落下来的火星。车边有一二十只猛禽，张大尖喙，围着车子——可是，我画不出这车子里的嫔妃。”

“那……你准备怎么样？”

大公好像听得有点兴趣了，催问了良秀。良秀也像上了火似的，抖索着红红的嘴唇，又说梦话似的重复了一遍。

“我画不出这个场面。”然后，又咬一咬牙，说，“我请求一

辆槟榔毛车，在我眼前用火来烧，要是可以的话……”

大公脸色一沉，突然哈哈大笑，然后一边忍住笑，一边说：“啊，就照你的办，没有什么可以不可以。”

那时我正在大公身边伺候，觉得大公的话里带一股杀气，口里吐着白沫，太阳穴索索跳动，似乎传染了良秀的疯狂，不像平时的样子。他说完话，马上又像爆炸似的，嗓门里发出格格的声音，笑起来了。

“一辆槟榔毛车，被火烧着，车上一位华贵的女人，穿着嫔妃的服装，四周包围着火焰和黑烟，快将烧死这车中的女子……你想象出这样一个场面，真不愧是本朝第一大画师，了不起啊，真了不起！”

良秀听着大公的话，忽然脸色苍白，像喘息似的抖索着嘴唇，身体一软，忙把双手撑在地上。

“感谢大人的鸿恩。”他用仅能听见的低声说着，深深地行了个礼。可能因为自己设想出来的场面，由大公一说，便出现在他眼前来。站在一旁的我，一辈子第一次觉得良秀是一个可怜的人。

十六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大公依照诺言，把良秀召来，让他观看火烧槟榔毛车的场面。可不是在堀川府，地点是挑了一个叫化雪庄的地方，那里是一座在京师郊外的山庄，从前是大公妹子住的。就在这山庄里，布置了火烧的场面。

这化雪山庄已不能住人，广大的庭园，显得一片荒凉，大概是特地选这种无人的场所的吧。关于已经去世的大公妹子，也有一些流言飞语，据说每当没有月亮的黑夜，这里常有鬼魂出现，穿着绯红裙子，足不履地地在廊上移动——这儿连白天也是静悄悄的，流水声都带一股阴气，偶然像流星似的，掠过几只鹭鸶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鸟，同怪鸟一般，令人毛骨悚然，也难怪会有这样的流言。

恰巧那晚也没有月亮，天空漆黑，在大殿的油灯光中，大公在檐下台阶上，身穿淡黄色绣紫花镶白缎边的大袍，高高坐在围椅上，前后左右，簇拥着五六个侍从，恭恭敬敬地侍候着。这些侍从中有一个据说几年前在陆奥战事中吃过人肉，双手能扳下鹿角。他腰围肚兜，身上挂一把大刀，威风凛凛地站在檐下——灯火在夜风中摇晃，忽明忽暗，犹如梦境，充满着恐怖的气氛。

院子里放着一辆槟榔毛车，高高的车篷顶上压着深深的黑暗。车子没有驾牛，车辕倒向一边，铜铰链像星星似的闪光。时候虽在春天，还冷得彻骨。车上有流苏边的蓝色帘子蒙得严严的，不知里面有什么。车子周围一群下人，人人手执松明，小心地高擎着，留意不使松烟吹到檐下去。

那良秀面对台阶，跪在稍远一点的地上，依然穿那件丁香色猎衣，戴那顶皱瘪的乌软帽，在星空的高压下，显得特别瘦小。在他身后，还蹲着一个乌帽猎衣的人，可能是他的一个弟子。两人匍匐在暗中，从我所站的檐中远远望去，连衣服的颜色也分辨不清了。

十七

时候已近午夜，在四围林泉的黑暗中，万籁无声，大家憋住气注视着这场面，只听见一阵阵夜风吹来，送来油烟的气味。大公无言地坐了一会，眼望着这奇异的景象，然后膝头向前移动了一下：

“良秀！”一声厉声的叫唤。

良秀不知说了什么，在我耳里只听到喃喃的声响。

“良秀，现在依照你的请求，给你观看放火烧车的场面。”

大公说着，向四周扫了一眼，那时大公身边，每个人互相会心地一笑。不过，也许这只是我的感觉。良秀战战兢兢地抬起头

来，望着台阶，似乎要说话，却又克制了。

“好好看吧，这是我日常乘用的车子，你认识吧。……现在我准备将车烧毁，使你亲眼观看火焰地狱的景象。”

大公说到这里，向旁边的人递过一个眼色，然后换成阴郁的口气说：“车子里捆着一个犯罪的女子，车子一烧，她就得皮焦肉烂，化成灰烬，受最后的苦难，一命归阴。这对你画屏风，是最好的样板啊。你得仔细观看，看她的雪肤花容，在火中焦烂，满头青丝，化成一蓬火炬，在空中飞扬。”

大公第三次停下嘴来，不知想着什么，只是摇晃着肩头，无声地笑着：

“这种场面几辈子也难得见到的，好吧，把帘子打开，叫良秀看看车中的女子。”

这时便有一个下人，高举松明火炬，走到车旁，伸手撩开车帘。爆着火星的松明，显得更红亮了，赫然照进车内。在窄狭的车厢里，用铁索残酷地锁着一个女子……啊哟，谁都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绣着樱花的灿烂夺目的宫袍，垂着光泽的黑发，斜插着黄金的簪子，发出美丽的金光。服装虽已改变，但那娇小的身材，白净的颈项，沉静娴淑的脸容，这不是良秀的闺女么？我差一点叫出声来。

这时站在我对面的武士，连忙跳起身子，一手按住刀把，盯住良秀的动静。良秀见了这景象可能已经昏迷了，只见他蹲着的身体突然跳起来，伸出两臂，向车子跑去。上面说过，相离得比较远，所以还看不清他脸部的表情。一刹那间，陡然失色的良秀的脸，似乎有一种冥冥之力使他突然跳起身来，在深深的暗色中出现在我的眼前。这时候，只听到大公一声号令：

“点火！”那辆锁着闺女的槟榔毛车，已在下人们纷纷抛去的火炬中，融融燃烧起来了。

火焰逐渐包围了车篷，篷门上紫色的流苏被风火吹起，篷下冒起在黑夜中也显出白色的浓烟。车帘子，靠手，和顶篷上的铜铰链，炸裂开来，火星像雨似的飞腾……景象十分凄厉。更骇人的，是沿着车子靠手，吐出万道红舌、烈烈升腾的火焰，像落在地上的红太阳，像突然进爆的天火。刚才差一点叫出声来的我，现在已只能木然地张开大口，注视这恐怖的场面。可是作为父亲的良秀呢……

良秀那时的脸色，我至今还不能忘记。当他茫然向车子奔去，忽然望见火焰升起，马上停下脚来，两臂依然伸向前面，眼睛好像要把当前的景象一下子吞进去似的，紧紧注视着包卷在火焰中的车子，满身映在红红的火光中，连胡子植也看得很清楚，睁圆的眼，吓歪的嘴，和索索发抖的脸上的肌肉，历历如画地写出了他心头的恐怖、悲哀、惊慌，即使在刑场上要砍头的强盗，即使是拉上阎王殿的十恶不赦的罪魂，也不会有这样吓人的颜色。甚至那个力大无穷的武士，这时候也骇然失色，战战栗栗地望着大公。

可是大公却紧紧咬着嘴唇，不时恶狠狠地笑着，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这个场景。在车子里——啊，这时候我看到车中的闺女的情形，即使到了今天，也实在没有勇气讲下去了。她仰起被浓烟闷住的苍白的脸，披着被火焰燃烧的长发，一下子变成了一支火炬，绣着樱花的美丽的宫袍——多惨厉的景象啊！特别是夜风吹散浓烟时，只见在火花续纷的烈焰中，现出口咬黑发，在铁索中使劲挣扎的身子，活活地画出了地狱的苦难，从我到那位大力武士，都感到全身的毫毛一条条竖立起来了。

又一阵风吹过庭园的树梢，——谁也意想不到：漆黑的暗空中突然发出一声响，一个黑魆魆的物体平空而下，像一个大皮球

似的，从房顶一条直线跳进火烧的车中。在朱漆的车靠手的迸裂声中，从后面抱住了闺女的肩头。烟雾里，发出一声裂帛的惨叫，接着又是第二声、第三声——所有我们这些观众，全都异口同声地一声尖叫。在四面火墙的烈焰中抱住闺女肩头的，正是被系在岷川府里的那只译名良秀的猴儿。谁也不知道它已偷偷地找到这儿来了。只要跟这位平时最亲密的姑娘在一起，它不惜跳进大火里去。

十九

但大家看见这猴只不过一刹那的工夫。一阵像黄金果似的火星，又一次向空中飞腾的时候，猴儿和闺女的身影却已埋进黑烟深处，再也见不到了。庭院里只有一辆火烧着的车子，发出哄哄的骇人声响，在那里燃烧。不，它已经不是一辆燃烧的车，它已成了一支火柱，直向星空冲去。只有这样说时，才能说明这骇人的火景。

最奇怪的，是在火柱前木然站着的良秀，刚才还同落入地狱般在受罪的良秀，现在在他皱瘪的脸上，却发出了一种不能形容的光辉，这好像是一种神情恍惚的法悦的光。大概他已忘记身在大公的座前，两臂紧紧抱住胸口，昂然地站着，似乎在他眼中已不见婉转就死的闺女，而只有美丽的烈火，和火中殉难的美女，正感到无限的兴趣似地——观看着当前的一切。

奇怪的是这人似乎还十分高兴见到自己亲闺女临死的惨痛。不但如此，似乎这时候，他已不是一个凡人，样子极其威猛，像梦中所见的怒狮。吓得连无数被火焰惊起在四周飞鸣的夜鸟，也不敢飞近他的头边。可能那些无知的鸟，看见他头上有一圈圆光，犹如庄严的神。

鸟犹如此，更何况我们这些下人哩。大家憋住呼吸，战战兢兢地，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一眼不瞬地，望着这个心中充满法悦的良秀，好像瞻仰开眼大佛一般。天空中，是一片销魂落魄的大火的怒吼，屹立不动的良秀，竟然是一种庄严而欢悦的气派。而坐在檐下的大公，却又像换了一个人似的，脸色一阵青一阵白，口角流出泡沫，两手抓紧盖着紫花绣袍的膝盖，嗓子里，像一匹口渴的野兽，呼呼地喘着粗气……

二十

这一夜，大公在化雪庄火烧车子的事，后来不知从谁口里泄漏到外边，外人便有不少议论。首先，大公为什么要烧死良秀的闺女？最多的一种说法，是大公想这女子想不到手，出于对女子的报复。可是我从大公口气中了解，好像大公烧车杀人，是作为对屏风画师怪脾气的一种惩罚。

此外，那良秀死心眼儿为画这屏风，不惜让闺女在自己眼前活活烧死，这铁石心肠也遭到世间的物议。有人骂他只知绘画，连一点点父女之情都没有，是个人面兽心的坏蛋。那位横川的方丈，就是发此种议论的一人，他常说：“不管艺道多高明，作为一个人，违反人伦五常，就该落入阿鼻地狱。”

后来又经过一月光景，《地狱变》屏风画成了，良秀马上送到府上，请大公鉴赏。这时候，恰巧那位方丈僧也在座，一看屏风上的图画，果然狂风烈火，漫天盖地，不觉大吃一惊。然后扮了一个苦脸，斜睨着身边的良秀，突然把膝盖一拍：“闹出大事来了！”大公听了这话时，脸上的一副苦相，我到现在还没忘记。

以后，至少在堀川府里，再没有人说良秀的坏话了。无论谁，凡见到过这座屏风的，即使平时最嫌恶良秀的人，也受到他严格精神的影响，深深感受到火焰地狱的大苦难。

不过，到那时候，良秀已不是此世之人了。画好屏风的第二天晚上，他在自己屋子里悬梁自尽了。失掉了独生女，可能他已

无法安心地活下去了。他的尸体埋在他那所屋子的遗址上，特别是那块小小的墓碑，经过数十年风吹雨淋，已经长满了苍苔，成为不知墓主的荒冢了。

奉教人之死

纵令人寿三百岁，愉逸度世，较之永生无尽之乐趣，亦不过梦幻耳。

——庆长译 Guiado Fecador

唯立心为善者，乃能于圣教中得不可思议之妙趣。

——庆长译 Imitatione Chnisti

—

昔日本长崎圣鲁卡堂，有此邦少年罗连若者，于圣诞夜饥极仆地，匍匐堂门外，得诣堂奉教人之援手，并受神甫哀悯，收养堂中。问其籍贯，则谓家在天国，父名天主。众皆失笑，然亦卒莫明其来历，唯彼腕系青玉念珠，知非异教。于是神甫以次，合堂法众，皆不之怪，而悉意扶持之。尤以其道心坚定，不似孺子，即长老辈亦为之惊诧，以为罗连若即非天童转世，亦良家子，乃以深挚之爱慈遇之。

罗连若颜如冠玉，其声朗朗类小女子，性复温柔，故深得爱怜。法众中有此邦人西美昂者，尤视罗连若如兄弟，日常出入相偕，如影随形。西美昂出身于奉仕大名之武士家，魁伟出众，孔武有力，每教堂受异教徒投石滋扰，神甫辄令挺身防卫。彼与罗连若之相亲，诚若雄鹰之伴乳鸽，或如葡萄之藤，缘列巴农之巨桧而放其幽葩也。

岁月如流，倏忽三载。罗连若已臻弱冠，时谣诼繁兴，谓距堂不远坊间一伞铺之女与罗连若有暧昧事。此铺老翁亦为天主教徒，常携女来堂顶礼，祈祷之余，其女常向职司提炉之罗连若眉目传情。且彼女每诣教堂，必盛其容饰，瞩目于罗连若，以之常为堂中教众所侧目。有人谓见女于行动时，故触罗连若之足，并

见二人密通情札云。

事闻于神甫，某日，召罗连若入室，婉言询之：“外传尔与伞铺女行止不检，此事究属实否？”罗连若满脸愁云，频频摇首，哽咽中再三声言：“绝无其事。”神甫视其年事尚幼，平时信心坚笃，知其决无虚言，遂亦信之。

无奈神甫之疑窦虽解，而出入教堂之众人间，流言仍未稍戢，西美昂与罗连若既亲如手足，自更悬悬于怀。方其初闻恶讐，深感羞涩，亦以严词究询，终至羞与罗连若为伍。某日，在圣鲁卡堂后园，拾得女致罗连若艳书，值室中无人，即面掷罗连若前，载恫载诱，再次反复究询，而罗连若仍唯红霞蒙其美颜，力言“此女虽倾心于余，余但纳其书翰，从未置答也！”唯西美昂仍不之信，追究不休，罗连若乃勃然曰：“尔以余为欺上帝之人欤？”言讫，离室而去，如小鸟之惊逝。西美昂方深悔己之多疑，嗒然欲出，忽见罗连若匆匆折返；腾身抱西美昂首，嚟嚟而言曰：“余过矣！”西美昂不及置答，则彼已掩其泪濡之脸，又复疾奔而出矣。而此“余过矣”之低语，终乃不明其寓意，谓己确已与女有染，自知过恶，抑以己疾言厉色答西美昂，而深表歉仄耶？

后此不久，又传伞铺女身怀六甲，且自白于乃父，谓腹中胎儿乃罗连若之裔。伞翁大怒，立诉于神甫。事至于此，罗连若无辞自解。是日，神甫集法众磋商，决予破门之处分。罗连若既遭破门，即面临逐离教堂，生计中断之厄。但如此罪人，若容其留堂，则事关上帝之荣光，断不可行。平时亲密相处之法众，遂亦不得不挥泪摒罗连若于门外。

其哀痛最甚者，西美昂也。西美昂既悯罗连若之被逐，又怒其欺罔，遂于少年仓皇去堂时，在门际迎面饬以老拳，罗连若受击仆地，复强自起立，泪眼望天，喟然长叹曰：“主乎，乞宥恕西美昂，彼实不明余真象也！”西美昂闻语悚然，唯伫立门际，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向空续舞其老拳。自余法众，亦乘机敛手，默然无言，面色阴沉。据彼时临场目击者云，时暴风将至，天色惨淡，罗连若嗒然低首，向长崎西空夕阳残照处，踽踽而行，其萧条之清影，如飘摇于火焰中也。

自后罗连若一变其昔日圣鲁卡堂提炉童子之风貌，栖身郊外卑田院中，赫然为一可悯之乞儿矣。尤以原为异教人所嫉视之天主教徒，现身街头，不仅遭儿童之嘲谑，且常有棍棒瓦石之厄。又曾一度突罹热病，匍匐长崎道旁七昼夜，呻吟欲绝。幸以天主无涯之怜悯，尚得苟延一息，在不得钱米之日，山间野果与海滨鱼介，均可充一日之粮。而此际罗连若仍不忘圣鲁卡堂之日课，勤晨昏之祈祷，其腕际念珠，亦不变青玉之光泽。且每于夜阑人静时，悄然逸出卑田院，践稀微月色，独诣鲁卡堂前，默求主耶稣之加护也。

昔时同堂，久已疏远罗连若，避之唯恐不及。神甫以次，无人予以垂怜。知此破门之无耻少年，犹存每夜诣堂祈祷之信心，虽由主力无边，仍视为不当之行，罗连若对此，自是深痛难言。

伞铺女于罗连若破门不及弥月后，产一儿，伞翁虽为之愕然，然见幼孙之稚容，亦不憎愠，遂与女同加抚育，提携抱持，习以为乐。尤奇者，则法众西美昂，此力敌巨魔之大汉，闻伞女产儿，每诣翁处，以巨臂抱儿，熟视其颜，泫然欲涕，固不忘如弟罗连若也。伞铺女自罗连若晦迹，常有怨悔之色，于西美昂来访，似不甚怡。

此邦有俗谚曰：“流光如矢没遮拦，”物换星移，倏又年所。是地突遭巨灾，长崎市一夜间半化焦土，大火事也。景象惨厉，如闻最后裁判之号角，吹渡于烈火冲天之空际，令人毛骨为之悚然。时伞翁家适当风势，父女狼狈离室，仓皇间忽失稚儿所在，盖忘置室内矣。翁大惊号啕，女则如不被众阻止，亦几奋身入火谷矣。而风益骤，火益盛，烈焰轰轰而鸣，直欲燬夜空之繁星。

众救火者张皇扰攘，亦唯争阻半颠之女，束手无策矣。时有一人，排众而入，则法众西美昂也。此不畏身冒矢石之彪炳巨汉，略一顾视，即奔向巨火，惟火势过烈，浓烟扑面，数度辟易，遂至翁父女前曰：“此事唯任天父之意志矣，究非人力所能胜任也。”是时翁身后忽有人大呼曰：“天主乎，加护哉！”其声似甚熟，西美昂返首觅所从来，则赫然罗连若也。火光映其癯颜，疾风靡黑发于肩际，眉目清丽，一目即识其人。罗连若以乞儿姿伫立众前，目炯炯遥瞩火中之家宅，咄嗟间，于狂风烈焰中，一跃而前，向火柱、火壁、火梁隙地疾奔而入。西美昂瞿然失色，急向空频频划十字而呼曰：“天主乎，加护哉！”心目间仿佛见圣鲁卡堂前，夕阳残光中，罗连若秀沏悲寂之清影。

时四周教众，目睹罗连若一往无前之雄姿，亦顿忘其破门之耻，呼声雷动，交口互议曰：“亲子之情，终莫能移，此自愧获咎久晦踪影之罗连若，终因拯其血胤，舍身入火窟矣。”伞翁亦同此感，目送罗连若之逝影，不能匿其沉郁，而大声喧嚷。伞女则跪伏于地，双掌掩脸，一心祈祷，不动声色。空中火鹰飞舞，纷纷坠落，浓烟卷地，扑面而来。女唯低首默祷，不复知有人间世矣。

是时环火人众，忽又跃然齐呼，则见罗连若乱发蓬蓬，手抱幼儿，如天神之降临，自大火中奋身而出。适一烬余之屋梁，訇然自空坠落，声震如雷，烈焰飞腾，顿失罗连若所在，唯有融融火柱，赤光闪耀如珊瑚树。

西美昂以次，迄至伞翁，临场人众，睹此巨祸，莫不怵目惊心，茫然失色。其间伞女大号，如遭迅雷之猛击，突自地上跃起，旋又颓然仆倒，则见生死不明之稚儿滚地而来，伞女接过，立即紧搂于怀。帝力无边，圣智弥穷，已不知何辞以谢。盖罗连若置身火梁下，奋其必死之力，遥掷手中幼儿于女之足下，而儿竟无恙也。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当伞女匍匐地面，且哭且喜之际，其旁，正高举双腕之伞翁，亦不觉肃然高诵赞美天父之大慈大悲。时西美昂方图拯罗连若于大火中，腾跃而前，翁之颂声，顿易为祷词，高闻空际矣。临场教众亦随之齐声高呼：“天主乎，加护哉！”且祈且哭。于是圣玛利亚之圣子，我人之主耶稣基督，以己饥己溺之心，倾听呼吁，则见通体焦煨之罗连若，已抱持于西美昂之双腕，自火中得救矣。

是夕巨变，不第此也，当罗连若一命如缕，由教众合力异至教堂前，寂然仰卧时，手抱幼儿泪盈满面之伞女，忽跪伏自门中出现之神甫足下，于众目睽睽中，作意外之忏悔，大声言曰：“此儿实非罗连若之裔，系妾与邻人异教徒私通所产！”其声凛凛然，无泪之目炯炯有光，正证其忏悔绝无虚言。“诚哉此言！环立教众，闻之皆瞿然屏息，顿忘目前漫天之巨焰。

女又止泣而言曰：“妾私恋罗连若，奈其信心坚笃，凛然峻拒，私心怨愤，遂诬称腹中儿为罗连若血胤，以资报复。罗连若品德崇高，竟不声辩，亦不尤妾，犯此巨愆，今夜忘一身之安危，敢冒地狱之烈火，拯儿一命，其慈心盛德，诚耶稣再生矣，妾身罹大恶，虽肌肉寸裂于魔爪而死，亦所甘愿也。”女忏悔既毕，又伏地哀哭不止。

时重重环立之教众中，有交口惊呼者曰：“殉教！”“殉教！”声如波涛之起伏。特于罗连若心悯罪人，虽堕身乞儿，不自辩白，即如父之神甫与如兄之西美昂，亦未识其懿行盛德，此诚殉教之士哉。

罗连若闻女忏悔，但微颌其首，其时肌发焦毁，四肢失灵，默然无语，但听之而已。翁则五中欲裂，遂与西美昂踞于罗连若之侧，思欲有以救助。罗连若喘息愈促，弥留在即，唯以平日如星之双眸，仰瞩天宇而已。

神甫侧耳于女之忏悔，白巾飘拂夜风中，背门而立，肃然宣

告：“悔改者有福矣，与其待人手之惩处，宁如深铭天主之戒律，静待末日之裁判乎。罗连若生平行事，深体基督之意志，在此邦教众中，实为稀有之德行。彼以少男之身……”神甫语至此，突然噤口，似见圣光一闪，熟视罗连若横陈之姿，骤然易色，形容庄肃，双手微颤，如见奇迹。在枯萎之颜际，热泪夺眶而出。其时西美昂与伞翁，始见此身映火光、寂然仰卧于鲁卡堂前之美少年，于焦破胸衣中，垂垂露其少女之双乳，莹然如玉。而焦煨之玉容，益不能掩其娇姿。“呜呼，罗连若乃女郎也！罗连若乃女郎也！”则见身背火场而环伺之教众，咸皆木然失色，以破色戒被逐鲁卡堂之罗连若，竟与伞女同性，乃一美目盈盈之此邦少女也。

瞬息间众皆肃然起敬，如闻天主玉音，自无星之夜空遥遥传来。于是圣鲁卡堂前教众，如风靡麦穗，低首环跪于罗连若之侧，耳所闻，唯万丈烈焰于空际呼啸。自后，不仅伞女，其如兄之西美昂，亦均于静默中高举双腕于罗连若之上，肃听神甫喃喃诵经，而高呼罗连若之名。此邦之窈窕少女，遂脸含微笑，仰视天空而溘然长逝矣。

此女生平，所知仅此，他无所闻，然此何事哉。夫人生之尊严，实已极于此刹那之铭感，无物可与之匹俦矣。世途茫茫如夜海，一波崛起，触新月之明光，苟不然者，又乌足以道生命之意义。故知罗连若之最后，亦足以知罗连若之一生矣！

二

余庆藏长崎耶稣会刊行一书，曰：《列干达·奥乌里亚》，盖 LEGENDAAUREA 之音译也。内容虽非尽如西欧之“黄金传说”，然于记载彼土使徒圣者言行而外，亦采录此邦西教徒猛志精进之事迹，为福音传道书之一种。

体式分上下二卷，以美浓纸刷交杂草体汉字与平假名文字，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印刷不甚鲜明，亦不知是否活版。上卷扉页，刷横行拉丁文，其下刷汉字“千五百九十六年，庆长二年三月上旬镂刻也”，作二直行。纪年二侧有吹唢呐天使画像，技不甚工而楚楚可观。下卷扉页，除“五月镂刻也”一语，与上卷无异。

二卷各约六十页，所载“黄金传说”，上卷八篇，下卷十篇。又二卷卷首各有序言，不署作者之名，及拉丁文目次。序言文不甚驯，间杂如欧文直译之语法，一目即知必出于西教士手。

上所采录《奉教人之死》一篇，系据下卷第二篇，疑为长崎西教堂遗事之实录。但所记火灾，查《长崎港草》等书，未能证实有无其事，事实发生之年代，遂亦无从确定之。

余于《奉教人之死》一篇，为发表之必要已稍加文字之润饰，如原作平易雅驯之笔致，能无所损毁，则幸甚矣。

老年的素盏鸣尊

—

素盏鸣斩除了高志大蛇，娶栲名田姬为妻，同时做了足名椎所治理的部落的首长。

足名椎为他们夫妇两人，在出云须贺地方，盖了一座八广殿。那宫殿规模宏大，如一座隐在云雾里的丛林。

他和新夫人开始安度和平的生活，风声浪花，夜空繁星，现在不会有什么引诱他再到浩渺的太古天地去流浪了。他快当父亲了。在宫殿的大栋梁下，描着红白的狩猎图的四壁中，幸福地发现了在高天原中所得不到的安适的炉边生活。

他们在餐桌上，商量着今后生活的计划，又常常一起在宫外柏树林中散步，践着满地落英，听梦境似的小鸟的啼鸣。他爱他的妻子，把性格都改变过来了，从那以后，在言谈的声气，行动的姿态，和看人的眼色中，再也没有从前那种粗暴的腔调了。

不过偶然也在睡梦中，梦见黝黑的怪物，和无形的手所挥舞的刀光剑影，又来引诱他去投入杀伐的生活。可是从梦里醒来，他想的仍是妻子和部落，把梦境忘了。

不久，他们当了父母。他给初生的男孩起名为八岛土奴美。八岛土奴美更像他的母亲，是一个很漂亮的婴儿。

岁月如流。他又娶了几个妻子，成了几个孩子的父亲。孩子们都长大成人了，各依照他的命令，率领兵士，出发到各部落去了。

随着子孙的兴盛，他的声名也渐渐流传到远方。很多部落，现在都在他统领之下，向他朝贡。那些进贡的船，满载着丝绸、毛革和珠玉，也有向须贺宫廷来朝见的部落民。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有一天，他在来朝见的人们中，见到三个从高天原来的青年。他们同当年的他一样，一个个都是形容魁伟的大汉，他请他们进宫，亲自给他们斟酒。这是从未有人受过的这位英雄部落长的待遇。青年开始感到惶惑，多少还带点敬畏的心理。可是待到酒酣耳热，也就放肆起来，听从他的要求，开始敲着瓮底，唱起高天原的国歌来了。

当他们告辞离宫时，他拿出一口宝剑来，说：

“这是我斩高志大蛇时，从大蛇尾上得来的一口宝剑，现在交给你们，请你们献给祖国的女王。”

青年们接了宝剑，跪在他面前，发誓一定送到，决不违背他的命令。

以后，他就独自走到海边，目送他们的船帆在奔腾的波涛中逐渐远去。船帆映照着从云雾中漏出来的阳光，像飘在空中一般，一闪而逝。

二

但死亡并未饶过素盏鸣夫妇。

当八岛土奴美成为一个美貌的青年时，栳名田姬突然得病，约一月之后，黯然逝世了。他虽有好几个妻子，但衷心热爱的却只她一人。因此在宫中布置灵堂的时候，他在美丽妻子的遗体前，整整守了七日夜，默默地流着眼泪。

此时宫中充满一片痛哭之声，特别是幼女须世理姬悲啼不止，使经过宫外的行人也为之流泪。她是八岛土奴美唯一的妹子，哥哥像母亲，她却更像感情热烈的父亲，是一位有男子气的姑娘。

不久，栳名田姬的遗体，连同她生前使用的珠玉、宝镜、衣服，埋葬在离须贺宫不远的小山腰上，素盏鸣为了慰灵，也没忘了把一向服侍妻子的十一个女奴杀死殉葬。那些女奴正在盛装待

死时，部落的老人见了都不以为然，私下非难素盏鸣的专擅。

“十一个人，尊人完全无视部落的旧习，死了一位元妃，只用十一人殉葬，难道有这种规矩么？只有十一人！”

葬事完后，素盏鸣便决定将王位传给八岛土奴美，自己带着须世理姬移居到遥远的海外根坚洲国去了。

那是他流浪时代最喜欢的风景优美的地方，一个四面环海的无人岛。他在小岛南端小山上，盖了一座茅顶的宫殿，安度自己的晚年。

他已经白发苍苍。年纪虽老，但他浑身的精力还很充沛，两眼炯炯有光。有时，也同在须贺宫时不同，他的脸色不免添上一种粗野的色彩。自从移居岛上，又不自觉地唤醒了潜伏在他身上的野性。

他同女儿须世理姬，豢养了蜜蜂和毒蛇。蜜蜂是取蜜的，蛇是用来采取毒液炼制箭头的。在渔猎之暇，他把一身武艺和魔术，传授给须世理姬。须世理姬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也就成长为一位不弱于男儿的雄健的女丈夫。只有容貌还保留栉名田姬的面影，不失为一位秀丽的美女。

宫外的朴树林，一年年长出新绿，又吹满落叶。每换一次新绿，在他长满胡子的脸上，也增添一些皱纹。须世理姬始终含笑的眼神中，也添上一层冷峻的光焰。

三

有一天，素盏鸣正在宫前的朴树下剥大雄鹿的皮，去海里洗浴回来的须世理姬，带来了一位陌生的青年。

“爸爸，这一位是刚才遇见的，我带他来了。”

须世理姬向站起来的素盏鸣介绍了这位远来的青年。

这青年长得面目如画，身材魁梧，挂着红蓝的项链，佩一口粗大的高丽剑，那容姿正如青年时代的素盏鸣。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素盏鸣接受了青年恭敬的谒见，冷淡地问：

“你叫什么名字？”

“我的名字叫苇原丑男。”

“到岛上来有什么事？”

“我乘船而来，寻找水和食物！”

青年毫不迟疑，一一明白对答。

“是么，那请到里边去，尽量吃吧，须世理姬，你带他去。”

两人走进宫去，素盏鸣又在朴树下拿起刀来剥鹿皮，心里不禁感到奇异的波动，素来似晴海一般安静的生活中，开始升起一朵预告暴风雨的阴云。

他剥完鹿皮回到宫中，天色已经黄昏。他走上宽阔的台阶，照例掀开宫门的白帘帷，立刻见到须世理姬和苇原丑男两人，像躲在窝里的一对亲密的小鸟，慌慌张张从席地上站起来。他皱皱眉头，慢慢向内室走去，然后不高兴地向苇原丑男瞥了一眼，半命令式地说：

“今晚你可以宿在这儿，驱除一下船上的疲劳！”

苇原丑男乐意地接受了邀请，却掩饰不住脸色的尴尬。

“那就请他上那边屋子去，随意休息吧，须世理姬……”

素盏鸣说着，看一眼女儿，忽然发出讥刺的口气：

“快带他到蜂房去！”

须世理姬一愣。

“还不快去！”

父亲见她踌躇，便发出野熊似的叱声。

“是，请上这边来吧！”

苇原丑男又向素盏鸣敬了一礼，便跟须世理姬急忙走出大厅。

四

出了大厅，须世理姬取下肩上的披肩，交到苇原丑男手上，低声说：

“你进了蜂房，把这披肩挥舞三次，蜂便不会咬你了。”

苇原丑男不明白，也没工夫细问，须世理姬已打开小门，请他进去。

室中已经很黑，苇原丑男进到里面，伸手去拉她，可是手指头只碰到她的发辫，就听到急急关门的声响。

他一边探摸着那条披肩，一边茫然站在室中，眼睛渐渐习惯了黑暗，看见一些模糊的阴影。

从淡淡的光线中，只见屋顶挂着几个大木桶似的蜂窝，窝的四周围，有大群大群比他腰间高丽剑还粗大的蜂群，在蠕蠕爬动。

他一惊，连忙退到门口，拼命推门，门已关得严严实实，一动不动。这时已有一只大蜜蜂飞落地上，张着翅膀，渐渐爬到他身边来了。

他立地慌张起来，不等蜜蜂爬到脚边，连忙用脚去踩。蜂儿却已飞起来，飞到他头上来了。同时又有很多蜂儿，似乎见了生人发起怒来，如风中烈火一般，纷纷落到他的身上。

须世理姬回到大厅，点上墙头的松明，火光闪闪地照见躺在席地上的素盏鸣。

“带他进蜂房了吗？”

素盏鸣眼望女儿，不高兴地问了。

“我从不违反爸爸的吩咐。”

须世理姬避开父亲的目光，自己在大厅角落睡下。“是么，那以后也不许违反爸爸的吩咐呀！”素盏鸣的口气中带着讥刺，须世理姬不做声，顾自收拾自己的项链。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你不说话，你准备违反吗？”

“不，爸爸为什么说这种话。”

“你不准备违反，你就得答应呀。我不同意你做那青年的妻子。素盏鸣的女儿，得找一个素盏鸣中意的女婿。对不对，你可别忘了。”

夜深后，素盏鸣已吹起鼾声。须世理姬独自悄然地凭着厅屋的窗口，望着红沉沉的月儿无声地沉向海去。

五

第二天早晨，素盏鸣照习惯到多石的海边去游泳，苇原丑男精神饱满地从宫殿那边跑过来，追上了他。

一见素盏鸣，便高高兴兴地招呼了：

“早！”

“怎样，晚上睡得好吗？”

素盏鸣在岩石边站下，狐疑地望着他。果然，一个精神抖擞的小伙子，怎么没有叫蜜蜂整死？这是出乎他意料的。

“好，托福托福，睡得很香！”

苇原丑男回答着，从地上捡起一片石头，使劲向海中抛去。石片画出一道长长的弧线，向照满红光的海里飞过去，落在很远的海水中，要素盏鸣自己来抛，是抛不到这样远的。

素盏鸣咬咬嘴唇，默然望着落进海里的石片。

两人从海边回来了。吃早饭的时候，素盏鸣板着苦脸，咬一只鹿腿，对坐在对面的苇原丑男说：

“你喜欢我们这个地方，请多住几天吧。”

坐在身边的须世理姬，向苇原丑男瞟了一个眉眼，要他谢绝这个不怀好意的邀请。可他正在用筷子夹碟上的鱼肉，没留意她的眼色，却高高兴兴地接受了：“谢谢，我便再打扰几天吧！”

幸而到下午，素盏鸣睡午觉了，两个恋人溜出宫殿，到系着

独木舟的幽静的海边岩石中，偷度了一段幸福的时间。须世理姬躺在芳香的海草上，梦似的仰视着苇原丑男的脸，轻轻地推开他的手臂，担心地告诉他：

“今晚你再住在这儿，性命就危险了，不要惦记我，你快逃走吧！”

可是苇原丑男笑笑，像小孩似的摇摇头：

“有你在这儿，我死也不离开了。”

“你要是一旦有什么好歹……”

“那咱们一起逃出这个岛子吧！”

须世理姬犹豫了。

“你要是不跟我一道走，我就永远在这儿。”

苇原丑男重新拥抱了她，她一手把他推开，从海草上突然起来，焦急地说：

“爸爸在叫我了。”马上像一匹小鹿似的蹿出岩穴，向宫殿跑去了。

留在后边的苇原丑男，笑嘻嘻地望着她的后影，在她躺过的地方，落下一条同昨夜给他的那样的披肩。

六

这天晚上，素盏鸣亲自把苇原丑男送进蜂房对面的另一间屋子里。

这屋子跟昨天那间一样是一片漆黑的，只一点跟昨天不同，在黑暗的地上，到处好像堆着宝石，发出闪闪的光亮。

苇原丑男觉得这闪光有点怪，等眼睛逐渐习惯了黑暗，在他周围才看出这些星一般的闪光，原来是连马匹也能吞下的大蛇的眼睛。大蛇很多，有的绕在屋梁上，有的盘在屋角里，有的盘在地上，满屋子全是蛇，发出一股难闻的腥气。

他大吃一惊，伸手抓腰间的剑把子，纵使他拔出剑来斩死了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一条，另一条也会立刻把他绞死。这时候，正有一条大蛇，从地上望着他的脸，而比这更大的一条，则尾巴挂在屋梁上，正从上面伸下身子来，蛇头直冲他的肩头。

屋子的门当然是打不开的，而且白发的素盏鸣正在门外带着一脸狞笑，听门内的动静。苇原丑男使劲抓紧剑把子，瞪眼不动地站着不知怎样才好，那时在他脚边盘成一座小山似的大蛇，身子已渐渐松开来，高高地抬起蛇头，好像马上要扑到他咽喉上来了。

这时候，他灵机一动，想起昨夜在蜂房里，蜜蜂扑上他身来时，他把须世理姬给他的那条披肩举手一挥，才救了自己的命。那么，今天须世理姬留在海边的那条披肩，也许会有同样的效果——这一想，便立刻把拾来的披肩拿出来，向空中挥舞了三次。第二天早晨，素盏鸣又在多岩石的海边，遇见了英气勃勃的苇原丑男。

“怎样，昨晚睡得好吗？”

“好，托您老的福，睡得很好！”

素盏鸣脸色一沉，盯了对方一眼，又想了一想，换成平静的声调，似乎全不介意地说：

“是么，这可好呢，现在跟我一起游泳吧。”

两人脱了衣服，向波涛汹涌的海面远远游去。素盏鸣在高天原的时候，是数一无二的游泳好手，可是苇原丑男比他更高一着，他像一匹海豚，自由自在地在波浪中翻腾。两个浮在水上的脑袋，像一黑一白的两只海鸥，从海边岩石上望去，距离渐渐拉开了。

七

海潮不断地涨上来，两人身边飘满了雪花似的浪沫。素盏鸣不时回过头来，向苇原丑男投来恶意的目光。可是对方依然悠游

自在地冲着翻滚的波涛，越过一个又一个的浪头。

苇原丑男已渐渐游到素盏鸣前头去了。素盏鸣咬紧牙关，连一尺也不肯落后，但当两三次大浪散开的时候，对方早已轻易地超过了素盏鸣，已不知何时，在波浪重叠中不见了影子。

“这回准得收拾这讨厌的家伙，把他葬在海底里。”

素盏鸣暗地下了决心，觉得不杀死他总不甘心。

“见他的鬼，让鳄鱼吞了这坏家伙才好！”

可是不一会儿，苇原丑男像鳄鱼似的游回来了。

“再游一会儿吧！”

他一边在海里游着，一面照旧笑嘻嘻地从远处招呼素盏鸣。素盏鸣即使还想逞强，却也没有再游泳的兴趣了……

这天午后，素盏鸣又带苇原丑男到岛的西部荒野里去猎狐兔。

两人登上荒野尽头一座半高的石岩上，一眼望去，吹在两人身上的大风，把荒野上一片离离的荒草，刮得跟海浪一般。素盏鸣沉默了片刻，把箭扣在弦上，回身向苇原丑男说：

“真不凑巧，刮这么大的风，我们来比箭吧，看谁射得远。”

“好，那就比吧。”

苇原丑男也提起弓箭来，表示很有自信的样子。

“好，同时射出去！”

两人并肩站定，一齐拉足了弓，两支箭同时离弦飞去，在起着波浪的草原上，一字儿前进，不先不后，两支箭羽在日光中闪烁着光芒，在大风的天空下，一下子都不见了。

“分了胜败吗？”

“不，再来一次！”

素盏鸣皱着眉，不痛快地摇了摇头。

“再射也一样，烦劳你跑过去，把我的箭找回来，我那箭是高天原带回来的，涂了朱漆，是名贵的箭呀。”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苇原丑男依照吩咐，向刮着狂风的草原跑去。素盏鸣望定他的后影，乘他还没隐没在草丛中，从挂包里取出打火的镰石，点着了岩下的荒草。

八

白热的火焰，一下子便升起了浓浓的黑烟。在黑烟下，噼噼啪啪地发出燃烧乱草和杂木的声音。

“这一回，准把这家伙收拾了。”

素盏鸣站在岩顶，手扶长弓，脸上露出狞笑。

火势轰轰烈烈地伸延开去，鸟儿哀鸣着，飞上红黑的天空，立刻又被浓烟卷住，纷纷落入火中，像是大风吹来了远处的果实，不断地在半空飞舞。

“这一回，真把这家伙收拾了。”

素盏鸣从内心流露出得意的神气，有一种难言的寂寞之感。

这天傍晚，他得意洋洋地交叠着两手，站在宫门口，望着还在冒烟的荒野的上空。那时须世理姬跑来，悄然地告诉他，晚饭已经备好了。她好像给亲人服孝似的，在黄昏的暗影中，已换上了白衣。

素盏鸣打量着女儿的神情，故意作弄地说：

“你看看这天空，这回，苇原丑男……”

“我知道。”

须世理姬两眼望地，打断了父亲的话。

“那你很伤心吧？”“当然伤心喽。如果死了爸爸，我还没这样伤心呢。”

素盏鸣眉毛一竖，看住须世理姬的脸，可是也没法惩罚她。

“你伤心，你就痛痛快快哭吧。”

他背过女儿，大踏步向门内走去，气冲冲地说了一句：

“要是平时，我也不必说话，我会揍你一顿……”

父亲走后，须世理姬又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抬起泪眼，望着被火光照亮的黑沉沉的天空，然后低下头去，默默地走进宫中。

这晚上，素盏鸣总是睡不着，谋杀了苇原丑男，在他心里留下了一个疙瘩。

“我几次三番想谋杀他，可总没像今晚这样地惦在心里……”

他这样想着，在发出一阵阵清香的草席上，翻来覆去地折腾着，久久不能入睡。

这期间，寂寞的晨光，已从黑暗的海外，露出淡淡的寒色。

九

第二天，当早晨的阳光洒遍海面时，没有睡好的素盏鸣，倦眼惺忪地慢慢走到宫门口；出乎意外地在宫门的台阶上，看见正坐着苇原丑男和须世理姬二人，在兴高采烈地谈话。

二人一见素盏鸣，吃了一惊，苇原丑男还照样快活，立刻站起来，拿一支朱漆的箭说：

“好不容易，把箭找回来了。”

素盏鸣还在惊疑，看看青年平安无事，也感到欣慰了。

“受伤了吗？”

“还好，终于逃了命。火势烧过来时，我正拣到这支箭，四边被火围住了，拼命向没有火的地方逃，不管跑得多快，也快不过狂风烈火呀……”

苇原丑男说到这儿，停了一下，对听着的父女俩一笑：

“我估量这回得烧死啦，正跑着，脚底下踏了一个空，地面前一块土塌下去，跌进一个大窟窿里。里边开头漆黑一团，什么也瞧不见，后来洞口的荒草也燃着了，火光照进洞里，才见到洞底密密地爬满了几百只野鼠，连泥土都盖住了……”

“哎哟，幸而是野鼠，若是毒蛇……”

须世理姬眼中，又是眼泪又是欢笑，一齐都进出来了。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哪里，野鼠也够厉害的，你看，把箭尾的羽毛全咬光了。幸而火没有进洞，从洞口上烧过去了。”

素盏鸣听着听着，又对这走运的青年勾起了仇恨，既然一心想杀死他，目的没有达到，总是不能甘心的。

“是么，运气真好，运气这东西，有时也要转风的嘛……现在事情已经过去，总算拣到了一条命。好吧，你们两个进来，给我捉捉头发上的虱子吧。”

苇原丑男和须世理姬没奈何只好走到他身后，撩开正对阳光的宫门上的白帘帷。

素盏鸣坐在大厅正中，不高兴地打了一个哈欠，动手解开盘在头上的发结，干巴巴的麻似的长发，披散开来像一条小小的河流。

“我的虱子可厉害着呢！”

苇原丑男听他这么说，便动手分开他的白发，打算见到虱子就捻，可是出于意外的，在发根上爬动的，不是小小的虱子，而是红铜色的吓人的蜈蚣。

十

苇原丑男吓慌了，正不知如何动手，旁边的须世理姬早已偷偷拿来一把朴树果和黄土，交到他手里。他把硬壳果在嘴里咬碎，和上黄土，吐在地上，当做捉了蜈蚣。

这时素盏鸣因昨晚没有睡好，已经困了，不知不觉就睡着了。

……素盏鸣被人从高天原驱逐出来，给拔去了趾甲。他趴在山坡上，登上崎岖的山道。山坡上长满羊齿草，乌鸦在叫，头上是青铜色的寒空……他见到的只是一片荒凉的景色。

“我到底犯了什么罪？我比他们强，就是我的罪吗？犯罪的是他们，他们才是满心嫉妒的阴险人物。”

他满怀愤恨地走着一段艰难的道路。路断了，在龟背似的山顶上，挂着六个铃铛，放着一面铜镜，他在山前站下来，无意地瞧那面铜镜。在发光的镜面上，鲜明地照出了年轻的脸，这不是他的脸，是他几次想杀死的苇原丑男的脸……这一想，他从梦中醒过来了。

他睁开眼睛往大厅四周一看，大厅里淡淡地照着早晨的阳光，苇原丑男和须世理姬已经不见了，而且举头一看，自己的长头发已分做三股，高高地系在屋顶椽子上。

“混蛋！”

他立刻明白了一切，发起威来，用力把脑袋一甩，宫殿顶上便发出雷鸣似的响声。原来系在椽柱上的头发，把三条椽子一下子拉下来，发出了可怕的响声。可是素盏鸣听也不听，首先伸出右手抓起粗大的天鹿弓，伸出左手拿起天羽箭的箭袋。然后两足一蹬，一下子站起身子，便拖着那三条椽木，像山崩似的傲然地冲出宫去。

宫外的朴树林中，震动起他的脚音，连躲在树上的松鼠，都吓得纷纷落地。他像一阵暴风雨似的穿过了树林。

林外是一道海堤，堤下便是大海。他站在堤上，手搭凉棚，向辽阔的海面望去，海中白浪滔天，连天上的太阳也变成了苍色。滚滚的波涛中，那只熟识的独木舟，正向海心急急驶去。

素盏鸣把弓当做手杖，注视着远去的小舟。小舟故意作弄他似的，小小的席帆在阳光中闪烁，顺利地乘风破浪而去，而且还清清楚楚看见船头上是苇原丑男，船尾上是须世理姬。

素盏鸣举起天鹿弓，搭上天羽箭，拉紧了弓弦，用箭头瞄准小舟，可是箭还架在弦上，久久地没有射出去。这时候，他眼中显出了似笑非笑的笑影，同时也流出了似泪非泪的眼泪，把肩头松下来，将弓箭扔开了，然后发出了一阵憋了很久的、像瀑布声的大笑。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向你们祝福！”

他在堤上远远向两人挥手。

“祝你们比我更强，祝你们比我更智慧……”

素盏鸣又停了一下，作了更大的祝福：

“祝你们比我更幸福！”

他的祝贺声随着风声响遍大海。这时候的素盏鸣，显出了比他同大日灵贵争吵时，比从高天原被逐时，比在高志斩大蛇时，更近似天神的威灵赫赫的气概。

秋山图

“……黄大痴，哎，您看过大痴的《秋山图》吗？”一个秋夜，王石谷到瓯香阁作客，同主人恽南田，一边喝茶，一边谈话。

“呵，没有见过，您见过吗？”

大痴老人黄公望，同梅道人，黄鹤山樵，都是元代绘画的神手。恽南田一边说，一边想起曾经见过的《沙碛图》、《富春卷》，仿佛还在眼前一般。

“是啊，可以说见过，也可以说没有见过，这是一件怪事哩……”

“那到底见过还是没有见过呢？”

恽南田惊异地瞅着王石谷的脸，问道：

“见过的是摹本吗？”

“不，也不是摹本，算是见过了真迹……不过，不但我，烟客先生（王时敏）和廉州先生（王鉴）对这《秋山图》也都有过一段因缘。”

“您要是有兴趣，我就谈一谈！”

“请吧！”

恽南田拨拨灯檠的火头，便请客人谈谈这件事。

是元宰先生（董其昌）在世的时候，有一年秋天，正同烟客翁谈画，忽然问翁，见过黄一峰的《秋山图》没有。您知道翁在画道上师法大痴的，凡是大痴的画，只要留在世上的，差不多全见过，可是这《秋山图》却始终没有见过。

“不，不但没有见过，连听也几乎没有听说过。”

烟客翁这样回答了，觉得挺不好意思。

“那么，有机会务必看一看吧。那画比《夏山图》、《浮岚图》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更出色哩。大概可以算大痴老人生平所作中的极品了。”

“有这样好的作品，一定得看一看，这画在谁手里呢？”

“在润州张氏家，您去金山寺的时候，可以去登门拜访，我给您写封介绍信。”

烟客翁得了元宰先生的介绍信，马上出发到润州去。他想，张氏家既收藏这样的好画，一定还有许多历代妙品……因此他在自己西园的书房里呆不住了。

可是到润州一访问，一心想往的张氏家，虽然屋院很大，却显得一片荒凉。墙上爬满了藤蔓，院子里长着长草，成群的鸡鸭，见到客来表示好奇的神气。翁对元宰先生的话都怀疑起来了：这种人家能收藏大痴的名画吗？但既已来了，也不能过门不入。对门口出来接待的小厮，说明了来意，是远道而来，想拜观黄一峰的《秋山图》的，然后，交出了思白先生的介绍信。

不一会儿，烟客翁被请到厅堂里。这儿空空洞洞的，陈设着紫檀木的椅子，上面蒙着一层淡淡的尘土。……青砖地上，飘起一股荒落的气味。幸而那位出来接待的主人，虽然一脸病容，却还风雅，苍白的脸色，纤巧的手势，有贵族的品格。翁和主人作了初见的应对之后，马上提出想拜观黄一峰名画的愿望。翁好像有些迷信的想法，以为现在不马上观看，这画便会烟消云散了。

主人立刻答应。原来这厅堂正墙上，就挂着一幅中堂。

“这就是您要看的《秋山图》。”

烟客翁抬头一看，不觉发出一声惊叹。

画是青绿山水，蜿蜒的溪流，点缀着小桥茅舍……后面，在主峰的中腰，流动着一片悠然的秋云，用蛤粉染出浓浓淡淡的层次。用点墨描出高高低低的丛山，显出新雨后的翠黛，又着上一点点朱笔，到处表现出林丛的红叶，美得简直无法用言语来形容了。好一幅绚烂的图画，而布局又极为宏大，笔致十分浑厚……在灿烂的色彩中，自然地洋溢着空灵淡荡的古趣。

烟客翁完全被迷住了，恋恋不舍地看着看着，真是愈看愈觉神奇。

“怎样，喜欢吗？”

主人笑咪咪地望着翁的侧脸。

“神品，神品，元宰先生的称赏果非虚言，耳闻不如目见，以前我所见过的许多佳作，对此都要甘拜下风了。”

烟客翁一边说，一边眼睛仍没离开画幅。

“是么，真是这样的杰作吗？”

翁听了这话，不觉把吃惊的眼光转向主人。

“什么，您觉得我看得不对吗？”

“不，没有什么不对，实际是……”

主人像少女似的羞红了脸，然后淡淡一笑，怯生生地看着墙上的画，接下去说：

“实际是，我每次看这画时，总觉得好像在睁眼做梦。不错，《秋山图》是美的，但这个美，是否只有我觉得美呢？让别人看时，也许认为只是一张平常的画。不知为什么，我总是这样怀疑。这也许是我的迷惑，也许在世上所有的画中，这幅画是太美了，其中必有一个原因。反正我就一直那么感觉，今天听了您的称赏，我才安心了。”

这时烟客翁对主人的辩解，也没特别放在心上，这不仅是因为他看画看入迷了，同时也认为这主人不懂得鉴赏，硬充内行，所以胡乱说出这种话来。

过了一会儿之后，翁告别了这个荒院一般的张氏家。

可是总忘不了那幅留在眼里的《秋山图》。对于师事大痴法灯的烟客翁，什么都可以放弃不要，只一心想得到这幅《秋山图》。翁是一位收藏家，在家藏书画中，甚至用二十镒黄金易得的李营丘《山阴泛雪图》，比之这幅《秋山图》的神趣，也不免相形见绌。因之，以收藏家出名的翁，无论如何想得到这幅稀世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的黄一峰的画。

于是，在逗留润州时，他几次派人到张氏家去交涉，希望把《秋山图》让给他，可是张氏家无论如何不肯接受翁的请求。据派去的人说，那位脸色苍白的主人说：“王先生既然喜欢这幅画，可以借给他，但是不能出让。”这使高傲的翁有点生气了。他想，现在不借，总有一天可以搞到手的，终于没有去借，就离开了润州。

以后过了一年，烟客翁又到润州，再次访问张氏家。那墙上的藤蔓和院中的荒草，仍如过去，可是出来应客的小厮，却说主人不在家。翁告诉他不见主人也行，只要再看看那幅《秋山图》就可以了。可是提了几次，小厮总推托主人不在，不让他进去，最后甚至把大门关上，不理睬了。于是，翁无可奈何，只好想象着藏在这荒院中的名画，怅然而归。

可是后来又见到元宰先生，先生对翁说，张氏家不仅有大痴的《秋山图》，还收藏着沈南田的《雨夜止宿图》，《自寿图》那样的名画。

“上次忘记告诉了，这两幅跟《秋山图》一样，可称为画苑的奇观，我再给您封介绍信，务必去看看。”

烟客马上又派急使到张氏家，使者除了元宰先生的介绍信，还带去收购名画的现金。可张氏家仍同上次一样，别的画都可以，不过黄一峰那一幅是决不出让的。于是，翁也只好从此断念了。

王石谷讲到此处，停了一下，又说：

“这是我从烟客先生那里听说的。”

“那么，只有烟客先生见过《秋山图》的了。”

恽南田捋捋长髯，点点头，眼望着王石谷。

“先生说是见到了，可到底是不是真见到，那就谁也说不上。”

“不是您刚才还说……”

“嗨，您听我讲，等我讲完，您也会同我一样想了。”

这回，王石谷没喝茶，又娓娓地讲下去了。

烟客翁同我讲这事，是在第一次见过《秋山图》以后，经过快五十年星霜的时候，那时元宰先生早已物故，张氏家也不知不觉到了第三代。所以这《秋山图》已落谁家，是不是已经消灭了，也已无人知道。烟客翁好像如在手中似的给我讲了《秋山图》的妙处以后，又遗憾地说：

“这黄一峰的《秋山图》，正如公孙大娘的剑器，有笔墨而不见笔墨，只是一股难言的神韵，直逼观者的心头……正是神龙驾雾，既不见剑，也不见人。”

此后过了约一月，正是春气萌动时节，我独自去南方游历。翁对我说：“这是一个良机，务请探问《秋山图》下落，倘能再度出世，真画苑大庆了。”

我当也如此愿望，马上请翁写了介绍信，预定的旅程要到不少地方，一时不容易去访问润州张氏，我藏着介绍信一直到布谷啼叫时，还没有去找《秋山图》。

其间偶然听到传言，说那《秋山图》已落入贵戚王氏之手。在我旅程上烟客给的介绍信中，也有认识王氏的人。王氏既为贵戚，大概事先必定知道《秋山图》在张氏家。据书画界说，张家子孙接到王氏的使者，立地将传家的彝鼎、法书、连同大痴的《秋山图》，全都献给了王氏。王氏大喜，即请张家子孙坐上首席，献出家中歌姬，奏乐设筵，举行盛大宴会，以千金为礼。我听到这消息十分高兴，想不到饱经五十年沧桑之后，这《秋山图》竟然平安无恙，而且到了相识的王氏家。烟客翁多年来费了多少苦心，只想重见此画，鬼使神差，总以失败告终。现在王氏家不费我们的烦劳，自然地将此画如海市蜃楼般展现在我们眼前，正是天缘巧合。我便行李也不带，急忙到金阊王氏府，去拜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观《秋山图》了。

现在还记得很清楚，这正是王氏庭院的牡丹花在玉兰边盛放的初夏的午后。在匆匆谒见中，不觉就笑了起来：

“闻说《秋山图》今已归府上所有，烟客先生为此画曾大费苦心，现在他可以安心了，这样一想，真是十分快慰。”

王氏满脸得意地说：

“今天烟客先生、廉州先生都约好了要来，先到的请先看吧！”

王氏马上叫人在厅堂侧墙上挂起了《秋山图》。临水的红叶村舍，笼罩山谷的白云，远远近近侧立屏风似的青翠的群峰——立刻，在我的眼前，出现了大痴老人手创的比天地更灵巧的一座小天地。我带着心头的激动，眼睛一眨不眨地注视墙上的画。

云烟丘壑的气势，显然无疑是黄一峰的真品，用这样多的皱点，而墨色又这样灵活……着这样重叠的色彩，而看不出一点笔痕，除了痴翁，别人究竟是不可能的。可是——可是这《秋山图》，和烟客翁曾在张氏家所见那幅，确不是同一黄一峰的手笔。比之那幅，这恐怕是比较下品的黄一峰了。

王氏和合座的食客，都在我身边窥探我的脸色，我必须竭力不使失望之色露出脸上。尽管我十分注意，可是不服气的表情，还是不知不觉透露出来。过了一会儿，王氏带着担心的神气向我问了：

“您看如何？”

我连忙回答：

“神品，神品，难怪烟客先生大为惊奇。”

王氏的脸色，这才缓和起来，可是眉头眼底，好像对我的赞赏还有点不大满足。

这时候，恰巧对我大讲《秋山图》妙趣的烟客先生也到来了。翁同王氏寒暄着，显出高兴的笑容。

“五十年前在张家荒园看的《秋山图》，现在，又在华贵的尊府再度相逢，真是意外的因缘。”

烟客翁如此说着，举头观看墙上的大痴。这《秋山图》究竟是否翁见过的那幅，翁当然是最明白的。因此我也同王氏一样，深深注意翁看图的表情。果然，翁的脸上渐渐笼上了一道阴云。

沉默了一会儿之后，王氏更加不安了，他怯生生地问翁：

“您看如何，刚才石谷先生也大大赞赏了……”

我担心正直的翁，会老实回答王氏，心里感到一阵阵寒意。可是，大概翁也不忍使王氏失望吧，他看完了画，便郑重对王氏说：

“您得到这画，真是莫大幸运，它给府上的珍藏，又添加了一重光彩。”

可王氏听了，脸上的愁雾却更深了。

那时候，倘使那位迟到的廉州先生不突然到来，我们就会更加尴尬了，正当烟客翁迟迟疑疑不知如何赞赏时，幸而他来了，给座中增添了生气。

“这就是所谓《秋山图》吗？”

先生随意打座中招呼了一下，就去看黄一峰的画，看着看着，只是默默地咬嚼口边的胡子。

“烟客先生，听说您五十年前见过这画呀？”

王氏愈加尴尬起来，又添上了这句话。廉州先生还没听翁说过《秋山图》的妙处。

“依您的鉴定，如何呢？”

先生吐了一口气，还照样在看画。

“请不客气地说吧……”

王氏勉强一笑，又向先生催问了。

“这个吗？这个……”

廉州先生又把嘴闭住了。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这个？”

“这是痴翁第一名作……请看，这云烟的浓淡，多么泼辣的气概；这林木的色彩，正可说天造地设。那儿不是一座远峰么，从整个布局中，多么生动的气韵呀。”

一直没开口的廉州先生，对王氏一一指出画的佳处，开始大大赞赏了一番。王氏听了，脸色渐渐开朗，那是不消说了。

这期间，我向烟客做了一个眼色，小声地说：

“这就是那幅《秋山图》吗？”

烟客翁摇摇头，回我一个奇妙的眼色：

“真是一切如在梦中，也许那张氏家的主人是一位狐仙吧？”

“《秋山图》的故事就是如此。”

王石谷讲完了话，慢慢地喝了一杯茶。

“果然，真是一个怪谈。”

恽南田两眼盯视着铜槃的火焰。

“以后王氏又热心地提了不少问题。归根到底，所谓痴翁的《秋山图》，除此以外，连张氏家的子孙也不知道了。过去烟客先生见过的那幅，要不是已隐灭不见，那就是先生记错了，我不明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总不至全部是一场幻梦吧……”

“可是烟客先生心中，不是明明留下了那幅奇怪的《秋山图》，而且你心中也……”

“青绿的山岩，深朱的红叶，即使现在，还好像历历在目呢。”

“那么，没有《秋山图》，也大可不必遗憾了吧？”

恽王两大家谈到这儿，不禁抚掌一笑。

莽丛中

受巡捕官审讯的时候一个砍柴人的证言

是的，那尸体是我发现的。今天我照每天的习惯到后山去砍杉树，忽然看见山后的荒草地上躺着那个尸体。那地方么，是离开山科大路约一里地，到处长着竹丛和小杉树，难得有人迹的地方。

尸体穿的是浅蓝绸子外衣，戴一顶城里人的老式花帽，仰躺在地上，胸口受了刀伤，好像不止一刀，尸体旁边的竹叶全被血染红了，不，血已经不流，伤口已发干，恰好有一只马蝇停在伤口上，没有听到我的脚声。

我没有发现凶刀，不，什么也没有发现，只有旁边杉树上落着一条绳子。尸体边便是这两样东西。不过地上的草和落叶，都践得很乱，一定在被杀以前有过一场恶斗。什么？马？没有马，那地方马进不去，能走马的山路，还隔一个草丛。

受巡捕官审讯的时候一个行脚僧的证言

这个现在已成了尸体的人，我昨天确实遇见过。是昨天……大概是中午，地点是从关山到山科的路上，他同一个骑马的女人一起在走，女的低着脑袋，我没看清她的脸，只见到穿胡枝花纹的衣服，马是棕色的，两绺长鬃披在脸上，马的高度大概是四寸吧。我是出家人，所以不大内行。男的——不，他带着腰刀，还带着弓箭，有一只黑漆的箭筒，插着二十来枝箭。这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

我可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个人会变成现在的样子，正是人生朝露，电光石火嘛。哎哟，没什么可说的了，真伤心！

受巡捕官审讯的时候捕手证言

我逮住这个人，他确实叫多襄丸，一个有名的强盗。我逮他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的时候，他正从马上跌下来在栗田口石桥上呜呜叫痛。时间么，是昨晚初更模样。那时他穿的就是这件蓝黑绸衫，带一把没鞘的刀子，也就是现在看见的样子，还带得有弓箭。对不对，这就是死者生前带的武器——那么，杀人的凶手一定是这个多襄丸了。包牛皮的弓，黑漆箭筒，十七枝鹰毛箭——就是死者的东西吧。对啦，还有那匹马，就是两绺鬣毛披在脸上的棕色马。他从马上跌下来，也正是因果报应。那马用长缰绳拴在石桥前，正啃路边的青草。

这个叫多襄丸的家伙，在京师大盗中，是出名好色的。去年秋天鸟部寺宾头卢大佛后山上杀死一个女香客和一个小女孩，也就是他干的。在他这次杀人之后，那骑马的女人到哪里去了，这个可不知道。我的话说多了，请原谅。

受巡捕官审讯的时候一个老婆子的证言

是的，这个被杀死的人，是我女儿的丈夫。不过，他不是京里人，是若狭国国府的武士，名叫金泽之武弘，二十六岁，性情温和，不幸得了这样的恶死。

女儿么，我女儿名叫真砂，十九岁，是一个有丈夫气的好强的女子，除武弘外，没有别的男人。她脸色微黑，左眼角有一个黑痣，小小的瓜子脸。

武弘是昨天同我女儿到若狭去的，不料会发生这样的祸事，真是前生的冤孽。女婿已经完了，可是女儿下落不明，叫我十分担心。务请你们看我老婆子分上，即使砍光了山上的草木，也得找出我女儿的下落。最可恶的是这个叫多襄丸的强盗，他不但杀了我女婿，还把我女儿……（以后痛哭失声，说不出话来了。）

多襄丸的口供

这人是杀我的，但我没有杀女的，我也不知道她到哪里去了。慢着，不管你们动怎样的刑罚，我不知道的事情我还是不知道。我已经被逮住了，我还有什么可隐瞒的。

是昨天中午过后，我碰见一对夫妻。那时正刮风，笠帽檐的绸绦被风吹起来，我瞧见了女子的容貌——只见了一眼就见不到了，大概正因为这缘故，我觉得这女子好像一位观音，立刻动了念头，一定搞到这个女子，即使要把男的杀死，也干。

杀一个人，在我是家常便饭，并不如你们所想的算一件大事。不过我杀人用刀，你们杀人不用刀，用你们的权力、金钱，借一个什么口舌，一句话，就杀人，当然不流血，人还活着——可是这也是杀人呀。要说犯罪的话，到底是你们罪大，还是我罪大，那就说不清了（讽刺地一笑）。

可是能不杀男人，把女人搞到，也没有什么不好。不，当时我是那样想的，尽可能不杀，一定把女的搞到。可是在那条山科大路上，当然不能动手。这样，我就想法子，把那对夫妻带到山窝窝里去。

事情不难办，我成了他们的旅伴，便对他们说，那边山上一座古坟里，刨出了很多古镜同刀剑，我已偷偷埋在山后乱草堆里，如果你们要，随便给多少钱，可以贱卖给你们——那男子听了我的话有点动心了。以后——怎样，贪心这个东西，就是可怕嘛。半小时之后，那对夫妻便同我一起，把马赶上了山路。

我们走到草丛前面，我说宝物就埋在那边，一起去看看吧。男的已起贪心，表示同意，便叫女的在马上等着，因为那草丛中，马是进不去的。我原这样打算，让女的单独留下，带那男子走进草丛里去。

草丛开头尽是一些小竹子，约走了几十丈，就有一些杉树——这真是我动手的好地方，我把草丛拨开，只说宝就埋在杉树下。男子听我一说，就眼望有杉树的地方，急急跑去。这里竹丛已经少了，前边有几棵杉树——我走到那里，出其不意地立刻将他按倒在地。他带着刀子，看样子也有相当武艺，可是禁不起我的突然袭击，终究被我捆在一棵杉树上了。绳子么，我们当强盗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的人，随时得爬墙头、上屋顶，绳子总是随身带着的嘛。当然，为了怕他嚷起来，我在地上抓起一把竹叶子，塞满他的嘴里，那就不怕他了。

我将男子收拾停当，然后跑到女人那里去，说男的突然发了急病，叫她去看。这一着果然成功，女的将头上笠帽脱下，让我拉着手，走进乱草丛中，一到那里，她看见男人捆在树上——立刻从怀里拔出一把小刀。我从没见过这样烈性的女子，那时如果一个措手不及，刀子便捅进肚子里了，要逃也无处逃，肯定被她戮几刀，至少得受伤，可是我是多襄丸，用不着自己拔刀，就把她的小刀子打落地上。不管多强的女人，手里没家伙也就没有办法了。最后，终于如愿以偿，没杀死那男人，就把女的乖乖地搞到手了。

不杀死那男子，是的，我本不打算杀他，可是当我撇开伏在地上号哭的女人，向草丛外逃跑时，那女人却发疯似的拖住我的胳膊，断断续续地哭喊了：“你死，或是我丈夫死，两个人必须有一个得死，我不能在两个男人面前，受这样的侮辱，这比我死还难受。两个人中，我跟活下来的一个。”——她就是这样，一边喘气一边说。那时候，我才下决心杀死那个男子（阴沉地兴奋）。

我说这话，你们一定以为我比你们残酷。可是，那是因为你们没瞧见她那时两眼射出来的火光，我一见那目光，我觉得即使一下子会被天雷打死，我也必须将这女人做我的妻子，把她做妻子——这就是我那时唯一的心愿。这不是你们所想的下流的色情，当时我如在色情之外别无想念，我早已一脚把她踢翻，一溜烟逃跑了，那男子也就不会用他的血来染红我的刀子了。可是当我在阴暗的草丛中盯住女的脸色时，我已料想到如果不杀死那男子，我便不能离开那里了。

我要杀人，便堂堂正正地杀，我解开了他身上的绳子，叫他

同我拼刀（落在杉树上的那条绳子，就是那时忘记拿走的）。那男子满脸通红，拔出腰刀，一言不发，便怒火冲天地向我扑来——这一场恶斗的结果，当然不必说了。我们斗了二十三个回合，我便刺穿了他的胸膛。第二十三回合，请不要忘记，我直到现在还暗暗地佩服他哩，同我交手，能够上二十回合的，天下就只有他一个人呢（高兴地一笑）。

我把男子杀死，回头去看女人，不知怎样——她已经不见了。我不知她逃到哪里去了，在杉树林里到处找，在落着竹叶的地上，不见她的影子，侧耳一听，只听到男子临死的喘息。

可能在我们开始动刀时，她已逃出去找人叫救命去了。——我一想，现在得保自己的命了，我把刀和弓箭抓在手里，立刻跑回到来时的那条山路上。在那里，刚才女人骑的那匹马，正在安静地吃草。以后的事，就不用多说了。我只在进城时扔掉了那把血刀——这是我的口供，反正我这颗脑袋迟早得挂在樗树上，那便请判我死刑吧（昂然的态度）。

到清水寺来的一个女人的忏悔

——当那穿蓝黑绸衫的男人，将我强奸之后，回过头去嘲笑捆在树上的我的丈夫。我丈夫当然十分难堪，使劲扭动自己的身子，可是身上的绳子越勒越紧。我站起身来，连跑带滚滚到我丈夫跟前，不，我还没靠近他身边，他便提起一脚把我踢倒地上。这时候，我见丈夫眼中发出一股无法形容的光，简直不知道要怎样说才好——直到现在我想起这眼光我还忍不住发抖。丈夫虽没开口，但从这眼光中，已传达了他心里要说的话。这不是愤怒，不是悲哀，而只是对我的轻蔑。多么冷酷的眼光呀，这比踢我一脚，使我受更大的打击，我忍不住嘴里叫唤着什么，一下子便昏过去了。

等我苏醒过来，那穿蓝黑绸衫的男子已不知哪里去了，我的丈夫还捆在杉树上。我好不容易，才从落满竹叶的地上站起来，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注视着丈夫的脸。他的眼光还是原来的样子，一点没有变化，又冷酷、又轻蔑。羞耻、悲哀、愤怒——我不知怎样说我那时候的心情，我跌跌踉踉走到丈夫的身边。

“夫呀，事已如此，我不能再同你一起生活了。我决心死，不过——不过，你也得死，你已见到了我的耻辱，我不能把你独自留在世上。”

我费了好大的劲，才说出了这些话，可是丈夫还是轻蔑地看着我。我抑止了心头的激动，去找丈夫那把腰刀，刀已经被强盗拿走了，弓箭也已不在草地上。幸而我的脚边还落着一把小刀，我便捡了起来，再对丈夫说：

“我现在要你这条命，我也马上跟你一起死！”

丈夫听了我的话，动了一动嘴唇，他嘴里塞满落叶发不出声来，但我马上明白了他的意思。他仍然对我十分轻蔑，说了“杀吧！”两个字。我像做梦似的一刀捅进他浅蓝绸衫的胸口。

那时我又昏过去了，等我再醒过来，丈夫依然捆在树上，已经断气，通过竹叶漏进来的夕阳光，照在他苍白的脸上，我憋住哭泣，解开尸体上的绳子。以后……以后么，我再没有勇气说了，总之，我没有自杀的气力了。我想用小刀刺自己的喉管，我想投身到山下的池沼里，我试了各式各样的死法，我没有死成。我太懦弱了，我还能说什么呢（寂寞地笑）。像我这样无用的人，我不知观音菩萨会不会怜悯我，我已失身于强盗，我不知我将如何是好……我……（突然剧烈地痛哭起来。）

借巫婆的口，死者幽灵的话

——强盗强奸了我的妻子之后，便坐在那里安慰她。我开不得口，身体又捆在树上，我一次次向妻子以目示意。我想告诉她，不要相信强盗的话，他说的都是谎言。——可是我妻子却默然坐在落叶上，低眼望着自己的膝盖，正在一心地听着。我满心嫉妒，身上好像火烧。可是强盗还花言巧语地说：“你已失身了，

再不能同丈夫和好，你跟他去，还不如跟我当妻子好。我会好待你，我去规规矩矩劳动！”这大胆的强盗，最后竟说出这样话来。

妻子听着，茫然地抬起脸来，我从没见过我妻子这样美丽。可是这美丽的妻，当着我的面，你猜猜她对强盗如何回答？我现在已到了另一个世界，可是一想到当时妻子回答强盗的话，还是浑身火烧一样难受。我妻子确实是这样说的：“那就随便跟你上什么地方去吧！”（长时间的沉默。）

妻的罪恶不仅如此，假使仅仅如此，我现在在黑地狱中也不至如此痛苦。可是当妻梦似地让强盗扶着要离开草丛到外边去时，忽然变了脸色，指着捆在树上的我说：“把这个人杀了。他活着，我不能跟你一起。”她发疯地连连叫着：“把这个人杀了！”——这话好似暴风，今天我在这黑暗地狱里，好像还能远远地听到。一个人的口，居然会说出这样恶毒的话，一个人的耳朵，竟然能听到一次这样恶毒的话么？——（突然，发出嘲弄的笑声。）听了这话，连强盗也大惊失色了。“把他杀了！”——妻这样叫着，拖住了强盗的胳膊。强盗茫然地望着我妻子，也没说杀，也没说不杀——就在这一刹那，一脚把妻踢倒在落叶上（又发出嘲笑声）。强盗两手抱着胸口，眼望着我说：“这女人怎么回事，你要死？你要活？你点点头！杀不杀？”——我听了强盗的话，我愿意饶恕他一切罪过（又一次长时间的沉默）。

当我还没有明确答复强盗时，妻忽大叫一声，向草丛深处跑去，强盗追上去，好像没有把她拉住，我像看幻影似的看着这个场面。

妻子逃走以后，强盗拿起大刀和弓箭，把捆在我身上的绳子割断了一截。“现在，要看我的命运了！”——当强盗隐在草丛中不见时，我记得听他这样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以后，四周围寂然无声。不，我听到人的哭声。我一边自己解开绳子，一边侧耳听这哭声，原来是我自己在哭（第三次长时间沉默）。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好不容易，我才从杉树下站起困乏的身体。在我面前，是妻子丢下的一把小刀，我拾起来，一刀刺进自己的胸口。我的口里喷出一道腥血，我一点不觉痛，只觉心头一片冰凉。四周围更静寂了。在这山后草丛的顶空中，连一只飞鸣的小鸟也没有，只从竹头树梢漏下淡淡的阳光，这阳光——也渐渐昏暗起来，现在，连竹木也看不见了。我便那样倒在地上，埋葬在静寂中。

这时好像听到轻轻脚声，走到我的身边，四周已经黑暗，我看不见是谁，——是谁的手从我的胸口拔出了小刀，同时我口里又涌出一阵血流，我便这样地落进黑暗中了。

报恩记

阿妈港甚内的话

我叫甚内。姓么，……喂喂，很早以来，大家都叫我阿妈港甚内。阿妈港甚内——您听说过这个名字么？不，请不要慌，我就是您知道的那个有名的大盗。不过，今晚上这儿来，不是来打劫的，请放心。

我是知道您的。您在日本神甫中，是一位德高望重的人。也许您现在同一个强盗一起，连一会儿也觉得不愉快吧。不过，我也不是专门当强盗的。有个时期曾受聚乐公召唤的吕宋助左卫门部下的一个小官，也确实叫甚内。还有给利休居士送来一只叫做“红头”的宝贵的水勺的那位连歌师，本名也叫甚内。还有几年前，写过一本叫《阿妈港日记》的书，在大村那边当露天通事的，不是也叫甚内吗？此外，在三条河原闹事那回，救了船长玛尔特奈特的那个和尚，在堺地方妙国寺门前卖南蛮草药的那个商人……他们的名字，也都叫甚内。不，顶重要的，是去年在圣法朗士教堂捐献装有圣玛利亚指甲的黄金舍利塔的，也就是名叫甚内的教徒。

不过今晚我很遗憾，没工夫细说他的经历，只是请您相信，阿妈港甚内，同世上普通人也没有太特别的地方。是么，那么，我就尽量简单地谈谈我的来意，我是来请您替一位亡灵做弥撒的。不，这人不是我的亲族，也不是在我刀上留下血迹的人。名字么，名字……喂，我不知道说出来好不好。为了那人的灵魂——那就说是为一位名叫保罗的日本人，祈求冥福吧。不行吗？——当然受阿妈港甚内的嘱托，办这样的事是不能不慎重的。不过，不管活人死人，请您千万别告诉别人。您胸上挂得有十字架，我还是要请您遵守这一条。不，——请原谅（笑）。我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是一个强盗，怀疑一位神甫，实在太狂妄了。可是，要是不遵守这一条约定（突然认真的），即使不被地狱火烧死，也会得到现世的惩罚。

是两年以前的事了。在一个刮大风的半夜里，我化装成一个行脚和尚，在京城街头溜达。我这样溜达，并不是这晚上开始的，前后五夜，每夜过了初更，我便避开人目，窥探人家的门户。我的目的当然不用说了。特别那时我正想出洋到摩利迦去，需要一笔钱花。

街头当然早已没有行人，天上只有星星，风一息不停地呼呼狂叫。我在阴暗的屋檐下穿过，走到小川町，正到十字路拐弯地方，见了一所很大的宅子，那就是京师有名的北条屋弥三右卫门的本宅。北条屋虽跟角仓一样是做海上买卖的，但到底还比不上角仓，不过究竟也有一二条走暹罗、吕宋的沙船，算得上一家富商。我不是专门来找这人家的，但既然碰上了，便打算干一趟买卖。前面说过，这晚正刮大风——这对我们这行买卖正合适。我便在路边蓄水缸里，藏好了箬笠和行杖，一蹦蹦上了高墙。

世上大家都说阿妈港甚内会隐身术——这您当然不会像俗人一样相信这种话。我不会隐身术，也没魔鬼附在我身上，只是在阿妈港时，拜过一位葡萄牙船医的老师，学过一些高明的本领，实地应用时，可以扭断大铁锁，拨开重门闩，都没什么困难（笑笑）。这种过去没有的窃盗本领——在日本这个未开化的国家，跟洋枪、十字架一样，也是西洋传进来的。

花不了多少时间，我已进了北条屋的内院，走过一条黑暗的走廊，想不到时已深夜，屋子里还透出灯光，而且还有谈话的声音，看样子那里是茶间。“大风夜的茶话”，我不觉苦笑了一下，便轻轻走过去。我倒不担心人声妨碍我的活动，而是对在这样风雅的屋子里，这家主人和客人的夜半清谈发生了兴趣。

走到隔扇外面，耳朵里果然听到茶炊沸水的声音，和这声音

同时，却出乎意外地听到边说边哭泣的声音。谁在哭呢——一听是女人的哭声。在这种富有人家的茶间里，半夜里有女人哭泣可不是一件寻常事，我憋住呼吸，从隔扇缝里透出的亮光中，向茶间悄悄张望。

灯光中，看见古色古香的板间中挂着书画，供着菊花的盆景——果然是一间幽静风趣的房间，板间前面——正在我望过去的正面，坐着一位老人，大概就是主人弥三右卫门吧，穿着细花纹羽绸外套，两手抱着胸脯，一眼望去，和茶炊的沸声同样清楚。他的下首，坐着一位端庄的梳高发髻的老太太，只见一个侧脸，正在不断地拭眼泪。

“尽管生活富裕，大概也遇到什么难题了。”我这样想着，自然露出了微笑。微笑——倒并非对这对夫妇存什么恶意。像我这种已经背了四十年恶名声的人，对别人——特别是别人的不幸，是会幸灾乐祸的（表情残酷）。那时我好似看歌舞伎的场面，很高兴地望着老夫妇在悲叹（讽刺地一笑）。不过，也不单是我，谁看小说都是爱看悲惨情节的嘛。

过了一会儿，弥三右卫门叹了一口气说：

“已经碰上了这种难关，哭哭也挽回不了了的了，从明天起，我决定把店员全部遣散。”

那时一阵狂风，摇动了茶间，打乱了声浪，我就没听清弥三右卫门太太的话。主人点点头，两手叠在膝盖上，抬眼望望竹编的天花板，粗黑的眉毛，尖尖的颊骨，特别是那长长的眼梢——越看越觉面善，确实是在哪里见过的。

“主，耶稣基督呀，请把您的力量赐给我们吧……”

弥三右卫门闭着眼喃喃祷告起来。老太婆也跟着祈求上帝的保佑。我还是一眼不眨地注视弥三右卫门的脸。屋外又吹过一阵风，我心里一闪，记起了二十年前的往事，在记忆里清清楚楚地看出了弥三右卫门的面影。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二十年前的往事，——这不用多说，只简单谈谈事实。那时我出洋到阿妈港，有位日本人的船长，救了我的性命。当时大家没通名姓便分开了。现在我见了这弥三右卫门，原来正是当年的那位船长。想不到会有这种巧遇。我仍旧注视这老人的脸，看着他宽实的肩身，骨节粗大的手指，还带得有当年珊瑚礁的海水气和白檀山的味道。

弥三右卫门做完了长长的祷告，便安静地对老婆子说：

“以后一切，只好听上帝安排了，——你看，茶炊开了，大家喝一杯茶吧！”

老婆子重新忍住了胸头的悲痛，悄然地说：

“是呀，不过心里后悔的是……”

“得啦，多唠叨有什么用哩，北条丸沉没，全部资本完结了……”

“不，我说的不是这个，我是想儿子弥三郎，如果不把他赶走……”

我听了这场对话，又轻轻一笑，现在已不是对北条屋幸灾乐祸，而是想到自己“有报恩的机会了”，觉得高兴。我这个被人到处缉捕的阿妈港甚内，终于也能报答自己的恩人了。这种高兴——不，除了我自己以外，别人是不会了解的（讥讽地）。世上行善者是可怜的，他们一件坏事也没干过，尽管行善，也不会感到快乐。他们是不懂这种心情的。

“你说什么，这种畜生，世上没有倒还好些呢。”弥三右卫门把目光移开灯光，说，“如果那家伙可以当钱使，闯过今天的难关，那赶走他就……”

弥三右卫门刚说完，突然吃惊地见到我。当然他会吃惊，那时我已不出声地推开了纸隔扇，而且我是行脚和尚打扮，刚才脱掉了箬笠，里面戴的是南蛮头巾。

“你是谁？”

弥三右卫门虽是老人，一下子却跳起来了。

“不，请不要慌，我叫阿妈港甚内……暖，请放心，我是一个强盗，今晚到府上来，本来另外有事……”

我摘去头巾，坐在弥三右卫门面前。

以后的事，我不说您也可以猜到。我答应了他，为了打救他的急难，报答他的大恩，在三天之内，给他筹到六千贯银子，一天不误。哎哟，门外好像有人。那么请原谅，明天或后天晚上，我再偷偷来一次吧。那大十字架星的光虽照耀在阿妈港的天空，可是在日本的天空中是见不到的。我没有像星光一样离开日本，今夜特地来请您做弥撒，就为了怕对不起保罗的灵魂喽。

您说我怎样逃走吗？那可甭担心，从这高天窗，从那大烟囱口，我都可以自由出入，现在，千万拜托，为了恩人保罗的灵魂，这话千万别告诉外人。

北条屋弥三右卫门的话

神甫，请听我的忏悔。您大概知道，近来社会上有一个著名大盗，叫做阿妈港甚内，据说此人曾栖身根来寺高塔上，偷过杀生关白的大刀，还远在海外，打劫过吕宋的太守，他什么事都干得出来。这个人终于被逮住了，最近在一条的回桥头枭首示众，这消息大概您也听到了。我受过阿妈港甚内的大恩，这受恩的事，现在也没什么可说的，原因是遭到了一次大灾难，请您听我详细说明以后，为我祷告上帝，请求饶恕我这个罪人。

两年前冬天，我有一条北条丸的海船，遇到一场接连的大风暴，在海里沉没了，我的全部资产都丧失了——遇到这样的事，我八条屋一家，除了流离四散，再也没有别的办法了。您知道，我们做买卖的人，平时有的是交易对手，真正的朋友是没有的。这一来，我的全部家产，好比一条船翻在大海里，落进十八层地狱了。忽然有一天晚上，——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是刮大风的一夜，我同我女人正在您熟悉的那间屋子里，一直谈到夜深。那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时忽然进来一个人，穿着行脚和尚的服装，戴着南蛮头巾，这人就是那个阿妈港甚内。当时我大吃一惊，十分愤怒。听他说，他偷进我家里是来偷盗的，见到茶间有灯光，还听见人讲话，从隔扇缝里张望进来，认出我弥三右卫门，曾经救过他的性命，是二十年前的恩人。

不错，二十年前有过这事。那时我在走阿妈港的海船弗思泰号上当船长，船正靠岸，我搭救过一个没长胡子的日本人。这人喝醉酒同人打架，打死了一个中国人，正被人追得无路可走。现在才知道，这人就是阿妈港甚内，已成了有名的强盗。我听他一说，记起是有这么回事。当时一家人都睡着了，好在没人听见，我便问他来干什么。

甚内说，只要他办得到，为了报答二十年前的救命之恩，要打救北条屋的灾难，问我需要多少银子。我忍不住苦笑了，向强盗借银子——这不像话。他虽然是大强盗，如有那么多钱，也不会上我家来偷盗了。可是我说了银子的数目，他低下头想了一想，便说，今晚来不及了，请等我三天，一定办到，一口就答应了。我需要的一笔六千贯的大款，真能办得到么，心里可不能相信。只是出于无奈，只好接受了，知道反正不一定可靠。

这一夜，甚内便在我家慢慢地喝了茶，在大风中回去了。第二天，不见送银子来，又过了一天，仍没有音讯，第三天——这天下雪了，等到夜里，仍无消息。我对甚内的约定本来没多少信心，可是我还是没把店伙遣散，存着万一的希望，等待着。就在第三天晚上，我正对着灯火，一心听外面下雪的声音。

约莫过了三更时分，忽然听到屋外院子里有人打架，我心里一动，当然想到甚内，难道被巡捕追上了么——我马上打开朝院子的隔扇，举起灯望过去。在积满了雪的茶间前，有些竹子被压倒的地方，见两个人正扭在地上——忽然其中一人把另一人一把摔开，立刻蹿到树阴下，翻过墙头逃走了。听见雪块落地和翻墙

的声音——以后，就没有响动了，大概已落到墙外了。可那个被摔开的人，并没去追，就扑扑身上的雪，安静地走到我的面前：

“我是阿妈港甚内！”

我惊呆地看着他，他今晚仍穿行脚和尚的服装，戴着南蛮头巾。

“喂，惊吵您了，幸而没人听到。”甚内进了屋子，苦笑道，“刚才我进来，见有个人正爬进屋台下去，我想逮住他，看看他是谁，结果还是逃走了。”

我原以为是来逮他的，问他是不是公差。甚内说，什么公差，是一个窃贼呀，强盗逮窃贼——真是奇闻啦。这一回，我苦笑了。当然我还不知道他有没有带银子来，总是不放心的。甚内看出我的意思，不等我开口，便从衣兜里摸出一包包银子来，放在火钵前。

“请放心，这里已筹足了六千贯——本来昨天已搞到了大部分，只差两百贯，今天我都带来了，请您把银包收起来。昨天搞到的我已趁你俩老不觉察，放在这茶间地板下了，可能今天来的那偷儿，是嗅到了银子的气味。”

我听了这话，疑心自己是在梦里。接受强盗的钱，现在您不说我也知道不对，不过当我半信半疑还不知能否接到时，我也想不到对不对了，现在总不能再说不，如果我不受，我一家人也完蛋了，请原谅我那时的心情，我连连向甚内作揖，什么话也不说就哭起来了。

以后我两年没听到甚内的消息，我一家人没有破产，过着平安的日子，这都靠了甚内的搭救。我在背地里总是向圣母玛利亚祈祷，保佑他平安无事。最近在街上听说甚内被捕了，砍了头，挂在回桥头示众，我大吃一惊，偷偷掉了眼泪，当然恶有恶报，无话可说，多年没受到上帝惩罚，本来已是意外，可是身受大恩，我总得为他祈求冥福——这样，我今天就急忙独自跑到一条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的回桥头去看示众的头。

到安桥头大街上，挂人头的地方已围了大批观众，宣布罪状的告示牌，看守人头的公差，都同平常一样。三根竹子搭成的架子上，挂着一颗人头——啊，多么可怕，一颗血淋淋的人头，我简直不知怎样说才好。在吵吵闹闹的人群中我抬头一望是苍白的人头，突然发起愣来，这不是他，不是阿妈港甚内的头颅。粗黑的浓眉，突出的下颏，眉间的刀痕，一点也不像甚内呀。——突然，在太阳光中，四周的人群，竹架上的人头，一下子都消失到遥远的世界去了，我好似受了天雷的打击。这不是甚内的头，是我自己的头呀，是二十年前的我——正是救甚内时的我——弥三郎，那时我的舌头要是转一转，我就会这样叫出来了，可是我出不得声，我浑身发抖了。

弥三郎！我着魔似的望着儿子的头，这人头脸上的眼睛半开着，直瞪着我，这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把我的儿子错当了甚内呢？只消仔细想想，这种误会是决不能发生的。难道阿妈港甚内就是我的儿子，那晚来我家的那个假和尚是冒名顶替的吗？不，不会有这种事。能在三天之内，一天不误搞到六千贯银子的，在这么大的日本，除了甚内还有谁呢？这时候，两年前下雪的夜里在院子里同甚内打架的那个人的影子，忽然出现在我的眼前。那人是谁，难道就是我的孩子吗？当时见到一眼，样子确像我的儿子，难道仅仅是一时眼花吗？说不定真是我儿子呢——我如大梦初醒，一眼不眨地看着这个人头，只见发紫的半开的嘴，好像带着茫然的微笑。

示众的人头会笑——您听了一定不信，我当时也以为只是自己的幻觉，再仔细一看，果然在干枯的嘴上确是带着微笑。我久久地注视这奇怪的微笑，不知不觉地，我自己也笑了，我一边笑，一边流下了眼泪。

“爸爸，请原谅我……”

在无言的微笑中，好像听他说：“爸爸，请原谅我的不孝之罪。两年前的雪夜，我偷偷回家来向您谢罪，白天怕给店伙看见不好意思，因此打算深夜敲您卧室的门，再来见您，恰巧见茶间里还有灯光，我正怯生生走过来，忽然不知什么人，一言不发，一把抱住了我。”

“爸爸，以后的事您已经知道，我因突然见到了您，忙将那人摔开，跳墙逃走了。从雪光中看那个打架的人，像是行脚和尚，后来见没人追来，我又大胆回到茶间外，从隔扇缝里偷听了你们的谈话。

“爸爸，甚内救了北条屋，是我们全家的恩人。我便许下心愿，如果有危难，我一定豁出命来报他的恩。只有已被家里赶出来的我，一个流浪人，才能报他的恩。两年来我一直在等这个机会——这机会终于来了。请原谅我的不孝，我已经到了另一个世界，可我也已经报答了全家的大恩人，我心里是安慰的……”

在回家的路上，我又是笑，又是哭，我钦佩我儿子的勇气。您不知道，我的儿子弥三郎同我一样，是入了教门的，还起了一个教名叫保罗。可是——我儿子是一个不幸的人，不，不但我儿子，我自己如不是阿妈港甚内救了我一家的破产，今天我也不会来这儿哭诉了。我虽恋恋难舍，但也只好如此了。一家人没有流离四散，是件好事，但我儿子如果不死，岂不是更好么——（一阵剧烈的痛苦。）请救救我吧，我这样活下去，我也许会仇恨我的大恩人甚内呢……（长时间的哭泣。）

保罗弥三郎的话

啊，圣母玛利亚！等天一亮，我的头就要落地了。我的头落地，我的灵魂却会像小鸟似的飞到您的身边。不，我干了一辈子坏事，也许到不了天堂，将落进地狱的火里。但我是心甘情愿的，二十年来我的心从没有像现在这样欢乐过。

我是北条屋弥三郎，但我的挂出来示众的头，叫阿妈港甚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内。我就是那个阿妈港甚内——多么痛快呀，阿妈港甚内——怎么，这不是一个很好的名字吗？我口里叫这个名字时，我在黑暗的牢狱里，我的心也好像开满了蔷薇和百合。

难忘的两年前的冬天，一个大雪的夜里，我想找一些赌本，偷偷溜进父亲的家里，见屋内透出灯光，正想上前张望，突然有一个人，一言不发地抓住了我的后襟，我向后一摔身子，他又抓住了我——我不知这是什么人，我们扭打了两三回合，忽然茶间的隔扇打开来，有人提着灯走到院子里来，原来是我父亲弥三右卫门，我拼命将被抓的身体摔开，跳过墙头逃跑了。

可是跑了约十几丈路，我躲在人家屋檐下，向街头两边一望，黑暗的街上下着纷纷大雪，一个行人也没有，那人并没追来，他是谁呢？匆忙间只知是一个行脚和尚的模样，他臂力很大，当然不是一个寻常的和尚，为什么这和尚在雪夜中跑到我家来呢？——这事太怪了。我想了一想，便决定冒险重新溜到茶间外探察。

以后约过了一小时，这奇怪的行脚和尚趁大雪未停，向小川町走去了。这个人是阿妈港甚内。武士、连歌师、商人、得道和尚——他常常变换化装，是京师著名大盗。我从身后紧紧盯住他，那时我心里的高兴是从来没有过的。阿妈港甚内，阿妈港甚内，我连做梦也向往他。就是甚内，偷了杀生关白的大刀，就是甚内，骗取了暹罗店的珊瑚树，还有砍备前宰相家沉香木的，抢外国船长泼莱拉的怀表的，一个晚上破了五个地下仓库的，砍死了八个三河武士的——此外，还干了许多将会世代传下去的恶事的，都是这个阿妈港甚内。这甚内现在正斜戴着一顶箬笠，在光亮的雪地上向前走着——光看看他也是一种幸福，我心里还想得到更大的幸福。

当我走到净严寺后面时，便追上了他。这里没有人家，只是一带长长的土墙，即使在白天，也是避开人眼最好的地方。甚内

见了我并不惊慌，平静地站下来，手里提着行杖等我开口，自己并不做声。我怯生生地向他作了一个揖，看着他平静的脸色，嚅嚅得发不出声来。

“啊，对不起了。我是北条屋弥三右卫门的儿子弥三郎……”

火光照着我的脸，好不容易我才开口了。

“有事想请求您，我是企慕您才跟上来的……”

甚内点点头，并不说话。我又胆小，又激动，鼓起了勇气双膝在雪上跪下，告诉他，我是被父亲赶出家门的，现在堕落成流浪汉，今晚想回家偷些东西，不料碰上了您，我偷听了您和父亲的谈话，——我简单地说了这些话，甚内仍不做声，冷冷地注视着我。以后，我双膝移前，偷窥着他的眼色。

“北条屋一家受了您的大恩，我也是受恩的一人。我将一辈子不忘记您，决心拜在您门下。我会偷窃，我也会放火，我干一切坏事，不比人差……”

但甚内仍不作声。我更激动了，继续热心地说：

“请收我作您的徒弟，我一定尽力干。京师、伏见、堺、大阪——那些地方我全熟悉。我一天能跑九十里，一只手可以举起百五十斤的麻包，也杀过几个人。您叫我干啥我就干啥，要我去偷伏见的白孔雀，我就去偷；您叫我烧圣法朗士教堂的钟楼，我就去烧；您叫我拐右大臣家的小姐，我就去拐；您要奉行官的脑袋……”

我还没说完话，他却突然一个扫堂腿，把我踢翻在地。

“混账！”他大喝一声，便走开去了，我发疯地抓住了他的法衣：

“请收留我，我无论怎样不离开您，刀山火海，我都替您去。《伊索寓言》中的狮大王，不是还搭救一只耗子吗？我就当这只耗子吧，我……”

“住嘴，我甚内不受你的报答。”甚内把我一推我又倒在地

上。

“你这个败家子，好好去孝敬你老子吧！”

在我第二次跌倒时，我心里充满了懊丧。

“可是，我一定要报恩！”

但甚内却头也不回，急冲冲地在雪地上走去了。此时已有月光，照出箬笠的影子……以后两年中，我一直没见到甚内（忽然一笑）。“我甚内可不受你的报答！”……他是这样说的，可是到天一亮，我便要代他砍头了。

啊，圣母玛利亚！两年来，我为了要报恩，已吃过多少苦！为了报恩——不，也为了雪恨，可是甚内在哪里呢？甚内在干什么呢？——有什么人知道吗？甚至也没人知道甚内是怎样一个人。我见到的那个假和尚，是四十岁前后的矮个儿；在柳町的花柳巷，他是一个不满三十岁的，红脸的有胡子的流浪人；扰乱歌舞伎戏院时，人家见他是一个弯腰曲背的红毛鬼；打劫妙国寺财宝时，人家说他是一个披前留海的年轻武士——这些人既然都是甚内，那么要识他庐山真面目，到底是非人力所及的。后来，到去年年底，我得了吐血的病。

我一定要报仇雪恨——我身体一天天坏起来，我心里还光想这件事。有一天，突然灵机一动，我想出了一条妙计。啊，圣母玛利亚！是您的恩惠使我能想出这条妙计。我决心拼掉这个身子，拼掉这个害吐血病只剩皮包骨头的衰弱的身子——只要我决心这样做，我就能达到我的愿望。这晚上，我高兴得独自笑起来，嘴里叨念着一句同样的话：“我代替甚内抛弃这颗脑袋吧！”“我代替甚内抛弃这颗脑袋吧！”……

代甚内砍头——天下还有比这更出色的报恩吗？那样一来，甚内的一切罪恶，都跟我一起消灭了，从此他可以在广大的日本，堂堂正正地高视阔步了。这代价（又笑了一笑）……我将在一夜之间，成为一代大盗：当吕宋助左卫门的部下，砍备前宰相

的沉香木，骗暹罗店的珊瑚树，破伏见城的金库，杀死八个三河武士——所有甚内的荣誉，都变成我的了（第三次笑）。我既帮助了甚内，又消灭了甚内的大名，我给我家报了恩，又给自己雪了恨——天下，天下再没比这更痛快的报答了。这一夜，我当然高兴得笑了——即使这会儿我在牢里，我也不能不笑呀！

我想定了这条妙计，我便进王宫去偷盗，黑夜溜进大内，望见宫帘中的灯光，照见殿外松林中的花影——我心里有准备，从长廊顶上跳下无人的宫院，马上，跳出四五个警卫的武士，依照我的愿望，一下子就将我逮住了。这时一个压在我身上的有胡子的武士，一边拿绳子把我使劲捆住，一边喃喃地说：“这一回，终于把甚内逮住了。”是的，除了阿妈港甚内，谁还敢进王宫偷盗呢？我听了这话，一边拼命挣扎，一边忍不住笑起来。

“我甚内不受你的报答！”他是这样说的。但一到天亮，我便要替他砍头了。这是多么痛快的讽刺。当我的脑袋挂在大街上时，我等他来。他会从我的脑袋中，听到无声的大笑：“瞧，弥三郎的报恩！”——大笑中将会这样说：“你已不是甚内，这脑袋才是阿妈港甚内，那个天下有名的日本第一大盗！”（笑）啊，真痛快呀，这样痛快事，一生只能遇到一遭。倘若我父弥三右卫门见了我示众的脑袋（痛苦），请饶恕我吧，爸爸！我害了吐血病，我的脑袋即使不落地，我也活不到三年了，请宽恕我的不孝。我虽离开这婆娑世界，毕竟是替我全家报了大恩呀……

阿富的贞操

明治元年五月十四日午后，就是官厅发布下列布告的那一天午后发生的事：“明日拂晓，官军进剿东睿山彰义队匪徒，凡山野地区一带居民，应立即紧急迁离。”下谷町二丁目杂货店古河屋政兵卫迁离的空屋里，厨房神坛前，有一只大花猫，正在静静地打盹。

屋子里关上了门窗，当然在午后也是黑魆魆的。完全没有人声，望不见的屋顶上，下着一阵阵的急雨，有时又下到远处去了。雨声一大，那猫儿便睁大了琥珀似的圆眼睛，在这个连炉灶在哪儿也看不见的黑厨房里，发出绿幽幽的磷光。猫儿知道雨声之外没别的动静，便又一动不动地眯缝起了眼睛。

这样反复了几次，猫终于睡着了，再也不睁开眼来。但雨声还是一阵急一阵缓。八点，八点半——时间在雨声中移到日暮去了。

可是在将近七点时，猫又忽然惊慌地睁开眼来，同时将耳朵竖起来。那时雨声比刚才小多了，街上有轿杠来往的声音——此外并无别的响动。可是在几秒钟的沉静后，黑暗的厨房里透进一道光亮，安在狭小板间中的炉灶，没有盖子的水缸的反光，供神的松枝和拉天窗的绳子，——都一一地可以瞧见了。猫儿不安起来，瞅瞅门口明亮的下水口，马上将肥大的身子站了起来。

这时候，下水口的门从外边推开来了——不，不但门推开，连半腰高的围屏也打开了，是一个淋得落汤鸡似的乞儿。他把包着烂头巾的脑袋先探进来，侧耳打量一会这空屋内的动静，知道里面没人，便轻轻溜进厨房，弄湿了地上的新席子。猫儿竖起的耳朵放下来，往后退了两步。但乞儿并不惊慌，随手关上身后的围屏，慢慢摘掉头巾，显出满脸的毛胡子，中间还贴着两三个膏

药，眼睛鼻子很脏，却还是一张平常脸孔。

“大花，大花！”

乞儿捋去头发上的水珠，又抹抹脸上的水，小声叫了猫的名字。猫儿可能听声音是熟悉的，伏倒了的耳朵又竖起来，却仍站在那里，带着怀疑的神气注视着乞儿的脸。乞儿把卷在身上的席子解开，露出两条连肉也看不见的泥巴腿，对着猫儿打了一个大哈欠。

“大花，你怎么啦……人都走了，大概把你拉下了。”

乞儿独自笑着，伸出大巴掌摸摸猫的脑袋。猫儿正准备逃，可是没逃，反而蹲下来了，渐渐地又眯缝了眼睛。乞儿摸猫之后，又从旧布褂怀里，掏出亮光光的手枪，在暗淡的光线中开始摆弄。四周带“战争”空气的没有人的空厨房里，进来一个带枪的乞儿……这确实有点像小说。可是冷眼旁观的猫儿，却仍然弓起了背，好似懂得全部秘密，满不在乎地蹲着。

“大花啊，一到明天，这一带就变成枪林弹雨啰。中一颗流弹就没有命了，你可得当心呢，不管外边怎样闹，躲在屋顶下千万别出去呀。”

乞儿摆弄着手枪，继续同猫儿说话：

“咱俩是老朋友了，今天分了手，明天你得受难了。也许我明天也会送命。要是不送命，以后也不同你一起扒拉垃圾堆了，你可以独享了，高兴吧？”

此时又来了一阵急雨，雨云压到屋顶上，屋瓦都蒙在雾气里了。厨房里光线更暗了。乞儿还是埋头摆弄手枪，然后小心地装上了子弹。

“咱俩分了手，以后你还想念我吗？不吧，人家说：‘猫儿不记三年恩’，你会不会那样……不过忘记了也没有关系，只是我一走……”

乞儿忽然停下口来，他听到门外好像有人进来，忙把手枪揣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进怀里，同时转过身去。门口的围屏嘎啦一声推开来。乞儿马上提高警惕，转脸对着进来的人。

推开围屏进来的人，见到乞儿反而吓了一跳。“哎哟”一声叫，这是赤着脚带把大黑伞的年轻女子。她冲动地退出到门外雨地里。然后从开头的惊慌中恢复过来，通过厨房里微微的光线注视乞儿的脸。

乞儿也愣了一愣，抬起包在旧褂子里的膝头，盯着对方的脸，眼色便不紧张了。两人默默对峙了一会儿，双方的视线便合在一起。

“哎呀，你不是老新吗？”

她镇定下来，便向乞儿叫了一声。乞儿尴尬地笑笑，连连向她点头：

“对不起，雨太大了，进来躲躲雨……可不是乘没人在家来偷东西的。”

“吓我一大跳，你这家伙，……不偷东西也不能乱闯呀！”

她甩掉雨伞上的水，又气呼呼地说了：

“快出来，我要进屋啦。”

“好，我走我走，你叫我走我就走，阿姐，你还没有撤退吗？”

“撤退了，可是……这你不用管。”

“可能拉了东西吧，……哎哟，进来呀，你站在那儿还要淋雨哩。”

她还在生气，不回答乞儿的话，便在门口板间坐下来，把两只泥脚伸进下水口，用勺子舀水洗起脚来。乞儿仍安然盘着膝头，擦擦毛胡脸，看着女子的行动。她是一位肤色微黑，鼻梁边有几点雀斑的乡下姑娘，穿的是女佣们常穿的土布单褂，腰里系一条小仓带。大大的眼睛，周正的鼻梁，眉目灵巧，肌肉结实，看去叫人联想起新鲜的桃梨，很漂亮。

“风声那么紧，你还往回跑，拉了什么宝贝啦，拉了什么了。嗨嗨，阿姐……阿富姐。”

老新又问了。

“你管这个干吗？快走吧。”

阿富生气地说，又想了一想，抬头看看老新，认真地问了：

“老新，你见我家的大花没有？”

“大花？大花刚才还在这里……哎哟，跑到哪里去了？”

乞儿向四边一望，这猫儿不知什么时候，已跑到厨架上擂钵和铁锅中间，又在打盹了。老新和阿富同时发现了这猫儿。阿富便把水勺子放下，急忙从板间站起，不理身边的老新，高兴地笑着，咪呜咪呜唤起架上的猫来。

老新不看架上的猫，却惊奇地把眼光移向阿富。

“猫吗？阿姐你说拉下了东西，原来就是猫吗？”

“是猫便怎么啦……大花，大花，快下来呀！”

老新呵呵地笑了。在雨声中，这笑声显得特别难听。阿富气得涨红了脸，大声骂道：

“笑什么？老板娘发觉拉下了大花，怕它被人打死，急得直哭，差一点发疯了。我心里过意不去，所以冒着大雨跑回来的呀！”

“好好，我不笑了。”

可是，他还笑着，笑着，打断了阿富的话：

“我不笑了，好，你想想。明天这儿就开火，可咱也不过是只猫……你想，这还不可笑吗？本店这位老板娘太不懂事，太不通气，即使要找猫，也不该……”

“你少胡扯！我不愿听人讲老板娘的坏话！”

阿富生气得跺起脚来，可是乞儿并不怕她，而且毫不客气地一直看着她的发作，原来那时候的样子表现了粗野的美。被雨淋湿的衣服、内衣……紧紧贴住她的身体，周身映出了里面的肌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肉，显出了年轻处女的肉体。老新眼睛不眨地看着她，又笑着说：

“即使要找猫，也不该叫你来，对不对？现在上野一带的人家全搬走了，街上一个人影子也没有，当然啰，狼是不会来的，可是也难说不会碰上危险……难道不是这样吗？”

“用不着你替我担心，快把猫儿给我逮下来……”

“这可不是开玩笑，年轻轻的姑娘，在这种时候，一个人跑路，不危险也危险呀。比方现在在这儿，只有我同你两个人，如果我转个坏念头，阿姐，我看你怎么办呢？”

老新像开玩笑，又像认真地说出了下流话来，可是阿富的亮晶晶的眼中仍没有一点害怕的神情。只是她的脸涨得更红了。

“什么，老新……你想吓唬我吗？”

阿富反过来好像要吓唬老新，一步冲到他的跟前。

“吓唬？不光是吓唬呢。这会儿带肩章的坏蛋可多得很，何况我是一个要饭的，不光吓唬吓唬，如果我真的转个坏念头……”

老新话还没说完，头上吃了一雨伞，这时阿富又跳到他身边把雨伞举起来：

“你敢胡说八道！”

阿富往老新脑瓜上狠狠揍来一雨伞。老新往后一躲，伞打在披着旧褂子的肩头上。这一吵把猫惊动了，踢翻了一只铁锅，跳到供神的棚上去，把供神的松枝和长明灯碰倒，滚到老新头上，老新连忙避开，又被阿富揍了几雨伞。

“你这个畜生，你这个畜生！”

老新挨了打，终于把雨伞夺住，往地上一扔，而一纵身扑到阿富身上，两个人便在狭窄的板间里扭成一团。这时外边雨声更急了，随着雨声加大，光线也更暗了。老新挨了打，被抓了脸，还使劲想把她按倒地上，不知怎的一脱手，刚要把她按住，却突

然像颗弹丸似的，让她逃到下水口那边去了。

“这妖婆……”

老新背着围屏，盯住了阿富。阿富已披散了头发，坐在地板上，从腰带里掏出一把剃头刀，反手紧紧握着，脸上露出一股杀气，同时也显得特别艳丽，像那只在神棚上弓背的猫儿。两人你瞧我，我瞧你，有好一会。老新哼哼冷笑了一声，便从怀里掏出手枪来。

“哼哼，瞧你多厉害，瞧瞧这玩意儿！”

枪口慢慢对准阿富的胸口。她愣了一下，紧瞅着老新的脸，说不出话来了。老新见她不闹了，又不知怎样转了一个念头，把枪口向上，对准了正在暗中睁大两只绿幽幽眼睛的猫儿。

“我就开枪，阿富，行吗？”

老新故意让她着急似的，笑着说：“这手枪砰的一声，猫儿便滚到地上来了，先给你做个榜样看看，好吗？”

他正去扳动枪机。

“老新！”阿富大叫一声，“不行不行，不许用枪！”

老新又回头望望阿富，枪口仍对准猫儿。

“不行吗？我知道不行。”

“打死它太可怜了，饶大花一条命吧！”

阿富完全改变了样子，目光忧郁，口唇微微颤动，露出细白的牙齿。老新半捉弄半惊异地瞧着她的脸，才把枪口放下，这时阿富的脸色才缓和了。

“那么我饶了猫儿一条命，你就得报答报答我……”

老新强横地说道：

“把你的身体让我使一使。”

阿富转过脸去，一下子在心里涌起了憎恨、愤怒、伤心，以及种种复杂的感情。老新深深注意着她情绪的变化，大步走到她身后，打开通茶间的门。茶间当然比厨房更黑，主人搬走后，留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下的茶柜、长火钵，还可以清楚见到。老新站在那里，目光落在微微出汗的阿富大襟上凸出的胸部。阿富好像已经感觉到，扭过身子望望老新，脸上已恢复开头时一样灵活的表情，可是老新倒反而狼狈了，奇妙地眨眨眼，马上又把枪口对准猫儿。

“不，不许开枪……”

阿富一边阻止，一边抛落手里的剃刀。

老新冷冷一笑：

“不开枪就得依我！”

阿富没奈何嘟哝了一句，却突然站起来，像下了决心，跨出几步走进茶间去。老新见她这么爽气，有点惊奇。这时雨声已停，云中还露出阳光，阴暗的厨房渐渐亮起来。老新站在茶间外，侧耳听着茶间里的动静，只听见阿富解去身上的小仓带，身子躺倒席子上的声音——以后便没声响了。

老新迟疑一下，走进微明的茶间，只见茶间席地上，阿富独自仰身躺着，用袖子掩了脸……老新一见这情况，连忙像逃走似的退到厨房里，脸上显出无法形容的既像嫌恶又像害羞的奇妙的表情，一到板间，便背对茶间，突然发出苦笑来：

“只是给你开开玩笑的，阿富姐，开开玩笑的，请你出来吧……”

过了一会之后，阿富怀里抱了猫儿，手里提把雨伞，同正在摊开席子的老新，随意说着什么。

“阿姐，我想问你……”

老新不好意思地，连阿富的脸也不敢看。

“问什么？”

“不问别的……一个女人，失身是大事，可是你，阿富姐，为救一只猫……就随随便便答应了，这不太那个吗？”

老新才住口，阿富轻轻一笑，抚抚怀中的猫。

“你那么爱猫儿吗？”

“可是大花，大花多可爱呀……”

阿富暧昧地回答。

“在这一带，你是出名忠于主人的，倘把猫打死了，你觉得对不起主人么——也许你这样想吧？”

阿富侧着脑袋，眼光望着远处：

“我不知怎样说才好……那时候，觉得不那样，总不安心嘛！”

——又过了一些时候，只有老新独自一人留在这里。他抱着包在旧褂子里的膝盖，茫然坐在厨房里，疏雨声中，暮色已渐逼近屋内，拉天窗的绳子，下水口边的水缸……已一一消失在暗中。忽然，上野的钟声一下下响起来，在雨空中传开沉重的余响。老新惊醒过来，向四周扫了一眼，然后摸索到下水口，用勺子舀起水缸里的水，喝了起来。

“村上新三郎，源氏门中的繁光，今天得好好干一杯了。”

他嘴里念叨着，很有味地喝着黄昏的凉水……

明治二十三年三月二十六日，阿富同她丈夫和三个孩子，走过上野的广小路。

那天，在竹台举行第三届全国博览会开幕典礼，黑门一带的樱花，大半也正在开放。广小路上的行人，挤得推也推不开。从上野开会归去的马车、人力车，排满长队，拥挤不堪。前田正名、田口卯吉、涩泽荣一、过新次、冈仓觉三、下条正雄……这班乘马车、人力车的贵客，也在这些人群里。

丈夫抱着五岁的儿子，衣角上还扯着大男孩，拥挤在往来的人流中，还时时回头照顾身后的阿富。阿富搀着最大的女孩，见丈夫回过头来，便对他笑一笑。经过了二十年岁月，当然已显出一点老相，水灵灵的眼睛，却还跟过去一样。她是在明治四五年间，同古河屋老板政兵卫的外甥，现在这丈夫结婚的。那时丈夫在横滨，现在在银座某街开一家小钟表店。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阿富偶尔抬起头来，恰巧面前跑过一辆双马车，安安泰泰地坐在车上的，正是那个老新……今天老新的身分已经大非昔比，帽子上簇鸵鸟毛，镶着绣金的边，大大小小的勋章和各种荣誉的标志，挂满胸膛，可是花白胡子的紫脸膛，还是过去在街上要饭的那一张。阿富不觉吃了一惊，放缓脚步。原来她有过感觉……老新可不是一个平常的乞儿。是由于他的容貌么，是由于说话的声气么，还是当时他手里那支手枪？总之，那时已经有点感觉了。阿富眉毛也不动地注视老新的脸。不知是故意还是偶然，老新也正在看着她的脸。二十年前雨天的回忆，一下子逼得她气也透不过来似的，清清楚楚出现在眼前。那时为救一条猫的命，她是打算顺从老新了。到底是什么动机，自己也说不上来。可是老新在那样的时候，对于已经躺倒的她的身体，却连指头也没碰一碰，那又是为什么呢？……她也不知道，尽管不知道，她仍觉得这些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马车从她身边擦过去，她的心里怦然一动。

马车过后，丈夫又从人流中回过头来望望阿富，阿富一见丈夫的脸，又微微一笑，心里觉得安静了。

六宫公主

—

六宫公主的父亲，是过去的一位宫女生的。他是一个落后于时代的古板人物，官也没有升到兵部大辅以上。公主跟父母住在六宫边一座树木高大的庭院里，六宫公主的名字便是这样来的。

父母非常宠爱公主，但也只是一味溺爱，没替她找个合适的女婿，只是待字深闺，等人家来求婚。公主依照父母的教养，平静地过着日子，是一种既无忧虑也无欢乐的生活。她从未经历世途，对眼下的生活，也没有什么不如意，一心所想的：“只要双亲健康长寿就好了。”

古池边的樱花树，每年开放几丛寥落的花朵，不知不觉地公主已长成一个静淑幽娴的美女。当作靠山的父亲，因为年老酗酒，突然成了故人，母亲怀念亡人，郁郁不乐，约莫隔了半年，最后也跟父亲一起去了。公主不但悲伤，而且更不幸的，是世途茫茫，不知如何是好了。这位一向娇生惯养的千金公主，除了一位乳母，再没有可以依靠的人了。

乳母忠心耿耿，为了公主，不惜拼命劳碌，可是家里传下来的螺甸嵌镶的手箱，白金的香炉，都一件件地变卖了。男女下人，也开始一个个告辞而去。公主终于渐渐明白生计的艰难。可是要改变这种景况，却不是她力能胜任的。她依然只是面对着寂寞的庭院，同过去一样，弹弹琴，吟吟诗，一天天过去。

在一个秋天的傍晚，乳母走到公主面前，迟疑了好一会，终于说了这样的话：

“我的当和尚的外甥对我说，有一位在丹波国当过国司的官人，非常企慕公主，想同你结识，那人长得一表人才，性情温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和。他父亲也是一位地方官，上代还当过三品京官，您可以同他见见吗？现在日子这样艰难，也不无小补呀！”

公主低声地哭了，为了补助艰难的生活，将身体给男人，不是同卖身一样吗？当然也知道，世间这样的事很多。想到这儿，更加伤心了。公主面对着乳母，在秋风落叶声中，把玉容深深埋在衫袖里。

二

从此以后，公主也就每夜和这男子相会了。那男子正如乳母所说，是个性情温和的人，容貌也风雅，而且谁都能看出来，他对美貌的公主是十分倾倒的。公主对他也并不感到讨厌，有时还觉得终身有了依靠。可是在印花帐幕里，映着刺目的灯光和那男子相亲相爱的时候，也没有一夜是感到欢乐的。

这期间，院子里开始添了新气象，凉棚和窗帘都换上了新的，下人也增加了，乳母管理家务也放手了。但公主对这种变化，仍看得非常冷淡。

有一个雨夜，男子和公主对坐饮酒，讲了丹波国一个可怕的故事。有一个到出云去的旅客，投宿在大江山下一家宿店里，恰巧这宿店的女人临产，就在那夜平安地生了一个女孩。旅客忽然看见产妇屋子里跑出一个大汉，嘴里说着：“寿命八岁，自害而死。”那人很快地跑到外边不见了。过了九年，这旅客因上京过路，又投宿到这家宿店，果然，知道那女孩在八岁时意外地死亡了。她从一株树上跳下来，恰巧地上一把镰刀，刺进了她的喉头。——故事就是如此。公主听了很难过，感到人生有命，想自己有这个男人可以依靠，比之那个女孩，还算是幸运的。

“一切都是命定的嘛。”公主想着，脸上装出了笑容。

屋檐下的松树，被大雪压断了枝条。公主白天跟往常一样，弹弹琴，玩玩双六，晚上同男子在一个被窝里，听水鸟跳进池塘

的声音，过着有点悲哀又有点欢乐的生活，并从这种懒散安逸的生活中，得到暂时的满足。

可是这安逸的日子，又突然到了尽头。刚进春天的一个晚上，当屋子里只有两人的时候，那男子忽然说出不祥的话来：“同你相处，今天是最后一夜了。”原来他的父亲，在除夕那天，刚被任命为陆奥守，因此他得跟父亲上冰天雪地的陆奥去。同公主分离，他当然心里也很悲哀，可是他跟公主的关系是瞒着父亲的，现在再要声明，已来不及了。男子垂头丧气地对她慢吞吞地说明了原委——

“不过满了五年任期，我们就可以重新团聚了，请你等着我吧！”

公主已经哭倒了。即使谈不到什么爱情，总是一个依靠终身的男人，一旦分手，这悲哀也不是言语能形容的了。男子抚着公主的背脊，再三安慰她，鼓励她，可是眼泪已把话声哽咽住了。

这时候，还不知这事的乳母，和一个年轻的女佣，正端着酒壶杯盘进来，告诉他们，古池边的樱花已经长出骨朵来了……

三

第六年的春天到来了，到陆奥去的男子，终于没有回京。这几年中，公主的下人已一个不留地到哪里另投主人去了。公主住的东房，在某年大风中吹倒了。从那以后，公主和乳母二人住在下人的屋子里。那屋子又小又破，不过聊蔽风雨罢了。自从搬到这里，乳母一见可怜的公主，总禁不住掉泪，有时候，又无缘无故发脾气。

厨房移到凉棚下，天天吃的也只是大米和青菜。到了目前，公主的衣服，除了一身之外，再无多余。有时没有柴烧，乳母便上倒塌的正房去拆木板。可是公主仍同过去一样，弹弹琴，吟吟诗，消遣岁月，静静地等那男子。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于是，这年秋天的一个月夜，乳母又走到公主跟前，迟迟疑疑地说：

“官人是不会回来的了，您还是忘了他吧。近来有一位典药之助，很想结识公主，一直在催问呢……”

公主听了，想起六年前的事来。六年前的这件事，一想起来就哭个没完；可是现在，身心都已疲殆了，一心只望“安安静静地老朽下去”……再也没有别的想法。听完了话，抬眼望望天上的月亮，懒懒地摇摇头：

“现在，我什么也不要了，活着反正跟死了一样……”

正在同一时候，那男子在遥远的常陆国的庭院里，和新娶的妻子对坐饮酒。这妻子是父亲给他找来的，是国守的女儿。

“哎哟，什么声音？”

这男子吃惊地望望透进月光的窗子，在他的心中忽然出现了公主的鲜明的面影。

“是树上掉下来的栗子啊！”

常陆的妻子回答他，又把壶中的酒斟满在他的杯子里。

四

到第九年的晚秋时节，那男子才回到京都。他同他常陆妻子的一家人——在回京途中，因为挑一个吉利日子，在粟津停留了几天，进京那天，为了不惊动人，特别挑了黄昏时候。当男子在郊外时，已几次派人打听京都妻子的消息，有人一去不回，有的回来了也没找到公主的庭院，没打听到消息。因此他一进了京，心里更加想念，把妻子平安地送到丈人家后，马上连旅装也不换，就亲自到六宫去了。

走到六宫，从前的四柱大门，桧皮屋顶的正院、厢房，全没有了，院子里只留下一堆废墟。他茫然地站在荒草地上，看着这片遗址，池塘已大半填满了土，中间长些水草，在新月光中，水

草轻轻摇曳着。

他见原来是正院的地方有一间倒塌的板房，跑过去往里面张望，好像有人，他便叫了一声，从月光中，走出一个老尼姑来，有一点面善。

尼姑见了男子，默默地哭起来了，以后，才抽抽抑抑地讲了公主的情况。

“您忘了么，我的女儿在这儿当过使女，从您老爷走后，还在这儿呆过五年，后来我同丈夫上但马去了，我女儿才离开这儿。只因近来想念公主，我一个人专门上京来探望。可是您瞧，已经连房子也没有了。刚才我正在一个人发愣，公主到哪里去了呢。您还不知道，我女儿还在这儿的时候，公主的日子实在是一言难尽呀。”

男子听了这番诉述，便脱下一件内衣送给老尼姑，低着头在荒草地上默默地走回去了。

五

第二天，男子又跑遍京城到处去找，可是到哪里也找不到公主。

于是，又过了几天，在一个傍晚，为了躲雨，他站在朱雀门前西曲殿廊下，这地方，除他之外，还有一个叫化和尚也在躲雨。雨在大红门顶上飒飒地下着。他背对和尚，心里烦躁，在石级上走来走去。忽然听见阴暗的门窗内好像有人，他无意地从窗棂中张望进去。

窗内有一个尼姑，在铺一张破席，安顿一个好像是病人的女子。那女子在暗淡的光线中看去，瘦得不成样子，可是，只一眼便看出来，一点不错，正是那位公主，他正想开口叫唤，可是看了她的模样，终于没有出声。公主并不知外边有人张望，却躺在破席上，发出悲苦的声音，吟起诗来：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曲肱支颐眠
寒风吹枕边
此身今已惯
随处得平安

男子听到吟诗声，忍不住叫了一声公主的名字。公主从枕上抬起头来，一见男子，忽然低叫一声，又伏倒草席上去了。尼姑——那位忠心的乳母，马上同跑到席边去的男子一起，慌慌张张地抱起了公主，可是看看公主的脸色，两个人都惊慌了。

乳母疯了似的跑去找那叫化和尚，请他为临终的公主念经。和尚跟乳母走来，坐在公主身边，他没有念经，却对公主说：

“往生天堂，不能借助他力，要自己虔诚念佛。”

公主躺在男子的怀里，小声地念着佛号。忽然恐怖地望着门上的藻井，叫道：

“啊，那里有一辆火烧的车子……”

“不要害怕，赶快念佛呀。”

和尚又鼓励她。公主又念了一会儿，做梦一般喃喃地说：

“现在，看见了金色的莲花，像华盖大的莲花……”

和尚正要说话，公主又断断续续地说：

“现在，又看不到莲花了，只有一片黑暗，风吹着。”

“一心念佛啦，为什么不一心念佛？”

和尚叱责了。可是，这会儿，公主好像要断气了，只是反复地说同样的话：

“什么……什么也看不见了，一片黑暗，只有风在吹……只有寒风在吹。”

男子和乳母含着眼泪，嘴里也喃喃地念着佛。那和尚两手合十，也帮公主大声念佛。交织着佛声和雨声中，躺在破席上的公主，脸上渐渐出现了死色……

六

以后又过了几天，在一个月夜，劝公主念佛的那个和尚，仍在朱雀门前的曲殿里，穿着破烂的僧衣，抱着膝盖坐在那里。这时有一个武士，嘴里呜呜地哼着，在月光下大步走过来。他一见和尚，便停了脚来，随口问道：

“近来朱雀门边，常听到女人的哭声吧？”

和尚蹲在石阶上，说：

“你听！”

武士侧耳一听，除了唧唧的虫声，没有别的音响。四周的夜暗中，飘拂着松树的气息。武士正想开口，忽然不知从哪儿送来了女人的低低的叹息声。

武士手按刀柄，声音从曲殿空间拖着一条长长的尾音，远远地消失了。

“念佛吧！”和尚抬起脸来，“这是一个不知天堂也不知地狱的没心肝的女魂呀，念佛吧。”

武士没回答，仔细打量了一会和尚的脸，立刻吃惊地拜伏在他面前：

“您，您就是内记上人吧，为什么在这儿？”

俗名庆滋保胤，世上称他为内记上人，是空也上人弟子中一位德高望重的沙门。

戏作三昧

—

天保二年九月某日午前，神田同朋町的松汤澡堂，照例从一早起就来了许多洗澡的客人。几年前出版的式亭三马的滑稽小说《包罗神道、佛教、爱欲和无常的浮世澡堂》中描写的情景，至今还没有什么两样。一个老婆髻在浴池里唱祭神歌；一个本多髻坐在池岸上绞浴巾；一个圆脑门大银杏往刺花的脊梁上浇水；一个由兵卫奴从一开头就光洗脸；还有一个和尚头，坐在水槽边用水淋脑袋。还有一大群飞虻，很起劲地在竹桶和瓷金鱼上飞舞。一条狭狭的流水边，便是这种各色人等，光赤着水淋淋的身体，在蒙蒙蒸汽和从窗中射人的朝阳光中，模模糊糊地活动。浴池的水声，浴桶搬动声，讲话声，唱戏声，吵成一片。最后是掌柜的一次次用拍子木拍柜台的声音。因此，石榴口内外，闹得简直像一个战场，外加有人从外面推进软帘，进来做小买卖的，讨小钱的，当然还有新到的洗澡客人，加入到这片混乱中来。

有一位六十多岁的老人，小心地走到犄角上，独自在乱杂杂的人群中，静静地擦身上的泥垢。这人年过六十，两鬓已见枯黄，眼睛也好像不大方便，可是瘦削的身子骨，还很硬朗、结实，臂腿的皮肤已经发皱，却还有一股抵抗衰老的力量。那脸也一样，突出颧骨的面腮，略显阔大的嘴角，显出旺盛的精力，差不多和壮年人一样。

老人专心擦净上身的泥垢，也不用手桶浇水，又洗起下身来，可是用发黑的绸巾擦了半天，在失了光泽的皱皮肤上，却擦不出什么污垢来。可能这使他忽然感到凄寂，只把左右脚轮流泡在水桶里，好像有点乏力了，停止了浴巾的摩擦，把眼睛落在混

浊的水桶面上鲜明映出来的窗外的天空，挂在屋顶边上鲜红的柿子，点缀着疏落的树枝。

此时老人忽然想到了“死”，但这“死”并不使他觉得可怕和讨厌，而是像映在水桶中的天空，是静得动人的平和寂默的意识，倘使能脱去一切尘世的烦恼，安眠于“死”的世界——像天真烂熯的孩子进入无梦的酣睡，那该多么高兴呀。他不但感到生活的烦劳，而且对几十年没完没了的写作生涯，也实在感到疲倦了。

老人感慨地抬起眼来，四周依然是热闹的谈笑和大群光腚子在浓浓蒸汽中活动，石榴口的祭神歌中，又添上“啊啊”、“嗨嗨”的声调，在这里，当然没一件东西能在他心中留下长远的印象。

“啊唷，先生，在意外的地方碰见您了，曲亭先生来洗早汤，真是做梦也没想到呐！”

老人被这突然的招呼吓了一跳，原来身边有一位红光满身，身材酌中，梳小银杏发的人，正坐在水桶边，用湿浴巾擦脊梁，精神十足地笑着。这人刚从浴池上来，在用净水淋身。

“你倒还是很好呀！”

马琴·泷泽琐吉笑了一笑，俏皮地回答了。

二

“哪里的话，一向都不好呀。要说好，只有您老啰，《八犬传》不断地写出来，愈出愈奇，写得真好呀！”

这小银杏把肩头浴巾扔进桶里，唠叨得更有力了：“船虫扑到瞎婆身上，打算杀死小文吾，一朝被逮住审问，结果救了庄介，这一段写得实在没说的，以后又成了庄介和小文吾重逢的机会，到底不是坏人嘛。我近江屋平吉，虽然没出息，开个小杂货铺，可是对小说也算懂行。您老这《八犬传》，我看就是没说的，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真正了不起。”

马琴又默默地洗脚。他一向对自己小说的热心的读者是怀好意的，可并不因有好意，便改变对人的看法。这对于头脑清醒的他，完全是当然的。更妙的是他也完全不因对人的看法，影响对人的好意。因此他对同一个人，既可轻视，又怀好意。这位近江屋平吉，也正是这样的一位读者。

“总而言之，写出这样的东西，费的力量实在非同小可，难怪目前大伙都说，您老才是日本的罗贯中哩——不不，对不起，我说得太直率了。”

平吉说着，大声笑起来，可能这笑声惊动了旁边一个正泡在池里的黑瘦的小银杏的独眼龙，他回过头来向两人扫了一眼，做了个怪脸，呸的一口痰吐在水沟里。

“你还在热心地做发句吗？”

马琴巧妙地换了话题，倒不为留意了那独眼龙的怪脸，他自己的视力，幸而（？）也衰弱得没看清。

“承蒙提起，惶恐惶恐，我只是爱好，瞎胡诌，今天诗会，明天诗会，到处老着脸皮胡诌几句，搞不出什么好诗。您老不大爱作歌写发句吧？”

“哪里，写这玩艺儿，我可不行，虽然有一个时期也搞过。”

“您太客气啦！”

“不，不合性情嘛，到现在还写不好哩。”

马琴把“不合性情”四字说得特别重。他不认为自己不能写短歌和发句，自信对此道也不乏了解，可是他对这艺术形式一向轻视，以为把全部精力费在这种写作上，未免大才小用，不管一句一行表现得多出色，抒情也罢，写景也罢，只够充当他小说中的几行，认为这是第二流的艺术。

三

他把“不合性情”四字说得特别重，已含有轻视的意思，可是不幸得很，近江屋平吉却没有听出来。

“啊，那就对了，我看像您老这样的大家，写什么都行呀——大伙都盼您写些好诗出来呐。”

平吉把浴巾绞干，使劲把皮肤擦得发红，似乎有些顾虑地说了这一句话。可是马琴自尊心强，见对方把自己的客气当实话，心里便不快了，特别平吉那带顾虑的口气，更使他不对胃口。他把浴巾和体垢撩到水流中，慢慢站起半身，做出苦脸，傲然地说：

“当然啰，像目前那种诗人宗师的水平，我是可以写的。”

可是刚说出口，立刻感到自己这种孩子气的自尊心，有点难为情了。刚才听平吉用最高的赞语吹捧自己的《八犬传》，也没特别感到高兴，可是这回被人看做不能写诗的人，马上就不高兴了，这明明是一个矛盾。在一刹那的反省中，好像要掩饰内心的狼狈，他慌忙用手桶淋自己的肩膀。

“那当然啰，没有那种才气，怎能写出这样的杰作，您老要是写起诗歌来，我看也是了不起的，这点眼力我倒是有的嘛。”

平吉又大声笑起来，刚才那独眼龙此时已不在旁边，他吐的那口痰，也同马琴的浴汤一起冲走了。当然马琴听了平吉那句话，比刚才更感到惶惑了。

“哎哟，光顾上说话了，我得进池里泡一泡呀！”

他不好意思，随口敷衍了一句，对自己有点生气，缓缓站起身来，终于在这位老好人热心读者的面前打退堂鼓了。平吉看他那副傲然的神气，觉得自己作为他的热心的读者，也是很有面子的。

“那么，您老，最近请您写些短歌发句吧，行吗？可别忘了。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也得就此告辞了。知道您挺忙的，几时请过来谈谈，我几时也准备来打扰您呐！”

平吉追上去说了几句，又把浴巾在水桶里揉了一揉，眼望马琴向石榴口走去的背影，心里在想，今天回家去，得和老伴儿吹一吹，碰见了曲亭先生。

四

石榴口内部昏如夕暮，再加腾腾水汽比雾气还浓，眼睛不大方便的马琴，小小心心从人缝里挤进去，才到浴池的犄角，将皮肤发皱的身体泡了进去。

浴汤太热点，脚趾头有些发烫，他深深地吁出口长气，抬起脑瓜一望，阴暗中有七八个脑袋漂在水面，说话的说话，唱戏的唱戏，溶化着人体脂肪的油光光的水面，反照着从石榴口射入的混浊的光线，闷沉沉地波动着，一股难闻的浴汤气味冲进鼻子管。

马琴的幻想有浪漫的倾向，在浴池的汤气中他想象着自己要写的一个小说镜头，好像身子坐在篷船上，篷外的海上暮色苍茫，吹来一阵阵的海风，听到油脂般浓重的海浪打着船舷的声响。船篷吃了风，像蝙蝠翅膀似的拍拍有声。一个船老大从船边往外望去，雾气蒙蒙的海空上，挂着一轮红沉沉的娥眉月……

他的想象突然破碎，听到石榴口中有有人在评论他的小说，声音很大，好似故意说给他听的。马琴原准备离开池子了，听了这话声便留下来，想听听人家说些什么。

“曲亭先生自称作堂主人，口气很大，可是他写的东西都是拿别人的作品改头换面的。比方那《八犬传》，便模仿中国的《水浒传》，粗看似乎不错，实际还是中国货，只要仔细一读就可以看出来。更其没有道理的，他还剽窃山东京传的作品。”

马琴眯起眼睛远望这个讲坏话的家伙，在水汽中看不大清

楚，好像就是刚才那梳小银杏头的独眼龙。可能他刚才听平吉大捧《八犬传》，起了反感，这回特地当着马琴的面发泄出来了。

“马琴写东西，第一就是绕笔头，没有什么内容，好像三家村老学究讲四书五经，同当前世界毫无关系。只消看他写的全是古代的事，就可以证明了。比方阿染久松，他不叫阿染久松，偏偏叫做松染情史秋九草。马琴大人这种调调儿，还可举出许多例子。”

马琴对自己一向抱优越感，听了这恶意的攻击，也不想生气，他一边对这种话感到触心，一边对说话的人也并不憎恨。他只是要表白表白对这种批评的轻视，可是大概由于年龄的关系，到底还是没有开口。

“同他比起来，一九和三马就了不起，他们写出来的人物，就是活生生的，决不卖弄学问，玩小手法，究竟跟这位蓑笠轩隐者大不相同啰！”

照马琴的经验，听人讲自己作品的坏话不但不痛快，而且也有不少危险。并非听了坏话就丧失勇气，倒是为了否定别人的意见，在以后创作动机上，会增添一种反感的情调；从这不纯的动机出发，便有产生畸形艺术的危险。对于一味迎合读者的作家不去说它，凡是多少有点气魄的作家，是容易犯这种毛病的。所以对于那不好的批评文章，他一向尽可能不去看它，可是另一方面，倒还是受到诱惑，想听听这类批评。这回在浴池里听到这小银杏头的恶骂，大半也出于这样的诱惑。

他这样想时，觉得自己泡在池里也太愚蠢了，便一面听小银杏头的话声，一面使劲站起身来，跳出了石榴口。走到外边，望见窗外的青空和阳光下的红柿子。马琴便在水槽前，平心静气地洗起来。

“总而言之，马琴不过是一个文丐，也算什么日本的罗贯中了。”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浴池里那家伙，还当马琴仍在池子里，依然继续猛攻。可能他由于只有一只眼睛，没瞧见马琴已出了石榴口吧。

五

可是从澡堂出来，马琴的心情是沉闷的。那独眼龙的恶骂，至少在这点上已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在秋高气爽的江户街头，缓缓地走着，把澡堂里听到的批评过细一捉摸，觉得无论从哪点说，都可以马上证明那是不足挂齿的愚论，可是被扰乱了的心情，一时却不容平复下来。

他抬起不快意的眼，望望两边的店铺，这些店铺同他现在的心情全不相干，他们都正忙着自己本月份的营业。那些“各地名烟”的柿色布帘，“道地黄杨”的黄色梳形市招，“轿灯”、“卜易算命”的旗子……乱杂杂排了一街，在他眼里溜过去。

“干吗要为这种无聊的攻击去操心呢？”

马琴又想：

“使我最不快的首先是那独眼龙的恶意。被人抱恶意，不管是什么原因，总是叫人不舒服的。”

他这么一想，觉得自己太沉不住气，有点不好意思。实际像他这样目中无人的人是很少的，而像他那样对别人的恶意如此敏感的人，也是很少的。他也觉察到自己这两种相反的情况，实际出于同一的原因——同样是神经作用。

“使我不痛快的还有另外一点，是我同独眼龙处在了对立的地位。我一向不爱同人对立，所以从来不爱比输赢，也是出于我的本性。”

他这样一分析，心情更发生了意外的变化，只看他紧闭的嘴唇，忽然松了下来，便可以看出来了。

“最后一点，同自己处在对立地位的，是那个独眼龙，这事实便更使自己不快，如果对方是高一点的人物，倒一定还能挑起

自己对这种不快的反抗心，现在对方是那个独眼龙，那真是无话可说了。”

马琴苦笑了一下，抬眼望望天空，空中一群鸟雀叫，同阳光一起，同雨一样落到头上来，他的沉闷的心情渐渐觉得开朗了。

“让那独眼龙去大肆攻击吧，也不过叫我不痛快一下罢了。乌鸦尽管乱嚷嚷，太阳还是照样在转动。我一定得把《八犬传》好好写完，那时候，日本就有一部大传奇了。”他好不容易恢复了自信，然后徐步拐进小巷，向自己的家走去。

六

回到家里，走进阴暗的门间，见踏阶上放着一对熟悉的木屐，马琴的眼里立刻出现那客人的一张平板的脸，心想，时间又得给糟蹋了。

“今天这半天白白浪费了。”

这么想着，跨上了台阶，女佣阿杉慌忙跑出来迎接，两手托地，抬眼望着他说：

“和泉屋先生正在书房里等您回家。”

他点点头，把湿浴巾交给阿杉，不想马上进书房。

“阿百呢？”

“拜佛去了。”

“阿路也一起去了吗？”

“是，哥儿也一起去了。”

“小子呢？”

“到山本家去了。”

家人一个也不在，他觉得有点失望，没奈何推开大门边书房的纸门。

一进屋，只见一位脸色白净，油光闪闪，神色安详的客人，正吊着一只细细的银烟袋，端坐在蒲团上。他的书房，除了屏风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和板间里挂着两条红枫黄菊的条幅，是什么装饰也没有的。靠墙是五十多只书箱，发出古老的桐色，悄悄排列在一起。糊着的窗纸已过了一冬，灰白的窗纸上，映着秋阳所照出的破叶芭蕉摇摇摆摆的影子，跟客人华奢整洁的服装，显得更不协调。

“哎哟，先生回来啦。”

客人见他进来，马上流畅地招呼着，恭恭敬敬低下脑袋来。这客人是当时出版风行一时、仅次于《八犬传》的《金瓶梅》的书店老板，叫和泉屋市兵卫。

“劳您久等了，今天难得去洗了一个早汤。”

马琴本能地皱皱眉头，照例有礼貌地坐上主座。

“嗨嗨，洗个早汤，原来如此！”

市兵卫发出十分同感的声音。不管遇到什么小事，像这样容易同感的人是不多的，不，不是同感，只是做出同感的样子。马琴徐徐地抽起烟来，然后，照例向客人问明来意，他特别不爱看和泉屋那张动不动就表示同感的脸。

“那么，今天有何见教呢？”

“喂，是想求您写点稿子。”

市兵卫把烟袋在指尖上轻轻一晃，发出女人似的软绵绵的噪音。这人有一种怪脾气，外表的行动和内心的主意，大半是不一致的，不但不一致，甚至是恰恰相反的。因此他主意越坚决，发出来的口气越是软和。

马琴一听声气，又本能地皱皱眉头：

“要我写稿，这可是为难了。”

“嗨嗨，倘若方便的话……”

“不是什么方便不方便。今年要写的读本，大部分已经接受下来了，再写合卷可没有工夫了。”

“原来这样忙呀。”

市兵卫说着，叩叩烟袋的灰，装作忘记了刚才的要求，忽然

谈起小耗子次郎大夫的话来。

七

小耗子次郎大夫是一个知名的大贼，今年五月上旬被逮住了，到八月中间一直关在牢里。他专门上大名人家的宅院，把偷来的钱救济贫民，当时把这窃贼叫做义贼。

“我说先生，实在吓人呀，据说他一共偷过七十六家大名，三千一百八十三两二钱银子，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大贼呐。”

马琴听着听着，不觉起了好奇心。这市兵卫也讲得津津有味，以为现在讲这故事，可以给作家提供资料。马琴看他那得意的神气，当然也讨厌，可还是好奇地听着。艺术天才丰富的他，在这种地方是很容易受诱惑的。

“嗨，果然厉害，我也听人说过，可没想到那么厉害呀。”

“可说是窃贼大王吧。据说这人以前当过荒尾但马守家的下人，所以对大名宅院的门路是很熟悉的。有人在他游街示众时见过，是一个胖胖的长得很漂亮的汉子，那时他身上披一件越后绵绸外套，里面是白汗衫，倒有点像您老作品中的人物呢。”

马琴嗯嗯地应着，又点起了一袋烟。市兵卫这个人，对于嗯嗯之类的回答，当然不会介意。

“怎么样，可不可以请您把这次郎大夫的人物，写进您老的《金瓶梅》里去？我知道您忙，还是希望您能答应。”

讲着小耗子，又回到要稿上去了。马琴已习惯了他这套手法，仍然不肯答应，而且比刚才更讨厌他了。懊恼刚才上了他的当，带着几分好奇心去听他讲故事。他又抽了几口烟，然后讲出理由来：

“第一，要我勉强写，是写不好的；不消说，这也与销路有关，对你没有好处，所以还是不要硬叫我写，对双方都方便。”

“是吗？那么，请您写想写的东西，怎么样呢？”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市兵卫说着，把眼光在马琴脸上“摸了这么一下子”（这是马琴形容和泉屋眼光的话），便从鼻孔里一绺绺地冒出青烟来。

“实在不能写，要写也没有工夫，真是对不起得很。”

“这个，这个可叫我为难了。”

于是，又突然谈起作家们的逸话来，那条银烟袋还是吊在嘴上。

八

“听说种彦又有一部新作要出来了。他的作品写得很华丽，全是哀情小说，像那样的东西，的确是他的独门。”

市兵卫不知何故，谈到作家们的时候，总是直呼他们的名字，马琴每次听到，总是在想，他在背后同人家讲自己的时候，一定也是“马琴”、“马琴”的。这种人很轻薄，从来就把作家当作自己的下人，真犯不着给他写稿——心里不高兴时，他就这样想。今天听他谈到种彦，一张苦脸显得更苦了，可是市兵卫一点也没有觉察。

“我们想出春水的东西，您先生是不大喜欢他吧。不过一般读者还爱读他的作品。”

“啊，是这样的吗？”

马琴记忆中曾见过这位春水，一脸的庸俗气，据说他公然对人说：“只要读者欢迎，我就写艳情。”因此他对这种也算作家的作家，当然是压根儿瞧不起的。现在听市兵卫提到他，依然禁不住感到一阵不快。

“写艳情小说，他毕竟还是一位高手。”

市兵卫说着，向马琴脸上瞥了一眼，马上把眼光移到吊在嘴巴上的银烟袋上去了。这刹那间的表情显得格外卑劣，至少马琴觉得这样。

“他写那么多东西，拿起笔来嗖嗖地写，一口气写上两回三

回，那支笔就是不停的。您先生也是一手快笔啰！”

马琴既不高兴，又感到压力。把他同春水、种彦那种人去比出笔的快慢，对于自尊心很强的他，当然很不高兴。而且他又是一位慢笔，有时也为自己的无能感到有些寂寞；也有时认为这是出于自己的艺术良心，倒是应当受人尊敬的。他更不愿意叫俗人去议论他。于是他把目光瞟到板间的红枫黄菊上去，毫不在意地说：

“那得看什么时候，什么场合，有时快，有时慢。”

“看时候，看场合，对啰，对啰！”

市兵卫又第三次表示同感，当然仍不是真正的同感。然后，他又回到老题目上去。

“那么，多次求您写了，无论如何得答应呀，比方春水……”

“我跟为永先生不同！”

马琴一生气，下唇就歪到左边去，这时候已歪得更厉害了：

“啊，实在抱歉——阿杉，阿杉，把和泉先生的木屐收拾好了吗？”

九

马琴赶走了和泉屋市兵卫，独自靠在廊下的柱子上，眺望小院的景物，费了好大劲，才压住肚子里那股没有消散的火气。

阳光充满院内。破叶的芭蕉，光秃的梧桐，苍翠的罗汉松和漪漪绿竹布满了和煦的秋日的小院。水缸边的芙蓉只剩了几朵残花，短垣外的丹桂，散发出阵阵的芳香，空中的鸟雀，不时地送来了鸣叫。

对照自然的景色，他更感到世间的卑俗，和生活于这俗世的人们不幸。一天到晚被包围在卑俗的气氛中，连自己也不能不做出许多卑俗的行径。现在自己赶走了和泉屋市兵卫。把人赶走当然不能算高尚的行径，可是由于对方的卑俗，迫使自己也不得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不卑俗，终于还是把他赶走了。可见自己也同市兵卫一样卑俗了。总之，就是这样堕落了。

想到这里，他又记起不久以前发生的一件同样的事。去年春天，他收到一封信。来信人想当他的入门弟子，是在相州朽木上新田一个叫长岛政兵卫的人。信中说，本人自二十一岁成了聋子，现在二十四岁，立志从事文笔，希望博得闻名天下，专门写作读本。不消说，他是《八犬传》、《巡岛记》的热心的读者。因为生活在偏僻的乡下，缺少学习的条件。因此想到您家来当食客。信外寄来六册长篇的稿子，请加斧正后，介绍书店出版。大体就是说了这些话。对马琴来说，这样的请求实在太冒失了。他自己眼睛有毛病，对耳聋的人，多少也有点同情，虽然他不能接受来信人的请求，还是郑重地写了回信。结果，第二封信来了，从头到底，是一片谩骂，别的什么也不说。

你那又长又臭的《八犬传》、《巡岛记》，我还花了极大的耐心读完了。可是我的稿子只有五册，你却连看一看也不肯，这说明了你人格的卑鄙——信是这样开头的。最后的结尾是说，一个前辈不肯收后辈当食客，正看出你的卑鄙和吝啬。马琴大为生气，马上又写一封回信，说我的作品给你这样轻薄人去看，实在是莫大的耻辱。这信发出以后，再也没有消息了，不知道这人是不是还在写读本，梦想有一天全日本人会读他的大作……

马琴记起此事，既觉得长岛政兵卫这种人太无聊，同时也感到自己的无聊，而觉得难言的寂寞。可是阳光中还散发着丹桂的幽香，芭蕉和梧桐的叶子寂然不动，而鸟雀则还在高声地啼鸣——到十分钟后，女佣阿杉来请他吃午饭，他一直像做梦似的靠在廊柱上。

十

独自冷清清吃完了午饭，终于进了书房。为了使不快的心情

平静下来，他拿起了好久不翻的《水浒传》，一打开便见到豹子头林冲风雪山神庙，从酒店出来，望见草料场失火。这个戏剧性的场面，引起了 he 平时的兴趣，可是再往下看，心里反而不安静了。

出去拜佛的家人还没有回来，屋子里鸦雀无声，他收起阴郁的脸，把《水浒传》放在桌上，抽起了并不爱抽的黄烟。在朦胧烟雾中，想着一直留在头脑里的一个疑问。

这是作为道德家的他和作为艺术家的他，两者之间互相纠葛的一个疑问。他一向相信“先王之道”，公开宣称他的小说是“先王之道”的艺术表现，因此这两者是不矛盾的。可是从“先王之道”给予艺术的价值，和他自己的心情给予艺术的价值之间，却存在着意外的距离。因此作为道德家的他肯定的是前者，而作为艺术家的他则肯定了后者。当然不是没有一种廉价的妥协思想来克服这个矛盾。事实他就是在表面上拿这种不成熟的调和论面对群众的，可是在背地里，都偷偷掩藏着他对艺术的暧昧态度。

但他可以欺骗别人，却欺骗不了自己。他否定“戏作”的价值，主张“文以载道”，可是一遇到汹涌心头的艺术感兴，便立刻觉得不安了。——《水浒传》的一个场面，在他心情上引起了意外的结果，原因正在于此。

在思想上懦怯的马琴，便默默地抽着黄烟尽力把心思转到不在家的家人身上去。可是眼前放着一本《水浒传》，这不安的心情成了他思想的中心，很不容易抛开。这时候，恰巧来了一位好久不上门的华山渡边登。他穿一件对襟大褂，腋下挟一个紫布书包，大概是来还书的。

马琴高高兴兴跑到门口去迎接这位老友。

“今天我把借去的书还来，顺便来望望您。”

华山跨进书房，说道。书包之外还有一个纸卷，大概卷着一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张画。

“您有工夫请看看！”

“好极了，马上就看！”

华山压制着心里的兴奋，笑咪咪地打开纸卷里的画幅。画的萧条的寒林，林下站着两个人正在抵掌谈笑，地面散落黄叶，树梢头一群乱鸦——整个画面飘溢着寒秋的气象。

马琴眼光落在这幅枯淡的“寒山拾得”上，渐渐射出激动的光芒。

“您画得越来越精神了。这使我想起王摩诘的两句诗来：‘食随鸣磬巢鸟下，行踏空林落叶声’，正是这样的境界呀！”

十一

“这是昨天画的，我自己还满意，如果您喜欢，就想送给您。”

华山摸摸须根发青的脸腮，得意地说：

“请您看看，比过去画得如何——难得画一张自己满意的东西呀。”

“那太感谢了，真不好意思老是收您的礼物。”

马琴一边看画，一边嘴里喃喃道谢。不知为什么，这时候心里忽然想起自己还没写完的大作来。华山呢，大概还是在想他的画：

“每次看古人的画，心里总是想，怎样能画成这样子呢，木，石，人物都是同样的木、石、人物，可是其中有一种古人的心情，活生生地如在眼前，这真是了不起。像我这样，在这点上还只是一个小学生呐。”

“古人不是说过：‘后生可畏’吗？”

马琴见华山只谈自己的画，不免有点嫉妒，便说了一句平常很少说的俏皮话。

“这就是‘后生可畏’嘛，我是夹在古人和后生之间，挤得只能推一推，动一动罢了。这不但是我们，在古人，在后生，其实也都是这样的嘛。”

“要是不前进，就立刻被推倒，所以最主要的，是要有进一步前进的工夫。”

“对啰，这是最主要的。”

主客二人被自己的谈话激动了，暂时沉默下来，倾听秋日的静寂的声音。

“《八犬传》还在继续写下去吗？”

华山把话题换了方向。

“唉，一直构思不好，真是无奈，这也比不上古人嘛！”

“您老这么说，太叫人为难了。”

“要说为难吗，我比谁都为难呢。不过，无论如何还是得干吧。所以近来我就是铁了心同《八犬传》拼命啰！”

马琴说着，有点难为情地苦笑了一下。

“所以嘛，说是‘戏作’、‘戏作’，说说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我画画也跟您一样，觉得自己好像已经走到尽头了。”

“那就大家一齐拼命吧！”

两人都大声地笑了。在笑声中，只有两人自己懂得的一种寂寞的心情，主客二人也同时在这寂寞的心情中感到一种强烈的兴奋。

“不过您画画，比我这行好得多，它不会受到人家的非难，这就比什么都好了。”

这会，马琴又变换话题了。

十二

“没有这样的话……像您老写的东西，还有什么批评呢。”

“不，大大的有。”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马琴举出检查官检查图书时故意刁难的例子，在他一篇小说中，写到一个官僚受贿的事，就通不过，奉命改写。他又补充说：

“检查官这种家伙，他越是刁难人，越露出自己的尾巴来，您说可笑不可笑。因为他自己是要受贿的，所以就不爱别人写官僚受贿的事。又如他们自己心眼龌龊，凡是遇到写男女的爱情，不管三七二十一，就一律说做诲淫。他们自以为道德比作家高，到处找作家的茬儿。好比‘猢猻照镜子，越照越生气’，他看镜子里自己一副丑嘴脸挺不舒服嘛。”

华山听马琴这个激愤的比喻，不觉失笑了，说：

“这种情形可能不少，可这不是您老的耻辱，不管检查官怎样说，从来好的作品，都写这类事嘛。”

“可是蛮不讲理的地方太多了。有一回写到牢监里给犯人送衣食，就被勾掉五六行。”

马琴这么说着，又同华山一起吃吃地笑起来。

“是啊，可过了五十、一百年，那检查官不知到哪里去了，而您的《八犬传》还是要流传下去的。”

“不管《八犬传》流传不流传，可是检查官这个东西，到什么时候还是要有的。”

“是么，我可不这样想呀。”

“不，检查官也许没有了，可是像检查官那样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是不会绝种的。您以为焚书坑儒单是古代的事吗，我可不是这样看呢。”

“您老近来老讲悲观的话。”

“不，不是我悲观，是这个到处是检查官的世界叫我悲观呀！”

“那，咱们就得好好儿干呗。”

“对喽，此外也没有别的办法。”

“在一点上，也一样得拼命嘛！”

这回，两人没有笑，不但不笑，马琴还紧张地看着华山的脸，在华山那句随便的闲谈中，感觉到一股刺人的力量。

“不过，青年人首先就要看清这个世界，拼命呢，处处都得拼呀。”

过了一会儿，马琴又说了一句。他是知道华山的政治倾向的，这时候，忽然觉得一阵不安。可是华山只是笑了一笑，没有回答。

十三

华山走后，马琴趁着留下来的一股兴奋，照旧坐在写字桌边，去处理《八犬传》的原稿。在继续写下去以前，又重读一遍昨天写好的部分，这是他的老习惯。他将几张密密的字行间里加过朱笔的原稿，慢慢地仔细地看下去。

可是，不知什么缘故，越看越不对劲，有不少疙里疙瘩的句子，而且到处都有破坏全体结构的地方。开头，他以为是自己心情恶劣的缘故。

“今天心情不对，已经写了的地方，暂时不去管它吧。”

这样想着，又重读了一遍，还是平不下心来。他似乎失去了老年人的沉稳，心里有点动摇了。

“看看再前面怎么样？”

他又看再前面的稿子，又都是粗糙的句子，杂乱的堆积。他又看更前面更前面的，一直看上去。

越看越觉得结构笨拙，文气混乱，满眼是缺乏形象的写景，没有实感的咏叹和理路不清的议论。化了几天工夫写成的稿子，看来是一大堆废话，他的心像刀割似的痛苦。

“都得从头写！”

他在心里这样叫了一声，十分懊丧地把稿纸推开，一手托起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脑袋，在桌上伏倒身子。可是心里还放不下，眼睛仍不离开桌上的稿子。在这张桌子上，他写过《弓张月》、写过《南柯梦》，现在又写这《八犬传》。桌上一方端砚，一个蹲螭的文镇，一只蛤蟆形铜水盂，和一张有狮子牡丹花纹的青瓷砚屏，还有一只雕着兰草的竹笔筒——这些文房用具好久以来，都是他辛勤写作生活中最亲密的伴侣，他看着这一切东西，好像觉得今天的失败，给他一生的劳作投上了阴影，对自己的才能发生了根本的怀疑，而引起一种惶惑的不安。

“我一直想写出一部本朝独一无二的大作品，看来这也不过是庸人的幻想罢了。”

这不安给他带来了比什么都难堪的落寞和孤独。他一向对自己所崇拜的中国和日本的天才是谦虚的，正因此，他对同时代的庸庸碌碌之辈，特别表示傲慢和不逊。这怎么能使他轻易承认，自己也不过是“辽东的白猪”，同他们没有什么两样。而且他的强大的“自我”，要他逃避到“自觉”和“绝望”中去，他的热情又太炽烈了。

他伏身在桌子上，好像一位遭难的船主望着他沉下海去的沙船，眼睁睁瞧着失败的原稿，静静地同绝望的威力斗争。如果这时候，不是身后的纸门突然打开，听到一声：“爷爷您好！”有一双娇嫩的小胳膊勾到他的脖子上来，那么，他陷在这种忧郁的气氛中不知何时才得解脱呢。孙子太郎刚一进门来，就以孩子的大胆和爽直，一下子跳上祖父的膝盖：

“爷爷，您好！”

“哎哟哟，你们回来啦！”

《八犬传》作者说这话的同时，紧蹙着的脸立刻好像变了一个人，现出高兴的笑影来。

十四

茶间那儿，听老伴阿百大声嚷嚷，和儿媳阿路文静说话的声音，中间还夹着粗嘎的男音，好像儿子宗伯也回家了。太郎趴在祖父膝盖上，好像要说什么话，忽然做出认真的脸色，小眼睛望着天花板。刚从外边进来，脸上也红红的，小鼻孔呼呼喘着气。

“喂，爷爷！”

穿着梅花图案布衫的太郎，突然叫了一声爷爷。小脑袋好像想着什么，竭力忍住了笑，脸上小酒窝忽隐忽现——把马琴逗乐了。

“每天，每天。”

“什么每天每天？”

“好好地用功吧！”

马琴噗的一声笑了起来，一边笑，一边问。

“那么，怎样呢？”

“那么，……暖暖，不要老是动肝火。”

“呵呵，就是要对我说这话吗？”

“还有呢。”

太郎向上仰起短发齐额的小脑袋，连自己也笑起来了，眯缝着小眼睛，露出白牙齿，小酒窝一笑就变大了。看着这样的脸，真叫人难于相信，将来也会变成世上那种讨厌的脸孔。马琴全身掉进幸福的温流中，心里这样想着，觉得动心。

“还有什么？”

“还有好多呢。”

“好多什么？”

“暖暖——爷爷，您会变个大人物。”

“大人物？”

“所以，您得忍着点儿。”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忍着点儿？”马琴的声音认真了。

“要好好儿，好好儿忍着呀。”

“这话是谁叫你说的。”

“那个……”

太郎故意作弄似的，看着祖父的脸，笑了。

“您说谁嘛？”

“对啰，今天你去拜佛，是寺里老和尚对你说的吧？”

太郎连忙摇摇头，身体从马琴膝盖上挺起来，把小脸靠拢祖父。

“谁嘛？”

“唔唔。”

“是浅草的观音菩萨说的嘛。”

孩子一说，发出全家能听到的大声，高兴地笑着，害怕被马琴抓住，连忙从他身上跳开去。因为蒙住了爷爷，特别高兴地拍着小巴掌，滚球似的逃到茶间里去了。

刹那间，在马琴的心中感到一种严肃的东西，这时，他嘴上现出幸福的微笑，同时眼里含上了泪水。不管这些话是孩子自己想出来的，还是他母亲教他说的，从孩子嘴里听到这样的话，是奇怪的。

“真是观音菩萨说的嘛，好好用功，别动肝火，而且要好好忍着。”

六十多岁的老艺术家，含泪微笑，像孩子似的点点脑袋。

十五

这天晚上。

在光线暗淡的圆灯下，马琴又开始续写《八犬传》的原稿。在他执笔时，家里的人是不进书房来的。寂静的屋子里，只有灯芯吸油和蟋蟀鸣叫的声音，伴着长夜的寂寞。

刚拿起笔，他的头脑里便闪烁出点点的星光，十行二十行地写下去，这光便渐渐扩大了。凭经验，马琴知道这光是什么意思。他全神贯注地运用着手中的笔，神来的灵感像一蓬火，如果不知道这火，点燃了的火便会很快地熄灭。

“别着急，得尽量尽量地深深思索。”

马琴小心翼翼地警惕着走动的笔，一次次对自己低声叮嘱。现在，刚才头脑中星火似的闪光，已汇成一条急湍的洪流，越流越有力地推着他前进。

他耳朵已听不到蟋蟀的鸣声，圆灯的光也不再刺痛他的眼睛，手里的笔自己活了起来，嗖嗖地在纸上飞行。他以与天神搏斗的姿态，几乎是拼着老命写啊写的。

脑中的河流，像天上的银河似的泛滥起来。趁着这股气势，有时他也会想到，万一自己的体力支持不住呢。于是，他把手里的笔紧一紧，又一次鼓励着自己。

“加油，加油写下去。现在写出来的东西，此刻不写，过一会儿就写不出了。”

可是发光的河流，一点也不减低速度，却在奔腾汹涌中淹灭了一切，向他冲击过来。他已完全成了它的俘虏，把一切都忘了，顺着这河流的趋向，像暴风雨般驱笔前进。

这时，他的像王者似的目中，既无利害的观念，也无爱憎的感情，干扰心情的毁誉，早已不在它的眼里，有的只是一种奇妙的愉悦，一种恍恍惚惚的悲壮的激情。不知道这种激情的人，是不能体会戏作三昧的心境的，是无法了解戏作者严肃的灵魂的。在此，洗净了一切“人生”的渣滓，像新的矿石，美丽晶莹地出现在作者的眼前……

那时候，在茶间灯下，老伴阿百和儿媳阿路，正对坐在那儿做针线活。太郎已被送上床睡着了。离开一点的地方，身体病弱的宗伯正在搓药丸。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爸还没睡觉吗？”

一会儿，阿百拿缝针擦擦头油，不满地说。

“准是又写得出神了。”

阿路眼睛离开针线，回答了。

“真是要命，又搞不到多少钱。”

阿百说着，看看儿子和媳妇。宗伯只装没听见，没有做声。阿路默默地动着针线。在这屋里，在书房里，蟋蟀依然唧唧地悲吟清秋的长夜。

山 鹑

一千八百八十年五月某日傍晚，别了两年又来耶斯那亚·波利雅那作客的屠格涅夫，和主人托尔斯泰一起，到伏龙加河对岸的杂树林去打山鹑。

同去的人，除了两位老人之外，还有尚未失去青春的托尔斯泰夫人，和带着一只猎狗的孩子。

到伏龙加河的路，大半要通过麦田，夕暮的微风，吹过麦穗，静悄悄地送来泥土的香味。托尔斯泰肩上扛着枪，走在大家的前头，不时地回过头来，对和托尔斯泰夫人并肩走着的屠格涅夫说话。每一次，这位《父与子》的作者，总是吃惊地抬起眼来，高兴而流畅地回答他的话，有时候，则摇晃着宽阔的肩头，发出沙哑的笑声。这是比粗野的托尔斯泰显得文雅的，同时又带女性气的回答。

走到下坡路的时候，对面走来两个兄弟似的村里的孩子，他们一见托尔斯泰就停下来行了一个注目礼，又抬起赤脚脚底跑上坡去了。托尔斯泰的孩子中，有一个在他们身后大声叫唤了什么，但他们只装没听见，一下子就跑进麦田里去了。

“农村的孩子真好玩呀。”

托尔斯泰脸上映着夕阳的余晖，回头对屠格涅夫说。

“听他们说话，常常出于意外，教育我一种直率的说法。”

屠格涅夫笑了一笑。今天的他已非昔比，从托尔斯泰的话中感到对孩子们的感动，便自然地觉得滑稽……

“有一次我给他们上课——”

托尔斯泰又说：

“忽然有一个孩子从课室里跑出去，问他去哪里，他说石笔不够吃了。他不说去拿石笔，也不说去折一段来，干脆说不够吃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了。只有常常拿石笔在嘴里咬的俄罗斯孩子，才能说这种话，我们大人是说不出的。”

“是呀，只有俄罗斯孩子会说这种话。我听到了这种话，才感到自己已经回到俄国来了。”

屠格涅夫又向麦田那边扫了一眼。

“就是么，在法国，孩子们是抽烟的嘛。”

“可是您最近好像完全不抽了。”

托尔斯泰夫人，把客人从丈夫的嘲笑中救出来。

“唔，完全不抽了。巴黎有两位漂亮的太太，她们说我嘴里有烟草气，不肯和我接吻嘛！”

现在，托尔斯泰苦笑了。

这期间，他们已过了伏龙加河，走到打山鹑的地方。那里是一块离河不远，林木稀疏，有点潮湿的草地。

托尔斯泰把好的猎场让给屠格涅夫，自己走到相距约一百五十步的地方，找定了打鸟的位置。托尔斯泰夫人在屠格涅夫的旁边，孩子们在他们尽后面，各人分好了位置。

天空还有夕阳的红光，在空中摇曳的树杪，发出朦胧的雾霭，大概已抽出芳香的嫩芽来了。屠格涅夫举起枪来注意着树杪，从光线暗淡的林木中，荡漾着微风。

“有知更鸟和金翅雀的叫声呢。”

托尔斯泰夫人注意地听着，自言自语地说。

大家无言地听着，半小时过去了。

那时候，天空似水，只有远远近近的白桦树干，显出了白色。知更鸟和金翅雀的声音没有了，代替它们的只有五十雀偶然送来的啼鸣——屠格涅夫再一次从稀疏的树林中望过去，现在森林深处已沉入苍茫暮色中了。

突然，从森林中，发出一声枪响，等待在后边的孩子们，不等枪声的回音消散，便带着狗跑去拣猎物了。

“咱先生可抢先了。”

托尔斯泰夫人回头向屠格涅夫笑笑。

一会儿，第二个孩子伊利亚从草丛中向母亲跑来了，报告爸爸打到了一只山鹬。

屠格涅夫从旁问道：

“谁发现的？”

“是朵拉找到的——找到时还活着呢。”

伊利亚红光满脸地向母亲报告了找到猎物的经过。

在屠格涅夫的心眼中，便浮现了“猎人日记”的一个场面。

伊利亚走后，四周又静寂了。从暗沉沉的森林里，散发出一股春天草木抽芽和潮湿的泥土的香气。远远地听到归巢鸟儿的啼声。

“那是什么鸟？”

“青斑鸟呀。”

屠格涅夫马上回答。

青斑鸟的啼声忽然停止了，有好一会，森林中的鸟声突然没有了。天空——连一丝微风也没有，在没有生气的森林顶上，渐渐变成暗蓝色。——突然，有一只猫头鹰，在头上轻轻地飞过。

又一声枪响，打破了林间的静寂，那已是一小时之后了。

“略夫·尼古拉维支即使打山鹬，也是想压倒我呀。”

屠格涅夫笑着耸了耸肩膀。

孩子们的跑声，和朵拉一阵一阵的吠叫声，一会儿就安静下来了。点点寒星，已散布在空中，森林里，凡是刚才还能瞧见的地方，都已被夜色封闭，树枝也静静地纹丝不动。二十分，三十分，沉闷地过去了，已经吞入夜暗中的潮湿的土地在足边开始升起了微微可见的春雾。可是他们的身边，还不见出现一只啼鸣的飞鸟儿。

“今天是怎么回事呀。”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托尔斯泰夫人自言自语地说，好似带着遗憾的口气。

“像今天这样鸟儿这样少的日子是很少的……”

“夫人，你听，夜莺在叫。”

屠格涅夫故意把话题从打鸟岔开。

黑暗的森林深处，果然清晰地传来夜莺的歌唱。两人沉默着，各自想着自己的心思，听着夜莺的歌声……

忽然，照屠格涅夫自己的说法：“忽然，感觉到”，那是一种只有猎人特有的感觉，在面前的草丛中，跟着一声啼叫，飞起了一只山鹑。在树枝下垂的林木中，一只山鹑闪烁着白色的翅膀，消失在夜暗中，屠格涅夫立刻举起肩上的猎枪，很快开了一枪。

一股浓烟和短促的火光——枪声在静静的森林深处发出了长时的回响。

“打中了吗？”

托尔斯泰向他走过来，小声地问。

“打中了，像石头一样滚下来了。”

这时孩子们已和狗一起回到他们身边。

“快去找！”

托尔斯泰吩咐他们。

孩子们便抢在狗前面，到处去找猎物了。可是找来找去找了半天，找不到山鹑的尸体。朵拉也到处乱跑，时时在草丛中蹲下来，发出不满的嘘声。

最后，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也出动了，帮孩子们一起找，可是那山鹑到哪儿去了，连一根羽毛也不见。

“没打中吧？”

二十分钟之后，托尔斯泰站在阴暗的林间，对屠格涅夫说道。

“一定有，我明明看见像石头那样滚下来的……”

屠格涅夫边说，边在草丛中来回找。

“可能打是打中了，只是伤了羽毛，掉下来又逃走了。”

“不，不光打了羽毛，我明明是打中了的。”

托尔斯泰不大相信地皱皱粗大的眉毛。

“那狗一定会找到，咱们这朵拉，只要打中的鸟儿，是一定找得到的。”

“不过，确实是打中了的。”屠格涅夫抱着猎枪，作了一个懊恼的手势，说，“打中不打中，连孩子们也能区别，我是明明见到的嘛。”

托尔斯泰嘲弄似的瞧着他的脸说：

“那么，狗儿怎么样了？”

“狗是怎么回事我不知道，不过我只是说，我是明明看见像石头一样滚下来的……”

屠格涅夫挑战似的盯住托尔斯泰的眼睛，不觉发出尖刻的声音说：

“Il est tombé comme pierre, jet ' assure !”

“可是朵拉为什么找不到哩？”

幸而这时候托尔斯泰夫人向两位老人做着笑脸，从中和解，说明天叫孩子们再找吧，现在先回家去。屠格涅夫马上表示同意。

“那就这样，到明天就明白了。”

“对啦，到明天就明白了。”

托尔斯泰还有点不大甘心，也故意这么重复了一句，背过屠格涅夫，向林子外面走去了……

屠格涅夫回到寝室里，已经是晚上十一点左右了。剩下独自一人安安静静坐在椅上，茫然向周围眺望。

这寝室是托尔斯泰平日使用的书房。大书架、龕座中的半身像、三四个照片镜框、装在墙上的公鹿头——这些东西映在烛光中，形成暗淡而冷凝的空气，包围在他的四周。可是剩下了独自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一人，对今晚的屠格涅夫来说，却感到特别的轻松。

——回到寝室以前，他和主人一家团坐在茶几边，作夜间的闲谈，他尽量装成谈笑风生的样子。可那时的托尔斯泰，还是脸色阴沉地不大开口，把屠格涅夫搞得非常尴尬，只好故意不注意主人的沉默，和一家老小谈些风趣的话。

每当屠格涅夫说得有趣的时候，别的人都高兴地笑起来，特别是孩子们，见他模仿汉堡动物园大象的叫声和巴黎青年男子动作的姿态，更笑得格外热闹。可是一家人越是热闹，屠格涅夫的心里也越是感到别扭。

“你知道最近出了有希望的新作家么？”

话题转到法国文学时，这位感到别别扭扭的社交家，终于忍不住，故意用轻松的口气对托尔斯泰提问了。

“不知道，什么新作家？”

“德·莫泊桑——基·特·莫泊桑，这至少是一位有无比观察力的作家。在我提包里，恰巧有一本他的短篇集《La Maison Tellier》，你有工夫可以看一看。”

“德·莫泊桑？”

托尔斯泰狐疑地向客人瞥了一眼，也没说要不要看。屠格涅夫记起自己小时候，被年长的坏孩子欺侮的事——觉得那时正是这样的滋味。

“新作家，这里也出了一位特异的人物呢！”

托尔斯泰夫人发现了他的窘态，马上谈起一位来访的怪客——约在一月前的一个傍晚，来过一位服装落拓的青年人，提出要见这家的主人。只好请他进来。他一见先生的面，开口便说：“请您先给我一杯伏特加，加上一碟青鱼尾巴。”这已经叫人觉得怪僻，后来知道这位怪青年，还是一位多少已有点名气的新作家，那更叫人吓了一跳。

“这人名叫加尔洵。”

屠格涅夫听了这名字，觉得可以把托尔斯泰拉进谈话的圈子里来了。因为托尔斯泰那么沉默，除了越来越不高兴以外，另一个原因，也因屠格涅夫曾向他介绍过加尔洵的作品。

“加尔洵吗？——他的小说写得不坏。你后来还读过他什么作品吗？”

“是不坏。”

托尔斯泰仍旧冷冷淡淡地，随口回答了一声。

屠格涅夫好容易站起身来，摇摇白发的脑袋，在书房里走了出来。桌子上的烛火，在他走动的时候，把他的影子照在墙上发出忽大忽小的变化。他默默地把两手反结在身后，没精打采的眼睛，始终望着那张空床。

在屠格涅夫的心目中，历历如新地回忆起自己和托尔斯泰二十多年的友谊。经过长期流浪，回到彼得堡他的老家来投宿的军官时代的托尔斯泰，——在涅克拉索夫的一个客厅里，傲然地看着他，将乔治·桑攻击得忘了一切的托尔斯泰——在斯巴斯科艾森林里，同他一起散步，突然停下来赞叹夏云的奇峰，写《三个轻骑兵》时代的托尔斯泰——最后，在弗特家里，两个人大吵大骂，抡起老拳打架时的托尔斯泰——从这些回忆中，可以看出托尔斯泰的倔脾气，他压根儿见不到别人的真实，认为人都是虚伪的。这不但在别人的言行跟他矛盾时是这样，即使同他一样放浪成性的人，他对自身可以原谅的地方，就不肯原谅别人。他不能马上相信别人同他一样感到夏云的美丽，他不喜欢乔治·桑，也由于怀疑她的真实。有一个时候，他差一点同屠格涅夫绝交了。这回屠格涅夫说打中了山鹑，他仍旧觉得是说谎……

屠格涅夫打了一个哈欠，在龛座前停下脚来。龛中的大理石像，从远远的烛光中，映出一个模糊的影子——这是略夫的长兄尼古拉·托尔斯泰的胸像。尼古拉也是屠格涅夫的好友，自从成为故人，不觉已经过了二十多年的岁月。略夫如果有他老兄那样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一半的对人的热情——屠格涅夫久久地向这阴暗的柜内投射着寂寞的眼光，竟不觉得春天的长夜已渐渐深沉。

第二天早晨，屠格涅夫很早就到这家人用作餐厅的楼上的客厅里去。客厅墙上挂着托尔斯泰家上代祖先的几幅肖像——托尔斯泰正坐在其中一幅肖像下的桌边，看当天收到的邮件，除他之外，还不见一个孩子出来。

两位老人点头打了招呼。

屠格涅夫乘机瞧瞧他的脸色，只消他表示一点点好意，便准备立刻跟他和好。可是托尔斯泰还是闷沉沉的，说了两三句话之后，仍旧看他的邮件。屠格涅夫没有法子，只好拉过一把身边的椅子，坐下来默默地看报纸。

沉闷的客厅里，除了短暂的茶炊的沸声，再也没有别的声响了。

“昨天晚上睡得好吗？”

看完了邮件，托尔斯泰不知想起什么来，向屠格涅夫这样问了一声。

“睡得很好。”

屠格涅夫把报纸放下，等托尔斯泰再说别的话，可是主人提起银环的茶杯，在茶炊里倒茶，再也不开口了。

这样过了一会儿，屠格涅夫瞧着托尔斯泰沉闷的脸色，渐渐感到不快了，特别是今天早晨旁边再无别人，更使他觉得不知怎样才好。要是有托尔斯泰夫人在——他脑子里这样想了几次，不知什么原因，这时候还没有人到客厅里来。

五分钟、十分钟，——屠格涅夫到底耐不住了，把报纸扔开，从椅子上慌张地站起来。

这时候，客厅门外，突然传来很多人的说话声和脚步声，从楼梯上争先恐后地跑上来——马上有人一把把门推开，五六个孩子，嘴里嚷嚷着，跑进屋子里来了。

“爸爸，找到啦！”

第一个是伊利亚，得意洋洋地举起手里的东西一晃。

“是我第一个发现的。”

面孔很像她母亲的泰齐亚娜，抢在弟弟之前，大声地报告。

“掉下来的时候，挂在白杨树的枝条上了。”

最后说明的，是年纪最长的塞尔盖。

托尔斯泰吃了一惊，扫望着孩子们的脸色。知道昨天的山鹑果然找到了，他的长满大胡子的脸上，忽然现出了笑容：

“真的？挂在树枝上啦？难怪狗没有找到。”

他从椅子上站起身来，跟孩子一起挤到屠格涅夫跟前，伸出了粗大的右手：

“伊凡·塞尔盖维支，这一下我可放心了。我可不是说谎的人，这鸟儿要是落到地上，朵拉是一定会找到的。”

屠格涅夫有点不好意思地紧紧握住托尔斯泰的手。找到的是山鹑呢，还是《安娜·卡列尼娜》的作者——在这位《父与子》作者的头脑里，简直有点迷糊了，他高兴得几乎掉下泪来：

“我也不是说谎的人嘛，瞧瞧我这手腕，就是一枪打中了。枪声一响，鸟儿便石头似的滚下来了……”

两个老人你瞧我，我瞧你，不约而同地大声哄笑了。

火男面具

吾妻桥上，凭栏站着许多人。警察偶尔来说上几句，不久就又挤得人山人海了。他们都是来看从桥下经过的赏花船的。

船不是孤零零的就是成双地从下游沿着退潮的河逆流而上，大抵都是在中间拉起帆布篷，周围挂着红白相间的帷幕。船头竖着旗子或是古色古香的幡。篷子里的人好像多半都喝醉了。透过帷幕的缝隙，可以看到将一样的毛巾扎成吉原式或米店式的人们，“吆”啊，“二”地猜着拳。还可以看到他们摇晃着脑袋，吃力地唱着什么。桥上的人们看来，只能引起滑稽的感觉。每逢载着伴奏队或乐队的船打桥下经过，桥上就哄然大笑起来，还饶上一两声“混蛋”。

从桥上望去，只见河水像马口铁一样白茫茫地反射着阳光，时而驶过一只小汽船，给河面镀上一层耀眼的横波。快活的大鼓、笛子和三弦声像虱子一样把平滑的水面叮得发痒。从札幌啤酒厂的砖墙尽处一直到远远的堤岸那一头，一片朦朦胧胧，堆白叠粉，连绵不断，那就是正怒放的樱花。言问码头好像有不少日本式木船和小划子靠了岸。由于刚好被大学的小船库遮住了光线，从这里只能看见一团乱糟糟的黑东西在蠕动。

这当儿，又有一艘船从桥底下钻过来了。这也是赏花的驳船，从方才起，已经驶过好几艘了。红白相间的帷幕竖起同样红白相间的幡，两三个船夫头上扎着同一式样的、印有红樱花的毛巾，轮流摇橹撑篙。但是船的进度仍然不快。可以看到帷幕后面约莫有五十来人。从桥下钻过之前，可以听到两把三弦合奏《迎春梅》之类的调子，奏完后，突然加进锣声，开始了热热闹闹的伴奏。桥上观众又哄笑起来了。还传来了孩子在人群当中挤得哭起来的声音，以及女人的尖嗓门儿：“瞧呀，跳舞哪！”——船

上，一个身材矮小的男人戴着火男面具，正在幡幢下面胡乱跳舞。

那个戴火男面具的人，褪下了秩父铭仙和服上身，露出里面那件漂亮的友禅内衣。内衣的袖子是白地蓝花，黑八领子邋里邋塌地敞开来，深蓝色腰带也松了，在后面耷拉着，看来他已经酩酊大醉。当然是乱跳一气，只不过是来回重复神乐堂的丑角那样的动作和手势而已。而且酒喝得行动好像都不灵了，有时候只能让人觉得他仅仅是为了怕身体失掉重心从船舷栽下去才晃动手脚。

这样一来就更好笑了，桥上哇啦哇啦地起哄。大家边笑边相互发表这样一些议论：“你瞧他扭腰的那股劲儿。”“还挺得意呢。不知是哪儿来的这块料？”“奇怪。哎呀，差点儿摔了一跤。”“还不如别戴着面具跳呢。”

也许是酒劲儿上来了，过一会儿，戴假面具跳舞的那个人，逐渐脚步蹒跚起来，扎着赏花手巾的头，恰似一只不规则的节拍器那样晃动着，好几回都差点儿栽到船外去。船夫大概也放心不下，从身后招呼了两次，可是他好像连这也没听见。

这时，刚刚驶过的小汽船激起的横波，沿着河面斜着滑过来，驳船剧烈地颠簸了一下。戴假面具的人那瘦小身躯，好像一下子吃不住劲儿了，打了个趔趄，朝前边晃了三步，好不容易才站定下来，却又犹如正在旋转的陀螺猛地被刹住一般，转了个大圈儿。一眨眼的工夫，穿着棉毛裤的两脚朝天，倒栽葱滚落到驳船的篷子里了。

桥上的观众又哄然大笑起来。

这下子大概把篷子里的三弦给砸断了，透过帷幕的缝隙望去，喝醉了酒，闹得正欢的人们有的站着，有的坐着，都慌了神。一直在伴奏的乐队也登时像喘不过气来似地一声不响了，光听见人们在吵吵嚷嚷。总之，准是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混乱局面。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过一会儿，有个酒喝得脸上通红的男人从帷幕里伸出脑袋，惊慌失措地摆着手，急匆匆地不知对船夫说了句什么。于是，驳船不知怎地突然向左掉转船头，朝着与樱花方向相反的山宿河岸驶去。

十分钟之后，戴火男面具的人暴亡的消息就传到桥上观众的耳里了。第二天的报纸的“琐闻集锦”栏刊载得更详细一些。据说死者名叫山村平吉，患的是脑溢血。

山村平吉从父亲那一代起就在日本桥若松町开办画具店。平吉是四十五岁上死的，撇下一个满脸雀斑的瘦小妻子和当兵的儿子。虽说不算富裕，倒还雇用两三个人，生活好像过得去。听说在日清战争时期，他把秋田一带用孔雀石制的绿颜料都垄断下来，发了一笔横财。在这之前，他那个店不过是个老铺子而已，主顾却寥寥无几。

平吉这个人是圆脸盘，头发略秃，眼角上有细碎的皱纹。他有那么一种滑稽劲头，待人一向谦恭和蔼。他的嗜好只是喝酒，酒后倒不怎么闹。不过，有个毛病，喝醉了准跳滑稽舞。照他本人说来，这是从前滨町丰田的女老板学巫女舞的时候，他也跟着练的。当时，不论是新桥还是芳町，神乐都颇为流行。但是，他的舞跳得当然没有自己吹嘘的那么好。说得难听一些，那简直就是乱跳一气；说得好听一些，总还没有喜撰舞那样讨厌。他本人好像也明白，不喝酒的时候，关于神乐，只字也没提过。即使人家劝他：“山村大哥，出个节目吧，”他也打个哈哈敷衍过去。然而只要酒上了劲儿，马上就把手巾扎在头上，用嘴来代替笛鼓的伴奏，叉着腿，晃着肩，跳起所谓火男舞来。他一旦跳开了，就得意忘形地跳个不停。旁边不论弹着三弦还是唱着谣曲，他全不管。

由于饮酒过度，有两次他像是中风般地倒下去就昏迷不醒了。一次是在镇上的澡堂里，浴后用清水冲身的时候，倒在水泥

地上。那一回只是把腰摔了一下，不到十分钟就清醒过来了。第二次是在自己家的堆房里摔倒的，请了大夫，差不多用了半个钟头，好容易才恢复了神志。大夫每一次都不许他再喝酒，但他只是刚犯病的那个当儿正经一会子，没有喝得涨红了脸。接着就又开戒了。先是说“来上一合”，喝得越来越多，不到半个月就又故态复萌。他本人却满不在乎，瞎说什么：“不喝酒好像反而对身体不好哩……”完全是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平吉喝酒，并不仅仅是像他本人所说的那样，出于生理上的需要。从心理上来说，他也非喝不可。因为一喝酒，胆子就壮起来，不知怎地总觉得对谁也不必客气了。想跳就跳，想睡就睡，谁都不会责怪他。平吉对这一点感到莫大的欣慰，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平吉只知道自己一旦喝醉了就完全换了个人。当他胡乱跳了一阵舞，酒劲也过去后，人家对他说：“昨天晚上您搞得挺热闹的……”他当然就会感到十分难为情，但通常都是胡诌一通：“我一喝醉就出洋相，究竟怎么了，今天早晨只觉得像是做了一场梦似的。”其实，无论是跳舞以及后来睡着了的事，他至今都记得清清楚楚。他回忆当时的自己，和今天的自己做了比较，觉得无论如何也不像是同一个人。那么究竟哪一个才是真正的平吉呢？连他也搞不大清楚。他平时是不喝酒的，只是偶尔醉上一回。这么看来，没有喝醉的平吉应该是真正的平吉了，但他本人也说不准。因为他事后认为做得愚蠢透顶的事，大抵是酒醉后干出来的。胡乱跳舞还算是好的呢。嫖赌自不在话下，不知怎么一来还会做出一些难以在这里描述的勾当。他觉得自己干出了那样的事简直是发疯了。

耶努斯神有两个脑袋。谁也不知道哪个是真脑袋。平吉也是这样。

前面已经说过，平时的平吉和喝醉酒的平吉判若二人。恐怕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再也没有比平时的平吉那样好扯谎的了。平吉自己有时候也这么认为。但他从来也不是为了捞到什么好处而扯谎的。首先，当他扯谎的时候，他几乎意识不到自己是在扯谎。当然，已经说出去之后，他也会发觉那是个谎。正在说的时候，却完全来不及考虑后果。

平吉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说瞎话。但只要跟人说着话儿，谎言就自然而然地会冲口而出。他却并不因此而感到苦恼，也不觉得自己干了什么坏事情。他每天还是大大咧咧地扯谎。

据平吉说，他十一岁的时候，曾到南传马町的纸店去学徒。老板是法华宗的狂热信徒，连吃三顿饭都得先念诵一通“南无妙法莲华经”才肯拿筷子。平吉刚刚试工两个来月，老板娘鬼迷心窍，撇下一切，跟店里的年轻伙计私奔了。这位老板本来是为了祈求阖家安宁才皈依法华宗的，这下子他大概觉得法华宗一点也不灵，就突然改信门徒宗，忽而把挂着的帝释画轴扔到河里，忽而把七面的画像放在灶火里烧掉，闹得天翻地覆。

平吉在店里一直干到二十岁。这期间，经常报花账，去寻花问柳。有个熟悉的妓女要求跟他情死。他感到为难，找个借口开溜了，事后一打听，三天之后那个女的跟首饰店的工匠一道寻死了。由于跟她相好的男人抛弃了她，另觅新欢，她一赌气，想随便抓个替死鬼。

二十岁上，他父亲死了，他就从纸店辞工回家了。约莫半个月以后的一天，从他父亲那一代就雇用的掌柜的，说是“请少东家给写一封信”。掌柜的有五十开外，为人憨厚，因为右手指受了伤，不能拿笔。他要求写的是“万事顺利，即将前往”，平吉就照他说的写了。收信人是个女的，平吉就跟他开了句玩笑：“你也不含糊呀。”掌柜的回答说：“这是我姐姐。”过了三天，掌柜的说是要到主顾家去转一转，就出门去了。结果左等也不回来，右等也不回来。一查账簿，拉下了一大笔亏空。那封信果然

是给相好的女人写的。最倒楣的是替他写信的平吉……

这一切都是瞎编的。要是从人们所知道的平吉的一生中抽掉这些谎话，肯定是什么也剩不下了。

平吉在镇上的赏花船里照例吃上几盅酒高兴起来，就向伴奏的人们借了火男面具，到船舷上跳起舞来。

前面已经说过，跳着跳着，他就滚到驳船的篷子里死了。船里的人们都大吃一惊。最受惊的莫过于被他栽到脑袋上的清元师父。平吉的身子顺着师父的脑袋滚到篷子里那块摆着紫菜寿司和煮鸡蛋的红毯子上。镇上的头头有点生气地说道：“别开玩笑啦，碰伤了怎么办？”平吉却纹丝不动。

呆在头头旁边的梳头师父觉得有些奇怪，就用手按着平吉的肩膀，喊道：“老爷，老爷……喂……老爷……老爷。”可他还是默不做声。摸摸手指尖，已经冰冷了。头头和师父一道扶平吉坐起来。大家脸上泛着不安的神情，看着平吉。“老爷……老爷……喂……老爷……老爷……”梳头师父紧张得声音都变了。

这时，火男面具后面发出了低微得说不上是呼吸还是说话的声音，传进师父的耳朵：“把面……面具摘了……面具。”头头和师父用发颤的手替平吉摘掉了手巾和面具。

然而火男面具下面的脸，已经不是平吉平时的脸了。鼻梁塌了，嘴唇变了色，苍白的脸上淌着黏汗。乍一看，谁也认不出这就是那个和蔼可亲、喜欢打趣、说话娓娓动听的平吉。完全没有变的只是那个噘着嘴的火男面具，它被撂在船舱里的红毯子上，以滑稽的表情安详地仰望着平吉的脸。

孤独地狱

这个故事是从我母亲那儿听说的。我母亲是从我的叔祖父那儿听说的。故事的真伪我不清楚，但从我的叔祖父本人的人品来推断，这件事很可能是有的。

叔祖父是个所谓深通世故的人，在幕府末期的艺人和文人中间，有很多知己，河竹默阿弥、柳下亭种员、善哉庵永机、同冬映、第九代团十郎、宇治紫文、都千中、乾坤坊良斋等人。其中默阿弥在《江户樱清水清玄》里塑造的纪国屋文左卫门，就是在我这个叔祖父作摹本的。从叔祖父故去到现在已经五十年了，但是他在生前曾有今纪文的绰号，说不定现在还会有人知道他的名字。——他姓细木，名藤次郎，俳号香以，俗称山城河岸的津藤。

津藤有个时期在吉原的玉屋结识了一个僧侣。这个人是本乡左近一个禅寺的住持，名字叫禅超。他也是一个嫖客，和玉屋的一个叫锦木的妓女混得挺熟。当然那时候是禁止僧侣吃肉娶妻的，但从表面看，他倒不像个出家人。他在黄地褐纹绸和服上套着黑纺绸礼服，对人家说自己是个医生。——叔祖父和他是偶然相识的。

说起偶然来，那是华灯初上的一个夜晚，在玉屋二楼，津藤上厕所回来的时候，打廊下走过，无意间看到一个男子倚着栏杆在看月亮。他剃光头，矮个儿，很瘦。在月光下，津藤以为是常来冶游的那个华而不实的医生竹内。在他跟前经过的时候，就伸出手去，轻轻扯住了他的耳朵。本来想，当他吃惊地回过头来的时候，拿他取笑。

然而一看那回过头来的脸，反而使津藤大吃一惊。除了光头之外，和竹内毫无相似之处。——这个人额头宽阔，双眉挨得很

近。可能是由于身子瘦小的缘故，眼睛显得挺大。左颊有一颗很大的黑痣，就是在这朦胧月色之中也仍然看得清清楚楚。他的颧骨颇高。——这样一副相貌，断断续续地映入惶惶然不知所措的津藤的眼中。

“有何贵干？”那光头用生气的语调说，似乎还带着几分酒气。

方才我忘记说了，那时津藤带着一个艺妓和一个随从。剃光头的那家伙要津藤给赔礼道歉，随从当然不会袖手旁观，便代津藤向这位客人赔了礼。这中间津藤带着艺妓匆匆忙忙回到自己的屋里去，虽然他通达人情世故，似乎也觉得有点别扭。但那光头听了随从关于误会的始末原由的一番解释，马上消了气，哈哈大笑起来。这个光头就是禅超。

后来，津藤让人端了点心送给禅超表示道歉；禅超也觉得过意不去，特地过来赔礼。从此以后两个人结下了交情。不过，虽说是已经结下了交情，但他们除在玉屋二楼相会之外，好像彼此没有什么往来。津藤滴酒不进，而禅超却是海量。禅超这个人是很能吃喝享受的，而在沉湎女色上，也胜过津藤一筹。津藤本人曾评论说：简直搞不清楚到底谁是出家人？——大块头的、容貌丑陋的津藤，平时总是剃光前顶，戴着一条银项链，下端吊着一个布制的护符袋，穿着藏青色的棉布衣服，束着一根白腰带。

有一天，津藤见到禅超，禅超正披着锦木的女礼服弹三弦。禅超平时气色不好，而今天就更加不好，眼睛充血，嘴角没有弹性的皮肤不时在颤抖。津藤马上想到，莫非有什么心事吗？“如不嫌弃，切望能促膝一谈。”——虽然用这种口吻探询了一下，可也没能引出什么肺腑之言，而且话比平常说得更少，动不动还失掉了话头儿。这时津藤以为这是嫖客很容易出现的一种倦怠。纵情于酒色的人所出现的倦怠，靠酒色是治不好的。在这种窘境下，两人不知不觉地平静地谈了起来。这时候禅超好像突然想起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什么似的，讲了这么一段话：

据佛说，地狱也分好多种，一般说来，首先可以分为根本地狱，近边地狱和孤独地狱三种。从“南瞻部州下过五百逾缮那乃有地狱”这句话来看，古时候的地下就有地狱了。但其中的孤独地狱，在山间旷野，树下空中，到处都可以突然出现。也就是说目前的这种境界，马上就会出现地狱般的苦难。我在两三年前，就坠落到这个地狱里了。我对任何事都不会有持久的兴趣，因此我总是从一个境界转到另一个境界，不安地生活着。当然喽，就是这样我也没能逃脱地狱的苦难。只要我的这种境界不变，就会仍然觉得痛苦。于是就仍然转来转去，日复一日过着似乎在忘记痛苦的生活。可是，到最终仍不免陷入痛苦，这就只有死路一条了。过去虽然痛苦，却不愿意死，那么今天怎么样呢……

最后一句话津藤没有听清楚。因为禅超和着三弦的曲调，声音说得很低。——打那以后，禅超再也没有到玉屋来，谁也不知道这个恣情放荡的禅僧怎么样了。但那一天，禅超把一本手抄本金刚经忘在锦木那儿了。后来津藤败落下来，在下总寒川闲居的时候，经常放在桌子上的书籍之一就是那个手抄本。津藤在封皮的背面，写上了自己作的俳句：“堇花露水田，翻然四十年。”这个抄本现在已经湮没了，大概也没有谁记得这个俳句。

这是安政四年的事。大概是由于母亲对地狱这种故事很有兴趣，才记住了这件事。

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书斋里度过的我，从生活上来说，和我的叔祖父，和这个禅僧，完全是另一个世界里的人。从兴趣来说，我本人对德川时代的戏作和浮世绘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兴趣。但是我自己某些方面却往往关心孤独地狱这类故事，对于他们的生活倾注着自己的同情。这一点，我并不想否认，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我也是一个受孤独地狱折磨的人。

虱

—

元治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担任京都守护之职的加州藩阀一伙人，为了参加那时对长州的征伐，以国家老的长者大隅守为头领，从大阪安治川河口，乘船出发。

佃久太夫和山岸三十郎两个人担任引船头目，老佃一队的船上悬白幡，山岸一队的船上悬红帜。当载重五百石的金毗罗船，分别悬起红、白幡，随风飘扬，由河口进入海中，那情景可真是威武啊！

然而，乘船的这伙人，可远远谈不上是那么威武。首先，每船都是主从三十四人，船夫四人，共三十八人。因此船里拥挤得连个转身的地方都没有。其次，船舱里排列着装满了黄萝卜咸菜的木桶，弄得连插脚的地方也没有。加上不习惯，一闻到那股子臭味儿，不管是什么人也会作呕欲吐。最后，由于是旧历十一月下旬，吹向海洋的风，寒冷刺骨。特别是一到傍晚，从摩耶山刮来的山风，再加上漂泊在海洋上，哪怕是出身在北方的年轻武士，很多人也是冻得上牙打下牙。

还有，船上虱子很多。它们不是那种藏在衣缝里比较容易对付的虱子。它们爬满船帆，爬满旗帜，爬满桅樯，爬满船锚。夸张一点来说，这些船到底是载人的呢，还是载虱子的呢，简直搞不清楚。当然啦，在这种情况下，爬在衣服里的绝不会是几十个。这些虱子只要是一爬上人的肌肤，马上就会心安理得地狠狠地咬起来。哪怕是五个或者是十个，也会摆出一种征伐的架势。正像方才说过的那样，虱子像撒下的白芝麻，因为太多了，没有任何可以对付得了的办法。所以不管是老佃的一队，还是山岸的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一队，所有乘船的武士，遍体都是虱子咬的斑痕，真像得了麻疹似的，胸前也罢，肚子上也罢，全是红肿一片。

可是，就算是毫没办法吧，也总不能听天由命。那时候，船里的一伙人，只要一有空就捉虱子。上自家老，下至马弁，都脱光了身子，把爬满各处的虱子，往茶碗里捉一个扔一个，捉一个扔一个。在高大风帆沐浴着内海冬日阳光的金毗罗船上，三十多个武士，都只穿着一件围腰儿，拿着茶碗，在帆索下边，在船锚背后，一心一意地捉虱子。那情景今天想象起来，不论是谁也会感到实在滑稽。但是，在“必要”面前，一切事情都是一丝不苟的，而这在明治维新以前，和在现在并没有什么不同。——这儿，一船赤身裸体的武士，自己也像个大虱子，忍受着寒冷，每天坚持不懈地到处寻来觅去，认真地掐死板缝里的虱子。

二

但是在老佃的船上，有一个奇怪的男子汉。他是个性情乖僻的中老，名叫森权之进，是享有七十草袋米、五人俸禄的徒步扈从。这个人也真够怪的，不捉虱子。既然不捉，当然就爬得满身都是，有的爬上他的发髻根，有的爬到裙裤腰上。即便是这样，他也毫不介意。

那么是不是虱子不咬这个人呢？也不是。他和别的伙伴完全一样，形容说是遍体大钱压大钱，大概是最恰如其分的啦，全身是红斑累累。再看他那搔过的地方，就会知道，他也不是不痒痒。然而，痒痒也好，怎么也好，他总是毫不介意，泰然处之。

只是泰然处之那倒还没什么，可是他每当看到其他伙伴一心一意捉虱子的时候，就凑到跟前，要求说：“捉到虱子，请别弄死。活着放到茶碗里，给我吧！”

“你要它干什么？”其中一个伙伴摸不着头脑地问他。

“我要嘛，要来养呀！”森权之进一本正经地回答说。

“好吧，捉活的送给你。”

有个同伴认为这是开玩笑，就和两三个伙伴用半天时间，活捉了两三茶碗虱子。那个同伴想，把虱子往那儿一放，说“你养吧”，那时不管森权之进多么意气用事，大概也会弄得哑口无言。

刚放下茶碗，还没有等那个同伴讲话，森权之进就开口了：“真捉到啦，捉到了就给我吧！”

伙伴们大吃一惊。

“那么请倒在这里边吧！”

森权之进满不在乎地把衣领敞开。

“硬着头皮逞能，以后可要难受啦！”

同伴这么说，但是森权之进本人却充耳不闻。这时候伙伴们一个接一个拿着茶碗倒，就像米店用升子量米，把密密麻麻的虱子倒进领口里。

森权之进郑重其事地把掉在外边的虱子拾起来说：“谢谢啦！从今晚开始可要睡个热呼觉了。”他一边自言自语地嘟囔着，一边高兴得呵呵笑着。

“有虱子就热呼吗？”被弄得目瞪口呆的伙伴们，个个面面相觑，不约而同地这么说。

森把塞进虱子的衣领仔细地整理好，用瞧不起的眼神，把大家打量了一番，于是解释说：“各位，在最近寒冷的天气里，你们不是感冒了吗？可我权之进怎么样呢？不打喷嚏，不流鼻涕。不仅这样呢，身子挺热呼，手脚从来也没有冷的感觉。各位，你们如果问这是沾了谁的光？——各位，这就是沾了虱子的光啊！”

据森权之进说，虱子一爬到身上，必然会狠狠地咬。一咬就得去搔痒。身上到处挨咬，也就得到处去搔痒。而人是无所不能的，一觉得痒痒就去搔，搔着的地方自然就发热而暖和起来。一暖和起来，人就会睡着了。要是一睡着了，也就不知道痒了。——在这种情况下，身上的虱子越多，睡得就越熟，还不会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伤风感冒。所以，不论怎么样也该养虱子，而不应该捉……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那两三个伙伴听了森权之进的关于虱子的理论，大为钦佩地说。

三

打那以后，船里有些伙伴模仿森权之进，也养起虱子来了。这些人一有空闲，就拿着茶碗到处找虱子。这一点和其他伙伴没有什么不同，所不同的是把捉到的虱子一个个小心翼翼地放到自己的怀里，认真地加以喂养。

可是，不论在哪个国家，不论在哪个时代，对先驱者的学说，任何人都能加以接受的情况是很少的。就是在这艘船上，反对森那套关于虱子的理论的保守分子，也是很多的。

其中，为首的保守分子是一个叫井上典藏的徒步扈从。这也是个奇特的男子汉，他把捉到的虱子统统吃掉。每当吃完晚饭，他就把茶碗放到自己面前，津津有味地咕叽咕叽嚼着什么，人们走到他旁边往碗里一看，原来都是捉来的虱子。有人问：“什么味道呀？”他回答说：“可美啦！有点油味儿，炒米味儿。”用嘴咬死虱子的人到处都有，但这个人可不是这样。他每天吃虱子，完全是一派吃点心的兴致。——他第一个反对森的做法。

像井上那样吃虱子的人，固然找不到第二个，但是支持井上、反对森的理论的人，倒是很多的。根据这一伙人的主张，有虱子决不能使人的身体热呼起来。非但这样，《孝经》里还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乐意把自己的身体让虱子这类东西去吃，则尤为不孝。所以，不论怎么说，也应该捉虱子，而不应该去养虱子……

在这个过程中，森一伙人和井上一伙人之间，有时就发生争吵。只是吵吵，那倒还没有什么了不起。可是，到后来，终于由争吵发展到意想不到的相互动刀的地步。

有一天，森又想来一番精心的饲养，从别人那儿要来虱子，装到碗里摆着，井上乘他不留心，不知什么时候就给吃掉了。老森回来一看，已经一个也没有了。于是，这位先驱者发了火。

“为什么把别人的虱子给吃了！”

森伸着臂肘，变了神色，向前逼过来。

“依我看，养虱子可是最蠢的啦！”井上假装满不在乎，完全没有要打架的样子。

“吃虱子才蠢咧！”森跳了起来，敲着船板说，“喂，在这只船里，没有一个人不得到虱子的好处！捉虱子吃，那就等于恩将仇报！”

“我个人丝毫也没有觉得得到过虱子的什么好处。”

“好啦，就算是没有得到好处吧，你胡乱把一个生命给断送了，岂有此理！”

在你一言我一语的争吵中，森突然变了脸色，伸手抓住红漆腰刀的刀把。井上也不示弱，马上操起长腰刀，站起来。要不是赤身裸体捉虱子的同伴们慌忙制止，说不定哪一方就死了。

据亲眼看到这次争吵的人说，两个人一起被别人抱住了的时候，还吵得白唾沫直飞，喊着：“虱子！虱子！”

四

在这种情势下，纵令船里的武士们为虱子动起刀来，负载五百石的金毗罗船对这种事似乎也毫不介意，红、白幡在寒风里飘扬着，遥遥行进在长州征伐的路途上，在雪花行将飘落的天空下，一直向西航行着。

猴 子

那时我刚刚结束远洋航行，雏妓（军舰上对见习军官的称呼）好容易快要自立了。我乘的 A 号军舰驶进了横须贺港口。第三天下午，大约三点来钟，响亮地传来通知上岸的人集合的号声。记得该轮到右舷的人上岸了。大家刚在上甲板排好，这一次又突然响起了全体集合的号声。事情当然不同寻常。不了解内情的我们，一边走上舱口，一边互相说着：“出了什么事？”

全体集合之后，副舰长说了大致这样的话：“……最近舰里发生过两起丢东西的案子。尤其是昨天镇上钟表店的人来的时候又丢了两只银壳怀表。今天要对全体人员进行身体检查，同时检查一下随身物品……”钟表店的事情是初次听说的，至于有人丢东西的事，我们早有所闻。据说一个军士和两个水兵都丢了钱。

既然是检查身体，大家都得脱光衣服。幸而方交十月初，漂在港内的红浮标受着烈日照晒，看上去使人觉得还像是夏天呢，所以这也算不了什么。感到尴尬的是那些打算一上岸就去逛的伙伴们，一检查，就从兜里翻出了春画什么的，局促不安地涨红了脸也来不及了。有两三个人似乎还挨了军官的揍。

一共有六百人呢，检查一遍要耽误不少工夫。真是洋洋大观。六百个人都脱了衣服，把上甲板排得水泄不通。尤其是脸和手腕子都黑黝黝的轮机兵，由于这次失盗，他们一度遭到嫌疑，这会子连三角裤衩都扒了下来，气势汹汹地要求查个仔细。

上甲板正闹得天翻地覆，中甲板和下甲板已开始检查起随身物品来了。每个舱口都派了见习军官来站岗，上甲板的人们当然一步也走不下来。我刚好负责下甲板，就和其他伙伴一道去检查水兵的衣囊和小箱子什么的。自从上了军舰，我还是头一遭干这

种事儿，既要摸摸横梁后头，又要把放衣囊的搁板里边翻个遍，比想象的要麻烦多了。后来，跟我一样当见习军官的牧田，好容易找到了赃物。怀表和钱一古脑儿都在姓奈良岛的信号兵的帽盒里。据说其中还有服务员丢失的那把柄上镶着蓝贝壳的小刀呢。

于是下令“解散”，接着就要求“信号兵集合”。其他伙伴就别提有多么高兴了。尤其是曾经被怀疑过的轮机兵，更是欢喜万分。可是信号兵集合后才发现奈良岛不在。

我缺乏经验，对这方面的事一无所知。据说在军舰里，有时会出现找到赃物而抓不到犯人的情况。当然，犯人已经自杀了，十之八九是在煤库里上吊，几乎没有跳海的。不过，我乘的这只军舰听说还有用小刀剖腹的，没有死掉就被人发现了，总算保住了一条命。

正因为如此，奈良岛失踪的消息好像使军官们吓了一跳。特别是副舰长那个慌劲儿，我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他的脸色变得刷白，那种担心的神情，看上去怪可笑的。上次打仗的时候，他还曾以骁勇驰名呢。我们看着他，互相交换轻蔑的眼色，心想，平时还净讲什么精神修养呢，怎么竟惊慌失措成这个样子。

副舰长一声令下，我们立即在舰内搜查开了。这时沉湎在愉快的兴奋当中的，恐怕不只是我一个人。这就好比是着火时看热闹的那种心情。警察去抓犯人的时候，不免要担心对方会抵抗，军舰里却绝不会有这样的事。我们和水兵之间严格地存在着等级之分——只有当了军人才能知道这个界线是多么清楚。对我们来说，这是个极大的仗势。我几乎是兴高采烈地跑下了舱口。

牧田也是这时跟我一道下去的伙伴中的一个，他兴致勃勃地从背后拍拍我的肩膀说：“喂，我想起了那次逮猴子的事儿。”

“唔，今天的猴子没那么敏捷，放心好了。”

“可别麻痹大意，让他跑掉了。”

“左不过是一只猴子，跑就跑呗。”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们边说着笑话，边走下去。

那只猴子是远洋航行到澳大利亚时，炮长在布里斯班跟人要来的。航海途中，驶入威廉黑文港的两天之前，它拿了舰长的手表销声匿迹。于是整个军舰闹得马仰人翻。一方面也是因为长途航行中大家正闲得无聊，炮长本人自不用说，我们连工作服也没换，全体出动，下自轮机舱，上至炮塔，都找了个遍，这场混乱，非同小可。其他人讨来和买来的动物也不少。我们跑去时，一路上又是给狗绊住，又是塘鹅叫，用绳子吊起来的笼子里，鹦哥像发了疯似的扇翅膀，真好像是马戏棚子着了火。过一会儿，那猴子也不知是打哪儿怎么钻出来的，手里拿着那只表，忽然在上甲板出现了，蓦地想往桅杆上爬。刚好有两三个水兵在那儿干活呢，它当然逃不了。其中一个人马上就抓住了它的脖子，于是它乖乖受擒。手表只是玻璃碎了，损失不大。后来炮长提议罚猴子绝食两天。可是多有意思，期限还没到呢，炮长就破坏了罚规，亲自喂猴子胡萝卜和白薯吃。他还说什么：“瞧它那么垂头丧气的，即便是猴，于心也不忍啊。”——说句题外的话，我们去找奈良岛时的心情，确实颇像是追猴子时的心情。

当时，我第一个走到下甲板。你大概也知道，下甲板一向是黑咕隆咚的，这儿那儿，擦得干干净净的金属机件和上了油漆的铁板发着暗淡的光。——我觉得有些喘不上气来，简直受不了。我摸着黑，朝着煤库走了两三步，只见煤库的装煤口露出一个人的上半截身子。我差点儿喊出声来。这个人正从这小口子向煤库里钻呢，先把脚伸进去了。脸给深蓝色水兵服的领子和帽子遮住了，从这边看不出是谁。而且光线不足，只能看见上半身朦朦胧胧地浮现出来。但是我立即感觉到那就是奈良岛。这么说来，他当然是为了自杀而进煤库的喽。

我感到兴奋异常。这是一种无法形容的愉快的兴奋，浑身的血仿佛都要沸腾起来。这也可以说是握枪等待的猎人看到猎物时

的那种心情吧。我几乎是不顾一切地扑向那个人，比猎犬还敏捷地用双手按住他的肩膀。

“奈良岛。”我的声音尖而发颤，也说不清是责备呢还是骂他。那个人当然就是犯人奈良岛。

“……”

奈良岛没有甩开我的手，他从装煤口露出半截身子，安详地抬头望望我的脸。光用“安详”这个字眼儿还不足以形容。这是使出了浑身的力气，可又不得不保持的那种“安详”。他没有选择的余地，被逼得无可奈何，好比是风暴过去后，被刮断了的帆桁凭靠剩下的那点力气，试图回到原来的位置去。这就是那种迫不得已的“安详”。由于没有遇上我原来预料到的那种抵抗，我就无意之中产生了类似不满的心情，因而越发感到焦躁气愤，默默地俯视着那张“安详地”仰望着我的脸。

我再也没看到过那样的脸。连魔鬼对那样的脸看一眼，想必都会哭出来。你没有真正看到过，我这么说，你恐怕也是难以想象的。我大概能够把他那双泪汪汪的眼睛形容给你听。他嘴角的肌肉像是忽然变成了不随意肌似的抽动了几下，兴许这一点你也揣想得到。还有他那汗涔涔的、脸色很坏的面容，也还容易描述。但是把这一切加在一起的那种可怕的神色，任何小说家也是不能表达的。我当着你这个小说家的面，也敢这么断言。我感到，他的表情闪电般地击毁了我心里的什么东西。这个信号兵的脸竟给了我那么强烈的打击。

我机械地问他道：“你想干什么？”

不知怎地，我觉得这个“你”，仿佛指的是我自己。倘若有人问我：“你想干什么？”我怎么回答好呢？谁能够心安理得地回答说：“我想把这个人当成罪犯。”有谁看见了这张脸，还说得出这样的话？这么写下来，时间就显得挺长似的，其实一眨眼的工夫我心里就闪过了这些自咎的念头。就在这当儿，我听见他说了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声“太见不得人了”，声音虽然不大，我听着却很难过。

你也许会把这情景形容作“听上去好像是我暗自这么说的”。我只感到，这话像打了一针似的刺着了我的神经。我当时真恨不得跟奈良岛一道说“太见不得人了”，朝着比我们伟大得多的什么东西低下头去。不知什么时候，我撒开了按着奈良岛肩膀的手，好像我自己就是个被抓住的犯人似的，呆呆地伫立在煤库前面。

下面的事情，我不说你大概也料想得到。那一天奈良岛关了一天禁闭，第二天被押送到浦贺的海军监狱去了。有一件事，我不大愿意说，那里经常叫囚犯“运炮弹”。那就是在相隔八尺的两个台子上放上二十来斤重的铁球，让囚犯不断地来回搬来搬去。对囚犯来说，再也没有比这更痛苦的刑罚了。记得我过去向你借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其中有这样一句话：“要是迫使囚犯多次重复无谓的苦工，诸如从甲桶往乙桶里倒水，再从乙桶往甲桶里倒回去，那个囚犯准会自杀。”海军监狱的囚犯真是这么干的，没有人自杀倒令人觉得奇怪呢。我抓到的那个信号兵就被押送到那儿去了。他满脸雀斑，个子矮矮的，一看就是个怯懦的老实人。

当天傍晚，我正跟其他的见习军官一道凭栏看着暮色即将降临的港口时，牧田来到我身边，用揶揄的口吻说：“你活捉了猴子，立了大功啊。”他大概以为我心里怪得意的呢。

“奈良岛是人，不是猴子！”

我粗声粗气地回了他一句，抽冷子离开了栏杆。伙伴们一定觉得很奇怪。因为我和牧田在海军军官学校的时候就是莫逆之交，从来没拌过嘴。

我独自沿着上甲板从舰尾走向舰首，欣慰地回顾副舰长由于担心奈良岛的安危，曾怎样惊慌失措。当我们把信号兵看作猴子的时候，唯独副舰长却把他作为人寄予同情。我们竟对副舰长抱

轻蔑的态度，简直是愚蠢透顶，太不像话了。我羞愧得无地自容，低下了头。我尽量不让皮鞋发出声音，沿着暮色苍茫的上甲板从舰首折回到舰尾。我觉得让禁闭室里的奈良岛听到精神抖擞的鞋声未免太过意不去了。

据说奈良岛是为了女人的缘故而偷窃的。不知道刑期是多久。起码也得在黑暗的牢房里蹲上几个月吧。猴子是可以免受处分的，人却不行。

手 绢

东京帝国法科大学教授长谷川谨造先生，坐在廊下的藤椅上，正读着斯特林堡的《编剧法》。

先生的专业是研究殖民主义政策。所以读者对先生读《编剧法》可能会多少感到有些唐突。但是，不只是作为学者，就是作为教育家也颇负盛名的先生，对于虽然不是自己研究专业所必需的，但在某种意义上是同现代学生的思想、感情有联系的书籍，只要有时间，他必定一一浏览一遍。另外，先生根据目前他兼任校长的某高等专科学校的学生正在争相抢读的情况，甚至不辞劳苦地读了奥斯卡·王尔德的《惨痛的呼声》和《意向》等书。既然是这样一位先生，现在读的书即便是论述欧洲近代戏剧和演员的东西，也没有什么特别奇怪的了。这无非是因为受先生教育的学生中，不仅有人写了关于易卜生、斯特林堡和梅特林克的评论，进而还有步近代戏剧家的后尘，要把一生献给戏剧创作的热心家。

先生读完了立意奇拔的一章之后，便把黄皮布面的精装本放在膝盖上，朝着廊下吊着的岐阜灯笼漫不经心地看了一眼。说也奇怪，一看那灯笼，先生的思想便离开了斯特林堡，想起了和他一起去买这个岐阜灯笼的太太。先生是在美国留学时结的婚。太太当然是美国人了。但是，在热爱日本和日本人上，先生没有丝毫变化。而日本精巧的美术工艺品，更使太太中意。所以吊在廊下的岐阜灯笼，与其说是先生的喜好，倒不如看成是夫人的一种日本趣味的表现更确切。

先生每当放下书本，就想起太太和岐阜灯笼，以及由岐阜灯笼所代表的日本文明。先生深信，日本文明在最近的五十年里，在物质方面有了相当显著的进步。然而，在精神上，却几乎谈不

上有多么大的进步。不，在某种意义上倒不如说是倒退了。那么作为现代思想家的紧急任务，在探求拯救这种倒退的出路时，到底采取什么办法好呢？先生论断说，只有依靠日本固有的武士道。决不应该把武士道看成是偏狭的岛国国民的道德。相反，其中甚至还有和欧美各国基督教的精神相一致的东西。根据这个武士道，如果得以了解现代日本思潮的趋势，这决不只是对日本精神文明的贡献，进而还有助于欧美各国国民和日本国民的相互了解。或者说由此还可以促进国际间的和平。——从这个观点出发，先生近些天一直在想，由他自己来充当东西方之间的桥梁。对这样一位先生来说，太太和岐阜灯笼以及岐阜灯笼所代表的日本文明，它们之间所具有的相互谐调，浮现到先生的思想意识上来，决不是不愉快的事。

然而，先生在反复多次得到这种满足之中，渐渐觉察到，他虽然在读书，思想和斯特林堡的距离却疏远起来了。这时他稍微不满地摇摇头，于是专心致志地把眼睛盯在细小的铅字上，他刚巧读到这样一段话：

演员对于最普通的感情，发现了某种恰到好处的表现方法，并且根据这种方法赢得成功时，他就不管时机适合不适合，一方面由于这是快乐的所在，另一方面由于这是取得成功的所在，动不动就想运用这种手段。而这就是所谓的独特的表演方法。

先生和艺术——特别是和戏剧，本来就是风马牛的关系。就是日本戏，他至今也只看过屈指可数的几次。——在某个学生创作的小说里，曾经出现过梅幸这个名字。尽管先生以博览强记自负，对这个名字却不甚了了。所以顺便把那学生找来，问道：“你所说的梅幸是什么？”

“梅幸——吗？我所说的梅幸现在是丸之内帝国剧场的演员，最近正在扮演《太阁记》第十本里的节操的角色。”穿着小仓裙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裤的学生殷勤地回答说。

因此，先生对于斯特林堡以简劲之笔对各种表演方法所作的评论，完全谈不出自己的见解。仅仅是使他联想到在欧洲留学时所看到的戏剧中的某些情景，充其量不过是在这个范围内有一些兴趣罢了。也可以说这和中学英语教师为了寻找惯用语，而去读肖伯纳的剧本没有什么不同。但就算是勉勉强强的兴趣也罢，终究还是兴趣。

走廊的天花板吊着还没有点燃的岐阜灯笼。坐在藤椅上的长谷川谨造先生，在读斯特林堡的《编剧法》。我就是只写这么一点，读者大概也不难想象这是多么悠长的初夏的午后。可是，决不能因为我这么一说，就认为先生是百无聊赖。如果有人这样解释，那就是故意对我写作的心情进行讽刺曲解。——现在，连斯特林堡，先生也不得不中途停下来，因为突然女用人报告有客来访，打断了先生的雅兴。不管天多么长，人间的琐事似乎不把先生忙坏了不会罢休……

先生把书放下，向方才女用人送来的小小名片看了一眼。白白的纸上，用纤细的笔画写着西山笃子的名字。至今相识的人里，好像没有这么一个人。交际很广的先生，从藤椅上站起来，为了慎重起见，又粗略地把头脑里的人名簿翻了一遍。但是，仍然没有记忆起这样一个名字。这时先生把名片当书签夹到书里，又把书放到藤椅上，以一副心神不宁的样子，整整绢丝单衣前襟，又稍稍看了一眼眼前的岐阜灯笼。在这种情况下，大概不管谁都是这样，和恭候的客人相比，恭候的主人的心情则更为焦躁不安。先生平时严谨，更何况对今天这样一位不相识的女客，这种事就不需要我多饶舌了。

先生看了一下表，便推开客厅的门。走进屋，在放下握着的门把手那当儿，椅子上坐着的四十岁上下的妇人几乎同时也站了起来。客人出乎先生的预料，穿着质地很好的铁青色单衣，黑罗

纱的外礼服，胸前细细的衣缝那儿，带扣上的翡翠凸现出凉爽的菱形。即便是不注意细节的先生，也马上看得出她头上挽的是圆髻。日本人特有的圆脸，琥珀色的皮肤，好像是个贤妻良母。先生看了这位客人一眼，就觉得好像在哪儿看到过。

“我是长谷川。”

先生亲切地打招呼。他以为这么一说，如果以前见过面，对方就会讲出来的。

“我是西山宪一郎的母亲。”

妇人用清晰的声音作了自我介绍，恭恭敬敬地还礼。

说起西山宪一郎来，先生现在仍然记得。他也是写过关于易卜生和斯特林堡的评论的一个学生，记得他是德国法律专业的，自入学以来，常常走访先生，提出思想问题。他在今年春天得了腹膜炎，住进大学病院，先生也曾顺便去看望过他一两次。所以说曾经在哪儿看到过这位妇人，就不是毫无根据的了。那浓眉的、精神充沛的青年和这位妇人，可以用日本的“一瓜破二”的俗语来形容，他们是惊人的相似。

“啊，西山君的……是吗？”先生一边独自点着头，一边指着小小桌子对过的椅子说，“请，请那里坐。”

妇人先对突然访问先生表示歉意，又一次恭恭敬敬地行礼，然后在指示的椅子上坐下来。在那时候，妇人从衣袖里拿出一件白色的什么，大概是手绢吧。先生一看这个，就赶紧把桌子上的朝鲜团扇递过去，同时在桌旁椅子上坐下来。

“先生的住宅很好。”

妇人有点做作地向室内看了一圈。

“哪儿的话，只是大，一点也不顶用。”用这种话应酬惯了的先生，把那时女用人送来的冷茶，放到客人面前，同时马上把话头转到对方：“西山君怎么样了？身体没有特别的变化吧？”

“是。”妇人谦恭地把两只手重叠着放在膝盖上，把话停顿了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一下接着平静地说下去。她仍然用稳重而流利的调子说：“实际上今天我是为儿子的事才来打搅先生，他终于去世了。生前曾得到先生很多照顾……”

先生以为妇人没有喝茶是客气，这时他正在把红茶的茶碗拿到嘴边。他觉得勉强相劝，不如自己主动喝好一些。但是，茶碗还没有挨上柔软的口髭的时候，妇人的话使先生猛然吃了一惊。是喝茶呢，还是不喝呢？——这样一种和青年的死完全无关的思想，在一瞬间困扰着先生的心灵。但是也总不能拿着茶碗停在那儿。于是先生下了决心，猛一口喝了半杯，微微皱着眉头，好像噎住似地说：“哦呀！”

“……在病院的时候，他常常念叨先生的关怀，虽然知道先生很忙，我还是想告诉先生，顺便向先生表示感谢……”

“哪里话，不敢当。”先生放下茶碗，继而又拿起涂了一层白蜡的团扇，怫然地这么说，“终于去世了。正是在最有希望的年纪！……我已经好久不曾到病院问候，我总以为会好起来的……那么是什么时候去世的呢？”

“昨天正好是头七。”

“是在病院去世的吗？”

“是。”

“哎，实在是意外！”

“反正能尽力做的，都尽力做了，除了听天由命已经没有办法了。既然这样，即使回想起过去的一切，也不能再埋怨什么了。”

在这谈话中间，先生发觉到意外的一件事情。那就是这位妇人的态度、举止，一点儿也不像谈自己儿子的死，眼睛里没有眼泪。声音也和平时一样。同时嘴角还浮着微笑。如果是不听谈话，而是仅仅看外貌的话，不论什么人，都会以为这位妇人是在谈家常。先生觉得这很奇怪。

——那还是先生从前在柏林留学时候的事。当今的德国皇帝的父亲，威廉一世驾崩。先生在常去的咖啡店里听到了这个讣告，最初只是受到了一般的触动。于是和往常一样精神奕奕，把手杖夹在腋下，回到了公寓。刚一开门，公寓的两个孩子一下子抱住了先生的脖子，一块儿哇的一声哭了起来。一个穿着茶色的上衣，是十二岁的女孩子，另一个穿着藏青色的短裤，是九岁的男孩子。喜欢孩子的先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一边抚摩着两个人的光泽的头发，一边不停地安慰他们说：“怎么啦？怎么啦？”可是，孩子们仍然不停地哭着。后来抽抽搭搭地说：“陛下老爷爷去世了。”

先生觉得一个国家的元首死了，连小孩子都这么悲伤，实在不可思议。这决不能单纯地认为是皇室和人民之间的关系问题。自从到欧洲以来，欧洲人的冲动的感情表露，已经多次触动了先生的视听。现在碰到的情况更使作为日本人、作为武士道信奉者的先生，大吃一惊了。当时那种惊讶和同情交织在一起的心情，至今仍很难忘怀。——先生觉得今天的情况也是那么令人纳闷，所不同的是这位妇人的不落泪，让人感到很诧异。

然而，在第一个发现之后，不久又有了第二个发现。

那时主客的谈话，从对去世的青年的追忆，谈到日常生活琐事，后来又回到对青年的追忆。恰巧在那个时候，不知道是怎么搞的，朝鲜团扇从先生手上滑下去，啪的一声掉到拼花地板上。谈话自然不是急迫到刻不容缓的那种程度。于是先生从椅子上向前躬下上半身，弯着腰，朝地板伸出手去。团扇掉到小桌子下面——掉到套在拖鞋里的妇人的白袜子旁边。

那时先生的目光偶然落到妇人的膝盖上。膝盖上放着握着手绢的手。当然仅仅这样，倒算不上是什么发现。然而，先生同时注意到妇人的手在激烈地颤抖着。他还注意到两手一边在颤抖着，一边可能是由于在强抑制着感情的激动的缘故，紧紧握着手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绢，只差没撕碎了。同时他还觉察到满是皱褶的丝手绢，那绣花的手绢边在颤抖着的手指中间好像被微风吹动似地抖动着。——妇人虽然脸上浮着微笑，实际上全身早就在哭泣了！

拾起团扇，抬起头来，先生的脸上露出了方才没有过的表情。这是看了不该看的事物而引起的钦敬的心情，以及由于这种心情而产生的满足，并且多少带着点戏剧味道的、好像有点夸张的、极其复杂的表情。

“哎，你的痛心，我虽然是个没有孩子的人，也是很了解的。”

先生好像看到了晃眼的东西，稍微有点做作地转过脸去，同时用低沉的，充满了感情的调子这样说。

“谢谢！但是，今后不管怎么说，人也是回不来了……”

妇人微微低下头。在那明朗愉快的脸上仍然充满着无限的微笑。

两小时之后，先生洗了澡，进了晚餐，吃了饭后的樱桃，并且快快乐乐地坐到走廊的藤椅上。

漫漫长夏的黄昏，老是浮泛着淡淡的光辉，大敞着玻璃窗子的宽阔的廊下，很不容易黑下来。先生在暗淡的光线下，先是把左膝架到右膝上，把脑袋靠在藤椅的椅背上，呆呆地眺望着岐阜灯笼的红穗子。先前那本斯特林堡，仍然拿在手里，可是一页也没有读。这也是有道理的。——在先生的头脑中，仍然充满了西山笃子值得称赞的举止。

先生一边吃着饭，一边从头至尾把事情对太太讲了一遍。同时称赞说，那是日本女性的武士道。热爱日本和日本人的太太，听了这话，当然不无同情。先生看到太太是个热心的听者，感到很满意。太太，方才的妇人，以及岐阜灯笼——这三者现在以其某种伦理道德为背景浮现在先生的意识里。

搞不清楚先生在这种幸福的回忆里沉浸了多久。然而，在这

个过程中，先生忽然记起某杂志约稿的事来。这家杂志以《致现代青年的一封信》为题，向各方征集一般道德上的意见。他想以今天的事情为材料，尽快把自己的感受写完寄出。——先生这么想着，微微地搔着脑袋。

搔着脑袋的手，就是拿书的那只手。这时先生才注意到方才撂下的那本书，他顺着先前放进去的名片，打开读过的那一页，恰好那时，女用人来了，点上了岐阜灯笼，因此那细细的铅字，读起来也就不感到怎么困难了。先生也没有别的要读的，就把目光漫不经心地落在书上。斯特林堡这样说：

在我年轻的时候，人们对我讲过海贝尔克夫人的，可能是来自巴黎的手绢的事。那是脸上浮着微笑，两手却把手绢一撕两半的双重演技。我们现在把这个叫派头。

先生把书放在膝盖上。因为书还是打开着的，西山笃子的名片依然放在书页里。然而，先生想的已经不是那位妇人了。并且既不是太太，也不是日本文明，而是将破坏这些均衡的调和的莫名其妙的什么东西。斯特林堡指责的表演方法，和实际道德上的问题，当然是不同的。可是，现在从读过的文字所得到的暗示中，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扰乱着刚刚洗过澡的、悠闲自得的先生的心情。既扰乱着武士道，而且还扰乱着那个独特的表演方法……

先生不快地晃了三两次脑袋，这时他又翻眼向上瞧，开始紧紧地凝视着画着秋天花草的明亮的岐阜灯笼……

烟草和魔鬼

烟草这种植物，本来日本是没有的。那么它是什么时候从国外移进来的呢？关于年代，种种记录并不一致。有的说是庆长年，也有的说是天文年间。到了庆长十年左右，全国各地好像都在栽培了。文禄年间，吸烟已普遍流行，甚至出现了这样一句世态讽刺诗：

莫要说是禁烟令，
一纸空文禁钱令，
天皇御旨无人听，
郎中诊病也不灵。

烟草又是谁带进来的呢？举凡历史学家都会回答说，是葡萄牙人或西班牙人。但未必尽然。传说中，另外还有一种回答。据说烟草是魔鬼从什么地方带来的，而魔鬼又是天主教神父（多半是方济各司铎）万里迢迢带到日本来的。

这么一说，天主教徒也许会责备我诬蔑了他们的神父。依我说，事实好像确是如此。因为，南蛮的天主来到的同时，南蛮的魔鬼也来了——输进西洋的善的同时，也输进西洋的恶，此乃极其自然之事。

但是魔鬼是不是真地把烟草带进来了呢？这一点我也不敢保证。据阿那托尔·法朗士的作品，魔鬼曾企图用木犀草花来诱惑一位修士。那么，它把烟草带到日本来的说法就不一定是捏造的了。即使是捏造的，在某种意义上也许会意想不到地接近于事实呢。由于具有上述看法，我想在下面记载一个输入烟草的传说。

天文十八年，魔鬼变成方济各·沙勿略手下的一名传教士，经过漫长的航程，安然无恙地来到日本。它之所以能变成一名传教士，乃是因为那个传教士本人在阿妈港还是什么港口上了岸，

一行人所乘的船只就启了碇，把他撂在岸上。魔鬼一直把尾巴卷在帆桁上，倒挂着暗中窥伺船里的动静。于是，它就摇身一变，变成了那个传教士，成天伺候方济各司铎。当然，倘若这位先生去造访浮士德博士，他还能变成穿红大氅的体面骑士呢。这点把戏耍起来算不得什么。

可是到日本一看，跟他在西洋时读过的《马可·波罗游记》所记载的大相径庭。首先，游记把这个国家描述得似乎遍地是黄金，但是到处也找不到这样的迹象。看光景，只要用指甲搓搓十字架，把它变成金的，就颇能诱惑此地的人们。马可·波罗还说，日本人靠珍珠之类的力量获得了起死回生之术，这恐怕也是扯谎。既然是谎言，只要见井就往里面吐口唾沫，让疫病流行，于是大多数人将会痛苦得把死后升天堂的事忘得干干净净。——魔鬼装出一副虔诚的样子，跟随方济各司铎到处参观，心里这么想着，几自踌躇满志地微笑起来。

但是只有一件糟糕的事，就连魔鬼也无可奈何。方济各·沙维尔乍来到日本，教既没传开，连一个信男信女也还没有呢，魔鬼也就找不到可诱惑的对象。对这一点，连魔鬼也颇感到尴尬。别的不说，眼下就无所事事，不知道该怎么去消磨光阴才好。

魔鬼左思右想，它打算种点花草来解闷。离开西洋时，它就在耳朵眼里装了各式各样植物的种子。至于土壤，从附近借一块田就成了。对此举连方济各司铎也满口赞成。司铎只当是自己手下的这个传教士想在日本移植西洋药草什么的呢。

魔鬼马上把犁和镐头借来，耐心地耕起路旁的园子来了。

正当初春潮润季节，隔着弥漫的霞雾深处，咻——的传来远处寺院懒洋洋的钟声。声音是那么清越悠扬，不像听惯了的西洋教堂的钟那样怪嘹亮的，当当震耳。——那么，魔鬼呆在这样的太平景象当中，是不是心里就感到轻松了呢？才没有那么回事呢。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魔鬼一听到这梵钟的声音，马上就皱起眉头，比听了圣保罗教堂的钟声还要难受，他就死命地翻起地来。因为人们一旦听到这不紧不慢的钟声，沐浴在明媚的阳光底下，那心情就会奇妙地松弛下来，既不想行善，也不想作恶了。魔鬼特地渡海来诱惑日本人，这岂不白跑一趟吗！魔鬼顶讨厌劳动了，以至由于手掌上没有茧子，挨过伊凡的妹妹的责骂。它为什么如此卖力地抡起镐头来了呢？纯粹是为了驱走那一不小心就会缠住它、使它变得有道德的那种瞌睡才这么拼命的。

魔鬼终于花了几天工夫把地翻好，然后将藏在耳朵里的种子播种在垄里。

又过了几个月，魔鬼撒下的种子萌芽，长茎，到了当年的夏末，宽阔的绿叶子把园子里的土整个覆盖了。但是谁也不知道这种植物叫什么。连方济各司铎亲自问魔鬼，它都只是咧嘴笑笑，默不作声。

后来这植物茎部的顶端开了一簇簇的花儿，是漏斗形的淡紫色的花。魔鬼大概因为辛勤劳动过一场，见花儿开了，颇为高兴。早祷和晚祷后，它就到田里来不遗余力地侍弄。

有一天（这事儿恰好出在方济各外出几天去传教的期间），一个牛贩子牵了一头黄牛打园子旁边经过。一看，一个身穿黑袍、头戴宽边帽的南蛮传教士在圈着篱笆、紫花盛开的园子里，正一个劲儿地给叶子除虫呢。那花儿太罕见了，牛贩子不由得停下步来，摘下斗笠，毕恭毕敬地向那个传教士招呼道：“喂，神父大人，那是什么花儿呀？”

传教士回过头来。他是红毛儿，矮鼻子，小眼睛，一看就是个好脾气的人。

“这个吗？”

“是啊。”

红毛儿倚着篱笆摇了摇头。他用半吊子日本话说：“对不起，

这个名字我可能告诉人。”

“哦？是方济各大人不许你说出去吗？”

“不，不是的。”

“那你不能告诉我呢？最近我也受到方济各神父大人的感化，信了教，你看！”

牛贩子得意洋洋地指了指自己的胸部。果然，他脖子上挂着个小小的黄铜十字架，它正在阳光照耀下闪闪发光呢。也许太晃眼了，传教士皱了皱眉，低下头去，随即用比刚才还要和蔼的语调半真半假地说：“那也不成。这是我们国家的规矩，不准告诉人。你还不如自己猜猜看呢。日本人挺聪明，一定猜得着。要是猜中了，地里长的东西，我一古脑儿全送给你。”

牛贩子还以为传教士在跟自己开玩笑呢。他那太阳晒黑了的脸上泛着微笑，故意使劲地歪歪脑袋说：“是什么呢？一时半会儿可猜不出来呀。”

“唉，用不着今天就猜出来。三天之内，你好好想想，再来吧。问人也没关系。要是猜中了，就统统给你。此外还给你红葡萄酒。要么就给你张地上乐园图吧。”

对方太热心了，牛贩子未免感到吃惊。“那么，要是猜不着，怎么办呢？”

传教士把帽子往后戴戴，一边甩甩手，笑起来了。他笑声像乌鸦那么尖，牛贩子都有些觉得奇怪了。

“要是猜不着，我就跟你要点什么。咱们是在打赌。猜得着还是猜不着，反正就押这一注。要是猜中了，就全都给你。”红毛儿说着说着，那声调又变得温和了。

“好的。那么我也豁出来啦，你要什么，就给你什么。”

“什么都给？连牛都肯给吗？”

“要是你不嫌弃，现在就给。”牛贩子边笑边抚摩黄牛的额头，他好像一直以为这是和蔼可亲的传教士在开玩笑呢。“可要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是我赢了，那个开花的草就是我的了。”

“好的，好的，一言为定。”

“答应了。我凭着主耶稣基督之名发誓。”

传教士听罢，一双小眼睛忽闪忽闪的，满意地吭哧了两三下鼻子。他左手叉腰，略微挺起胸脯，用右手摸摸紫花说：“要是猜不中，我就要你的肉体 and 灵魂。”

红毛儿说着，抡起右胳膊，摘下帽子来。蓬乱的头发里面长着两只山羊般的大犄角。牛贩子的脸色不禁变得刷白，失手把斗笠掉在地下了。也许是太阳西斜的缘故，地里的花儿和叶子霎时都失去了光泽。连牛都不知道被什么吓住了，低垂着犄角，以一种大地轰鸣般的声音叫着。

“你答应我的话也得算数。你不是以那个我忌讳叫的名字发誓了吗？不要忘了，期限是三天。那么，再见！”

魔鬼以瞧不起人的、但又假装殷勤的腔调这么说着，又故意恭恭敬敬地向牛贩子鞠了个躬。

牛贩子后悔自己不该麻痹大意，上了魔鬼的当。照这样下去，终归要给那个“恶魔”抓住，肉体 and 灵魂都将在“永无止息的烈火”中焚烧。这样一来，他不是白白放弃过去的信仰而领洗了吗？

但是他既然凭着主耶稣基督之名发过誓了，就不能收回诺言。当然，如果有方济各司铎在场，好歹还能想出个办法；不凑巧，目前司铎外出了。究竟怎样才能将计就计，不让魔鬼的阴谋得逞呢？他连觉也不睡，足足想了三天。为了做到这一点，非得想法了解那个植物的名称不可。但是连方济各司铎都不晓得，又有谁能知道呢？

在期限将满的那天晚上，牛贩子终于牵着黄牛，悄悄走到传教士住着的房屋旁边。那座房屋挨着园子，房前就是大道。走去一看，传教士大概也已经睡着了，窗户里连灯光都没有。虽然有

月亮，却是个阴沉的夜晚，地里寂静无声，这儿那儿，在微暗中依稀能够看到紫花寂寞的姿影。原来牛贩子想到了一个没有多大把握的主意，才强打起精神，蹑手蹑脚来到这里。可是这片万籁俱寂的景物使他望而生畏，他想干脆就这样回去算了。尤其想到那位长着山羊那样的犄角的仁兄正在那扇门后面作地狱的好梦呢，于是勉强鼓起来的勇气也就窝窝囊囊地消失了。但转念一想，怎么能把肉体 and 灵魂交给“恶魔”呢，绝不能这么泄气啊。

于是，牛贩子一面祈求童贞玛利亚的庇护，一面断然实行了预先想好的计划。那就是把牵着的黄牛的缰绳解下来，照着牛屁股狠狠地打一下，猛地把它赶进园子里去。

牛屁股被打得疼痛难忍，它就蹿了起来，撞垮了篱笆，把园子践踏个稀烂。它还把犄角三番两次撞在房屋的墙板上。蹄子声和哞哞的叫声宏亮地响彻四周，震撼着薄薄的夜雾。这时有人打开窗户，露出脸来。虽然黑咕隆咚地看不清楚，肯定是变成传教士的魔鬼喽，只觉得透过黑暗还能清清楚楚地看见它头上的犄角。

“这畜生，干吗踩我的烟草园子！”

魔鬼甩手，用发困的声音嚷道。他大概刚刚睡着就给吵醒了，气得要命。

牛贩子正躲在园子后面窥伺着呢。魔鬼这话，他听起来觉得就像是耶稣的福音一样……

“这畜生，干吗踩我的烟草园子！”

跟所有类似的故事一样，这个故事也结束得很圆满。也就是说，牛贩子顺利地猜中了烟草这个名字，赌赢了魔鬼，并且把园子里长的东西统统据为己有。

但是我老早就认为这个传说恐怕有更深的含义。因为魔鬼尽管未能把牛贩子的肉体 and 灵魂弄到手，却得以使烟草遍布日本。这么说来，正如牛贩子之获救伴随着堕落的一面，魔鬼的失败也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伴随成功的一面吧。魔鬼连摔个跤也不会白白站起来的。当人自以为战胜了诱惑的时候，说不定已经进了圈套呢。

顺便再略记一下魔鬼的下落。方济各司铎刚一回来，就凭着他手里牧杖的威力终于把魔鬼从当地驱逐走了。但是那以后，它似乎仍旧扮作传教士到处流浪。还有关于建立南蛮寺的时间它经常出入京都的记载呢。也有关于愚弄松永弹正的果心居士就是这个魔鬼的说法，关于这一点，小泉八云先生业已写过，这里就不赘述了。自从丰臣、德川两氏禁传外教以来，起初魔鬼还露露面，终于还是完全离开日本了。……关于魔鬼的记载，只写到这里为止。进入明治年代后，它再度来日，但对它的活动情况我却毫无所知，不胜遗憾……

橘 子

冬天的一个傍晚，天色阴沉，我坐在横须贺发车的上行二等客车的角落里，呆呆地等待开车的笛声。车里的电灯早已亮了，难得的是，车厢里除我以外没有别的乘客。朝窗外一看，今天和往常不同，昏暗的站台上，不见一个送行的人，只有关在笼子里的一只小狗，不时地嗷嗷哀叫几声。这片景色同我当时的心境怪吻合的。我脑子里有说不出的疲劳和倦怠，就像这沉沉欲雪的天空那么阴郁。我一动不动地双手揣在大衣兜里，根本打不起精神把晚报掏出来看看。

不久，发车的笛声响了。我略觉舒展，将头靠在后面的窗框上，漫不经心地期待着眼前的车站慢慢地往后退去。但是车子还未移动，却听见检票口那边传来一阵低齿木屐的吧嗒吧嗒声；霎时，随着列车员的谩骂，我坐的二等车厢的门咯嗒一声拉开了，一个十三四岁的姑娘慌里慌张地走了进来。同时，火车剧烈颠簸了一下，便缓缓地开动了。站台的廊柱一根根地从眼前掠过，送水车仿佛被遗忘在那里似的，戴红帽子的搬运夫正向车厢里给他小费的什么人致谢——这一切都在往车窗上刮来的煤烟之中依依不舍地向后倒去。我好不容易松了口气，点上烟卷，这才无精打采地抬起眼皮，瞥了一下坐在对面的姑娘的脸。

那是个道地的乡下姑娘。她那没有油亮的头发挽成了银杏髻，红得刺目的双颊上横着一道道皴裂的痕迹。一条肮脏的淡绿色毛线围巾一直耷拉到放着一个大包袱的膝头上，捧着包袱的满是冻疮的手里，小心翼翼地紧紧攥着一张红色的三等车票。我不喜欢姑娘那张俗气的脸相，那身邋遢的服装也使我不快。更让我生气的是，她竟蠢到连二等车和三等车都分不清楚。因此，点上烟卷之后，也是有意要忘掉姑娘这个人，我就把大衣兜里的晚报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随便摊在膝盖上。这时，从窗外射到晚报上的光线突然由电灯光代替了，印刷质量不高的几栏铅字格外明显地映入眼帘。不用说，火车现在已经驶进横须贺线上很多隧道中的第一个隧道。

在灯光映照下，我溜了一眼晚报，上面刊登的净是人间一些平凡的事情，媾和问题啦，新婚夫妇啦，渎职事件啦，讣闻等等，都解不了闷儿——进入隧道的那一瞬间，我产生了一种错觉，仿佛火车在倒着开似的，同时，近乎机械地浏览着这一条条索然无味的消息。然而，这期间，我不得不始终意识到那姑娘正端坐在我面前，脸上的神气俨然是这卑俗的现实的人格化。正在隧道里穿行着的火车，以及这个乡下姑娘，还有这份满是平凡消息的晚报——这不是象征又是什么呢？不是这不可思议的、庸碌而无聊的人生的象征，又是什么呢？我对一切都感到心灰意懒，就将还没读完的晚报撇在一边，又把头靠在窗框上，像死人一般阖上眼睛，打起盹儿来。

过了几分钟，我觉得受到了骚扰，不由得四下里打量了一下。姑娘不知什么工夫竟从对面的座位挪到我身边来了，并且一个劲儿地想打开车窗。但笨重的玻璃窗好像不大好打开。她那皴裂的腮帮子就更红了，一阵阵吸鼻涕的声音，随着微微的喘息声，不停地传进我的耳际。这当然足以引起我几分同情。暮色苍茫之中，只有两旁山脊上的枯草清晰可辨，此刻直逼到窗前，可见火车就要开到隧道口了。我不明白这姑娘为什么特地要把关着的车窗打开。不，我只能认为，她这不过是一时的心血来潮。因此，我依然怀着悻悻的情绪，但愿她永远也打不开，冷眼望着姑娘用那双生着冻疮的手拼命要打开玻璃窗的情景。不久，火车发出凄厉的声响冲进隧道；与此同时，姑娘想要打开的那扇窗终于咯噔一声落了下来。一股浓黑的空气，好像把煤烟融化了似的，忽然间变成令人窒息的烟屑，从方形的窗洞滚滚地涌进车厢。我简直来不及用手绢蒙住脸，本来就在闹嗓子，这时喷了一脸的

烟，咳嗽得连气儿都喘不上来了。姑娘却对我毫不介意，把头伸到窗外，目不转睛地盯着火车前进的方向，一任划破黑暗刮来的风吹拂她那挽着银杏髻的鬓发。她的形影浮现在煤烟和灯光当中。这时窗外眼看着亮起来了，泥土、枯草和水的气味凉飕飕地扑了进来，我这才好容易止了咳，要不是这样，我准会没头没脑地把这姑娘骂上一通，让她把窗户照旧关好的。

但是，这当儿火车已经安然钻出隧道，正在经过夹在满是枯草的山岭当中那贫陋的镇郊的道岔。道岔附近，寒伧的茅草屋顶和瓦房顶鳞次栉比。大概是扳道夫在打信号吧，一面颜色暗淡的白旗孤零零地在薄暮中懒洋洋地摇曳着。火车刚刚驶出隧道，这当儿，我看见了在那寂寥的道岔的栅栏后边，三个红脸蛋的男孩子并肩站在一起。他们个个都很矮，仿佛是给阴沉的天空压的。穿的衣服，颜色跟镇郊那片景物一样凄惨。他们抬头望着火车经过，一齐举起手，扯起小小的喉咙拼命尖声喊着，听不懂喊的是什么意思。这一瞬间，从窗口探出半截身子的那个姑娘伸开生着冻疮的手，使劲地左右摆动，被温煦的阳光映照得令人喜爱的金色的五六个橘子，忽然从窗口飞落向送火车的孩子们头上。我不由得屏住气，登时恍然大悟。姑娘大概是前去当女佣，把揣在怀里的几个橘子从窗口扔出去，以犒劳特地到道岔来给她送行的弟弟们。

苍茫的暮色笼罩着镇郊的道岔，像小鸟般叫着的三个孩子，以及朝他们头上丢下来的橘子那鲜艳的颜色——这一切一切，转瞬间就从车窗外掠过去了。但是这情景却深深地铭刻在我心中，使我几乎透不过气来。我意识到自己由衷地产生了一股莫名其妙的喜悦心情。我昂然仰起头，像看另一个人似地定睛望着那个姑娘。不知什么时候，姑娘已回到我对面的座位上，淡绿色的毛线围巾仍旧裹着她那满是皴裂的双颊，捧着大包袱的手里紧紧攥着那张三等车票。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直到这时我才聊以忘却那无法形容的疲劳和倦怠，以及那不可思议的、庸碌而无聊的人生。

沼泽地

一个雨天的午后，我在某画展的一个房间里发现了一幅小油画。说“发现”未免有些夸大，然而，惟独这幅画就像被遗忘了似的挂在光线最幽暗的角落里，框子也简陋不堪，所以这么说也未尝不可。记得标题是《沼泽地》，画家不是什么知名的人。画面上也只画着浊水、湿土以及地上丛生的草木。恐怕对一般的参观者来说，是名副其实地不屑一顾吧。

而且奇怪的是，这位画家尽管画的是郁郁葱葱的草木，却丝毫也没有使用绿色。芦苇、白杨和无花果树，到处涂着混浊的黄色，就像潮湿的墙土一般晦暗的黄色。莫非这位画家真的把草木看成这种颜色吗？也许是出于其他偏好，故意加以夸张吧？——我站在这幅画前面，一边对它玩味，一边不由得心里冒出这样的疑问。

我越看越感到这幅画里蕴蓄着一股可怕的力量。尤其是前景中的泥土，画得那么精细，甚至使人联想到踏上去时脚底下的感觉。这是一片滑溜溜的淤泥，踩上去扑哧一声，会没脚脖子。我在这幅小油画上找到了试图敏锐地捕捉大自然的那个凄惨的艺术家的形象。正如从所有优秀的艺术品感受到的一样，那片黄色的沼泽地上的草木也使我产生了恍惚的悲壮的激情。说实在的，挂在同一会场上的大大小小、各种风格的绘画当中，没有一幅给人的印象强烈得足以和这幅相抗衡。

“很欣赏它呢。”有人边说边拍了一下我的肩膀。我觉得恰似心里的什么东西给甩掉了，就猛地回过头来。

“怎么样，这幅画？”对方一边悠然自得地说着，一边朝着沼泽地这幅画努了努他那刚刚刮过的下巴。他是一家报纸的美术记者，向来以消息灵通人士自居，身材魁梧，穿着时新的淡褐色西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装。

这个记者以前曾经给过我一两次不愉快的印象，所以我勉强回答了他一句：“是杰作。”

“杰作——吗？这可有意思啦。”记者捧腹大笑。

大概是被他这声音惊动了吧，左近看画的两三个人不约而同地朝这边望了望。我越发不痛快了。

“真有意思。这幅画本来不是会员画的。可是因为作者本人曾反复念叨非要拿到这儿来展出不可，经遗族央求审查员，好容易才得以挂在这个角落里。”

“遗族？那么画这幅画的人已经故去了吗？”

“死了。其实他生前就等于是死了。”

不知不觉间，好奇心战胜了我对这个记者的反感。我问道：“为什么呢？”

“这个画家老早就疯了。”

“画这幅画的时候也是疯着的吗？”

“当然喽。要不是疯子，谁会画出这种颜色的画呢？可你还在赞赏，说它是杰作哩。这可太有趣儿啦！”

记者又得意洋洋地放声大笑起来。他大概料想我会对自己的无知感到羞愧；要不就是更进一步，想使我对他鉴赏上的优越留下印象吧。然而他这两个指望都落空了。因为他的话音未落，一种近乎肃然起敬的感情，像难以描述的波澜震撼了我的整个身心。我十分郑重地重新凝视这幅沼泽地的画。我在这张小小画布上再一次看到了为可怕的焦躁与不安所折磨的艺术家痛苦的形象。

“不过，听说他好像是因为不能随心所欲地作画才发疯的呢。要说可取嘛，这一点倒是可取的。”

记者露出爽快的样子，几乎是高兴般地微笑着。这就是无名的艺术家——我们当中的一个人，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从人世间

换到的唯一报偿！我浑身奇怪地打着寒战，第三次观察这幅忧郁的画。画面上，在阴沉沉的天与水之间，潮湿的黄土色的芦苇、白杨和无花果树，长得那么生气蓬勃，宛如看到了大自然本身一般……

“是杰作。”我盯着记者的脸，斩钉截铁地重复了一遍。

龙

—

宇治大纳言隆国：“唉，午觉醒来，觉得今天好像格外热，一点风也没有，连缠在松树枝上的藤花都纹丝不动。平时听上去那么凉爽的泉水声一夹上蝉声，就反而使人觉得闷热了。喏，再让僮儿们给扇扇风吧。

“怎么，路上行人都集合了吗？那么，就去吧。僮儿们，别忘了扛着那把大蒲扇，跟我来。

“喂，列位，我就是隆国。原谅我光着个膀子，失礼，失礼。

“说来我今天是有求于各位，才特地劳各位到宇治亭来。最近我偶尔到了此地，也想跟旁人一样写写小说。仔细想来，我成天只在宫廷出出进进，肚子里实在没有什么值得记下来的故事。然而我生性懒惰，最怕开动脑筋，想些复杂的情节。因此，从今天起，想恳求各位过路的，每人讲一个古老的故事，好让我编成小说。这样一来，准能广泛收集到意想不到的逸事奇闻，车载斗量。能不能麻烦大伙儿替我满足这个愿望呢？

“哦，你们乐意帮助？那太好了。那么我就顺序听大伙儿讲吧。

“喂，僮儿们，用大蒲扇给在座的扇扇，这样多少能凉快些。铸工、陶工都不要客气，你们俩快过来，靠这张桌子坐。卖饭卷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的大娘，桶嘛最好撂在廊子角落里，别让太阳晒着。法师也把铜鼓摘下来好不好。那边的武士和山僧，你们都铺上竹席了吧。

“好的，要是准备好了，首先就请年长的老陶工随便讲点什么吧。”

二

老陶工：“哎呀呀，您可太客气了，还要把我们下等人讲的逐个写成故事——以我的身分，光是这一点，就真不敢当啊。可是恭敬不如从命，那么我就不揣冒昧，讲个无聊的传说吧。请您姑且耐着性子听我讲来。

“我们还年轻的时候，奈良有个叫作藏人得业惠印的和尚，他的鼻子大得不得了，而且鼻尖一年到头红得厉害，简直像是给蜜蜂螫过似的。奈良城的人们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鼻藏——原先叫他大鼻藏人得业，后来嫌太长了，不知不觉就叫成鼻藏人。过不了多久，还嫌太长，索性鼻藏鼻藏地喊开了。当时我在奈良兴福寺里亲眼见到过他一两次，怪不得要骂他鼻藏了，真是举世无双的红天狗鼻啊。一天晚上，这个外号叫鼻藏、鼻藏人、大鼻藏人得业的惠印法师没带弟子，一个人悄悄地来到猿泽池畔，在采女柳前面的堤岸上高高地竖起一块告示牌，上面大书‘三月三日龙由此池升天’。其实，惠印并不知道猿泽池里是不是真住着龙。至于三月三日有龙升天，更纯粹是他信口开河。不，毋宁说是不升天倒来得更确切一些。那么他为什么要开这样一个荒唐的玩笑呢？因为奈良僧俗两界的人动不动就奚落他的鼻子，他气愤不过，打算好好捉弄捉弄他们，解解恨。于是就千方百计设了这么个骗局。您听了一定觉得好笑，但这是从前的事，当时到处都有喜欢恶作剧的人。

“话说第二天头一个发现这块告示牌的是每天早晨都来参拜兴福寺如来佛的一个老太婆。她手上挂着念珠，忙忙叨叨地拄着

竹拐棍，来到了霏雾弥漫的池畔。一看，采女柳下面新立起一块告示牌。老太婆心里纳闷，想道：要说是法会的告示牌，怎么会立在这么个古怪的地方呢？可是她不识字，打算就这样走过去。恰好迎面来了一个披着袈裟的法师，她就请法师给念了念。谁听到‘三月三日龙由此池升天’都会吃惊的，老太婆也吓了一大跳，把弯了的腰伸伸直，望着法师的脸发怔：‘这池子里有龙吗？’据说法师反倒挺镇静地向她说起教来：‘还有这样一个故事呢：从前中国有位学者，眉毛上边长了个瘤子，痒得要命。有一次，天色忽然阴下来了，雷电交加，下起瓢泼大雨。那个瘤子猛地裂开，蹿出一条黑龙，驾着云彩笔直地升天而去。连瘤子里都有龙，何况这么大的池子，说不定水底下盘着好几十条蛟龙毒蛇呢！’老太婆一向认为出家人是不会撒谎的，听了这话，她简直吓破了胆，说道：‘听您这么一说，敢情那边的水的颜色看上去的确有点儿奇怪哩。’虽然三月三日还没到，老太婆却气喘吁吁地念着佛，连竹拐棍都来不及拄，丢下和尚就赶紧逃跑了。要不是怕旁人瞅见，法师简直要捧腹大笑起来。倒也难怪，原来他就是那个惹起事端的外号叫鼻藏的得业惠印。他没安好心，想着昨天晚上竖起那块告示牌后，这会子该有鸟儿落网了，于是在池畔遛达，观看动静。老太婆走后，却又来了个妇女，大概是起个大早赶路的，让跟随的仆人背着行李。她的市女笠周围垂着面纱，仰起脸独自看着告示。于是惠印也站在告示前面假装看，拼命忍着，尽量不让自己笑出来。然后表示诧异地用那大鼻子哼了一声，慢腾腾地朝着兴福寺折回来。

“在兴福寺南大门前面，没想到碰见了住在同一栋僧房里的一个叫作惠门的法师。惠门见了他，本来就显得倔强的两道浓眉越发皱了皱，说道：‘师父起得好早哇，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啦。’这话说得正中惠印的心意，他鼻子上堆满了笑，得意洋洋地说：‘可不，说不定会从西边出来呢。听说三月三日龙要从猿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泽池升天哩。’惠门听罢，半信半疑地狠狠地朝惠印的脸瞪了一眼，接着就嗓子眼里咯咯地冷笑着说：‘师父可做了个好梦。唔，我听说，梦见龙升天可是个吉兆哩。’说罢，昂着前额扁平的头，正要擦身而过。这时大概听见了惠印自言自语般地念叨‘哎呀呀，无缘的众生难以化度啊’的声音，惠门就把脚上那双麻襪儿木屐的高齿往后一扭，恶狠狠地回过头来，用讲经说法时那种口气追问道：‘难道你有龙要升天的确凿证据吗？’惠印故意从容不迫地指了指晨光初照的池子，用鄙夷的口吻说：‘你要是怀疑愚僧说的话，就请看看那棵采女柳前面的告示吧。’这下子连倔脾气的惠门也瘪了。他困惑地眨巴了一下眼睛，无精打采地说了声：‘哦，竖起了那么一块告示牌吗？’就溜走了，边走边歪着他那大脑袋，好像在想什么心事。鼻藏人目送着他的后影，您大概也猜得到他心里感到多么好笑。惠印只觉得红鼻子里头痒将起来，当他装腔作势地走上南大门的石阶时，忍不住笑出来了。

“‘三月三日龙由此池升天’的告示牌在当天早晨就产生了影响，过了一两天，猿泽池的龙的风声在奈良城里传遍了。也有人提出‘那个告示是什么人在捣鬼吧’，但恰好京城里谣传神泉苑的龙升天了，所以连提出这种看法的人心里也将信将疑，觉得说不定这样一桩奇事会发生哩。在这以后不到十天又出了一件不可思议的怪事。春日神社有个神官，他那年方九岁的独养女儿，一天晚上枕着妈妈的膝盖打盹儿，梦见一条黑龙像云彩一样从天而降，用凡人的话说：‘我终于打算在三月三日升天了，但绝不找你们城里人的麻烦，尽管放心。’女儿醒来后，如此这般地讲给妈妈听了。于是，又立即在全城轰动开了，说是猿泽池的龙托了梦。好事之徒又添枝加叶，说什么龙附在东家娃子身上，作了一首和歌啦，又显灵给西家巫女，授与神谕啦，不一而足，直好像猿泽池的龙眼看就要把脑袋伸出水面似的。后来甚至有人说，他亲眼看到了龙本身。这是个每天早晨到市场上去卖鱼的老爷爷，

那天黑早他来到猿泽池，只见黎明前满满的一池子水，唯独垂着采女柳、立着告示牌的堤下边那块地方，朦朦胧胧有点亮光。当时关于龙的风声流传得正热闹呢，老爷爷心想：‘看来是龙神显灵啦。’他也说不上是喜还是怕，反正浑身发抖，撂下那挑子河鱼，就蹑手蹑脚地走过去，扶着采女柳，定睛往池子里看。只见半明半暗的水底下，一只黑铁链般的难以形容的怪物一动不动地盘成一团。那个怪物大概给人的声音吓住了，忽地伸直了盘蜷的身躯，池面上乍然出现一道水路，怪物消失得无影无踪。老爷爷看罢，吓出一身汗，随即回到他撂下挑子的那个地方。这才发现，挑去卖的鲤鱼、鲫鱼等统共二十尾鱼，不知什么时候都消失了。有人嘲笑他说：‘大概是给水獭精骗了。’但是，意想不到的大多数人认为，‘龙王镇守的池子里不会有水獭，准是龙王怜恤鱼的生命，把它们招到自己居住的池子里去了。’

“再来谈谈鼻藏惠印法师的事。自从‘三月三日龙由此池升天’的告示牌引起轰动以来，他耸耸大鼻子得意地暗笑着。可是哪里想到，还差四五天就到三月三日的时候，惠印那位在摄津国的樱井当尼姑的姑妈，竟大老远地跑来参观龙升天。这下可叫惠印为难啦。他连吓带哄，想方设法劝他姑妈折回樱井去，可她说：‘俺已经到了这把岁数，只要能看上一眼龙王升天，就死也瞑目啦。’她对侄子说的话充耳不闻，固执地坐在那里。事到如今，惠印也不便交代那个告示牌原是他干的把戏了。他终于让了步，只好同意照料姑妈到三月三日为止，并且还不得不答应当天陪她一道去看龙神升天。他又想到，连作了尼姑的姑妈都听说了这件事，那么大和国自不用说，这个消息连摄津国、和泉国、河内国，兴许播磨国、山城国、近江国、丹波国都传遍了吧。也就是说，他设这个骗局原只是为了捉弄一下奈良的老少，想不到竟使四面八方几万人都上了当。想到这里，惠印与其说是觉得好笑，毋宁说是害起怕来。就连一早一晚给老尼姑领路，一边去参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观奈良寺院的时候，也亏心得犹如逃避典史眼目的罪犯。可有时候又听见路人说，最近那个告示牌前面供着线香和鲜花，他虽然揪着一颗心，却又高兴得就像立下了什么大功似的。

“一天天地过去，终于到了龙升天的三月三那天。惠印有约在先，别无他法，只得勉勉强强陪着老尼姑来到兴福寺南大门的石阶上，从那里，一眼就能望到猿泽池。那一天，晴空万里，连刮响门前风铃的那么一点风都没有。不用说奈良城了，大概从河内、和泉、摄津、播磨、山城、近江、丹波等国都有对这个日子盼待已久的参观者拥来。站在石阶上一看，无论西边还是东边，都是人山人海，一眼望不到边。各式各样的乌帽像波浪一样哗哗起伏，连绵到二条大街烟笼雾绕的尽头处。其中还夹杂着蓝纱车、红纱车、栋檐车等考究的牛车，巍然镇住周围的人浪，钉在车顶上的金银饰具，在明媚的春光照耀下闪闪发光。此外还有打着阳伞的，高高地拉起帐幕遮阳的，甚至有小题大做地在路上搭起一排看台的——下面的池子周围那副热闹景象，仿佛提前举行的加茂祭。惠印法师做梦也没想到竖了块告示牌竟会惊动这么多人，他目瞪口呆地回头望望老尼姑，颓丧地说：‘哎呀呀，怎么来了这么多人，可了不得！’这一天他连用那个大鼻子哼一声的劲头也没有了，就窝窝囊囊地蜷缩在南大门的柱子脚下。

“可是做姑妈的老尼姑没法儿知道惠印的心事，她拼命伸长了脖子四下里打量着，连头巾都快滑落下来了，有一搭没一搭地跟惠印扯起什么‘龙神住的池子，风景到底别致’啦，‘既然来了这么多人，龙神准会出现’啦。惠印也不便老是坐在柱脚下，勉强抬起身子看了看。这里，头戴软乌帽、武士乌帽的人们堆成了山，惠门法师也挤在里面哪，前额扁平的他，比别人都高出一头，目不转睛地盯着池子。惠印一时忘掉了心头的沮丧，只因为骗了这个家伙，暗自觉得好笑。于是招呼了声‘师父’，用嘲讽的口吻问道：‘师父也看龙升天来了吗？’惠门傲慢地回过头来，

脸上泛着意想不到的严肃神色，连浓眉都没挑一下地回答说：‘可不是嘛。我跟你一样，都等得不耐烦了。’惠印心想：我这个玩笑开得有点儿过头啦。惠印自然也就发不出高兴的声音来了，他又像原先那样神色不安地隔着人海呆望猿泽池。池水好像已经温吞了，发出神秘的光，周围堤岸上栽的樱柳的倒影清晰地映在水面上，一动也不动，等多久也没有龙要升天的迹象。尤其是方圆数里观众挤得水泄不通的关系吧，今天池子比平时显得越发狭小了，让人觉得谁要说里面有龙，首先就是个弥天大谎。

“可是观众都屏息凝神，耐心地翘盼着龙升天，甚至觉察不出时间在一分钟一分钟地流逝，大门下的人海越来越辽阔了。不多时，牛车的数目也多得有些地方辐辏相接。参照前面的经过，惠印看到这副情景心里有多么沮丧，也就可想而知了。可这时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不知怎的，惠印心里也开始觉得龙真会升天了——起初毋宁是觉得未尝不会升天。竖起告示牌的原来就是惠印本人，按说他是不该有这样荒唐的想法的，但是俯瞰着这片乌帽恰似波涛般地在翻滚，他就一个劲儿地觉得准会发生这样一桩大事。究竟是云集观众的心情不知不觉之间使鼻藏受到感染了呢，还是因为他竖起了告示牌，引起了这场热闹，有点儿感到内疚，不由得盼起龙升天来了呢，姑且不去管它。总之，惠印明知告示牌是自己写的，心头的沮丧却逐渐消散，也跟老尼姑一样不知疲倦地凝视着池面。可不，要不是心里有了这种念头，又怎么可能勉勉强强站在南大门下面等上大半天，翘首企盼那根本不可能升天的龙呢。

“但是，猿泽池依然像往日那样反射着春日的阳光，连个涟漪都没起。丽日当空，万里无云。观众依然密密匝匝堆在阳伞和遮阳底下，或者倚在看台的栏杆后面。他们好像连太阳的移动都忘了，从早晨到晌午，从晌午到傍晚，如饥似渴地伫候着龙王的出现。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惠印来到那里后过了半天光景，半空中飘起一缕线香般的云彩，

一眨眼的工夫就大了，原先晴朗的天空乍然阴暗下来。就在这当儿，一阵风从猿泽池上萧萧飒飒而过，在镜子般的水面上描出无数波浪。观众虽然有思想准备，可也慌了手脚，霎时间就下起白茫茫的倾盆大雨来了。雷也猛地轰隆隆打起来，闪电像穿梭般地交叉飞舞。风将层云撕个三角形口子，乘势旋起池水如柱。登时，在水柱云彩之间，惠印朦朦胧胧看见一只十丈多长的黑龙，闪着金爪笔直地腾空而去。据说那只是一眨眼的工夫，随后光看见在风雨之中，环池而栽的樱树花瓣朝着黑暗的天空飞舞。至于观众怎样慌了神，东跑西窜地奔逃，在闪电下掀起不下于池子里的滚滚人浪，那就不必啰嗦了。

“后来大雨住了，云间透出青空，惠印那副神气，好似连自己的鼻子大这一点也忘了，眼睛滴溜溜地四下里打量着。难道刚才那条龙真是自己看花了眼吗？——正因为告示牌是他竖的，想到这里，只觉得龙仿佛不会升天似的。可他又千真万确地看见了，越琢磨越感到莫名其妙。于是，就把像死人一样瘫坐在旁边柱脚下的老尼姑扶了起来，不免带着几分尴尬，怯怯地问道：‘您看见龙了吗？’姑妈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一时好似说不出话来，光是胆战心惊地频频点头。后来才颤声说道：‘当然看见啦，当然看见啦！不是一只亮堂堂地闪着金爪子、浑身漆黑的龙神吗？’这么说来，并不是鼻藏人得业惠印眼睛花了才看见龙的。后来从街头巷议中了解到，原来当天在场的男女老少，几乎个个都说曾看见黑龙穿过云彩升上天去。

“事后，不知怎么一来，惠印说出了真相，告诉大伙儿其实那块告示牌是他竖起来捉弄人的。据说惠门以及各位法师对他的话没有一个予以置信。那么，他竖告示牌这个恶作剧，究竟达到了还是没有达到目的呢？即使去问外号叫鼻藏、大鼻藏人得业的

惠印法师本人，恐怕他也回答不出吧。”

三

宇治大纳言隆国：“这故事真妙。从前那个猿泽池里大概住过龙。什么？不知道从前住没住过？喏，从前准住过。以前普天之下人人都打心里相信水底下有龙。因此，龙自然就会在天地之间翱翔，像神一样时而显现出它那奇异的形象。别净由我啰嗦了，还是把你们的故事讲给我听吧。下一个该轮到云游僧了。

“什么，你要讲的是叫作池尾禅智内供的长鼻法师的故事吗？刚听完鼻藏的故事，一定格外有趣哩。那么，马上就讲吧……”

舞 会

—

那是明治十九年十一月三日的夜晚，时年十七岁的名门小姐明子和她的秃头父亲一起，走上这天晚上举办舞会的鹿鸣馆的阶梯。在通明的瓦斯灯光照耀着的宽阔的阶梯两侧，近似人工制作的大朵的菊花，排成了三层篱笆。最里层的是浅红色，中间一层是深黄色，最前边的白花瓣儿像缨子一样散散乱乱。从菊花篱笆尽头的阶梯上边的舞厅那儿，欢乐的管弦乐就像难以抑制的幸福的叹息似的，不停地传过来。

明子老早就受过法语的教育，也学过跳舞。然而，参加正式舞会，这还是有生以来第一次。所以在马车里，她只是心不在焉地回答着父亲唠唠叨叨的谈话。此时此刻这姑娘的心里，正有一种可以形容为愉快而又不安的忐忑情绪在滋长着。在马车到达鹿鸣馆之前，她不知几次抬起焦躁不安的眼睛，凝视着窗外流逝过去的东京街道的暗淡灯光。

但是，进鹿鸣馆不久，她就碰到了一件使她忘掉这种不安的事。他们上了一半楼梯，便赶上了走在他们前面的中国高官。这时高官一边让开肥胖的身子，让两个人先过去，一边把吃惊的眼神投向明子。崭新的蔷薇色的舞会服装，质地极好的垂向脖颈的浅蓝色发带，加上在浓发上戴着一朵喷香的玫瑰花——实际上今天晚上明子的样儿，的确会使那个拖着长辫子的中国高官惊讶，因为她充分地体现了开化的日本少女的美。那时恰好有一个穿着燕尾服的年轻的日本人匆忙走下楼梯，当他和父女俩迎面走过去时，好像条件反射似地回过头来，吃惊地看着明子的背影。同时好像想起什么似地把手伸向白色的领带，接着穿过菊花丛急匆匆

向大门那儿走去。

两人走上楼，在二楼舞厅门口，今晚舞会的主人——留着花白胡须的伯爵，胸前佩戴着几枚勋章，和穿着路易十五世式样的服装的上了年纪的伯爵夫人一起，落落大方地迎接客人。明子发现当伯爵看到她时，在深通世故的脸上，一刹那间掠过了无限惊叹的神色。人缘很好的明子的父亲，脸上浮着微笑，向伯爵和伯爵夫人简单地介绍了自己的女儿。这个姑娘体验到一种害羞和得意交织在一起的滋味。但是，这当儿她却从显贵的伯爵夫人的脸上，觉察出多少有点鄙俗的气质。

舞厅各处的菊花喷芳吐艳。而在各处等待舞伴的妇女们的飘带、鲜花和象牙扇子，在清爽的香水气味中，像没有声音的波浪似的晃动着。明子很快就和父亲分了手，凑到华丽的妇女群中去了。她们都是穿着天蓝色的或玫瑰色的舞会晚服的芳龄相近的少女。她们迎着她，就像鸟儿般嘁嘁喳喳，一致赞扬今晚她的姿色多么美丽。

但是，她刚一凑到这些伙伴们当中去，就有一位不相识的法国海军军官不知从什么地方缓步走了过来。他两臂垂直，恭恭敬敬地按日本礼节行礼明子觉得微微的红潮涌上她的面颊。而这个行礼意味着什么，不用说也是很清楚的。于是她向站在旁边的穿浅蓝色舞会晚服的小姐转过脸去，托她把自己手里的扇子保管好。这时意外的是，这位法国海军军官脸上浮着微笑，用音调生硬的日语，吐字清晰地对她说：“请一起跳舞好吗？”

不久，明子就和这位法国海军军官跳起了华尔兹舞《蓝色多瑙河》。伴舞的这位军官双颊晒得黝黑、五官端正、口蓄浓须。她的个子太矮，连把戴着长手套的纤手搭在对方的军服左肩上都有困难。但是，很会跳舞的海军军官巧妙地带着她，轻松地人群中移动着舞步。同时在她耳边不时地用善于交际的法语小声说着恭维的话。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她一面对他的温存语言报以含羞的微笑，一面不时地把目光投向他们跳舞的舞厅四周。印着皇室纹徽的紫绉绸的帷幕和张牙舞爪的苍龙弯曲着身子的中国国旗下，花瓶中的菊花在拥来转去的人群中间，有的闪着轻松的银白色，有的浮现着浓重的金黄色。而这个拥来转去的人群，好像香槟酒喷涌似的，在华丽的德国管弦乐旋律的煽动下，眼花缭乱地摇摆着，没有片刻的休止。明子碰到正在跳舞的一位朋友，相互在匆忙中愉快地点点头。然而，在那一刻，又有另一位跳舞的朋友，好像一只很大的飞蛾发狂般地突然出现在眼前。

可是明子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伴舞的法国海军军官正在注意着她的一举一动。那时这个对日本毫无了解的外国人说，他对她的快乐的跳舞是多么感到兴趣。这样一位漂亮的小姐是不是也像偶人似地住在纸和竹子的房子里？并且是不是拿着细细的筷子，从描花青瓷小饭碗里，夹着米粒吃？——他的这些疑问，多次同和蔼可亲的微笑一起从眼神里流露出来。明子觉得这些话很可笑，但也感到洋洋自得。因此在舞伴的视线不时投向脚下的时刻，她的小巧的红色舞鞋更轻松地在光滑的地板上滑动起来。

但是，不久伴舞的军官就注意到，像小猫一样的小姐显出了疲劳的样子，他看着她的面孔关怀地说：“还继续跳吗？”

“Non, merci!”明子虽然气喘吁吁，却断然这么回答说。

这位法国海军军官又继续跳华尔兹舞，从容不迫地引着她，在前后左右晃动着飘带和鲜花的妇女中间曲折穿过，朝着墙壁旁陈列着的菊花那边跳着。跳完最后一圈后，他精心周到地请她坐在这里的椅子上，自己重新挺起胸脯，和刚才一样毕恭毕敬地按日本礼节敬礼。

后来他们又跳了波尔加舞和玛兹尤卡舞，之后明子和这位法国海军军官挽着胳膊，穿过白、黄、浅红三色菊花组成的三层花墙，来到楼下宽广的房间。

在这里，燕尾服和白皙的裸肩川流不息，摆满银的和玻璃餐具的几张桌子，有的肉食和松蕈堆积如山，有的夹心面包和冰淇淋像高塔似地耸起，又有的石榴和无花果筑成三角塔。尤其是菊花丛中露出的屋子一角的墙壁上有着美丽的、金黄色的窗棂，精巧的人工的葡萄蔓绿油油地缠绕着。在葡萄叶子中间，像蜂巢似的葡萄串，果实累累，闪着紫色垂悬着。明子在金黄色的窗棂前边，碰到了秃头的父亲，他正和年纪相仿的绅士站在一起，衔着雪茄烟。父亲看到明子时，满意地点了点头，随后转向同伴，又开始吸雪茄烟。

法国海军军官和明子走到一张餐桌前，一起拿起冰淇淋的小匙。这期间她发觉，对方不时地在看着她的手、头发和垂到脖颈的发带，这对她来说当然不是什么不愉快的事。但是有那么一刹那，却也闪过过女人的那种怀疑的念头。这时有两个身着黑天鹅绒衣服、胸前戴着红茶花的好像德国人的年轻女性打旁边走过去，她为了略略表示这种怀疑，便采用了一种感叹的语气说：“欧洲女性真漂亮呀！”

海军军官听了这话，非常认真地摇着头：“日本女性也很漂亮。特别是您……”

“不对吧！”

“不，这不是恭维话。您这样完全可以参加巴黎的舞会。在舞会上大家将会惊叹不止。因为你很像瓦当绘画里的小姐。”

明子不知道瓦当。因此海军军官这句话所唤起的美丽的过去的幻影——昏暗森林中的喷泉和正在凋谢的玫瑰的幻影，在一瞬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然而，敏锐过人的她，在用小匙搅动冰淇淋的过程中，并没有忘记扯起方才的那个话头。

“我也很想参加巴黎的舞会。”

“不，巴黎的舞会和这里的完全一样。”

海军军官一边这样回答，一边环视着围绕他们两人的餐桌的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人群和菊花。忽然一丝讽刺的微笑在他的眼神里跳动，他不觉停下了搅动冰淇淋的小匙。

“不仅巴黎，到处的舞会都是一样。”他半自言自语地附加说。

一小时之后，明子和法国海军军官还像刚才那样挽着胳膊，和许许多多的日本人和外国人一起，伫立在舞厅外边满天星斗的凉台上。

隔着一片栏杆的凉台对面，遮满宽广庭园的针叶林，寂静地交叉着桎杈，在那枝头露出红圆灯笼的点点灯光。而冰冷的空气的下层，从庭园地面飘上来的藓苔的气味和落叶的气味，微微带有凄凉的秋天的气息。然而身后的舞厅，那些装饰着飘带和鲜花的人群，仍然在印着十六瓣菊花的紫绉绸的帷幕下，无休无止地跳着。还有声调很高的管弦乐的旋风，在人海上，照旧挥动着毫不留情的鞭子。

当然在这个凉台上，人们不休不止的热闹的谈话和笑声也在搅动着夜晚的空气。而当昏暗的针叶林上空飞起美丽的焰火的时候，人们一同喊出了轰闹般的声音。站在那儿的明子和身边的亲密的小姐们先是进行着轻松愉快的闲谈。可是，过一会儿注意到，那个法国海军军官挽着明子的手臂，正在默然地注视着庭园上的星空。她意识到这不是别的，是在怀念故乡。这时明子从下仰头悄悄看着他的脸，半撒娇地说：“您在怀念故乡吧？”

海军军官转过头来，仍旧用那微微含笑的眼睛沉静地看着明子，并且像孩子似地摇着脑袋，代替了“不”的回答。

“那么你在想什么呢？”

“你猜猜看。”

那时聚集在凉台上的人们又发起了一阵旋风般的嘈杂的声音。明子和海军军官停止了他们的谈话，向压在庭园的针叶林上面的夜空望着。那时恰好红色的、蓝色的焰火，正交叉着飞向夜

空，随后在空中消失了。明子不知为什么觉得这焰火的美好像是在引起悲伤的心情。

过了一会儿，法国海军军官温存地低头看着明子的脸，用指教语气说：“我在想焰火的事——像我们的生命那样的焰火。”

二

大正七年的秋天，当年那位明子在赴镰仓别墅的途中，偶然和曾有一面之识的某青年小说家同乘一趟火车。青年小说家把一束要赠给镰仓的朋友的菊花放在行李架上。于是当年的明子——今天的 H 老夫人，说每当看到菊花便使她想起往事。她详细地给他讲了鹿鸣馆舞会的回忆。青年小说家因为听了当事人自己亲自讲的这段回忆，自然是感到极大的兴趣。

在这个谈话结束的时候，青年无意地问老夫人：“夫人知道这位法国海军军官的名字吗？”

这时 H 老夫人出乎意外地回答说：“当然知道。他的名字叫儒理安·维奥。”

“那就是洛蒂！是那个创作《菊子夫人》的皮埃尔·洛蒂！”

青年感到愉快的兴奋。但是 H 老夫人以纳闷的眼神看着青年的脸，喃喃地反复说：“不，不是洛蒂呀，是儒理安·维奥！”

女 性

雌蜘蛛沐浴着盛夏的阳光，在红月季花下凝神想着什么。

这时空中响起振翅的声音，突然一只蜜蜂好像摔下来似地落到月季花上。蜘蛛猛地举目望去。寂静的白昼的空气里，蜜蜂振翅的余音，仍然在微微地颤动着。

雌蜘蛛不知什么时候蹑手蹑脚地从月季花下边爬出来。蜜蜂这时身上沾着花粉，向藏在花芯里的蜜把嘴插了进去。

残酷的沉闷的几秒钟过去了。

在红月季花瓣上，几乎陶醉在花蜜里的蜜蜂后边，慢慢露出了雌蜘蛛的身子。就在这一刹那蜘蛛猛地跳到蜜蜂头上。蜜蜂一边拼命地振响着翅膀，一边狠狠地去整敌人。花粉由于蜜蜂的扑打，在阳光中纷纷飞舞。但是，蜘蛛死死咬住不松口。

争斗是短暂的。

不久蜜蜂的翅膀不灵了，接着脚也麻痹起来，长长的嘴最后痉挛着向天空刺了两三次，这就是悲剧的结束。是和人的死并无不同的残酷的悲剧的结束。——一瞬间之后，蜜蜂在红月季花下，伸着嘴倒下去了。翅膀上，脚上，沾满了喷香的花粉……

雌蜘蛛的身子一动也不动，开始静静地吮吸蜜蜂的血。

不知羞耻的太阳光，透过月季花，在重新恢复起来的白昼的寂静中，照着这个在屠杀和掠夺中取胜的蜘蛛的身子。灰色缎子似的肚子，黑琉璃一般的眼睛，以及好像患了麻风病的、丑恶的硬邦邦的节足——蜘蛛几乎是“恶”的化身一般，使人毛骨悚然地爬在死蜂身上。

这种极其残酷的悲剧，以后不知发生过多少次。然而，红月季花在喘不过气来的阳光和灼热中，每天仍在斗艳盛开……

过了不久，蜘蛛在一个大白天，忽然像想起什么似地钻到月季的叶和花朵之间的空隙，爬上一个枝头。枝头上的花苞，被地

面酷热的空气烤得将要枯萎，花瓣一边在酷热中抽缩着，一边喷放着微弱的香味儿。雌蜘蛛爬到这里之后，就在花苞和花枝之间不断往还。这时洁白的、富有光泽的无数蛛丝，缠住半枯萎的花蕾，渐渐又缠向枝头。

不一会工夫，这里出现一个好像绢丝结成的圆锥体的蛛囊，白得耀眼，在反射着盛夏的阳光。

蜘蛛做完了巢，就在这华丽的巢里产下无数的卵。接着又在囊口织了个厚厚的丝垫儿，自己坐在上面，然后又张起类似顶棚的像纱一样的幕。幕完全像个圆屋顶，只是留一个窗子，从白昼的天空把凶猛的灰色的蜘蛛遮盖起来。但是，蜘蛛——产后身体瘦弱的蜘蛛，躺在洁白的大厅中间，月季花也好，太阳也好，蜜蜂的翅音也好，好像全忘记了，只是专心致志地在沉思着。

几周过去了。

这时蜘蛛囊巢里，在无数蛛卵中沉睡着的新生命苏醒了。对这件事最先注意到的，是在那白色大厅中间断食静卧的、现在已经老了的母蜘蛛。蜘蛛感觉到丝垫下面不知不觉在蠢动着的新生命，于是慢慢移动着软弱无力的脚，咬开把母与子隔离开的囊巢顶端。无数的小蜘蛛不断地从这儿跑到大厅里来。或者不如说，是丝垫变成了百十个微粒子在活动着。

小蜘蛛马上钻过圆屋顶的窗子，一哄拥上通风透光的红月季的花枝。它们的一部分拥挤在忍着酷暑的月季的叶子上。还有一部分好奇地爬进喷着蜜香的层层花瓣的月季花里去。另有一部分已经纵横交错于晴空之中的月季花枝与花枝之间，开始张起肉眼看不清的细丝。如果它们能叫的话，在这白昼的红月季花上，一定会像挂在枝头的小提琴在风中歌唱那样，鸣叫轰响。

然而，在这圆屋顶的窗子前边，瘦得像个影子似的母蜘蛛，寂寞地独自蹲在那儿。不只这样，而且过了好久，连脚也不动一动了。那洁白大厅的寂寥，那枯萎的月季花苞的味儿——生了无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数小蜘蛛的母蜘蛛，就在这既是产房又是墓地的纱幕般的顶棚之下，尽到了做母亲的天职，怀着无限的喜悦，在不知不觉之间死去了。——这就是那个生于酷暑的大自然之中，咬死蜜蜂，几乎是“恶”的化身的女性。

一块地

阿住的儿子是在采茶刚刚开始的时候死去的。儿子仁太郎就像个瘫子似的在床上足足躺了八年。这样的一个儿子死了，人们说是阿住的“来世修好”，阿住本人的确也并不怎么悲伤，当阿住在仁太郎的棺材前边供上一炷香的时候，心里倒有一种如释重负般的轻松感觉。

仁太郎的葬礼办完之后，碰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儿媳阿民的事。阿民有一个男孩。并且她替卧病的仁太郎把地里的庄稼活差不多全承担起来了。如果儿媳现在走了，不用说孩子没人照顾，甚至连家里的生活也维持不了。因此阿住想，等过了七七四十九天，就给阿民找个丈夫，让她像儿子在世时一样，担起家里的活来。她想找仁太郎的叔表兄弟与吉作赘婿。

偏偏刚好在头七的第二天早晨，阿民收拾起出嫁时的东西来了，阿住不禁大吃一惊。阿住那时候正领着孙子广次在里屋的走廊上玩。给孩子玩的玩具，是从学校偷来的一枝盛开的樱花。

“喂，阿民，俺不该把话一直闷在肚子里，是俺的错，可是你，就这么着把孩子和俺扔下走吗？”

阿住的声音，与其说是责备，倒不如说是在诉苦。阿民没有回过头来，只是笑着说：“婆婆，看你说了些啥呀！”尽管是这么一句话，阿住是多么放心就别提了。

“是呀，俺想你也不至于这样……”

阿住还在絮絮叨叨地倾吐着夹杂着怨气的心愿。同时她的话又渐渐勾起她自己的悲伤来了，几行泪水终于顺着满是皱纹的面颊流了下来。

“是啊，只要是你愿意，俺也希望一辈子能住在这个家里啊！——还有这么个孩子呢，谁愿意走呢！”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不知不觉地阿民也流下了眼泪，把广次抱到自己的膝盖上，广次好像特别害羞的样子，一个劲儿惦记着扔在里屋铺席上的樱花枝子……

阿民和仁太郎在世的时候一样，照样闷头在地里干活。但是招婿的问题，却不像阿住打算的那样容易解决。阿民对这种事儿好像完全没有兴趣。阿住一有机会，不是悄悄试探阿民的口气，就是开门见山地和她谈意见。然而阿民每次都说：“是呀，等来年再说吧！”马马虎虎应付过去。阿住对这个自然是既忧愁又高兴。阿住一边顾虑世上说三道四，一边只好听儿媳的话，等来年再说了。

但是，到了第二年，阿民除了忙地里的庄稼活，好像什么也不想。阿住以比去年更恳切似的口气，提出招婿的问题。这其中的原因，是她受到了亲戚的责备和世人暗地里的闲言冷语，使她有难言的苦衷。

“可是呀，阿民，你现在还这么年轻，没有个男人可过不下去啊。”

“过不下去又有啥法呀！不信你给咱家找进一个外人来看看。小广会很可怜，你也会操心，而俺的操心劳累，就更不用提了！”

“所以呀，俺才想把与吉招来啊，他最近说决不赌钱了！”

“他是婆婆的亲戚呀！可是对俺来说终究是个外人呐！哎，俺只好忍耐下去啦……”

“可是话又说回来啦，你这个忍耐，可不是一年两年的事啊！”

“没什么啊！这是为了小广哩。俺现在受点苦，咱家的地就不用分成两份，就全是小广的了！”

“可是，阿民呀（阿住每当到这个时候，都是一本正经的，温言细语的），别人的闲话可讨厌啦。你今天在俺面前讲的话，可以仔细讲给别人听听……”

她们两个人的这种对话，不知道谈过多少次了。然而阿民的决心，却反而越来越坚决，没有丝毫软下来的样子。阿民也真的没有借助男劳力帮忙，自己既种白薯，又割麦子，庄稼活比以前干得更起劲了。还不只如此，夏天喂母牛，即使是下雨天，她也出去割草。这种顽强的劲头，本身就是眼下对招进外人一事所表示的一种强烈抗议。阿住也终于打消了招婿的念头。当然，打消这个念头，对于她来说未必就是不愉快的事情。

阿民靠着女人家一双手，支撑起一家的生活。这无疑也有出于“为了小广”这样一种至诚的愿望在内，但是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她的内心已经深深扎下根的遗传的力量。阿民本是从贫瘠穷苦的山区搬到这一带落户的所谓“流浪者”的女儿。“你家阿民倒有和她的模样很不相称的气力呀！最近我又看到她背着四大捆旱稻子走过去了！”——阿住已经好多次听到邻居的老婆婆说这样的话。

阿住为了对阿民表示感激，也在忙自己的活。领孙子玩，照管那头牛，做饭，洗衣服，到邻家去汲水等等——家里的活也不少。可是阿住照旧弯着腰，在那里高兴地干活。

有一年深秋的晚上，阿民背着松叶捆，精疲力竭地回到家里。阿住背着广次，正在狭窄的堂屋角落里，烧木桶里的洗澡水。

“冷吧？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晚？”

“今天比平时多干了点活。”

阿民把松叶捆扔到水槽前，连沾满泥土的草鞋也没脱，就走到地炉跟前。地炉里烧着一个柞树根，正闪动着红色的火苗。阿住想要马上站起身来。但是由于腰上背着广次，不抓紧木桶边缘，就不容易站起来。

“赶紧去洗个澡吧！”

“顾不上洗澡，肚子饿呀！还是先吃点白薯吧！——有煮好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的吗，婆婆？”

阿住摇摇晃晃地走到水槽旁边，连锅端来煮好的白薯，放到地炉旁边。

“早就煮好了等着你呢，凉了吧？”

两个人把白薯穿到竹签子上，一块儿放到地炉上去烤。

“小广睡得挺好呐！放到被窝里多好啊！”

“不行，今天挺冷，放下可就睡不安稳了。”

阿民说着，大口大口地嚼着冒烟的白薯。这是只有劳动了一天的、疲劳不堪的农民才懂得的一种吃法。将要从竹签子上掉下的一块白薯，被阿民一口塞到嘴里去。阿住觉得在自己的背上打着小小鼾声的广次沉甸甸的，同时在那里一个劲儿地烤白薯。

“像你那么干活，当然会比别人更饿了！”

阿住不时用充满感慨的目光盯着儿媳的脸。但是阿民什么也不说，在冒烟的柴火光亮中，贪婪地嚼着白薯。

阿民越干越不辞劳苦，不断地担起了男人的全部活计。有时候夜里还提着马灯，顺着地垄间菜。阿住对于胜过男人的儿媳，总是怀着敬意。不，与其说是敬意，还不如说是畏惧。阿民除了地里的和山上的活以外，其他的活都推给了阿住。近来甚至连她自己贴身围的腰布也几乎不洗了。即使是这样，阿住从来也不诉苦，硬支撑着弯着的腰，拼命地干活。而且碰到邻居的老婆婆，还以一副认真的面孔夸奖儿媳：“你看，像阿民那么干，唉，俺就是什么时候死了，家里的事也用不着操心了！”

可是阿民“干活”的劲头好像很不容易满足。又过了一年，这次阿民提出了向河对岸的桑田发展的设想。照阿民说来，近五段步的地只能拿到十来元的地租，实在是太不合算。与其这样，还不如把那块地改成桑田，余暇养养蚕，只要是蚕茧的行情不落下来，一年就一定能到手一百五十元。然而阿住尽管爱钱，一想到忙上加忙，她就觉得实在受不了。特别是费工受累的养蚕，更

是她绝对不能同意的。阿住终于带着抱怨的语气反对阿民了。

“这合适吗，阿民？俺可没有推脱的意思。虽说俺不想推脱，可是咱家没有一个男劳力，可有个离不开人的孩子。现在的活就已经累得够呛了！你可真是想得美，养蚕能办得到吗？你哪怕替俺稍微想想看！”

阿民一听婆婆诉苦，觉得再坚持，在情理上也太过不去。养蚕的念头虽然放弃了，在栽种桑田上却非常坚持己见。“你不用管了，桑田横竖是我一个人干！”——阿民不服气地看着阿住，讥讽地这么说。

从这以后，阿住又想起赘婿的事了。以前是因为担心生活，顾虑世人说闲话，曾经多次想招个女婿。但是这一次，是想哪怕有片刻时间能逃脱家务活的劳累而开始想招赘女婿了。正因为如此，和从前相比，这次的招婿就不知道有多么迫切了。

那恰好是橘子地里花朵盛开的时节，坐在油灯跟前的阿住，透过干夜活儿戴着的大花镜，慢慢地又谈起了招婿的事。然而盘腿坐在炉旁的阿民，一边嚼着咸豌豆，一边说：“又是招婿，我不听！”对婆婆连个好脸色也没有给。

如果在以前，这么一说，阿住大体上也就算了。但是，这一次阿住硬是缠着劝说：“可是，话不能老这么说。明天是宫下安葬的日子，正好这次轮到咱们家去挖墓穴。在这种时候没有个男劳力……”

“这有啥关系！我去挖墓穴！”

“笑话，你是个妇道人家……”

阿住本想强装笑容。但是，看了阿民的脸色，她觉得贸然笑出来是太轻率了。

“婆婆，是不是你想养老了？”

盘腿坐着的阿民抱着膝盖，冷冷地这么刺了一句。被突然击中要害的阿住，不知不觉地摘下了大花镜。而为什么要摘下来，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她自己也不知道。

“啥呀？你，怎么说出了这种话！”

“你在小广爸爸死的时候，自己说的话不会忘吧？你说如果把咱家的地分成两份，就对不起祖先……”

“是啊！俺是这样说过。可是，你也想想看。这不是此一时彼一时嘛，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啊……”

阿住拼命地为招进一个男劳力而争辩着。然而，阿住的意见连她自己听来，也觉得站不住脚。这首先是因为她不能讲出自己的真心话——也就是说，她不能道出自己是为了想过得舒服些。阿民看穿了婆婆的心思，一边仍然嚼着咸豌豆，一边不容情地申斥婆婆。还不只这样，阿住过去不知道儿媳有一张天生的能说会道的嘴巴，那也帮了不少忙。

“那样对你当然挺好呀，因为你先死啊。——可是，婆婆，你换了俺看看，总不能破罐子破摔啊！俺可不图自己是清白啦，或者是傲气地当一辈子寡妇。在腰酸腿痛睡不着觉的夜里，俺也曾经仔细想过，这么固执己见，也是出于无可奈何。虽然说无可奈何，可是转过念头一想，这都是为了咱家，为了小广，于是俺就只好咬着牙干下去了……”

阿住只是茫然望着儿媳的面孔。这时她不知不觉地弄清了一个事实。就是不管她怎么着急，直到她闭上眼睛那一天，她也不用想得到安闲。

阿住等儿媳讲完话之后，重新戴上大花镜。然后半自言自语地这样结束了自己的谈话：“可是，阿民，在世上光讲大道理是行不通的，你也该仔细想想啊！俺不再说什么了！”

过了二十分钟，不知是村里哪个年轻小伙子，用男中音唱着小调，慢慢地从门前走过去了。“年轻的嫂嫂，今天来割草。草儿啊，服服帖帖，开镰割哟！”——小调的声音离远了后，阿住又透过老花镜，偷偷看了一眼阿民的脸色。然而，阿民朝着油灯

长长伸着两条腿，连连打着哈欠。

“怎么样，睡觉吧！好早点起来。”

阿民刚刚这么说完，伸手抓起一把咸豌豆，然后吃力地从炉旁站起身来……

从那以后有三四年时间，阿住默默地忍受着劳累。这好比是一匹常年劳累的马一样，尝着套着轭的老马所经历过的那种苦楚。阿民照样到外边拼命干地里的活。阿住也照样辛勤地干着家务活。但是看不见的一根鞭子，在不断地威逼着她。有时候因为没有烧洗澡水，有时候因为忘记了晒稻子，有时候因为放牛，阿住经常受到性格倔强的阿民的讽刺和斥责。但是，阿住从来也不还嘴，一声不响地忍受着劳累。这首先是因为她一向就有忍从的精神，其次是因为孙子广次比对母亲更依恋奶奶。

实际上在别人眼里看来，阿住几乎和从前一样，没有什么变化。如果稍有点变化的话，那只是不像从前那样夸奖儿媳了。这样细小的变化，并没有特别引起别人的注意。至少是邻居的老婆婆，还照样说阿住是个“来世修好”的人。

盛夏的一个火热的晌午，阿住在堆房前葡萄架的浓荫里，和邻居的老婆婆谈闲天。四周除了牛棚里的苍蝇嗡嗡声外，一片寂静。邻居的老婆婆一边聊天，一边吸着短短的卷烟。这是从儿子吸完的烟头里仔细收集起来的。

“阿民呢？哦，割干草去了吗？年纪轻轻的，啥都肯干！”

“哪里话呀，一个女人家与其到外边去，俺看最好还是干家里的活！”

“不呀，喜欢干地里活的人可比什么都强啊。俺家媳妇过门已经七年了，别说是到地里去，就是薅草也没干过一天呀！每天就是给孩子洗点什么啦，拆拆缝缝自己的东西啦，就这么过日子。”

“还是这样好啊！孩子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自己也利利落落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的，现在时兴嘛！”

“话虽这么说，现在的年轻人都不愿意干庄稼活呐！——哟，方才是什么声音？”

“方才的声音？你可真是的，那是牛放屁哟。”

“是牛放屁呀？你瞧瞧真是的。——大热天里顶着太阳，在谷地里薅草什么的，年纪轻轻的，也够辛苦的了！”

两个老太婆和睦地这么闲谈着。

仁太郎已经死去八年多了，阿民用女人家一双手支撑了一家人的生活。同时阿民的名声不知什么时候也传到村子外边去了。阿民已经不再是起早贪黑“干活”的年轻寡妇了，更不是小伙子们的“年轻的嫂嫂”了。她却成了媳妇的榜样，今世节妇的模范。“你看看河对岸人家阿民！”——这样的话和申斥一起从别人的嘴里说了出来。阿住并没有向邻居的老婆婆讲她自己的痛苦。而且连这种想法也没有。但是在她的内心深处，虽然不是明确意识到，却总有些信赖命运，她的这种信赖也终于成了泡影。现在除了孙子广次以外，没有一点指望了。阿住对已经是十二三岁的孙子，倾注了她全部的慈爱。然而这个最后的指望，也屡次遭到挫折。

一个连续晴朗的秋日午后，怀里挟着书包的孙子广次，急急忙忙地从学校回家了。阿住在堆房前边正灵活地挥动着菜刀，把蜂屋柿子做成柿饼。广次的身子轻松一跳，越过一张晾晒谷子的席子，把两脚整整齐齐地并在一起，恭恭敬敬地对奶奶行了个举手礼，然后脸上泛着认真的神色，没头没脑地问道：

“奶奶，俺妈真的是个了不起的人吗？”

“怎么回事？”

阿住手里拿着的菜刀停下了，眼睛紧紧地盯着孙子的面孔。

“是老师在上修身课的时候说的啊。他说，像广次的母亲那样了不起的人，在这一带找不出第二个来！”

“是老师说的吗？”

“是，是老师说的。是撒谎吗？”

阿住起初很狼狈。连学校的老师都对孙子撒这么大的谎——对阿住来说再也没有比这件事更意外的了。但是，暂短的狼狈之后，阿住突然火了，像变了一个人似地大骂阿民：“哎呀呀，撒谎啊，简直是撒大谎！你妈那个人呀，只在外边干活，别人就看她了不起。可是她是个心眼坏透了的人啊！你奶奶快让她给折腾死了，她盛气凌人……”

广次吃惊地看着完全变了脸色的奶奶。过了一会儿，阿住又起了反作用，忽然哭了起来。

“所以啊，你奶奶是指望你才活着的呀！你可决不要忘了啊！你转眼就到十七岁了，那时候你可马上找个媳妇，听见了吗？好让你奶奶休息休息。你妈说等征兵以后再说，这可太长啦，那怎么等得了呢！你听见了吗？你应该对你奶奶尽爸爸和你两个人的孝心呀！这样，你奶奶也不会亏待你，奶奶什么都给你……”

“这柿子熟了也给我吗？”

广次贪馋地摸弄着筐子里的柿子。

“那还用说，当然会给你啦！你年纪小，可是你啥都懂得。你可永远也不要变心啊！”

阿住哭着哭着又破涕笑了起来……

在发生这个小事件的第二天晚上，为了点小事，阿住终于和阿民发生了激烈的争吵。这件小事，是阿住吃了阿民的白薯引起的。然而两个人越说越僵，阿民脸上浮着冷笑说：“你要是讨厌干活，那就只好死啦！”阿住听了马上失去了常态，像疯了似地吼叫起来。那时广次正枕在奶奶的膝上呼呼地睡着。阿住连孙子也不顾了，“小广，你起来！”一边把小广摇晃醒来，一边不停地骂着，“小广，喂，你起来！小广，喂，你起来，听听你妈说的什么话呀！你妈让俺死哪！你好好听听！到了你妈这一辈，倒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是攒了几个钱，但是这一町三段地可都是你爷爷和奶奶开垦出来的呀！可是怎么样呢？你妈说俺要图享清福，就让俺死！——告诉你阿民，俺是会死的！死没有什么可怕的呀！不，俺可不听你的吩咐。俺会死啊！一定会死！就是死了也缠住你！”

阿住大吵大骂，和哭起来的孙子抱在一起，而阿民照样一下子躺在地炉旁边，装没听见。

然而阿住并没有死。相反地在第二年立春前，自恃健壮的阿民却得了伤寒，发病第八天就死了。当时，在这个小村子里不知有多少人患了伤寒病。但是阿民在得病之前，为了给也是得伤寒病死掉的铁匠办葬礼，去干了挖墓穴的活。在葬礼那一天，铁匠铺里还有一个轮到要被送到隔离病院去的小徒弟。“你一定是那一天给传染上了。”——阿住送走了医生之后，对烧得满面通红的病人阿民，略微责备了一句。

阿民的葬礼那天下着雨。但是全村的人，上至村长，全都参加了葬礼。参加葬礼的人没有一个不惋惜早死的阿民，同时也怜悯失去了最主要劳力的广次和阿住。特别是村代表说，郡政府原已决定近日内对阿民的勤劳予以表彰。阿住听了这些话，只有低下头表示谢意。“哎，这也是命里该着呀！我们为了表彰阿民的事，从去年就向郡政府提出了申请，村长和我破费了火车钱，前后五次去找过郡长，真也是历经辛苦呀！可是，我们已经断了念头，因此也请你死了心吧！”——为人很好的、秃头的代表又加上了几句诙谐的话，惹得年轻的小学教员用不愉快的眼神瞪着他。

阿民葬礼结束的那天夜里，阿住在设着佛龕的里屋一角上，和广次睡在一张蚊帐里。如果在平时，两个人就在黑暗沉沉里睡着了，但是，今天晚上佛龕上还点着明灯。同时旧铺席上还飘荡着消毒水的那种怪味。阿住可能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翻来覆去总也睡不着。阿民的死确实给她带来了很大的幸福。她再也用不

着干活，也用不着担心受什么斥责了。家里的储蓄已经有三千圆，土地有一町三段左右。从此她和孙子可以每天随便吃大米饭了，也可以随意买一向喜欢吃的用稻草包包着的咸鳕鱼了。阿住在一生里还从来没有这么轻松过。从来没有这么轻松过吗？——这使她清楚地记起了九年前的那个夜晚。那天夜里几乎和今天夜里的轻松感觉没有什么不同。那天是自己亲骨肉的儿子结束葬礼的晚上。今天夜里呢？——今天只是刚刚结束了给自己生了一个孙子的儿媳葬礼的晚上。

阿住不由地睁开了眼睛。孙子紧挨在她的旁边，露出一副天真的面孔，仰面朝天地睡着。阿住在端详着这副酣睡的面孔时，渐渐地觉得她自己太悲惨了。同时也觉得和自己结了孽缘的儿子仁太郎和儿媳阿民，也都是悲惨的人。在这种感情变化中，九年间积累的憎恨和愤怒消逝了。甚至给她以慰藉的未来的幸福都消逝了。他们亲属三个人都是悲惨的人。然而，其中忍辱苟生的她自己，更是一个悲惨的人。“阿民呀，你为什么死啊？”——阿住不知不觉地对刚刚死去的人这么说着，于是泪水突然簌簌地落了下来……

阿住听到钟敲过四点以后，好容易才疲劳地睡着了。但是，在那个时刻，在这茅草屋顶的上空已经迎来了寒冷的拂晓……

大导寺信辅的前半生

——一种思想的画面

一 本所

大导寺信辅生在本所的回向院附近。在他的记忆里，这儿没有一条街给他留下美丽的印象，也没有一所漂亮的房子，特别是在他家附近，都是些专做地窖保险柜的木匠啦，粗点心铺子啦，旧家具店啦什么的。这些人前边的道路，终年泥泞不堪，再加上这条道路尽头就是御竹仓的大水沟。飘浮着绿藻的这个大水沟，经常是臭气熏天。他自然不能不对这些街道感到郁闷。然而，本所以外的街道就更使他不快。从多属非商业户的山之手开始，直到那整洁的店铺栉比鳞次，从江户时代沿袭下来的下町一带，都使他感到某种压抑。比起本乡和日本桥来，他勿宁是更爱寂静的本所，爱本所的回向院、驹止桥、横网、排水渠、榛木马场、御竹仓的大水沟。这与其说是爱，也许莫如说更接近于怜悯。但是，即便是怜悯吧，时至三十年后的今天，每每出现在他梦境里的仍然是这些地方……

从信辅懂事的那天起，他就一直爱着本所的街道。连街道树都没有的本所的街道，经常是尘土飞扬。然而，教给幼小的信辅认识自然美的，仍然是本所的街道。他是在路窄人杂的街道上，吃着粗点心成长起来的少年。对于受过这种培育的他来说，农村——特别是稻田很多的、位于本所东边的农村，并没有引起他多大的兴趣。这是由于他在周围所看到的，与其说是自然美，不如说是自然丑。然而本所的街道哪怕是缺乏自然景色，而那些点缀在屋顶上的草和辉映在水洼里的春天的云，也都给他显示出出众的美。他由于这些美而不知不觉地爱上了自然。可是使他对自然

美逐渐打开眼界的并不限于本所的道路。书本——他在小学时代就爱不释手的德富芦花的《自然与人生》，以及拉波克的《论自然美》的译本，当然都使他受到了启发。但是，在认识自然方面给与他最大影响的，仍然是本所的道路。人家也罢，树木也罢，往来通行也罢，都是非常寒碜的道路啊！

实际上，在认识自然方面给与他最大影响的，仍然是本所非常寒碜的道路。他在后来常常到本州各地去作短期旅行。然而粗犷的木曾的自然常常使他心神不宁。优美的濑户内海的自然也常常使他倦怠发闷。比起这些自然来，他更爱寒碜的自然。特别是爱那些在人工文明里残喘幸存下来的自然。三十年前的本所到处还残存着这种美——排水渠的柳树，回向院的广场，御竹仓的杂木林。他没有像他的朋友那样去日光和镰仓，而是每天早晨，和父亲一起在他家附近散步。这对当时的信辅来说，真是莫大的幸福，但是他却不好意思洋洋得意地把这种幸福讲给朋友听。

朝晖将要消逝的一个早晨，父亲和他像往常一样到百木杭去散步。大川河岸的百木杭是钓鱼人最喜欢的地方。然而这一天举目四望，看不到一个钓鱼人。广阔河岸的石垣间，只有小船在微微荡动着。他想问父亲，今天早晨为什么看不见钓鱼人。但是，还没等开口，就忽然发现了答案。在摇动着朝晖的波浪里，有一具秃头的尸体，漂浮在河边恶臭的水草和积着垃圾的参差不齐的木头桩子中间——那天早晨的百木杭，至今他仍然历历在目。三十年前的本所在多情善感的信辅的内心里残留着无数值得怀念的画面。而这天早晨的百木杭的这个画面，就成为投向本所街道精神阴影的全部！

二 牛奶

信辅是个一点也没有吃过母亲奶汁的少年。原来身体很弱的母亲，就连生育了独生子的他之后，也没有给他一滴奶汁吃。不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仅这样，由于家境贫寒，请乳母也是徒费商量的一个问题。因此从他生下时开始，就是靠吃牛奶养育起来的。这对当时的信辅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值得憎恨的命运。他很看不起每天早晨送到厨房里来的牛奶。他羡慕那些就算是什么也不懂，至少懂得吃妈妈奶汁的朋友们。当他进了小学的时候，年轻的叔母也许是为了拜年还是干什么来了，乳房胀得难受。把奶汁往黄铜漱口杯里挤，却怎么挤也挤不出来。叔母皱着眉头，半开玩笑地对他说：“奶给信娃吃吧？”然而，靠吃牛奶长大起来的他，当然不知道这奶怎么个吃法。叔母最后找来邻居的孩子——一个专做地窖保险柜的木匠的女孩儿，吮她发硬的乳房。叔母的乳房，在丰满的半个圆球上，布满了青色的静脉脉络。非常腼腆的信辅，就算是能吸奶吧，他也决不肯去吸叔母的奶的。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仍然憎恨邻居家的女孩子。同时也憎恨给邻居家女孩子吸奶的叔母。这件小事在他的记忆里留下了极为难堪的嫉妒。但是，除了这个之外，他的 *Vitasexualis* 在当时也许已经开始了……

信辅除了瓶装牛奶之外不知道什么是母亲的奶，这一点他深以为耻。这是他的秘密。是绝不能向任何人透露的他的一生的秘密。这个秘密还和他当时的某种迷信结合在一起。他是个大脑袋的、瘦得可怕的少年。不但腼腆，他还是个连看到肉铺子雪亮的砍刀都发抖的少年。这一点，——特别是这一点，和穿越伏见鸟羽战役的枪弹、平时以骁勇自负的父亲，毫无相似之处。总之不记得是从几岁开始，也不知道是根据什么理论，他确信他不像父亲是由于牛奶的缘故。唔，他还确信身体弱，也是由于牛奶的缘故。假如是由于牛奶的缘故，在关键时刻稍一示弱，他的秘密必然会被他的朋友们看破。为了这件事，他时时刻刻准备接受他的朋友们的挑战。不用说这种挑战一次也没有发生。有时候他不用竿子也跳过了御竹仓的大水沟。有时候不用梯子，他也爬上了回向院高大的银杏树。有时候他也会和他的朋友中的某个人，相互

出手打起架来。当信辅走到水沟跟前的时候，不由地就觉得膝盖发抖。可是一横心全当看不见，使尽全身力气一跳，就跳过飘浮着绿藻的水面。当他往回向院高大的银杏树上爬的时候，当他和他的朋友中的某个人要打起来的时候，这种恐怖和踌躇也会向他袭来。但是他在这时候勇敢地把这些征服了。这也许是产生于迷信吧，不过肯定是由于斯巴达式的训练。这个斯巴达式的训练，在他的右膝盖留下了一生也不会消失的伤痕。他的性格也许是——信辅至今记得盛气凌人的父亲责备他的话：“你这个人就是不争气，不管干什么都没有毅力。”

但可庆幸的是他的迷信逐渐地消逝了。不单是这样，他还在欧洲史里发现了对他的迷信近似反证的东西。书里的一节说，给罗马国家创始人罗慕路斯喂奶的是一只狼。打那以后他对不知道母亲的奶是什么这件事，进一步淡薄了。而且他还为吃牛奶这件事骄傲起来了。信辅仍然记得他进中学那年春天，他和上了年纪的叔父一起，到当时叔父经营的牧场去的事。他清楚地记得他好不容易爬上牛栏，把穿着学生制服的胸脯靠在栏杆上，给走到跟前的白牛喂干草。牛往上看着他的脸，安静温和地向干草伸出了鼻子。他看着牛的面孔，突然发现那牛的瞳孔里有什么接近人的东西。这是胡思乱想吗？——也许是胡思乱想。但是，在他的记忆里总是有一头大白牛，在仰头看着花儿盛开的杏树枝下倚着栏杆的他。亲切地、依恋地看着……

三 贫困

信辅的家庭是贫困的。可是他们的贫困并不是住在连檐房里的下层阶级的那种贫困，而是为了保持体面不得不忍受更多的痛苦的中下层的贫困。他的退休官吏的父亲，除了一点点存款利息之外，一年有五百圆的养老金，加上女仆在内的全家五口人只能靠这个糊口。因此，必须节俭而又节俭。他们住在包括门厅在内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共五间房的住宅里——是个有着小小庭院并有街门的家。然而很少有谁做上一件新衣服。父亲常以晚酌自娱，但那只是不足以待客的劣酒。母亲也在和服外褂下边遮掩着满是补钉的腰带。至于信辅——他仍然记得经常散布着假漆味儿的他的桌子。桌子虽是买的旧货，但上面铺着绿色的呢绒，闪着银光的抽斗的金属拉手，乍一看还显得蛮漂亮。但是，事实上呢绒已经很薄了，抽斗从来也没有顺利地开合过。这与其说是他的桌子，还不如说是他家的象征！是不得不经常修饰体面的他家生活的象征！

信辅憎恶这种贫困。哦，时至今日当时的憎恶在他内心的深处，仍然残留着难以消失的反响。他买不起书，也上不了暑期进修学校，也穿不上新大衣。可是，他的朋友们却总是享用着这些。他羡慕他们，有时候也嫉妒他们。可是他不肯承认他的这种嫉妒和羡慕。这是因为他瞧不起他们的才能。然而对于贫困的憎恶，并没有因此而有多少改变。他对旧铺席、对暗淡的洋灯、对常春藤画快剥落了的纸隔扇、对家里的一切寒碜相，都憎恶。但是，这还算好的。因为寒碜，他甚至对生了他的双亲也憎恶。特别是憎恶比他身材矮、秃了头的父亲。父亲经常参加学校保证人会议。信辅耻于在他朋友面前看到这样的父亲。同时对看不起生身之父的他本人内心的卑鄙也感到憎恶。他模仿国木田独步写作的《勿自欺记》，在发黄的一张格纸上留下这样一段话：“我不能爱我之父母。否，并非不能爱之。我虽爱父母本人，却不爱父母之外表。常云以貌取人，君子所耻，况父母之貌乎！然无论如何，我终不能爱父母之外表……”

然而比这种寒碜更引起他憎恶的，是由于贫困而产生的虚伪。母亲在“风月”点心盒里装进蛋糕，当礼品送亲戚。可是，那里边装的东西哪是什么“风月”的，那是附近点心铺的蛋糕啊！父亲——也俨乎其然地教育他要“勤俭尚武”。根据父亲的教导，除了一本陈旧的《玉篇》之外，就是买《汉和辞典》也仍

然是一种“奢侈文弱”！不单单是这样，信辅本人之善于谎言，也不亚于他的父母。每月有五角零用钱，他总想额外弄到一些，哪怕是多一分钱也好，以便买比什么都渴求的书和杂志。他时而说找回来的钱丢了，时而说要去买笔记本，时而说要交学友会的会费——在一切行之有效的口实之下，骗父母的钱。即便是这样，钱还是不够用的时候，就巧妙地骗取双亲的欢心，好把下个月的零用钱弄到手。他尤其谄媚溺爱他的老母亲。当然，他对自己的谎话和对双亲的谎话一样，是很不喜欢的。但是他说了谎。大胆地、狡猾地说谎。这对他来说，比什么都特别需要，但同时又使他得了病态的愉快——好像杀了什么天神似的愉快。在这一点上他确实和品行不端的少年差不多了。他的《勿自欺记》的最后一页，记载着这样几行字：

独步谓彼恋眷恋爱，吾则厌恶憎恶。对于贫困，对于虚伪，对于一切之憎恶均厌恶之……

这道出了信辅的衷曲，不知什么时候他产生了厌恶那种憎恶贫困的心情。这种双重的憎恶，使他在满二十四岁之前一直苦恼。当然他也不是全然没有一点幸福的。每次考试他都取得第三名或第四名的成绩。还有一个低年级的美少年，主动地向他表示了情爱。可是这些对信辅来说，只是阴沉的天空露出一丝阳光。憎恶比什么感情都沉重地压在他的心上。不仅如此，憎恶不知什么时候在他的心上留下了难以消除的痕迹。他在摆脱了贫困之后，仍然不能不憎恶贫困。同时，也和对待贫困一样，也不能不憎恶奢侈。——对这种奢侈的憎恶是中流下层阶级的贫困给打下的烙印。或者说仅仅是中流下层阶级给打下的烙印。他直到今天仍然感觉到他内心的这种憎恶，感到必须同这种贫困作斗争的小资产阶级的道德的恐惧……

正好在大学毕业的秋天，信辅去看望法律系的一位同学。他们在墙壁和纸隔扇都陈旧了的八铺席的客室里谈话。从身后进来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一位六十来岁的老人，信辅从这位老人的面孔——酒精中毒的老人的面孔，直感到是个退休的官吏。

“我的父亲。”

他的同学向他作了简单的介绍。老人以置若罔闻的傲岸态度对待信辅的问候，便向里屋走去，并说：“请慢慢谈吧。那边还有椅子。”诚然有两把带扶手的椅子，放在黑暗的廊下。但是，这是坐背很高的、红椅垫已经褪色的半个世纪前的旧椅子。信辅从这两把椅子看到了整个中流下层阶级。同时他也感觉到，他的朋友也和他一样，以父亲为羞耻。这件小事刻骨铭心般地保留在他的记忆之中。这种思想在今后的他的内心之中说不定还会留下许多杂乱的阴影。但是，总而言之，他首先是一个退休官吏的儿子啊！是比起下层阶级的贫困，而更情愿追逐虚伪的中流下层阶级的贫困生活中生下来的一个人啊！

四 学校

学校给信辅留下的也只是暗淡的记忆。他在大学学习期间，除去不要作笔记的两三门课程之外，对学校的任何课程从来也没有产生兴趣。但是，从中学到高等学校，从高等学校到大学，通过这样几级学校，是摆脱贫困的唯一出路。不过信辅在中学时代是不承认这种事实的，至少是没有明确地承认过。可是从中学毕业的时候开始，贫困像乌云似地压在信辅的心上。他在大学和高等学校的时候，有好几次想要辍学。然而，贫困的威胁正预示着暗淡的将来，轻率之举便作罢了。当然他憎恶学校。特别是憎恶约束很多的中学。门卫的喇叭传来的声响是多么苛刻呀！体育场上的白杨，忧郁的颜色是多么浓重呀！信辅在那儿学到的是：欧洲历史的年代，没搞过试验的化学公式，欧美某城市的居民数——都是些没用的小知识。这些只要稍微努力的话，当然算不得是苦事。但是，将这是无用的小知识这一事实忘掉，却是困难

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死屋手记》里说过，要是迫使囚犯从事无谓的劳动，诸如把第一个桶里的水往第二个桶里倒，再把第二个桶里的水往第一个桶里倒，他就会自杀。信辅在灰色的校舍里——在树干很高的白杨树的婆娑中，体验了这些囚徒体验过的精神痛苦。不仅如此也……

不仅如此，他最憎恨的是中学时的老师。老师作为个人当然并不是坏人。但是“教育上的责任”——特别是对学生的处罚的权利，使他们自然而然成了暴君。他们为了把他们的偏见移植到学生的心灵里，而不择一切手段。另外他们之中，有一个老师——一个译名叫不倒翁的英语老师，经常以“傲慢”为由对信辅课以体罚。可是“傲慢”的原由，归根结蒂只因为信辅读了独步和花袋。他们之中还有一个人——是左眼装着义眼的国语汉文老师。这个老师对他不喜欢武术和运动竞赛很不满意。因此多次嘲笑信辅说：“你是女人吗？”信辅有时也用咄咄逼人的调子说：“先生是男人吗？”老师对他的傲慢不逊不加惩罚当然不会了事的。重读他那本纸色变黄的《勿自欺记》，这种使他蒙受屈辱的事情是不胜枚举的。自尊心很强的信辅，为了倔强地保护他自己，总是抗拒这种屈辱。否则他也就会像品行不端的少年那样轻侮他自己了。他的自强之术，当然求之于《勿自欺记》……

予蒙恶名虽多，可分为三：

其一文弱也。所谓文弱者，重视精神力量甚于肉体力量也。

其二轻佻浮薄也。所谓轻佻浮薄者，不爱功利，但求善美之谓也。

其三傲慢也。所谓傲慢者是在他人面前坚持自己之所信。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老师都迫害他。他们之中有的人，曾招待他和全家人一起喝过茶。他们之中还有人借给他英文小说看过。他还记得他在四年级毕业的时候，从借来的这些小说里看到了《猎人笔记》的英译本，很高兴地读完了。但是，“教育上的责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任”常常妨碍他们和一般人的亲切交往。这是因为在得到他们的好意的同时，还潜藏着某种对他们的权力的谦卑谄媚。不然的话就是由于潜藏着对他们的同性恋的丑恶谄媚。每当他来到他们面前，总是举止拘谨。不仅这样，有时或者笨拙地向纸烟盒伸出手去，或者信口吹嘘买站票看戏的事。他们当然把这种粗鲁行为解释为不逊的结果。这样解释也诚然合情合理啊！事实上他从来就不是招人喜欢的学生。他在箱子底藏着的旧照片，照的是一个身体和大脑袋不相称的、只是眼睛炯炯有神的、病弱的少年。而这个气色不好的少年却不断提出刁钻的质问，以折磨为人很好的老师作为无上的愉快！

信辅每次考试成绩都是最高分数。然而在操行分数上，他没有一次超过六分。他想象得到，六这个数字在教员办公室里引起的冷笑。实际上以教师给的操行分数作挡箭牌，对他加以嘲笑那也是事实。由于这个六分，他的成绩从来也没有使他能超过第三名。他憎恨这种报复。憎恨进行这种报复的老师。现在——不，现在他不知不觉地已经忘记了当时的憎恨。中学对他来说是一场噩梦。然而噩梦未必就是不幸的。至少他由于这个原因养成了忍受孤独的性情。不然的话他前半生的道路会比今天更苦啊！他像做梦似地也成了几本书的作者。但是带给他的东西，毕竟还是落寞的孤独。已经安于这种孤独的今天——或者自知除了安于这种孤独之外别无他法的今天，回想起二十年前的往昔，使他遭受痛苦折磨的中学的校舍，毋宁是展现在美丽的蔷薇色的曙光中。诚然，运动场上的白杨树，那郁郁苍苍的树梢上的寂寞的风声，依旧响在他的耳边……

五 书

信辅对书的热情，是从小学时代开始的。引起他的这种热情的东西，是藏在父亲的书籍箱底的帝国文库本《水浒传》。这个

大脑袋的小学生在暗淡的灯光下，把《水浒传》反复读过好多遍。不仅这样，当他合上书本时，他就想象替天行道的旗帜啦，景阳岗上的老虎啦，还有菜园子张青房梁上挂着的人腿啦。这是想象吗？——然而这个想象比现实还要真实。他不知多少次手持木剑，对着院子里挂着的晒干菜，和《水浒传》里的人物——一丈青扈三娘、花和尚鲁智深格斗。三十年来，这种激情一直在支配着他。他清楚记得他曾经多次把书放在面前而彻夜不眠。哎，岂止这样，在桌上，车上，厕所里——有时候在路上，他也热心地耽读着。当然，打《水浒传》以后，他没有再操过木剑，但他不止一次，为书上的事时而笑，时而哭，进入了“移人”忘我的境界，也就是说变成书里的人物了。他就像天竺的佛那样超脱了无数的人生前世，变成了伊凡·卡拉马佐夫，变成了哈姆莱特，变成了公爵安德烈，变成了唐璜，变成了靡非斯特，变成了列那狐，——并且这之中有的人物也并不是兴至一时的忘我。在一个秋天的午后，他为了要零花钱，去访问过叔父。叔父是长州这地方的人。他就特意在叔父面前，滔滔不绝地论起维新的伟业，对上至村田清风，下至山县有朋的长州人材都加以赞扬。然而这个充满了虚伪的感激、脸色苍白的高等学校的学生，与其说是当时的大导师信辅，还不如说是比他小的于连·索黑尔——《红与黑》的主人公。

这样的信辅，当然一切都是从书本里学来的。至少可以说不依赖书本的事，他一件也不曾做过。实际上他为了理解人生，并没有去观察街头的行人。倒可以说，为了观察行人，他才去了解书本里的人生。或者说不定这也是通晓人生的迂回之策。但是街头的行人，对他来说也只是行人而已。他为了了解他们——为了了解他们的爱，他们的憎，他们的虚荣心，就是读书。读书——特别是读世纪末欧洲产生的小说和戏剧。他在这冰冷的光辉中总算发现了在他面前展开的人间喜剧。或者说吧，发现了善恶不分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的他自身的灵魂。这也不只限于人生。他发现了本所许多街道上的自然美，可是，靠了几本爱读的书——特别是元禄的俳谐，他观察自然的眼光才变得尖锐了一些。由于读了这些，他发现了“京都附近的山势”，“郁金香地里的秋风”，“海上阵雨里的主帆和偏帆”，“黑夜里飞过的苍鹭的叫声”——发现了本所的街道未曾使他懂得的自然美。这种“从书本到现实”，常常是信辅的真理。他在自己的半生中也曾对几个女性产生过爱情。然而她们却没有一个使他懂得女性的美。至少没有使他懂得书本以外的女性美。“透过阳光的耳朵”和“落在面颊上的睫毛的影子”，他都是从戈蒂耶、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那里学来的。正是由于这些，信辅今天才懂得女性的美，不然的话，他也许只能懂得女性的性……

可是贫穷的信辅却没有办法随心所欲地买他要读的书。他想方设法来摆脱这种困难，第一是依靠图书馆，第二是依靠借书铺，第三是依靠招来吝啬之讥的他的节俭。他清楚地记得面对大水沟的借书铺，为人很好的借书铺的老婆婆，以及老婆婆所从事的做花簪的家庭副业。老婆婆很信任好容易上了小学的“哥儿”的诚实。但是，这个“哥儿”却神不知鬼不觉地发明了装扮成找书的样子，偷偷地读书。他也还清楚地记得旧书店一家挨一家的二十年前的神保町大街，旧书店的屋顶后面，可以看到阳光照射着的九段坂的斜坡。当然那时的神保町大街既不通电车，也不通马车。他——十二岁的小学生，胳膊窝下夹着饭盒和笔记本，为了上大桥图书馆，多次在这条大街上往复。往复路程一里半。从大桥图书馆又上帝国图书馆。他仍然记得帝国图书馆给他的第一个印象。——对高高的图书馆大厅顶棚的恐惧，对高大的窗子的恐惧，对坐满无数椅子的无数的人们的恐惧。但是，恐惧幸而在去过两三次之后就消失了。他很快地就对阅览室、对铁的阶梯、对目录箱、对地下食堂有了亲密的感情。这之后他又到了大学图

书馆和高等学校图书馆。他在这些图书馆里不知道借过几百册书。而在这些书里，也不知道爱上了几十本书。然而——

然而他爱的——几乎不管内容如何都爱的，还是他自己买的书。信辅为了买书，连咖啡馆也不去。可是，他的零用钱总是不够用。他为了解决零用钱，每周三次给一个亲戚家的中学生教数学（！）。即便是这样钱仍不够用的时候，就不得不去卖书了。然而卖书的价钱，还不到买新书的一半价。不仅如此，把长年保存的书卖给旧书店，常常是他的悲剧。他曾在一个细雪飘落的夜晚，浏览神保町大街的一家又一家的旧书店。他在一家旧书店里发现了《扎拉图斯拉》。这不是一本普通的《扎拉图斯拉》。这是两个多月之前，他卖掉的沾满手垢的《扎拉图斯拉》。他伫立在店头，东一段西一段地读这本旧的《扎拉图斯拉》。重读起来爱不释手，渐渐产生了怀念之情。

“这本书多少钱？”

站立了十几分钟之后，他把《扎拉图斯拉》拿到旧书店的女老板那儿问。

“一圆六角钱，您如果喜欢，那就给一圆五角钱吧！”

信辅记得这本书只卖了七角钱。然而，讨价还价的结果，好不容易以卖价的两倍——一圆四角钱，终于又一次把它买了下来。雪夜的路上，房屋和电车都笼罩在一种说不上来的微妙的寂静中。他在这条大路上回到很远的本所的途中，不时感觉出他衣袋里铁青色封面的《扎拉图斯拉》。而同时他喃喃自语，几次嘲笑着自己……

六 朋友们

信辅从来不能不问才能怎样就去交朋友。譬如说哪怕是什么样的君子也好，除品行之外简直毫无长处的青年，对他来说就是没有用的路人——不，还不如说是每次见面他都少不了要予以挪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掬的丑角。这对操行是六分的他来说，是理所当然的态度。他从中学到高等学校，从高等学校到大学，在经历几个学校的过程中，不断地对他们加以嘲笑。当然他们之中有人对他的嘲笑很气愤。但其中也有人是十足的模范君子，对他的嘲笑浑然不觉。他在被斥之为“讨厌的家伙”时，常常略感到愉快。然而，不论怎么嘲笑也没有任何反响，就只能使他愤恨。另外还有这样一个君子——某高等学校文科的学生，利文斯通的崇拜者。住在同一个宿舍里的信辅，有一次对他信口开河地说，连拜伦读利文古斯顿的传记时都感动得哭泣不止。尔来已历二十年的今天，这位利文斯通的崇拜者在某基督教会的机关杂志上，照旧歌颂利文斯通。而他的文章是用这样一行文字开始的：“连恶魔诗人拜伦读了利文斯通的传记都竟然流泪，这教给了我们什么呢？”

信辅从来不能不问才能怎样就去交朋友。即使不是君子，如果他是没有强烈求知欲的青年，对他来说仍是陌生的路人。他并不希求他的朋友们都那么温文尔雅，他的朋友们是没有青年人的热情的青年人也未始不可。唔，他对亲密的朋友倒是畏惧的，然而他的朋友们应该具有头脑。应该有头脑——有极其聪明的头脑。不管是多么漂亮的年轻人，都不如拥有这种头脑的人更为他所喜爱。同时也不管是什么样的君子，都不如拥有这种头脑的人更为他所憎恶。实际上他的友情总是在某些爱中孕育着憎恶的情感。信辅至今还坚信，在这种情感之外没有友情。至少他相信在这种情感之外，没有不带 HerruudKnecht 气味的友情。况且当时的朋友们，在另一方面正是互不相容的死敌。他以自己的头脑为武器不断不息地同他们格斗。惠特曼，自由诗，创造的进化——几乎到处都是战场。他在这些战场上，或者打倒他的朋友们，或者被他的朋友们打倒。这种精神上的格斗，简直是由于他最嗜好屠杀而挑起来的。然而在这个过程中自然而然表现出新的观念和新的美的格调，那也是事实。午夜三点的蜡烛的火焰怎样照耀着

他们的争论，武者小路实笃的作品又是怎样支配了他们的争论。……信辅非常清楚地记得九月的一个夜晚，有几只很大的灯蛾向蜡烛飞来。灯蛾是在深夜里突然灿烂华丽地诞生出来的。可是，一触到火焰上，就过早地、令人难以置信地扑拉拉死去了。就是到了现在这也许是并没有什么稀奇价值的事。然而信辅直到现在每当想起这件小事——每当想起这个不可思议的美丽的灯蛾的生死，不知为什么他的内心深处就多少感到凄凉……

信辅从来不能不问才能怎样就去交朋友。标准不过如此而已。但是这个标准也并不是完全没有例外。这就是把他的朋友们和他之间的关系截断的社会的阶级的差别。对和他出身差不多的中产阶级的青年，信辅没有什么抵触。但是，对他所熟悉的少数上流阶级的青年——有时甚至对中流上层阶级的青年，却多少感到格格不入，像陌生人般的憎恶。他们当中有的怠惰，有的儒怯，有的是肉欲的奴隶。然而他并不只是由于这些原因才憎恶他们。不，和这些相比，毋宁说是由于某种说不清的原因。其实他们当中的某些人连自己也意识不到地憎恶着这种说不清的“什么”。由于这个原因，对下层阶级——对他们的社会的对立面感到病态的失望。他对他们是同情的。然而他的同情毕竟是没有用的。每当这个某种说不清的“什么”和他在一起时，总是像针似地刺伤了他的手。记得是一个有风的寒冷的四月的午后，当时是高等学校的学生的他和他们之中的一个人——某男爵的长子，站立在江之岛的悬崖上。眼下就是波涛汹涌的海岸。他们为“潜水”的少年们扔出去不少铜币。每当铜币落下去，少年们就扑通扑通跳到海里去。但是有一个潜水采贝的渔家女，在悬崖下燃烧着海草的火堆旁只是看着笑。

“这次也让这个家伙跳进去！”

他的朋友把一枚铜币，用烟卷盒里的锡纸包起来。于是猛向后转身，用尽全身力气把铜币扔了出去。铜币闪闪发光，向风大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浪高的海里飞去。在那一刹那，渔家女也抢先跳进海里。信辅至今还历历在目地记得他的朋友嘴边浮现出的残酷的微笑。他的朋友具有超众过人的外语才能，可是也确实具有超众过人的锋利的犬齿……

附记：此篇小说另拟续写这个的三四倍长。此次发表者仅《大导寺信辅的前半生》，其题并不吻合，然亦无他题可代，是为不得已而用之。《大导寺信辅的前半生》以之为第一篇幸甚也。大正十三年十二月九日，作者记。

海市蜃楼

—

一个秋天的晌午，我和从东京来玩的大学生 K 君一道去看海市蜃楼。鹄沼海岸有海市蜃楼出现，大概已是尽人皆知的。比如我家的女用人，她看见船的倒影，就赞叹地说：“简直跟前些天报纸上登的照片一模一样啊。”

我们就从东家旅馆旁边拐过去，顺便把 O 君也邀上。O 君仍旧穿着红衬衫，可能是在准备午饭吧，正在隔着篱笆能够瞥见的井口一个劲儿地压唧筒。我把柺木拐杖扬了起来，向 O 君打了个招呼。

“请从那边进屋来吧。——哦，你也来了呀。”

O 君好像以为我是和 K 君一起来串门的呢。

“我们是去看海市蜃楼的。你也一块儿去好吗？”

“海市蜃楼？”O 君忽然笑起来了，“最近海市蜃楼很时兴啊。”

约莫五分钟以后，我们已经和 O 君一起走在沙土很厚的路上了。路左边是沙滩。牛车压出来的两道车辙黑糊糊地斜穿过那里。这深陷的车辙使我产生了近乎受到一种近似压迫的感觉。我甚至感到：这是雄伟的天才工作的痕迹。

“我还不健全哩，连看到那样的车辙都莫名其妙地觉得受不了。”

O 君皱着眉头，对于我的话什么也没回答，但是他好像清楚地理解了我的心情。

过一会儿，我们穿过松树——稀稀落落的低矮的松树林，沿着引地河堤岸走去。宽阔的沙滩那边，海面呈蔚蓝色，一望无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际。但是绘之岛的房舍和树木都笼罩在阴郁的气氛里。

“是新时代啊。”

K 君的话来得突然。而且他说时还含着微笑。新时代？——然而我立即发现了 K 君的“新时代”。那是站在防沙竹篱前面眺望着海景的一对男女。当然，那个身穿薄薄的长披风、头戴呢帽的男子说不上是新时代。可是女的不但剪了短发，还有那阳伞和矮跟皮鞋，确实是新时代的打扮。

“好像很幸福呀。”

“你就羡慕这样的一对儿吧。”O 君这样嘲弄着 K 君。

距他们一百多米就是能望到海市蜃楼的地方。我们都趴下来，隔着河凝视那游丝泛起的沙滩。沙滩上，一缕缎带宽的蓝东西在摇曳，多半是海的颜色在游丝上的反映。除此而外，沙滩上的船影什么的，一概看不见。

“那就叫海市蜃楼吗？”

K 君的下巴颏上沾满沙子，失望地这么说着。这时，相隔二三百米的沙滩上，不知从哪儿飞来一只乌鸦，掠过摇曳着的蓝色缎带似的东西，降落到更远的地方。就在这当儿，乌鸦的影子刹那倒着映现在那条游丝带上。

“能看到这些，今天就算是蛮好喽。”

O 君的话音未落，我们都从沙滩上站起来了。不知什么时候，落在我们后面的那对“新时代”，竟从我们前边迎面走来了。

我略一吃惊，回头看了看身后。只见那两个人好像仍在一百多米远的那道竹篱前面谈着什么呢。我们——尤其是 O 君，扫兴地笑了起来。

“这不更是海市蜃楼吗？”

我们前面的“新时代”当然是另外两个人。但是女人的短发和男人头戴呢帽的那副样子，跟他们几乎一样。

“我真有点儿发毛。”

“我也思忖他们是什么时候来的呢。”

我们这样说着话。这次不再沿引地河的堤岸而是翻过低矮的沙丘向前走。防沙竹篱旁边，矮小的松树因沙丘而变得发黄了。打那里走过时，O君吃力地哈下腰去，从沙土上拾起了什么。那是个似乎涂了沥青黑边的木牌，上面写着洋文。

“那是什么呀？Sr. H. Tsujj... Unua... Aprilo... Jaro... 1906...”

“是什么呀？dua... Majesea 吗……写着 1926 呢。”

“喏，这是不是附在水葬的尸体上的呢？”O君作了这样的推测。

“但是，把尸体水葬的时候，不是用帆布什么的一包就成了吗？”

“所以才要附上这块牌子。——瞧，这儿还钉着钉子哪。这原先是十字架形的呀。”

这当儿，我们已经穿过像是别墅的矮竹篱和松林而走着。木牌大概是和O君的猜测差不多的东西。我又产生了在阳光之下不应该有的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真是拣了个不吉利的东西。”

“不，我倒要把它当作吉祥的东西呢。……可是，一九〇六到一九二六的话，二十来岁就死了啊。二十来岁……”

“是男的还是女的呢？”

“这就不敢说了……反正这个人说不定还是个混血儿呢。”

我边回答着K君，边揣摩着死在船里的混血青年的模样。据我的想象，他该是有一个日本母亲。

“海市蜃楼嘛……”

O君一直朝前面看着，突然喃喃地这样说。这也许是他无意之中说出的话，但我的心情却微微有所触动。

“喝杯红茶再走吧。”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们不知不觉间已经站在房屋密集的大街拐角的地方了。房屋虽然密集，沙土干涸的路上却几乎不见行人。

“K君怎么样？”

“我怎么都行……”

这时，一只浑身雪白的狗无精打采地耷拉着尾巴，迎面走了过来。

二

K君回东京以后，我又和O君以及我的妻子一道走过了引地河上的桥。这一次是傍晚七点钟左右，我们刚刚吃完晚饭的时候。

那天晚上看不见星星。我们连话都不多说，在没有行人的沙滩上走着。沙滩上，引地河河口左边，有个火光在晃动，大概是给入海捕鱼的船只当标志用的。

波涛声当然不绝于耳。越是靠近岸边，咸腥味也越重。与其说是大海本身的气味，倒更像是冲到我们脚下的海藻和含着盐分的流木的味道。不知怎地，我对于这股气味，除鼻孔以外甚至皮肤上都有所感觉。

我们在岸边仁立片刻，眺望着浪花的闪动。海上到处是漆黑一团。我想起了大约十年以前在上总的某海岸逗留时的情景。同时也回忆起跟我一起在那里的一个朋友的事。他除了自己读书之外，还帮忙看过我的短篇小说《芋粥》的校样……

过一会儿，O君在岸边蹲着，点燃了一根火柴。

“干什么哪？”

“没什么……你看这么燃起一点火，就能瞧见各式各样的东西吧？”

O君回过头，仰脸看了看我们，他这话一半也是对我妻子说的。果然，一根火柴的光照出了散布在水松和石花菜中的形形色

色的贝壳。火光熄灭后，他又划了一根火柴，慢腾腾地在岸边走了起来。

“哎呀，真吓人，我还以为是淹死鬼儿的脚呢。”

那是半埋在沙子里的单帮儿游泳鞋。那地方海藻当中还丢着一大块海绵。这个火光又灭了，四下里比刚才更黑了。

“没有白天那样大的收获呀。”

“收获？啊，你指的是那个牌子吗？那玩艺儿可没那么多。”

我们决定撒下无尽无休的浪涛声，踏着广阔的沙滩往回走。除了沙子以外，我们的脚还不时踩在海藻上。

“这里恐怕也有各种各样的东西。”

“再划根火柴看看吧？”

“不用了。……哎呀，有铃铛的声音。”

我侧耳听了听。因为我想那说不定是我最近经常产生的错觉。然而不知什么地方真有铃铛在响。我想再问问 O 君是不是也听得见。这时落在我们后面两三步远的妻子笑着说道：“我的木履上的铃铛在响哩……”

我就是不回头也知道，妻子穿的准是草履。

“今天晚上我变成了孩子，穿着木履走路呢。”

“是在你太太的袖子里响着的——对了，是小 Y 的玩具。带铃铛的化学玩具。”O 君也这么说着，笑了起来。

后来，妻子也赶上了我们，于是三个人并排走着。自从妻子开了这个玩笑以来，我们比刚才谈得更起劲了。

我把昨晚做的梦讲给 O 君听。我梦见自己在一栋现代化住宅前面，跟一个卡车司机在谈话。我在梦中也认为确实见过这个司机。但是在哪儿见过，醒来以后还是不知道。

“我忽然想起来，那是三四年前只来采访过一次的女记者。”

“那么，是个女司机喽？”

“不，当然是个男的。不过，只是脸变成了那个女记者的脸。”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见过一次的东西，脑子里毕竟会留下个印象吧。”

“可能是这样。在面貌之中也有那印象深刻的……”

“可是我对那个人的脸一点兴趣也没有。正因为这样反而感到可怕。觉得在我们的思想意识的界限之外还存在着各种东西似的……”

“好比是点上火柴就能看见各种东西一样吧。”

我在说着这些话的时候，偶然发现了惟独我们的脸是可以看得一清二楚的。但是跟先前完全一样，周围连星光也看不见。我又感到一种恐怖，屡次仰起脸看着天空。这时候妻子好像也注意到了，我还什么都没说呢，她就回答了我的疑问：“是沙子的关系。对吧？”

妻子作出把和服的两个袖口合拢起来的姿势，回头看了看广阔的沙滩。

“大概是的。”

“沙子这玩艺儿真喜欢捉弄人。海市蜃楼也是它造成的……太太还没看到过海市蜃楼吧？”

“不，前些天有一次——不过只看到了点儿蓝糊糊的东西……”

“就是那么点儿，今天我们看到的也是。”

我们过了引地河上的桥，在东家旅馆的堤岸外面走着。不知什么时候起了风，松树梢都刷刷作响。这时，好像有个身量挺矮的人匆匆地迎面走来了。我忽然想起了今年夏天有过的一次错觉。那也是在这样一个晚上，我把挂在白杨树上的纸看成了帽盔。这个男人却不是错觉，而且随着相互接近，连他穿着衬衫的胸部都能看到了。

“那领带上的饰针是什么做的呢？”

我小声这么说了句以后，随即发现我当作饰针的原来是纸烟的火光。这时，妻子用袖子捂住嘴，首先发出了忍不住的笑

声。那个人却目不斜视地很快和我们擦身走过去了。

“那么，晚安。”

“晚安。”

我们很随便地和 O 君分了手，在松涛声中走去。在这又一次的松涛声中间还微微地夹杂着虫声。

“爷爷的金婚纪念是什么时候呢？”

“爷爷”指的是我父亲。

“唔，什么时候呢？……黄油已经从东京寄到了吗？”

“黄油还没到，只有香肠寄到了。”

说话之间，我们已走到门前——半开着的门前来来了。

水 虎

(请读作 kappa)

序

这是某精神病院的病员（第二十三号）逢人就说的一个故事。这个疯子恐怕已经三十开外了，乍看上去却显得挺年轻。他半生的经历——不，且不去管这些了。他只是纹丝不动地抱着双膝，间或望望窗外（嵌铁格子的窗外，一棵连枯叶都掉光了的槲树将桎杈伸向酝酿着一场雪的空中），对院长 S 博士和我絮絮叨叨地讲了这个故事。当然，他也不是一动不动的。例如说到“吃了一惊”的时候，他就突然把脸往后一仰……

我自信相当准确地记录下他的话。如果有人看了我的笔记还觉得不满意，那么就请去造访东京市外 × × 村的 S 精神病院吧。长得少相的这位第二十三号必然会先恭恭敬敬地点头致意，指着没有靠垫的椅子让你坐下。然后就会露出忧郁的笑容安详地把这个故事重述一遍。最后——我还记得他讲完这个故事时的神色——他刚一起身就抡起拳头，不管对准都破口大骂道：“滚出去！坏蛋！你这家伙也是个愚蠢、好猜忌、淫秽、厚脸皮、傲慢、残暴、自私自利的动物吧。滚出去！坏蛋！”

—

三年前的夏天，我和旁人一样背起背囊，从上高地的温泉旅馆出发，打算攀登穗高山。你们也知道，要上穗高山，只有沿着梓川逆流而上。我以前还攀登过枪岳峰呢，穗高山自不在话下了。所以我连个向导也没带，就向晓雾弥漫的梓川峡谷爬去。晓雾弥漫的梓川峡谷——然而这雾总也不见消散，反而浓起来了。

我走了一个来钟头，一度曾打算折回到上高地的温泉旅馆去。可是折回上高地，好歹也得等到雾散了才行。雾却一个劲儿地变得越来越浓。管他呢，干脆爬上去吧。——我这么想道。于是，为了沿梓川峡谷行进，就从矮竹林穿过去。

然而，遮在我眼前的依然是浓雾。当然，从雾中有时也依稀可见粗粗的山毛榉和垂着葱绿叶子的枞树枝。放牧的牛马也曾突然出现在我眼前。但是这些都刚一露面，就又隐到蒙蒙的雾中去了。不久，腿酸了，肚子也饿了——而且被雾沾湿了的登山服和绒毯等也沉重得厉害。我终于屈服了，就顺着岩石迸激出来的水声向梓川峡谷走下去。

我在水边的岩石上坐下来，马上准备用饭。打开牛肉罐头啦，用枯枝堆成篝火啦，干这类事儿就耽搁了十来分钟。总是跟人作对的雾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消散了。我边啃面包，边看了一下手表，已经过了一点二十分。使我更为吃惊的是，手表的圆玻璃面上映着一个可怕的面孔。我吓了一跳，回头望去。于是——我生平头一回看见了水虎这玩意儿。我身后的岩石上有一只水虎，跟画上的毫无二致。它抱着白桦树干，手搭凉棚，好奇地俯视着我。

我怔住了，一时一动也不能动。水虎好像也吃了一惊，连遮在眼睛上的手都没动一下。过了一会儿，我一跃而起，扑向站在岩石上的水虎。这时，水虎却跑开了。不，多半是逃掉了，因为它把身子一闪，马上就无影无踪了。我越发吃惊，四下里打量着竹林。原来水虎做出一副要逃走的架势，在相隔两三米的地方回过头来看着我呢。这倒没什么奇怪，出奇的倒是水虎身上的颜色。从岩石上看我的时候，水虎浑身灰不溜秋的，现在却遍体发绿了。我大喝一声：“畜生！”再度纵身向水虎扑过去。水虎当然跑掉了。于是，我穿过竹林，越过岩石，拼死拼活地追了半个来钟头。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水虎跑得赛过猴子。我一个劲儿地追它，好几回都差点儿找不到它了。我还屡屡踩滑了脚，跌了跤。幸亏当水虎跑到一棵扎煞着粗壮桠杈的大橡树下时，有一头在那儿放牧的牛挡住了它的去路——而且又是一头犄角挺粗、眼睛布满了血丝的公牛。水虎一瞥见这头公牛，就惊叫起来，像翻筋斗似的窜进高高的竹丛里去了。我心想：这下子可好啦，就立刻跟着跳进去。想不到那里有个洞穴。我的指尖刚刚触着水虎那滑溜溜的脊梁，就一下子倒栽进黑魑魑的深渊里。我们人类就连在千钧一发的当儿也会转一些不着边际的念头。我感到愕然的同时，想起上高地的温泉旅馆旁边有一座“水虎桥”。后来——后来我就什么都记不得了。我只感到眼冒金星，不知什么时候失去了知觉。

二

好容易清醒过来，睁眼一看，我仰面朝天躺着，一大群水虎簇拥在我周围。有一只水虎在厚厚的嘴唇上戴着夹鼻眼镜，跪在我身边，将听诊器放在我的胸脯上。那只水虎看见我睁开了眼睛，就打手势要我“安静一下”，并向后边的水虎打招呼道：“Quax, quax!”两只水虎不知打哪儿抬来了一副担架。我被抬上担架，周围拥着一大群水虎。我们静悄悄地前进了几百米。两旁的街道，和银座街毫无二致。成行的山毛榉树后面，也排列着窗上装了遮阳幕的形形色色的店铺，好几辆汽车在林阴道上疾驰。

担架不久就拐进一条窄胡同，我被抬进一座房子里。后来我才知道，那就是戴夹鼻眼镜的水虎——叫作查喀的医生的家。查喀让我睡在一张整洁舒适的床铺上，给我喝了杯透明的药水。我睡在床上，听任查喀摆布。说实在的，我浑身的关节都疼得几乎动弹不得。

查喀每天必定来诊视我两三回。我最初看到的那只水虎——叫作巴咯的渔夫，大约三天来一趟。水虎对人类的情况远比我们

对它们的情况熟悉得多。这恐怕是由于水虎捕获的人类要比我们人类捕获的水虎多得多的缘故。说是捕获也许不恰当，但我们人类在我之前也经常到水虎国来过，而且一辈子住在水虎国的也大有人在。为什么呢？因为在这里，我们单凭自己不是水虎而是人类这个特权就可以不劳而食。据巴咯说，有个年轻的修路工人偶尔来到这里，娶了个雌水虎为妻，终老此地。说起来，这个雌水虎不但是本国长得最美的一个，她哄弄丈夫（修路工人）的手腕也格外高明。

过了约莫一个星期，根据这个国度的法律，我作为“特别保护民”，在查喀隔壁住了下来。我的房子虽小，却建筑得很精致。当然，论文明，这个国度和我们人类的国家——至少和日本没有多大差别。临街的客厅角落里摆着一架小小的钢琴。墙上还挂着镶了镜框的蚀刻什么的。不过房子面积的大小以及桌椅的尺寸，都跟水虎的身材相称，好像跑进了儿童的房间似的。这是惟一不方便的地方。

每天傍晚我都邀请查喀和巴咯到我这个房间来，跟他们学习水虎的语言。还不仅是它们。由于大家都对我这个特别保护民怀着好奇心，连每天把查喀叫去为他量血压的玻璃公司老板嘎尔都到这个房间来过。可是起初半个月光景跟我最要好的还是那个渔夫巴咯。

一个暖洋洋的傍晚，我和渔夫巴咯在这个房间里隔着桌子对面坐着。巴咯不知怎的，突然默不作声了，圆睁着那双大眼睛，凝视着我。我当然感到莫名其妙，就问道：“Quax, Bag, quelquequon?”翻译过来就是：“喂，巴咯，怎么啦？”巴咯不但不答理我，还突然站起来，伸出舌头，就像青蛙跳跃似的，表示要扑过来的样子。我越发害怕了，悄悄地从椅子上站起身，打算一个箭步蹿到门外去。幸而医生查喀刚好来到了。

“喂，巴咯，你干什么？”查喀戴着夹鼻眼镜，狠狠地瞪着巴咯

说。

巴咯看来是惶恐了，好几次用手摸摸脑袋，向查咯道歉：“实在对不起。让这位老爷害怕挺有趣儿的，我就上了劲，逗他来着。老爷请你原谅吧。”

三

在讲下去以前，得先说明一下水虎是什么玩意儿。水虎究竟存不存在，至今还有疑问。但对我本人来说，既然跟它们一道住过，应该是毫无疑问的了。那么它又是什么样的动物呢？脑袋上有短毛自不用说了，手脚上有蹼这一点，也跟《水虎考略》上所记载的大体一致。它有一米来高。照查咯医生说，体重有二三十磅——偶尔也有五十几磅的大水虎。脑袋顶上凹进去椭圆形的一块，似乎随着年龄越来越硬。年老的巴咯头顶上的凹处，摸上去跟年轻的查咯完全两样。最奇怪的要算是水虎的肤色了。水虎不像我们人类这样有固定的肤色，而总是随着周围的环境而变——比方说，呆在草里，就变成草绿色；来到岩石上，就变成岩石那样的灰色了。当然，不仅是水虎，变色龙也是这样的。或许在皮肤组织方面，水虎有跟变色龙相近似的地方也未可知。我发现了这个事实的时候，想起了民俗学上记载着西国的水虎是绿色的，东北的水虎是红色的。我还想起当我追赶巴咯，他突然消失了踪迹的那一次。而且水虎的皮肤下面大概脂肪挺厚，尽管这个地底下的国度气温较低（平均在华氏五十度上下），它们却不知道穿衣服。不用说，每只水虎都戴眼镜，携带纸烟盒和钱包什么的。水虎就跟袋鼠一样，腹部有个袋子，所以携带这些东西没什么不方便。我觉得可笑的只是它们连腰身都不遮一下。有一次我问巴咯为什么有这样的习惯，巴咯就仰面朝天，咯咯地笑个不停，回敬我道：“我觉得你遮掩起来倒是怪可笑的呢。”

四

我逐渐学会讲水虎的日常用语了，从而也理解了水虎的风俗习惯。其中最使我纳闷的是这样一个荒诞无稽的习惯：我们人类当作正经的，水虎却觉得可笑；而我们人类觉得可笑的，水虎却当作正经。比如说，我们人类把正义啦，人道啦，奉为天经地义；然而水虎一听到这些，就捧腹大笑。也就是说，它们对滑稽的概念，跟我们完全不同吧。有一回，我跟查喀医生谈起节制生育的事。于是，查喀咧嘴大笑，夹鼻眼镜几乎都掉了下来。我当然生气喽，就质问他有什么好笑的。我记得查喀是这样回答的——我的记述可能有些出入，因为当时我还不完全理解水虎的话。

“不过只为父母的利益着想，就未免太可笑，太自私啦。”

另一方面，从我们人类看来，确实没有比水虎的生育更奇怪的了。不久以后，我曾到巴咯的小屋去参观它老婆的分娩。水虎分娩也跟我们人类一样，要请医生和产婆帮忙。但是临产的时候，作父亲的就像打电话似的对着作母亲的下身大声问道：“你好好考虑一下愿意不愿意生到这个世界上来，再回答我。”巴咯也照例跪下来，反复这样说。然后用放在桌上的消毒药水漱漱口。他老婆肚子里的娃娃大概有些多心，就悄悄地回答说：“我不想生下来。首先光是把我父亲的精神病遗传下来就不得了。再说，我认为水虎的存在本身就是罪恶。”

巴咯听罢，怪难为情地挠挠脑袋。在场的产婆马上把一根粗玻璃管插入老婆的下身，注射了一种液体。老婆如释重负般长叹一声。同时，原来挺大的肚子就像泄了氢气的气球似的瘪下去了。

水虎娃娃有本事作出这样的答复。因此，刚一落地，当然就能够走路说话。据查喀说，有个娃娃出生二十六天就作了关于有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没有神的讲演。不过，听说那个孩子到第二个月就死了。谈到分娩，我顺便告诉你们我来到这个国度后的第三个月偶然在某个街头看到的一大张招贴吧。招贴下半截画着十二三只水虎——有吹号的，有执剑的。上半截密密麻麻写着水虎使用的宛如时钟的发条般的螺旋文字。翻译出来，意思大致是这样的（也许有些小错，反正我是把跟我一道走的、叫作拉卜的水虎——一个学生——大声念出的话逐句记在本子上的）：

募集遗传义勇队——

健全的雌雄水虎们！

为了消灭恶性遗传，

去和不健全的雌雄水虎结婚吧！

那时候我当然也对拉卜说，这种事是办不到的。于是不仅拉卜，所有聚在招贴附近的水虎都咯咯笑开了。

“办不到？但是听你说起来，我总觉得你们也跟我们一起办着呢。你以为少爷爱上女用人，小姐爱上司机，是为了什么？那都是不自觉地消灭恶性遗传呢。首先，跟你前些日子谈到的人类的义勇队比起来——为了争夺一条铁路就互相残杀的义勇队——我觉得我们的义勇队要高尚多啦。”

拉卜一本正经地说着，他那便便大腹却不断地起伏着，好像觉得挺可笑似的。我可顾不得笑，急忙要去抓一只水虎。因为我发觉，他乘我不留心，偷去了我的钢笔。然而水虎的皮肤滑，我们轻易抓不住。那只水虎从我手里溜出去，撒腿就跑。他那蚊子般的瘦躯几乎趴在地下了。

五

这个名叫拉卜的水虎对我的照顾并不亚于巴咯，尤其不能忘怀的是它把我介绍给了叫作托咯的水虎。托咯是水虎当中的诗人。诗人留长发，在这一点上跟我们人类一样。我为了解闷，常

常到托喀家去玩。托喀那窄小的房间里总是摆着一排盆栽的高山植物，他写诗抽烟，过得挺惬意。房间的角落里，一只雌水虎（托喀提倡自由恋爱，所以不娶妻）在织毛活什么的。托喀一看到我，就笑眯眯地说（当然，水虎笑起来并不好看，至少我起初毋宁觉得怪可怕的）：“啊，来得好，请坐。”

托喀喜欢谈论水虎的生活和艺术。照他看来，再也没有比水虎的正常生活更荒唐的了。父母儿女、夫妇、兄弟姐妹在一道过，全都是互相折磨为唯一的乐趣。尤其是家族制度，简直是荒唐到了极点。有一次，托喀指着窗外，啐道：“你看这有多么愚蠢！”窗外的马路上，一只年轻的水虎把七八只雌的和雄的水虎——其中两个像是他的父母——统统挂在他脖子的前前后后，累得他奄奄一息地走着。我对这个年轻水虎的自我牺牲精神感到钦佩，就反而大为赞扬。

“嗨，你就是当这个国家的公民也够格了……说起来，你是社会主义者吗？”

我当然回答说：“Quao。”（在水虎的语言里，这表示：“是的。”）

“那么你不惜为一百个庸碌之辈而牺牲一个天才喽。”

“你又提倡什么主义呢？有人说，托喀先生信奉的是无政府主义……”

“我吗？我是超人（直译出来就是超水虎）。”托喀趾高气扬地断然说。

这位托喀在艺术上也有独特的见解。照他的说法，艺术是不受任何支配的，是为艺术而艺术。因而艺术家首先必须是凌驾于善恶的超人。这当然不一定仅仅是托喀的意见，跟托喀一伙的诗人们好像差不多都抱有同样的看法。我就常常跟托喀一道去超人俱乐部玩。聚集在那里的有诗人、小说家、戏剧家、评论家、画家、音乐家、雕刻家以及其他艺术的业余爱好者，都是超人。他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们总是在灯光明亮的客厅里快活地交谈着。有时还得意洋洋地彼此显示超人的本领。例如某个雌性小说家就站在桌子上喝了六十瓶艾酒给大家看。然而喝到第六十瓶的时候，她就滚到桌子底下，当即呜呼哀哉了。

在一个月明之夜，我和诗人托喀挽着臂，从超人俱乐部走了回来。托喀郁闷得一反常态，一言不发。过一会儿，我们路过一个有灯光的小窗口，屋内有夫妇般的雌雄两只水虎，和三只小水虎一起围桌而坐，在吃晚饭呢。

托喀叹了口气，突然对我说：“我以超人的恋爱家自居，可是看到那种家庭的情景，还是不禁感到羡慕呢。”

“然而，你不觉得无论如何这也是矛盾的吗？”

托喀却在月光下交抱着胳膊，隔着小窗定睛看着那五只水虎安详地共进晚餐的桌子。过了片刻，他回答道：“不管怎么说，那里的炒鸡蛋总比恋爱要对身体有益啊。”

六

说实在的，水虎的恋爱跟我们人类的恋爱大相径庭。雌水虎一旦看中了某只雄水虎，就不择手段地来捉他。最老实的雌水虎也不顾一切地追求雄水虎。我就看到过一只雌水虎疯狂地追雄水虎。不仅如此，小雌水虎自不用说，就连她的父母兄弟都一道来追。雄水虎才叫可怜呢，它拼死拼活地逃，就算幸而没有捉到，也得病倒两三个月。有一回我在家里读托喀的诗集。这时候那个叫作拉卜的学生跑进来了。拉卜翻个跟头进来，就倒在床上，上气不接下气地说：“糟啦！我终于给抱住啦！”

我马上丢开诗集，倒锁上了门。从锁匙孔里偷偷地往外一看，脸上涂着硫磺粉的小个子雌水虎还在门口徘徊着呢。从那一天起，拉卜在我床上睡了几个星期，而且他的嘴已经完全烂掉了。

有时候雄水虎也拼命追逐雌水虎。其实是雌水虎勾引雄的来追她。我就看到过雄水虎像疯子似的追雌水虎。雌水虎故意忽儿逃，忽儿停下来，或是趴在地下。而且到了情绪最高的时候，雌水虎就装出一副精疲力竭的样子，轻而易举地让对方抓住她。我看到的雄水虎抱住雌的，就地打一会儿滚。当他好不容易爬起来的时候，脸上带着说不上是失望还是后悔的神情，总之是一副可怜得难以形容的样子。这还算好的呢。我还看到过一只小小的雄水虎在追逐雌水虎。雌水虎照例是富于诱惑性地逃着。这当儿，一只大个子雄水虎打着响鼻从对面的街上走来了。雌水虎偶然瞥见了这只雄水虎，就尖声叫道：“不得了！救命啊！那只小水虎要杀我哩！”当然，大水虎马上捉住小水虎，把他在马路当中按倒。小水虎那带着蹼的手在空中抓挠了两三下，终于咽了气。这时候，雌水虎已经笑咪咪地紧紧抱住了大水虎的脖子。

我认识的雄水虎毫无例外地都被雌水虎追逐过。连有妻室的巴咯也被追逐过，而且还给捉住了两三回。叫作马咯的哲学家（他是诗人托咯的邻居）却一次也没给捉到过。原因之一是马咯长得其丑无比。还有一个原因是马咯不大上街，总呆在家里。我也时常到马咯家去聊天。马咯老是在幽暗的房间里点上七彩玻璃灯，伏在高脚桌子上死命读着一本厚厚的书。我跟马咯谈论过一回水虎的恋爱。

“为什么政府对雌水虎追逐雄水虎这事不严加取缔呢？”

“一个原因是在官吏当中雌水虎少。雌水虎比雄水虎的嫉妒心强。只要雌水虎的官吏增加了，雄水虎被追逐的情况一定会减少。但是效果也是有限的。因为在官吏里面，也是雌水虎追逐雄水虎。”

“这么说来，最幸福的莫过于像你这样过日子喽。”

马咯离开椅子，握住我的双手，叹着气说：“你不是我们水虎，自然不明白。可有时候我也希望让那可怕的雌水虎来追逐我

一下呢。”

七

我还经常和诗人托喀一道去参加音乐会。至今不能忘怀的是第三次音乐会的情景。会场跟日本没有什么区别，座位也是一排排地高上去，三四百只水虎都手拿节目单，聚精会神地倾听着。第三次赴音乐会的时候，同我坐在一起的，除了托喀和他的雌水虎而外，还有哲学家马咯。我们坐在第一排。大提琴独奏结束后，一只有着一对眯缝眼儿的水虎潇潇洒洒地抱着琴谱走上了舞台。正如节目单所介绍的，这是名作曲家库拉巴喀。节目单上印着（其实用不着看节目单：库拉巴喀是托喀所属的超人俱乐部的会员，我认得他）：“Lied—Craback”（这个国度的节目单几乎都是用德文写的）。

在热烈的掌声中，库拉巴喀向我们略施一礼，安详地走向钢琴，然后就漫不经心地弹起他自己作词并谱曲的抒情诗来了。照托喀说来，库拉巴喀是这个国度所产生的空前绝后的天才音乐家。我不但对库拉巴喀的音乐，而且对他的余技——抒情诗也感兴趣，因此就洗耳恭听钢琴那宛转悦耳的旋律。托喀和马咯恐怕比我还要陶醉。只有托喀的那只美丽的（至少水虎们是这样认为）雌水虎却紧紧攥着节目单，常常焦躁地吐出长舌头。照马咯说来，十来年前她曾想捉库拉巴喀而没有捉住，所以至今还把这位音乐家看作眼中钉呢。

库拉巴喀全神贯注、铿然有力地弹着钢琴。突然一声“禁止演奏”像雷鸣般地响彻会场。我吃了一惊，不由得回过头去。毫无疑问，是坐在最后一排、比其他水虎高出一头的警察喊的。我掉过头的时候，警察依然稳坐着，比刚才还大声地喊道：“禁止演奏！”然后……

然后就是一场大混战。“警察不讲理！”“库拉巴喀，弹下去！”

弹下去！”“混蛋！”“畜生！”“滚出去！”“决不让步！”——群声鼎沸，椅子倒了，节目单满天飞；不知是谁，连空汽水瓶、石头块儿和啃了一半的黄瓜也都扔了过来。我怔住了，想问问托喀究竟是怎么回事。托喀似乎也激动了，他站在椅子上，不断地叫嚷：“库拉巴喀，弹下去！弹下去！”托喀的那只雌水虎好像不知什么时候忘记了对音乐家的宿怨，也喊起：“警察不讲理！”激动得简直跟托喀不相上下。我只好问马咯：“怎么啦？”

“呃？在我们这个国家，这是常事。本来绘画啦，文艺什么的……”每逢飞过什么东西来的时候，马咯就把脖子一缩，然后依然镇静地说下去，“绘画啦，文艺什么的，究竟要表达什么，谁都一目了然。所以这个国家虽然对书籍发行或者绘画展览从来不禁止，可是对音乐却要禁演。因为唯独音乐这玩意儿，不管是多么伤风败俗的曲子，没有耳朵的水虎是懂得得的。”

“可是警察有耳朵吗？”

“唉，这就难说啦。多半是听着刚才那个曲调的时候，使他联想起跟老婆一道睡觉时心脏的跳动吧。”

就在这当儿，乱子越闹越大了。库拉巴喀依然面对钢琴坐在那里，气派十足地掉过头来看着我们。不管他的气派多么足，也不得不躲闪那些飞过来的东西。也就是说，每隔两三秒钟他就得变换一下姿势。不过他还大致保持了大音乐家的威严，那对眯缝眼儿炯炯发着光。我——为了避开风险，躲在托喀身后。可是好奇心促使我热衷于和马咯继续交谈下去：“这样的检查不是太野蛮了吗？”

“哪儿的话，这要比任何一个国家的检查都来得文明呢。就拿某某来说，一个来月以前……”

刚说到这里，恰好一只空瓶子损到马咯的脑袋上了。他仅仅喊了声“Quack”（这只是个感叹词）就晕过去了。

说也奇怪，我对玻璃公司老板嘎尔抱有好感。嘎尔是首屈一指的资本家。在这个国家的水虎当中，就数嘎尔的肚皮大。他在长得像荔枝的老婆和状似黄瓜的孩子簇拥之下，坐在扶手椅上，几乎是幸福的化身。审判官培卞和医生查喀经常带我到嘎尔家去吃晚饭。我还带着嘎尔的介绍信，去参观与他和他的朋友有些关系的各种工厂，其中我最感兴趣的是印制书籍的工厂。我跟一位年轻的水虎工程师一道走进工厂，看到靠水力发电转动的大机器时，对水虎国机器工业的进步惊叹不已。听说这里一年印刷七百万部书。使我惊讶的不是书的部数，倒是制造过程的简便省力。因为这个国家出书，只消把纸张、油墨和灰色的粉末倒进机器的漏斗形洞口里就行了。这些原料进入机器后不到五分钟，就变成二十三开、三十二开、四十六开等各种版式的书籍。我瞧着就像瀑布似的从机器里倾泻出各种各样的书籍。我问那位挺着胸脯的水虎工程师这种灰色粉末是什么。他站在黑亮亮的机器前，心不在焉地回答说：“这个吗？这是驴的脑浆。只消把它烘干后制成粉末就成。时价是每吨两三分钱。”

当然，这种工业上的奇迹不仅出现在书籍制造公司，而且也出现在绘画制造公司和音乐制造公司。据嘎尔说，这个国家平均每个月发明七八百种新机器，什么都可以不靠人工而大规模生产出来，从而被解雇的水虎职工也不下四五万只。然而在这个国家每天早晨读报，从来没见过“罢工”一词。我感到纳闷，有一次应邀跟培卞和查喀等一道到嘎尔家吃晚饭的时候，就问起这是怎么回事。

“都给吃掉啦！”嘎尔饭后叼着雪茄烟，若无其事地说。

我没听懂“都给吃掉啦”指的是什么。戴着夹鼻眼镜的查喀大概觉察到我还在闷葫芦里，就从旁解释道：“把这些水虎职工

都宰掉了，肉就当作食品。请你看这份报纸。这个月刚好解雇了六万四千七百六十九只，肉价也就随着下跌了。”

“难道你们的职工就一声不响地等着给杀掉吗？”

“闹也没用，因为有‘职工屠宰法’嘛，”站在一株盆栽杨梅前面的怒容满面的培卜说。

我当然感到恼火。可是东道主嘎尔自不用说，连培卜和查喀似乎也都把这看作是天经地义的事。

查喀边笑边用嘲讽的口气对我说：“也就是说，由国家出来解除饿死和自杀的麻烦。只让他们闻闻毒气就行了，并不怎么痛苦。”

“可是所说的吃他们的肉……”

“别开玩笑啦。马咯听了，一定会大笑呢。在你们国家，工人阶级的闺女不也在当妓女吗？吃水虎职工的肉使你感到愤慨，这是感伤主义。”

嘎尔听我们这么交谈着，就劝我吃放在近处桌子上的那盘夹心面包，他毫不在意地说：“怎样？尝一块吧？这也是用水虎职工的肉做的。”

我当然窘住了。岂但如此，在培卜和查喀的笑声中，我蹿出了嘎尔家的客厅。那刚好是个阴霾的夜晚，房屋上空连点星光也没有。我在一团漆黑中回到住所，一路上不停地呕吐，透过黑暗看上去，吐出的东西白花花的。

九

然而，玻璃公司的老板嘎尔无疑是一只和蔼可亲的水虎。我经常跟嘎尔一道到他参加的俱乐部去，度过愉快的夜晚。原因之一是呆在这个俱乐部比在托喀参加的超人俱乐部要自在得多。而且嘎尔的话尽管没有哲学家马咯的言谈那样深奥，却使我窥见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广阔的世界。嘎尔总是边用纯金的羹匙搅和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着咖啡，边快快活活地漫谈。

在一个雾很浓的夜晚，我隔着插满冬蔷薇的花瓶，在听嘎尔聊天。记得那是一间分离派风格的房间，整个房间不用说，连桌椅都是白色镶细金边的。嘎尔比平时还要神气，满面春风地谈着执政党——Quorax 党内阁的事。喀拉克斯不过是个毫无涵义的感叹词，只能译作“哎呀”。总之，这是标榜着首先为“全体水虎谋福利”的政党。

“领导喀拉克斯党的是著名政治家啰培。俾斯麦不是曾说过‘诚实是最妥善的外交政策’吗？然而啰培把诚实也运用到内政方面……”

“可是啰培的演说……”

“喏，你听我说。那当然是一派谎言。但人人都知道他讲的是瞎话。所以归根结蒂就等于是说真话了。你把它一概说成是假话，那不过是你个人的偏见。我要谈的是啰培的事。啰培领导着喀拉克斯党，而操纵啰培的是 Pou—Fou 日报（“卜—弗”一词也是毫无涵义的感叹词。硬要译出来，就只能译作“啊”）的社长啥啥。但啥啥也还不是他自己的主人。支配他的就是坐在你面前的嘎尔。”

“可是……恕我冒昧，可《卜—弗日报》不是站在工人一边的报纸吗？你说这家报纸的社长啥啥也受你支配，那就是说……”

“《卜—弗日报》的记者们当然是站在工人一边的。可是支配记者们的，除了啥啥就没有别人了。而啥啥又不能不请我嘎尔当后台老板。”

嘎尔依然笑咪咪地摆弄着那把纯金的羹匙。我看到嘎尔这副样子，心里与其说是憎恨他，毋宁说同情起《卜—弗日报》的记者们来了。

嘎尔看到我不吭气，大概立即觉察出我这种同情，就挺起大

肚皮说：“呸，《呸—弗日报》的记者们也不全都向着工人。我们水虎至少首先是向着我们自己，其他都靠后。……更麻烦的是，还有凌驾于我嘎尔之上的呢。你猜是谁？那是我的妻子——美丽的嘎尔夫人。”嘎尔朗笑起来了。

“那毋宁说是蛮幸福吧。”

“反正我挺惬意。可我只有在你面前——在不是水虎的你面前，才这么打开天窗说亮话的。”

“那么，喀拉克斯内阁是由嘎尔夫人执牛耳的喽？”

“这么说也未尝不可。……七年前的战争确实是因为某只雌水虎而引起来的。”

“战争？这个国家也打过仗吗？”

“可不是吗！将来随时都可能打起来呢。只要有邻国……”

说实在的，我这时才知道水虎国也不是个孤立的国家。据嘎尔说，水虎一向是以水獭为假想敌。而且水獭的军备并不亚于水虎。我对水虎和水獭之间的战争颇感兴趣。（因为水虎的劲敌乃是水獭这一点是个新发现，就连《山岛民谭集》的作者柳田国男也不知道，《水虎考略》的作者更不用说了。

“那次战争爆发之前，两国自然都提高警惕，虎视眈眈地窥伺着对方，因为它们彼此都怕对方。后来，住在这个国家的一只水獭去访问某一对水虎夫妇。那只雌水虎的丈夫不务正业，她原打算把他杀死。她丈夫还保了寿险，说不定在一定程度上这也是诱使她谋杀他的原因。”

“你认识这对夫妇吗？”

“嗯——不，只认得雄的。我老婆说那个雄的是坏蛋，可在我看来，与其说他是坏蛋，倒不如说他是患了被害妄想症的疯子，成天害怕被雌水虎捉住。……于是雌水虎在老公的那杯可里放了氰化钾。不晓得怎么搞错了，又把它拿给客人水獭喝了。水獭这下当然丧了命。接着……”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接着就打起仗来了吗？”

“可不。恰好那只水獭又曾荣获过勋章。”

“哪边打赢了？”

“自然是我们的国家。三十六万九千五百只水虎因而英勇地阵亡了。可是跟敌国比较起来，这点损失算不了什么。我国的皮毛差不多都是水獭皮。那次战争期间，除了制造玻璃之外，我还把煤渣运到战场上。”

“运煤渣干什么？”

“当然是吃喽。我们水虎只要肚皮饿了，是什么都肯吃的。”

“这——请你不要生气。对于在战场上的水虎们来说，这……在我们国家，这可是丑闻呢。”

“在这个国家无疑也是个丑闻。可只要本人直言不讳，谁就不会把它当成丑闻了。哲学家马略不是也说过吗：‘过不讳言，何过之有。’……何况我除了谋利之外，还有满腔爱国的热情呢！”

这时俱乐部的侍者刚巧走了进来。他向嘎尔鞠了一躬，像朗诵似的说：“贵府的隔壁着火了。”

“着——着火！”

嘎尔惊慌地站起来，我当然也站了起来。

接着侍者镇静地又补了一句：“可是已经扑灭了。”

嘎尔目送着侍者的背影，露出半哭不笑的表情。我望着他的脸，意识到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已恨上这个玻璃公司老板了。然而如今嘎尔并不是作为什么大资本家，而只是以一个普通水虎的身分站在这里。我把花瓶里的冬蔷薇拔出来递给嘎尔。

“火灾虽然熄灭了，尊夫人不免受了场虚惊，你把这带回去吧。”

“谢谢。”嘎尔跟我握握手，然后突然咧嘴一笑，小声对我说，“隔壁的房子是我出租给人家的，至少还可以拿到火灾保险

金。”

我至今还清清楚楚地记得此刻嘎尔的微笑，是既不能蔑视也不能憎恶的微笑。

十

“你怎么啦？今天情绪怪低沉的……”

火灾的第二天，我叼着烟卷，对坐在我家客厅的椅子上的学生拉卜说。拉卜将右腿跷在左腿上，呆呆地对着地板发怔，连他那烂嘴都几乎看不到了。

“拉卜君，我在问你哪：怎么啦？”

“没什么，是一点无聊的小事……”拉叶这才抬起头来，用凄楚的鼻音说，“我今天看着窗外，无意中说了句：‘哎呀，捕虫堇开花啦。’我妹妹听了脸色一变，发脾气说：‘反正我是捕虫堇呗。’我妈又一向偏袒妹妹，也骂起我来了。”

“你说了句‘捕虫堇开花啦’，怎么就会把令妹惹恼了呢？”

“唔，说不定她是把我的话领会为‘捉雄水虎’。这时，跟我妈不和的婶婶也来帮腔，越闹越大发了。而且成年喝得醉醺醺的爹，听到我们在吵架，就不分青红皂白地见人就揍。正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我弟弟乘机偷了妈妈的钱包，看电影什么的去了。我……我真是……”

拉卜双手捂住脸，一声不响地哭起来。我当然同情他，并且想起了诗人托喀对家族制度的鄙夷。我拍拍拉卜的肩膀，竭力安慰他：“这种事儿很平常，鼓起勇气来吧。”

“可是……要是我的嘴没有烂就好了……”

“你只有想开一点。咱们到托喀家去吧。”

“托喀君看不起我，因为我不能像他那样大胆地抛弃家族。”

“那么就到库拉巴喀家去吧。”

那次音乐会以来，我跟库拉巴喀也交上了朋友，就好歹把拉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吓带到这位大音乐家的家里去。跟托喀比起来，库拉巴喀过得阔气多了。这并不是说，过得像资本家嘎尔那样。他的房间里摆满了形形色色的古董——塔那格拉偶人和波斯陶器什么的，放着土耳其式躺椅，库拉巴喀总是在自己的肖像下面跟孩子们一道玩耍。可今天不知怎的，他交抱着双臂，怒容满面地坐在那儿。而且他脚底下到处撒满了碎纸片。拉卜本来是经常和诗人托喀一起跟库拉巴喀见面的，但这副情景大概使他吃了一惊，今天他只是毕恭毕敬地向库拉巴喀鞠个躬，就默默地坐到房间的角落里了。

我连招呼也没正经打，就问这位大音乐家：“你怎么啦，库拉巴喀君？”

“没怎么着！评论家这种蠢才！说什么我的抒情诗比托喀的差远啦！”

“可你是位音乐家呀……”

“光这么说还可以容忍。他还说，跟喀比起来，我就称不上是音乐家啦！”

喀是个常常被拿来跟库拉巴喀相提并论的音乐家。可惜因为他不是超人俱乐部的会员，我连一次也没跟他说过话。不过我多次看到过他的照片：嘴巴是翘起来的，相貌很不寻常。

“喀毫无疑问也是个天才。可是他的音乐缺乏洋溢在你的音乐中的那种近代的热情。”

“你真这么想吗？”

“那还用说！”

于是，库拉巴喀突然站起来，抓起塔那格拉偶人就狠狠地往地板上

一掼。拉卜大概吓得够戗，不知喊了句什么，抬起腿就想溜掉。库拉巴喀向拉卜和我打了个手势，要我们“别害怕”，冷静地说道：“这是因为你也跟俗人一样没有耳力的缘故。我怕喀……”

“你？不要假装谦虚吧。”

“谁假装谦虚？首先，与其在你们面前装样子，还不如我到评论家面前去装呢。我——库拉巴喀是天才。我并不怕啰喀。”

“那你怕的是什么？”

“怕那个不明真相的东西——也就是说，怕支配啰喀的星星。”

“我可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这么说就明白了吧：啰喀没有受我的影响。可我不知不觉地却受了他的影响。”

“那是因为你的敏感性……”

“你听我说，才不是敏感性的问题呢。啰喀一向安于做唯独他能胜任的工作。然而我老是焦躁。从啰喀看来也许只是一步之差。然而依我看来却是十英里之差。”

“可您的《英雄曲》……”

库拉巴喀那对眯缝眼儿眯得更细了，他恶狠狠地瞪着拉卜道：“别说啦。你懂什么？我比那些对啰喀低声下气的狗才们要了解他。”

“你别那么激动。”

“谁愿意激动呢……我总是这么想：冥冥之中仿佛有谁为了嘲弄我库拉巴喀，在把啰喀摆在我前面。哲学家马咯尽管成天在彩色玻璃灯笼下读古书，对这种事却了如指掌。”

“为什么呢？”

“你看看马咯最近写的《傻子的话》这本书吧……”

库拉巴喀递给我——或者毋宁说是丢给我一本书。然后抱着胳膊粗声粗气地说了句：“那么今天就告辞啦。”

我决定跟垂头丧气的拉卜一道再度去逛马路。熙熙攘攘的大街两侧，成行的山毛榉树的树阴下依然是鳞次栉比的形形色色的商店。我们默默地漫步着。这时蓄着长发的诗人托喀踱过来了。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托喀一看见我们，就从肚袋里掏出手绢，一遍又一遍地揩额头，说道：“啊，好久不见了。我今天打算去找库拉巴喀，我已经多日没见到他啦……”

我怕这两位艺术家会吵架，就委婉地向托喀说明库拉巴喀的情绪多么坏。

“是吗？那就算了。库拉巴喀有神经衰弱的毛病。……这三个星期，我也失眠，苦恼得很。”

“你跟我们一道散散步怎么样？”

“不，今天失陪啦。哎呀！”

托喀喊罢，紧紧地抓住我的胳膊，而且他浑身冒着冷汗。

“你怎么啦？”

“怎么啦？”

“我觉得有一只绿色的猴子从那辆汽车的窗口伸出脑袋似的。”

我有些替他担心，就劝他去请医生查喀瞧瞧。可是不管怎么劝，托喀也不同意，而且还满腹狐疑地打量我们俩，竟然说出这样的话来：“我决不是无政府主义者。这一点请千万不要忘记。——那么，再见。我绝不去找查喀！”

我们呆呆地伫立在那里，目送着托喀的后影。我们——不，学生拉卜已经不在我身边了，不知什么工夫，他已叉开腿站在马路当中，弯身从胯下观看川流不息的汽车和水虎。

我只当这个水虎也发疯了，就急忙把他拽起来：“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你干什么？”

拉卜揉揉眼睛，镇静得出奇地回答说：“唔，我太苦闷了，所以倒转过来看看这个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子。可还是一样啊。”

十一

以下是哲学家马喀所写的《傻子的话》里的几段：

傻子总认为除了自己以外谁都是傻子。

我们之所以爱大自然，说不定是因为大自然既不憎恨也不嫉妒我们。

最明智的生活方式是既蔑视一个时代的风尚，在生活中又丝毫不违背它。

我们最想引为自豪的偏偏是我们所没有的东西。

任何人也不反对打破偶像。同时任何人也不反对成为偶像。然而能够安然坐在偶像的台座上的乃是最受神的恩宠者——傻子、坏蛋或英雄。（这一段有库拉巴喀用爪子抓过的道道。）

我们的生活不可缺少的思想，说不定在三千年以前已经枯竭。我们也许只是在旧的柴火上添加新的火焰而已。

我们的一个特点是常常超然于意识到的一切。

如果说幸福中伴有痛苦，和平中伴有倦怠，那么……

为自己辩护比为别人辩护要困难。谁不相信，就请看律师。

矜夸、爱欲、疑惑——三千年来，一切罪过都由此而生。同时，一切德行恐怕也发源于此。

减少物质上的欲望并不一定能带来和平。为了获得和平，我们也得减少精神上的欲望。（这一段也有库拉巴喀用爪子抓过的痕迹。）

我们比人类不幸。人类没有水虎开化。（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不禁失笑。）

做什么就能完成什么，能完成什么就做什么。我们的生活归根结蒂是不能脱离这样的循环论法的——也就是说，自始至终是不合理的。

波特莱尔变成白痴后，他只用一个词来表达人生观，那就是“女阴”。但这个词并不足以说明他自己。能说明他自己的毋宁是“诗才”，因为他凭借诗才足以维持生活，使他忘了“肚皮”一词。（这一段上也留有库拉巴喀的爪印。）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如果将理性贯彻始终，我们当然就得否定自己的存在。将理性奉为神明的伏尔泰之所以能幸福地度过一生，正说明人类没有

水虎那样开化。

十二

一个微寒的下午，我读厌了《傻子的话》，就去造访哲学家马咯。在一个僻静的街角上，一只瘦得像蚊子似的水虎靠着墙发怔呢。这分明是以前偷过我的钢笔的那只水虎。我心想：这下子可好了，就叫住了刚好从那里走过的一个身材魁梧的警察。

“请你审问一下那只水虎。一个来月以前，他偷了我的钢笔。”

警察举起右手拿着的棍子（这个国家的警察不佩剑，却手持水松木制的棍子），向那只水虎招呼了声：“喂！”我以为那只水虎或许会逃跑。想不到他却沉着地走到警察跟前，交抱着胳膊，傲慢地死盯着我和警察的脸。

警察也不生气，从肚袋里掏出记事簿，开始盘问起来：“你叫什么名字？”

“咯噜咯。”

“职业呢？”

“两三天以前还当邮递员来着。”

“好的。这个人说你偷了他的钢笔，有这么回事吗？”

“有的，一个来月以前偷的。”

“偷去做什么？”

“想给小孩当玩具。”

“小孩呢？”警察这才目光锐利地瞥了那只水虎一眼。

“一个星期以前死掉了。”

“带着死亡证明书吗？”

瘦骨嶙嶙的水虎从肚袋里掏出一张纸。警察过了一下目，忽然笑咪咪地拍了拍对方的肩膀说：“好的，辛苦啦。”

我呆若木鸡地凝视着警察。这当儿，瘦水虎嘴里念念有词地撇下我们就走掉了。

我好不容易醒悟过来，问警察道：“你为什么不把那只水虎抓起来？”

“他没有罪。”

“可他偷了我的钢笔……”

“不是为了给孩子当玩具吗？可那孩子已经死了。你要是有什么疑问，请查刑法第一千二百八十五条好了。”

话音没落，警察就扬长而去。我只得反复念叨“刑法第一千二百八十五条”，急忙到马咯家去。哲学家马咯一向好客。幽暗的房间里，审判官培卜、医生查喀、玻璃公司经理嘎尔正聚集一堂，抽烟抽得七彩玻璃灯笼下烟雾腾腾。审判官培卜在场，对我来说是再方便不过了。

我一屁股坐在椅子上，不去查刑法第一千二百八十五条，却马上问培卜：“培卜君，恕我唐突，这个国家不处分罪犯吗？”

叼着高级香烟的培卜先从容不迫地喷出一口烟雾，然后无精打采地回答说：“当然要处分，连死刑都有哩！”

“可我一个来月以前……”

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述说了一遍，接着问他刑法第一千二百八十五条是怎么回事。

“嗯，是这样的：‘不论犯有何等罪行，促使其犯罪之因素一经消灭后，即不得处分犯罪者。’拿你这件事来说，那只水虎曾经有过儿子，如今儿子已经死了，所以他所犯的罪自然而然地就勾销了。”

“这太不合理啦。”

“别开玩笑啦。对已经不再是父亲的水虎和现在仍然是父亲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的水虎等量齐观，那才叫不合理呢。对，对，按照日本的法律，是要等同对待的。在我们看来，觉得挺滑稽的。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培卜扔掉烟蒂，有气无力地微笑着。

这时，很少跟法律打交道的查喀插了嘴。他把夹鼻眼镜扶扶正，问我道：“日本也有死刑吗？”

“那还用说！日本实行绞刑哩。”我对态度冷漠的培卜多少有些反感，就乘机挖苦了一句，“贵国的死刑比日本要来得文明吧？”

“当然要文明喽，”培卜依然挺冷静，“敝国不用绞刑。偶尔用一次电刑，但在大多数场合，连电刑也不用，只是把罪名通知犯人罢了。”

“单单这样，水虎就会死吗？”

“可不。我们水虎的神经系统要比你们的敏锐呢。”

“不仅是死刑。也有用这个手段来谋杀的……”嘎尔老板满脸映照着彩色玻璃的紫光，笑容可掬地说，“前些日子，有个社会主义者说我‘是小偷’，害得我差点儿犯了心脏病。”

“这种情况好像多得出人意外呢。我认识的一个律师就是由于这个缘故而死的。”哲学家马咯插嘴道。

我回头瞅了瞅他。他谁都不看，像往常那样讪笑着说下去：“不知是谁，说那只水虎是青蛙——你当然也知道吧，在这个国家，被叫作青蛙就等于骂他是畜生。——他成天价想：我是青蛙吗？不是青蛙吧？终于死去了。”

“这也就是自杀吧。”

“说这话的那个家伙，是为了把他置于死地而说的。从你们眼里看来，这也是自杀喽……”

马咯刚刚说到这里，突然从隔壁——记得那是诗人托喀家——传来了刺耳的手枪声，响彻天空。

十三

我们跑到托喀家去。他仰面朝天倒在盆栽的高山植物当中，右手握着手枪，头顶凹陷部位淌着血。旁边有一只雌水虎，把头埋在他的胸膛里，嚎啕大哭。我把雌水虎扶起来（本来我是不大喜欢触到水虎那粘滑的皮肤），问道：“这是怎么回事？”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正在写着什么，突然就照自己的脑袋开了枪。哎呀，叫我怎么办呀！诶儿儿儿儿，诶儿儿儿儿。”（这是水虎的哭声。）

“托喀君一向是太任性了嘛。”玻璃公司经理嘎尔悲伤地摇摇头，对审判官培卞说。

培卞没有吭声，点燃高级香烟。跪在那里给托喀检验伤口的查喀摆出医生的派头对我们五个人（实际上是一个人和四只水虎）大声说：“不可救药了。托喀原来就患胃病，容易生闷气。”

“听说他写什么来着。”哲学家马咯像辩解般地喃喃自语着，拿起桌子上的纸张。除我而外，大家都伸长了脖子，隔着宽肩膀的马咯看那张纸。上面写着：

我今去矣！

向那隔绝尘世的空谷。

在那里，

群岩耸立，

巍峨森严。

山水清冽，

药草芬芳。

马咯回头望望我们，脸上挂着一丝苦笑，说：“这是剽窃了歌德的《迷娘之歌》。这么说来，托喀君作为一个诗人也感到疲倦了，所以才自杀的。”

这时，音乐家库拉巴喀偶然坐汽车来到了。他看到这副情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景，就在门口伫立了一会儿。然后走到我们跟前，向马咯嚷道：“那是托喀的遗嘱吗？”

“不，是他临死以前写的诗。”

“诗？”

马咯依然很沉着地把托喀的诗稿递给头发倒竖起来的库拉巴喀。库拉巴喀目不转睛，专心致志地读那篇诗稿。马咯问他什么，他也带理不理的。

“你对托喀君的死有什么看法？”

“‘我今去矣’……我也说不定哪一天就死了呢。……‘向那隔绝尘世的空谷’……”

“你也是托喀君的一位生前好友吧？”

“好友？托喀一向是孤独的……‘隔绝尘世的空谷’……托喀君确实不幸……‘在那里，群岩耸立，巍峨森严……’

“不幸？”

“‘山水清冽’……你们是幸福的……‘群岩耸立’……”

我因为同情那只哭泣不止的雌水虎，就轻轻扶着她的肩膀，把她领到屋角的躺椅那儿。一只两三岁的水虎在那里天真烂漫地笑着。我就替雌水虎哄娃娃。我觉察到自己也热泪盈眶了。我在水虎国居住期间，先后只哭过这么一回。

“跟这样任性的水虎成了一家人才叫倒霉呢。”

“因为他一点也不考虑后果。”审判官培卜一边重新点燃了一根烟卷，一边应答着资本家嘎尔。

这时，音乐家库拉巴喀手里攥着诗稿，也说不清是对谁喊了句：“好极啦！可以作一支出色的葬曲！”声音大得使我们吃了一惊。

库拉巴喀那双眯缝眼儿炯炯有神。他握了一下马咯的手，就直奔门口。不用说，这当儿左邻右舍一大群水虎都已经聚集在托喀家的门口，好奇地朝房屋里张望。库拉巴喀把他们胡乱向两旁

扒拉开，立即跳上了汽车。汽车马达发动，转眼间已不知去向。

“喂，喂，不许看。”

审判官培叶代替警察把那一堆水虎推出门外，接着就把托喀家的门关上了。大概是由于这个缘故，房间里忽然鸦雀无声了。我们在一片静寂下，在夹杂着托喀的血腥气的高山植物的花香中商谈托喀的后事。惟独哲学家马咯一边望着托喀的尸体，一边呆呆地想着心事。我拍拍他的肩膀，问他：“想什么哪？”

“我在想水虎的生活。”

“水虎的生活怎么啦？”

“不管怎么说，我们水虎为了能生活下去……”马咯面带几分愧色小声加上一句，“总之，就得相信水虎以外的什么东西的力量。”

十四

马咯这番话使我想起了宗教。我当然是唯物主义者，连一次也没有认真考虑过宗教问题。这时为托喀的死所触动，就开始琢磨水虎的宗教到底是什么。我当即向学生拉叶提出这个问题。

“我们有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拜火教什么的。最有势力的要数近代教了。也叫生活教。”（“生活教”这个译词也许不贴切。原文是 Ouemoocha。cha 大概相当于英语中的 ism。Quemoo 的原形 Quemal 不单指‘生活’，还包括‘饮食男女’的意思。）

“这么说来这个国家也有教会、寺院喽？”

“那还用说。近代教的大寺院是本国首屈一指的大建筑哩。咱们去参观一下好不好？”

在一个温暖的阴天下午，拉叶得意洋洋地陪我一道到这座大寺院去了。果然，这是一座比尼古莱教堂大十倍的巍峨的建筑物，而且兼收并蓄了所有的建筑样式。我站在这座大寺院前面，瞻仰那高耸的塔和圆屋顶的时候，甚至感到有些毛骨悚然。说实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在的，那真像是无数只伸向天空的触角。我们伫立在大门口（跟大门比起来，我们显得多么渺小呀！），抬头看了一会儿这座旷世的大寺院——与其说是建筑，毋宁说它更近乎庞大的怪物。

大寺院的内部宽敞得很。好几个参观者在科林斯式的圆柱之间穿行。他们也跟我们一样，显得非常矮小。后来我们遇见一只弯腰驼背的水虎。

拉卜向他颌首致意，然后毕恭毕敬地对他说：“长老，您身体这么硬朗，这太好啦。”

那只水虎也行了个礼，彬彬有礼地回答说：“是拉卜先生吗？你也……（他说到这里，停住了，多半是因为这才注意到拉卜的嘴烂了。）唔，反正你看来挺健康的。你今天怎么……”

“今天是陪这位先生来的。你大概也知道，这位先生……”拉卜接着就滔滔不绝地介绍我的情况。看来他是为自己轻易不到这个大寺院来进行辩解。“我想请你给这位先生作向导。”

长老和蔼地微笑着，先同我们寒暄了一下，然后安详地指了指正面的祭台：“我也没有什么可效劳的。我们信徒们对正面祭台上的‘生命之树’顶礼膜拜。正如你所看到的，‘生命之树’上长着金色和绿色的果实。金色的果实叫‘善果’，绿色的叫‘恶果’……”

长老讲着讲着我就感到厌烦了。因为他特地给作的说明，我听了只觉得像是陈旧的比喻。我当然假装专心致志地听着，可也没有忘记不时地朝大寺院内部偷看一眼。

科林斯式的柱子，哥特式穹隆，阿拉伯风格的方格花纹，分离派的祈祷桌子——这些东西所形成的调和具有奇妙的野性的美。尤其引我注意的是两侧神龛里的大理石半身像。我仿佛觉得认得这些像，这倒也并不奇怪。那只弯着腰的水虎结束了“生命之树”的说明后，就跟我和拉卜一道走向右边的神龛，对神龛里的半身像附加了这样的说明：“这是我们的圣徒其中的一个——

背叛一切东西的圣徒斯特林堡。大家把这位圣徒说成是吃了不少苦之后被斯维登堡的哲学所解救。然而实际上他并没有得到解脱。这位圣徒也跟我们一样信仰生活教——说得更确切些，他除了信仰生活教，没有其他办法。请读读这位圣徒留给我们的《传说》这本书。他自己供认，他是个自杀未遂者。”

瞥着第二个神龛，我有些忧郁起来。那里摆的是一幅胡须浓重的德国人的半身像。

“这是《扎拉图斯拉》的作者——诗人尼采。这位圣徒向他自己所创造的超人寻求解脱。但他没能获得解脱却成了疯子。要不是发疯了，说不定他还成不了圣徒呢……”

长老沉默了片刻，接着就把我引到第三座神龛前。

“第三座神龛里供的是托尔斯泰。这位圣徒搞苦行比谁都搞得厉害。因为他本来是个贵族，不愿意让满怀好奇心的公众看到他的痛苦。这位圣徒竭力去信仰事实上无法相信的基督，他甚至公开宣称他在坚持自己的信仰。可是到了晚年，他终于受不住当一个悲壮的撒谎者了。这位圣徒经常对书斋的屋梁感到恐惧，这是有名的轶事。但他当然不曾自杀，否则还入不了圣徒的行列呢。”

第四座神龛里供的半身像是我们日本人当中的一个。看到这个日本人的脸时，我毕竟感到亲切。

“这是国木田独步。是一位诗人，非常熟悉卧轨自杀的脚步夫的心情。用不着向你进一步解释了吧。请看看第五个神龛……”

“这不是瓦格纳吗？”

“是的。他是国王的朋友，一位革命家。圣徒瓦格纳到了晚年，饭前还祈祷呢。但是，他对生活教的信仰超过了基督教。从他留下的书简来看，尘世间的痛苦不知道有多少次险些把他赶去见死神呢。”

这时候我们已经站在第六座神龛前了。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这是圣徒斯特林堡的朋友。他是个商人出身的法国画家，丢下生了一大群孩子的老婆，另娶了个十三四岁的圭蒂姑娘。这位圣徒的血管很粗，有海员的血统。你看他那嘴唇，上面留着砒霜什么的痕迹哩。第七个神龛里的是……你已经累了吧。那么，请到这边来。”

我确实累了，就沿着馨香弥漫的走廊和拉卜一道跟随长老踱进一个房间。在一个角落里，有一座黑色的维纳斯女神像，前边供着一束野葡萄。我原想僧房是什么装饰也没有的，所以略感到意外。长老或许是从我的神态之间揣摩到了我的心情，还没有让坐就抱歉地解释道：“请不要忘了我们信奉的是生活教。我们的神——‘生命之树’教导我们要‘兴旺地生存下去’……拉卜君，你请这位先生看过我们的《圣经》了吗？”

“没有……说实在的，我自己也几乎没读过哩！”拉卜搔搔头顶的凹坑，坦率地回答说。

长老照例安详地微笑着，继续说下去：“那你就不会明白了。我们的神用一天的工夫就创造了这个世界。（“生命之树”固然也是一棵树，它却无所不能。）还创造了雌水虎。雌水虎太无聊了，就要求有个雄水虎来做伴。在雌水虎的哀求下，我们的神以慈悲为怀，取出雌水虎的脑髓造了雄水虎。我们的神祝福这一对水虎道：‘吃吧，兴旺地生存下去。’”

长老的话使我想起了诗人托喀。他不幸跟我一样是个无神论者。我不是水虎，不通晓生活教的真谛也就难怪了。可是生在水虎国的托喀总应该知道“生命之树”呀。我可怜托喀不遵从这个教导，以致有了那么个结局。于是我打断长老的话，告诉他托喀的事。

长老听罢，深深地叹了口气说：“哦，那个可怜的诗人……决定我们命运的只有信仰、境况和机遇。（当然，此外你们还要加上遗传吧。）托喀君不幸的是没有信仰。”

“托喀羡慕过你吧。不，连我也羡慕哩。拉卜君年纪又轻……”我说。

“我的嘴要是好好的，说不定会乐观一些呢！”拉卜也插话说。

经我们这么一说，长老又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他眼眶里噙满泪水，直勾勾地盯着那尊黑色的维纳斯像。

“其实我也……这是秘密，谁也不要告诉……其实我也不信仰我们的神。可是早晚有一天，我的祈祷……”

长老刚说到这里，房门突然打开了，一只大块头的雌水虎猛地向他扑了过来。不用说，我们想拦住她，但是转瞬之间这只雌水虎就把长老撞倒在地。

“糟老头子！今天你从我的皮夹子里偷走了喝盅酒的钱！”

十来分钟以后，我们把长老夫妇撇在后面，简直像逃跑似的奔出了大寺院的正门。

我们默默地走了一会儿之后，拉卜对我说：“看那副样子，长老也就不可能信仰‘生命之树’啦。”

我没有答腔，却不由得回头看了看大寺院。大寺院那高耸的塔和圆屋顶像无数的触角般地伸向阴沉沉的苍穹，它散发出一种可怕的气氛，就像是出现在沙漠的天空上的海市蜃楼一般……

十五

约莫一个星期以后，我偶然听医生查喀谈到一件稀奇事。说是托喀家闹鬼。那阵子雌水虎已不知去向，我们这位写诗的朋友的家变成了摄影师的工作室。据查喀说，每逢顾客在这间工作室里拍照，后面总是朦朦胧胧地出现托喀的形影。当然，查喀是个唯物主义者，并不相信死后的生命。他讲这段故事的时候，也狡黠地微笑着，并做出这样的解释：“看来灵魂这个东西也是物质的存在哩。”在不相信幽灵这一点上，我跟查喀是差不多一致的。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但我对诗人托喀怀有好感，所以就跑到书店去买来了一批刊有托喀的幽灵的照片和有关消息的报刊。果然，在这些照片上，大大小小的雌雄水虎后面，能够依稀辨认出一只像是托喀的水虎。使我吃惊的倒不是照片上出现的托喀的幽灵，而是有关报道——尤其是灵学会提供的报告。我把它几乎逐字逐句地译出来了，将其梗概发表在下面。括弧里的是我自己所加的注解。

《关于诗人托喀君的幽灵的报告》（见灵学会杂志第八二七四期。）

我们灵学会会员前不久在自杀的诗人托喀君的故居、现为某某摄影师的工作室的××街第二五一号召开了临时调查会。出席的会员如下。（姓名从略）

九月十七日上午十点三十分，我等十七名会员与灵学会会长培喀先生，偕同我等最信任的灵媒赫扑夫人，集合于该工作室。赫扑夫人一经走进，立即感触鬼气，引起全身痉挛，呕吐不已。据夫人称，此乃由于诗人托喀君生前酷爱吸烟，其鬼气亦含有尼古丁云我等会员与赫扑夫人静默地坐在圆桌周围。三分二十五秒以后，夫人乍然陷入极其急剧的梦游状态，而且为诗人托喀君的魂灵所附。我等会员按年龄顺序，与附托在夫人身上的托喀君的魂灵问答如下：

问：你为何显灵？

答：目的在于知道死后的名声。

问：你——或是说诸位，身为魂魄仍然眷恋俗世的名声吗？

答：至少我是不能不眷恋的。然而我所遇到的一位日本诗人的魂灵却是轻视死后的名声的。

问：你知道这位诗人的姓名吗？

答：可惜忘记了。我只记得他所喜欢作的十七字诗

中的一首。

问：那诗讲什么？

答：古老的池塘啊，青蛙跳到水里，发出了清响。

问：你认为这首诗写得好吗？

答：我并不认为写得不高明。不过，如果把“青蛙”改成“水虎”就更精彩了。

问：为什么呢？

答：因为我们水虎在任何艺术中都迫不及待地要找到水虎的形象。

此时会长培喀先生提醒我等十七名会员，此乃灵学会的临时调查会，并不是评论会。

问：各位魂灵的生活如何？

答：与诸位毫无二致。

问：那么你后悔自杀吗？

答：未必后悔。如果魂灵生活过腻了，我也可以用手枪“自活”。

问：“自活”，容易做到吗？

托喀君的魂灵提出另一个反问答复了这个问题。对于了解托喀君的水虎来说，这样应答是不足为奇的。

答：自杀，容易做到吗？

问：诸位生命是永恒的吗？

答：关于我们的生命，众说不一。请不要忘记，幸而我们当中也有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拜火教等各种宗教。

问：你信什么教？

答：我一向是个怀疑派。

问：然而你至少不怀疑魂灵的存在吧？

答：我信得没有诸位那样深。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问：你结交了多少朋友？

答：我交的朋友，古人今人，东方西方的都有，不下三百个。其中著名的有克莱斯特、迈兰德、魏宁格尔

.....

问：你所结交的都是自杀的吗？

答：那也不一定。为自杀作辩护的蒙坦是我的畏友之一。但是不曾自杀的厌世主义者——叔本华之流，我是不跟他往来的。

问：叔本华还健在吗？

答：他目前创立了魂灵厌世主义，议论着可否实行“自活”。可是自从他晓得了霍乱也是细菌引起的疾病之后，心情似乎颇为踏实了。

我等会员相继打听拿破仑、孔子、陀思妥耶夫斯基、达尔文、克莉奥佩特拉、释迦牟尼、德漠斯特涅斯、但丁、千利休等魂灵的消息。可惜托喀君未能详细地予以答复。托喀君却反过来询问起关于他自己的种种流言蜚语。

问：我死后名声如何？

答：一位评论家说你是“小诗人之一”。

问：他恐怕是由于我没有赠送诗集而怀恨的水虎之一吧。我的全集出版了没有？

答：虽然出版了，可是销路不佳。

问：三百年后——即著作权失效之后，我的全集将为万人所争购。跟我同居的女友呢？

答：她做了书商拉喀君的夫人了。

问：可惜她还不知道拉喀君的眼睛是假的。我的儿子呢？

答：听说是在国立孤儿院里。

托喀君沉默了一会儿，又问起来了。

问：我的家呢？

答：成了某摄影师的工作室。

问：我的书桌呢？

答：谁都不知道它的下落。

问：我在书桌的抽屉里珍藏着一束信件——然而这和忙碌的诸位没关系。我们魂灵界马上就进入黄昏了。我将与诸位诀别。

再见，诸位。再见，善良的诸位。

随着这最后一句话，赫卜夫人又猛地清醒过来了。我等十七名会员向在天之神发誓，这番交谈是千真万确的。（再者，对我等所信任的赫卜夫人的报酬，已经按照夫人过去当女演员时的日薪标准偿付了。）

十六

我读了这些报道之后，逐渐觉得呆在这个国家里也怪憋闷的，就千方百计想回到人间。可是不管怎么拼命找，也找不到我掉进去的那个洞。后来听那个打鱼的水虎巴咯说，在这个国家的边界上有一只年迈的水虎，他读书吹笛自娱，独自安安静静地过着日子。我心想也许能向他打听出逃离这个国家的途径，就马上到边界上去。跑去一看，哪里是什么老水虎呢，在一座小房子里，有一只刚够十二三岁、连脑袋上的凹坑还没长硬的水虎在悠然自得地吹着笛子。我以为走错了门。为慎重起见问问他的名字，果然他就是巴咯告诉我的那只老水虎。

“可你像是个娃娃呢……”

“你还不晓得吗？不知道我交的是什么运，出娘胎的时候是白发苍苍的。以后越来越年轻，如今变成这么个娃娃相了。可是计算一下年龄嘛，没生下来以前算是六十岁，加上说说不定有一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百十五六岁啦。”

我四下里打量了一下这个房间。也许是心理作用，总觉得那朴素的桌椅之间弥漫着纯真的幸福。

“你好像比其他水虎过得幸福嘛！”

“唔，兴许是的。我年轻的时候是苍老的，到老又年轻了。所以我不像老水虎那样欲望枯竭，也不像年轻水虎那样沉湎于色。反正我的生活即使算不得幸福，也是安宁的。”

“果然，照你这么说是安宁的。”

“单凭这一点还算不上是安宁。我的身体也健康，还有一辈子吃用不尽的财产。但我认为，我最幸福的一点是生下来的时候是个老头子。”

我同这只水虎扯了一会儿关于自杀的托喀以及每天请医生看病的嘎尔的闲话。不知怎的，看老水虎那副神情好像对我的话不大感兴趣。

“那么你并不像其他水虎那样贪生喽？”

老水虎瞅着我的脸，恬静地回答说：“我也跟其他水虎一样，经爹事先问过我愿不愿意生到这个国家来，才脱离娘胎的。”

“而我呢，是偶然滚落到这个国家来的。请你务必告诉我离开这个国家的路子。”

“只有一条出路。”

“你的意思是说……”

“那就是你来的那条路。”

我乍一听到他这话，不知怎的感到毛骨悚然。

“可我偏偏找不到这条路啦。”

老水虎用那双水汪汪的眼睛审视了我一会儿。他这才直起了身，走到屋角，拽了拽从顶棚耷拉下来的一根绳子。于是，我原先不曾注意到的一扇天窗打开了。那扇圆天窗外面，晴空万里，松柏舒展着桠杈。还可以瞥见那犹如巨大的箭头一样高耸的枪岳

峰。我就像是孩子看到飞机般地高兴得跳起来了。

“喏，你从那儿出去好了。”老水虎说着，指了指刚才那根绳子。

我起先以为是绳子，原来是绳梯。

“那么我就从那儿出去啦。”

“不过我预先告诉你一声。出去以后可不要后悔。”

“你放心，我才不会后悔呢。”

话音未落，我已经在攀登绳梯了，回首遥遥地俯瞰着老水虎脑袋上那凹陷的部分。

十七

我从水虎国回来后，有一个时期我们人类的皮肤的气味简直使我受不住。相比之下，水虎实在清洁。而且我见惯了水虎，只觉得我们人类的脑袋怪可怕的。这一点也许你不能理解。眼睛和嘴且不去说它，鼻子这玩意儿真是使人发怵。我当然设法不去见任何人，但我好像跟我们人类也逐渐处惯了，过了约莫半年，就随便什么地方都去了。糟糕的是，说着话的当儿，一不小心就冒出一句水虎话。

“你明天在家吗？”

“Quao。”

“你说什么？”

“唔，我的意思是说在家。”

大致就是这个样子。

可是从水虎国回来后，刚好过了一年光景，我由于一桩事业失败了……（他刚说到这里，S博士就提醒他说：“不要去谈这个了。”据博士说，他每逢谈到这件事，就闹得看护人束手无策。）

那么就不谈这个了。由于一桩事业失败了，我又想回水虎国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去。是的。不是“想去”，而是“想回去”。当时在我看来，水虎国就是故乡。

我从家里溜出去，想搭乘中央线火车。不巧让警察抓住了，终于被送进医院。我乍一进这个医院，还一直惦念水虎国。医生查喀怎样了呢？哲学家马咯说不定仍在七彩玻璃灯笼下想心思呢。尤其是我的好友——烂了嘴巴的学生拉卜……就在一个像今天这样阴霾的下午，我正追思往事，不由得差点儿喊出声来。不知是什么时候进来的，只见打鱼的水虎巴咯正站在我面前，连连鞠躬呢。我镇静下来之后——我不记得自己究竟是哭了还是笑了，反正隔了这么久又说起水虎话来，这事确实使我感动了。

“喂，巴咯，你怎么来啦？”

“来看望你，听说你生病了。”

“你怎么知道的？”

“从收音机的广播里知道的。”巴咯得意洋洋地笑着。

“真难为你呀。”

“这算不了什么。对水虎来说，东京的河也罢沟也罢，就跟大马路一样嘛。”

我这才想起，水虎跟青蛙一样，也是水陆两栖动物。

“可是这一带没有河呀。”

“我是从自来水管里钻到这儿来的。然后拧开消火栓……”

“拧开消火栓？”

“老爷，您忘了吗？水虎也有工匠呀。”

打那以后，每隔两三天就有形形色色的水虎来探望我。据 S 博士的诊断，我的病叫早发性痴呆症。可是那位查喀大夫说，我的病不是早发性痴呆症，而患早发性痴呆症的是 S 博士以及你们自己。（我这么说，恐怕对你也很失礼。）连医生查喀都来探望了，学生拉卜和哲学家马咯就更不用说了。但是除了渔夫巴咯之外，白天谁都不来。只是到了晚上——尤其月夜，就三三两两地

一道来了。昨晚我还在月光下和玻璃公司老板嘎尔以及哲学家马咯谈话来着呢。音乐家库拉巴喀还用小提琴为我奏了一支曲子。喏，那边桌子上不是有一束黑百合花吗？那就是昨天晚上库拉巴喀带来的礼物。

（我回头看了看。当然，桌子上什么花束也没有。）

这本书也是哲学家马咯特地给我带来的。请你读一读第一首诗。哦，你不可能懂得水虎文。我念给你听吧。这是新近出版的《托喀全集》当中的一册。

（他摊开一本旧电话簿，大声朗诵起这样一首诗来了：）

在椰子花和竹丛里，
佛陀老早就安息了。
路旁的无花果已枯萎，
基督似乎也随着咽了气。
我们也必须休息，
尽管置身于舞台布景前。

（所谓舞台布景不过是一些打满了补丁的画布而已。）

可是我不像这位诗人那样厌世。只要水虎们肯经常来看看我……啊，我忘记告诉你了，你还记得我的朋友——审判官培卜吧？他失业后，真发疯了。听说现在住在水虎国的精神病院里。要是 S 博士允许的话，我很想去探望他呢……

蛙

在我住所旁边，有一个旧池塘，那里有很多蛙。

池塘周围，长满了茂密的芦苇和菖蒲。在芦苇和菖蒲的那边，高大的白杨林矫健地在风中婆娑。在更远的地方，是静寂的夏空，那儿经常有碎玻璃片似的云，闪着光辉。而这一切都映照在池塘里，比实物更美丽。

蛙在这池塘里，每天无休无止地呱呱呱嘎嘎嘎地叫着。乍一听，那只是呱呱呱嘎嘎嘎的叫声。然而，实际上却是在进行着紧张激烈的辩论。蛙类之善于争辩并不只限于伊索的时代。

那时在芦苇叶上有一只蛙，摆出大学教授的姿态，说道：“为什么有水呢？是为了我们蛙游泳。为什么有虫子呢？是为了给我们蛙吃。”

“对呱！对呱！”池塘里的蛙一片叫声。辉映着天空和草木的池塘的水面，几乎都让蛙给占满了，赞成的呼声当然也是很大的。恰好这时候，在白杨树根睡着一条蛇，被这呱呱呱嘎嘎嘎的喧闹声给吵醒了。于是抬起镰刀似的脖子，朝池塘方向看，困倦地舔着嘴唇。

“为什么有土地呢？是为了草木生长。那么，为什么有草木呢？是为了给我们蛙遮阴凉。所以，整个大地都是为了我们蛙啊！”

“对呱！对呱！”

蛇，当它第二次听到这个赞成的声音的时候，便突然把身体像鞭子似地挺起来，优哉游哉地钻进芦苇丛里去，黑眼睛闪着光辉，凝神窥视着池塘里的情况。

芦苇叶上的蛙，依然张着大嘴巴进行雄辩。

“为什么有天空呢？是为了悬起太阳。为什么有太阳呢？是

为了把我们蛙的脊背晒干。所以，整个的天空也都是为了我们蛙的啊！水、草木、虫子、土地、天空、太阳，总之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蛙的。森罗万象，悉皆为我这一事实，已完全没有任何怀疑的余地。当敝人向各位阐明这一事实的同时，还愿向为我们创造了整个宇宙的神，敬致衷心的感谢！应该赞颂神的名字啊！”

蛙仰望着天空，转动了一下眼珠儿，接着又张开大嘴巴说：“应该赞颂神的名字呵……”

话音没落，蛇脑袋好像抛出去似地向前一伸，转眼之间这雄辩的蛙被蛇嘴叼住了。

“呱呱呱，糟啦！”

“嘎嘎嘎，糟啦！”

“糟啦！呱呱呱，嘎嘎嘎！”

在池塘里的蛙一片惊叫声中，蛇咬着蛙藏到芦苇里去了。这之后的激烈吵闹，恐怕是这个池塘开天辟地以来从来也没有过的啊。

在一片吵闹声中，我听到年轻的蛙一边哭一边说：“水、草木、虫子、土地、天空、太阳，都是为了我们蛙的。那么，蛇是干什么的呢？蛇也是为了我们蛙的吗？”

“是呀！蛇也是为了我们的。要是蛇不来吃，蛙必然会繁殖起来。要是繁殖起来，池塘——世界必然会狭窄起来。所以，蛇就来吃我们蛙。被吃的蛙，也可以说是为多数蛙的幸福而作出的牺牲。是啊，蛇也是为了我们蛙的！世界上所有的一切，悉皆为蛙！应该赞颂神的名字啊！”

我听到一个年老的蛙这么回答道。

侏儒的话

《侏儒的话》序

《侏儒的话》未必能表达我的思想。它只不过是使人不时得以观察我的思想变化罢了。与其说它是一根草，倒不如说是一茎藤蔓——而这茎藤蔓也许在长着几节蔓儿。

星

太阳之下无新事，这是古人一语道破了的。但是无新事并非单只在太阳之下。

根据天文学者的学说，赫拉克勒斯星座发射的光，到达我们地球需要三万六千年。但是，就赫拉克勒斯星座来说，它也不能够永远闪射光辉。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像一堆冷灰一样，失掉了美丽的光辉。不仅如此，死也始终孕育着生。失掉了光辉的赫拉克勒斯星座彷徨在天际，一旦有了恰当的时机，就又会变成一团星云。于是一颗颗新星又陆续在那里诞生了。

和宇宙之大相比，太阳不过是一星磷火而已，何况我们地球。但是在遥远的宇宙之极，银河近旁所发生的事，实际上与这个泥团上所发生的事并没有两样。生死在运动法则之下，是在不断循环着的。我想起这些事，不禁对散落在天际的无数星星，也会寄予不少的同情。不，我觉得闪烁着的星光，也在表达着和我们同样的感情。在这一点上诗人最早高唱了这一真理：

细砂般的

数不尽的星，

有颗向我眨眼睛。

然而，星星也许并不像我们那样，经历着颠沛流离——虽然

它们也许是会寂寞的。

鼻 子

如果克莉奥佩特拉的鼻子是歪的，世界的历史也许会因之而发生变化。这是大名鼎鼎的巴斯噶的警句。然而情人大都是不顾真相的。喏，我们的自我欺骗，一旦陷入爱情，就会成为最彻底的自我欺骗。

安东尼也不例外，假设克莉奥佩特拉的鼻子是歪的，他大概会尽量不去看她的。而在不得不看那歪鼻子的情况下，也会采其他之所长，补其所短的吧。说起其他的所长，那么就普天下我们的恋人来说，能具备很多长处的女性，肯定是一个也没有的。安东尼也必然和我们一样，从克莉奥佩特拉的眼睛啦，嘴唇啦，找到绰绰有余的补偿吧。另外再加上“她的心灵”！实际上我们所热爱的女性，古往今来都是无穷无尽优美心灵的所有者。不仅如此，她的服着啦，或者她的财产啦，还有她的社会地位啦——这些都会成为她的长处。如举更为甚者，以前被某名士所爱之事，甚至风言风语的谣传，也可算作长处之一的。而那克莉奥佩特拉，不就是充满了奢华和神秘的埃及的最后一代女王吗？只要是在香烟袅袅中，王冠珠宝闪着光辉，并且戏弄着莲花，那么鼻子多少歪些也不会被别人看出来，何况安东尼的眼睛呢！

我们这种自我欺骗并不只限于一种恋爱。除去我们的某些差异，我们大抵都是按照自己的欲求对种种真相加以涂改的。拿牙科医生的广告牌子来说，映入我们的眼帘的，与其说是广告牌子本身的存在，倒还不如说是希望有一个广告牌子的愿望——再进一步说，不是由于我们牙痛吗？尽管我们的牙痛和世界历史大概没有什么关系。可是这种自我欺骗，对于想熟悉民心的政治家，对于想熟悉敌人的军人，或者对于想熟悉经济情况的实业家等等，都必然会产生的。我不否认对这个加以修正的理智的存在。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同时我也承认统辖百般人事的“偶然”的存在。然而，一切热情都容易忘记理性的存在。“偶然”可以说是神意。这样，我们的自我欺骗应该是左右世界历史的最持久的力量也未可知。

总之，两千余年的历史并不是由一个渺小的克莉奥佩特拉的鼻子来左右的。倒不如说是由大地之上到处存在着的人们的愚昧来左右的。实在可笑——其实是由人们庄严的愚昧来左右的。

修身

道德是方便的异名，和“左侧通行”相似。

道德给予的恩赐是时间与劳力的节约。道德给予的损害是整个良心的麻痹。

盲目地反对道德的人，是缺乏经济观念。盲目地屈从道德的人，不是胆怯就是懒汉。

支配我们的道德，是流毒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封建时代的道德。我们除了遭受损害之外，几乎没有蒙受任何恩惠。

强者可能是蹂躏道德。弱者可能是在蒙受道德的爱抚。遭受道德迫害的常常是强弱之间的人。

道德常常穿着旧服装。

良心并不像我们的唇须那样随着年龄而生长。人们为了有良心，还需要若干的训练。

一个国家十分之九以上的国民，一生都不具备良心。

我们的悲剧是因为年轻，或者因为训练不足，以及在没有把握住良心之前，遭受到无耻之徒的非难。

我们的喜剧是因为年轻，或者是因为训练不足，在遭受无耻之徒的非难之后，好容易才把握住良心。

良心是严肃的趣味。

良心也许创造道德。可是道德却连良心的良字也未曾创造过。

良心也和一切趣味一样，为病态的爱好者所掌握。这种爱好者十之八九是聪明的贵族或富豪。

好 恶

我们像喜爱陈酒那样，喜欢古老的快乐主义。决定我们的行为的既不是善，也不是恶。而是我们的好恶，或者是快乐与不快乐。我只能这样想。

那么我们为什么在寒冷刺骨的天气里，见到行将溺死的幼儿，要主动地下水去拯救呢？因为拯救是一种快乐。那么躲避下水的不快乐和拯救幼儿而得到快乐，是根据什么尺度呢？是选择更大的快乐。然而肉体的快乐与不快乐和精神的快乐与不快乐，是不应该依据同一的尺度来衡量的。不，这两个快乐与不快乐并不是完全不相容的。倒不如说就像咸水与淡水一样，是可以融合在一起的。现在没有受过精神教养的京阪地区的绅士诸君，喝过甲鱼汤之后，以鳊鱼下饭，不也算作无上的快乐吗？而且从寒冬游泳可以看出，水和寒冷也存在着肉体上的享乐。对这方面的情况表示怀疑的人，可以想想被虐狂的处境好了。那该诅咒的被虐狂是这种肉体上快乐与不快乐在外表上的倒错，又加上了习以为常的倾向所致。基督教的圣人们有的喜欢十字架的苦行，有的爱在火中殉教，我相信他们大概都患上了被虐狂。

决定我们的行为的，正如古代希腊人所说，只能是好恶。我们应该从人生之泉中汲取最大的滋养。“切勿像法利赛人那样摆出一副悲哀的面孔。”耶稣不是也这样说过吗？贤人毕竟能使蔷薇花在荆棘之路上盛开。

侏儒的祈祷

我是个只要身穿彩衣、献筋斗之戏、享受升平之世就知足常乐的侏儒。祈愿让我如愿以偿。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祈愿不要让我穷得一粒米也没有。祈愿也不要让我富得连熊掌都吃腻了。

祈愿不要让采桑农妇都讨厌我。

祈愿也不要让后宫美女都垂青于我。

祈愿不要让我般的愚昧到莠麦不分。祈愿也不要让我聪明到明察星象。

祈愿更不要让我成为英武勇敢的英雄。我现在每每在梦中达难攀之峰顶，渡难越之海洋——也就是在做着使不可能的事成为可能的梦。每当出现这种梦境，我并不觉得可怕。我正苦于像和龙搏斗似的梦搏斗。请不要让我成为英雄，——不要让我产生想作英雄的欲望，保护这个无力的我吧！

我是个只要被这新春的酒灌醉、吟诵这金缕的歌、过上这美好的日子就知足常乐的侏儒。

神秘主义

神秘主义并没有因为文明而没落下去，应该说文明倒使神秘主义有了长足的进步。

古人相信我们人类的祖先是亚当，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是相信《创世记》。而今天连中学生也相信是猴子，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是相信达尔文的著作。就是说在相信书本上，今人和古人没有差别。并且古人至少还看《创世记》。今人除了少数专家外，虽没有读达尔文的著作，却恬然地相信这个学说。相信猴子是祖先，并不比相信耶和華吹过气的尘土——亚当是祖先更富于光彩。然而今人皆以这种信念而心安理得。这不是进化论。连地球是圆的，真正知道的人也为数极少。大多数人被潜移默化，一味相信是圆的就是了。如果问为什么是圆的，那么事实上上愚至总理大臣，下愚至小职员，没有谁能回答得出来的。

可以再举一个例子。现在没有人像古人那样相信幽灵的存

在，但是还经常听到有人说看到了幽灵。那么为什么不相信这种话呢？因为看到幽灵的人是受到迷信的束缚。那么为什么被迷信吸引住了呢？因为看到了幽灵。今人这种理论，只不过是所谓的循环论法罢了。

何况，核心问题正是建立在信念上。我们的理性不借助于耳朵。喏，只有超越理性的什么东西才借助于耳朵。是什么东西呢？——我在谈到什么东西之前，连恰如其分的名字都没有找到。如果勉强起个名字的话，蔷薇啦，鱼啦，蜡烛啦什么的，都是运用象征。拿我们的帽子作譬喻好了。就像我们不戴插着羽毛的帽子而戴着软帽和礼帽那样，相信祖先是猴子，相信幽灵不存在，相信地球是圆的。认为这是谎言的人，想想爱因斯坦博士和相对论在日本受欢迎的情况好了。这是神秘主义的集合。是不可理解的庄严的仪式。为什么那么狂热，连改造社的社长先生恐怕也不知道。

就是说伟大的神秘主义者既不是瑞典堡，也不是柏麦。事实上是我们文明的子民。同时我们的信念并不是用来装饰三越的橱窗的。支配我们信念的东西常常是难以捕捉的时髦。或者是近似神意的好恶。实际上，认为西施和龙阳君的祖先也是猴子，多少也给了我们些满足。

自由意志和宿命论

不管怎么说如果相信宿命，由于罪恶的不复存在，惩罚的意义也随之丧失，从而我们对罪人的态度必然宽大。反之如果相信自由意志，由于责任观念的产生，就会摆脱良心的麻痹，从而对我们自己的态度必然会严肃起来。那么遵从哪个好呢？

我愿平静地回答：一半相信自由意志，一半相信宿命论；或者说一半怀疑自由意志，一半怀疑宿命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难道不是根据自己背负的宿命论，才娶了我们的妻子吗？同时我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们难道不是根据赋予自己的自由意志，才没有去买妻子需要的外褂和衣带吗？

不只是自由意志和宿命论，神与恶魔、美与丑、勇敢与怯懦、理性与信仰——其他一切处于天秤两端的，都应该采取这种态度。古人把这种态度叫作中庸。中庸就是英文的 good sense。根据我的见解，如果不依靠 good sense，那就什么幸福也不会得到。即便能得到，也只不过是炎炎赤日下守着炭火，大寒之时挥着团扇的那种硬着头皮享受的幸福而已。

小 儿

军人近乎小儿。喜爱英雄的姿态，喜爱所谓光荣，现在在这儿没有必要去谈它。尊重机械般的训练，重视动物般的勇气，那也只是在小学才能看到的现象。肆无忌惮地屠杀，更是和小儿没有差别。特别和小儿相似的，是一受喇叭和军歌的鼓舞，就不问是什么而战，欣然对敌。

因此，军人夸耀的东西，必然和小儿的玩具相似。绯色皮条的铠甲和镐形的头盔并不适合成年人的趣味。勋章也是一样——对我来说实际上是很难理解的。为什么军人不在酒中醉，而挂着勋章在跨步前进呢？

武 器

正义和武器相似。武器只要是出钱，敌人也好，我方也好，都可以买到。对正义只要是讲出道理来，敌人也好，我方也好，也都可以买到。自古以来“正义的敌人”的名字，像炮弹似地在打来打去。然而由于在修辞上的欺骗，到底谁是正义的敌人，还没有见到搞清楚例子。

日本工人只因为生为日本人，就被命令离开巴拿马。这是违背正义的。据报纸的报道，当然应该把美国叫作“正义的敌人”。

但是中国工人单单因为生为中国人，就被命令离开千住。这也是违背正义的。根据日本报纸的报道——不，日本两千年来经常是“正义的一方”。正义似乎从来也没有和日本的利害发生过一次矛盾。

武器本身并不值得可怕。可怕的是武人的伎俩。正义本身并不值得可怕。可怕的是煽动家的雄辩。武后不顾人天，冷酷地蹂躏了正义。然而当李敬业之乱起，她读骆宾王的檄文时，也不免面有失色。“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这两句诗，是只有天才的政治鼓动家才能讲得出来的至理名言。

每当我翻看历史，就不由得想起游就馆。在古老的幽暗的廊子里，陈列着种种正义。似青龙刀者大概是儒教传授的正义。似骑士之矛者大概是基督教传授的正义。这里还有很粗的棍子，大概是社会主义者的正义。那里有挂着穗子的长剑，大概是国家主义者的正义。我一边看这些武器，一边想象着几多的战斗，不由自主地心惊肉跳。然而不知道是不是幸运，就我的记忆所及，我还从来不曾想拿起这些武器中的任何一件。

尊 王

这是十七世纪法国的故事。有一天，Ducde Bourgogne 问 Abbéchoisy 这样一件事：查理六世已经神经错乱，为了婉言把这个意思告诉他，怎么说才好呢？阿贝马上回答说：“要是我就这样直说：‘查理六世，你神经错乱了！’”阿贝·肖瓦兹把这个回答当作自己平生的冒险事件之一，后来也一直引为自豪。

十七世纪法国有这样的逸话，可以说是富有尊王精神。但是二十世纪的日本富有的尊王精神，并不亚于当时的法国。诚然——不胜欣幸之至。

创 作

艺术家大概总是有意识地在创作自己的作品。然而从作品本身来看，作品的美丑有一半存在于超过艺术家的意识的神秘世界。一半吗？或者说一大半更好。

我们总是莫名其妙地不怕提问，但怕作答。我们的思想总是不免在自己的作品里表现出来。一刀一拜这种古人的小心翼翼，难道不就表示了对这种无意识的境界的畏惧吗？

创作经常是冒险。归根结蒂尽了人力之后，除了听天由命，别无他法。

少时学语苦难圆，
唯道工夫半未全。
到老始知非力取，
三分人事七分天。

赵瓯北的《论诗》七绝，也许道出了这种看法。艺术是带有莫测高深的可怕的东西的。我们如果贪婪金钱，或者沽名钓誉，以及为病态的创作欲所折磨，可能就产生不了同这种无聊的艺术作格斗的勇气。

鉴 赏

艺术鉴赏，是艺术家本人和鉴赏家的合作。可以说鉴赏家只不过是把一个作品当作题目，在从事他自己的创作的尝试。因此在任何时代都保持着声誉的作品，必然具备种种可能鉴赏的特色。然而具有种种可能鉴赏的意思，正如阿那托尔·法朗士所说，由于随处都存在着暧昧，也不是轻易就能解释得了的。勿宁说像庐山群峰，具有从各个方面都能鉴赏的多面性。

古 典

古典作家之所以是幸福的，是因为他们死了。

又

我们——或各位之所以是幸福的，是因为他们死了。

幻灭的艺术家

有一群艺术家住在幻灭的世界里。他们不相信爱，也不相信良心这种东西。只是像古代苦行者那样以一无所有的沙漠为家。在这个意义上诚然是可怜的也未可知。然而美丽的海市蜃楼只产生在沙漠的上空。对一切人生诸事幻灭的他们，在艺术上大抵还没有幻灭。不，只要说起艺术来，常人一无所知的金色的梦会突然在空中出现。事实上他们得到了意外的幸福的瞬间。

荻生徂徕

荻生徂徕嚼着炒豆大骂古人以为快。我相信他嚼着炒豆是为了节俭，而他为什么骂古人我却一直搞不明白。但是今天想想看，那是由于比起骂今人来诚然是无碍的缘故。

小枫树

用手稍微摸摸小枫树的树干，树梢簇生的幼芽就会像神经似地震颤起来。植物真是令人毛骨悚然！

癞蛤蟆

最美丽的石竹色正是癞蛤蟆舌头的颜色。

鸦

我在一个雪后的傍晚，站在邻居的屋顶上，看过黑漆漆的乌鸦。

作 家

写文章最不可缺少的东西是创作的热情。为使其创作热情高涨，最不可缺少的东西是某种程度的健康。轻视瑞典式体操、素食主义、复方淀粉酶，而想要为文者是无志。

又

想要为文者，不管是怎样一个城市里的人，他的灵魂深处必须是一个野蛮人。

又

想要为文者以其自身为耻辱，是罪恶。在以自身为耻辱的心灵上，什么独创的萌芽也没有生长过。

又

蜈蚣：你用脚走路给我看看！

蝶：哼，你用翅膀飞给我看看！

又

气韵是作家的后脑勺。作家自己是看不到的。假如硬是要看，大概只能扭断了颈椎。

又

批评家：你只能写职员的生活吗？

作家：难道有什么都能写的人吗？

又

一切古来的天才，都在我们凡人的手够不到的墙壁的钉子上挂帽子。不过必须有踏脚的凳子。

又

但是，那个踏脚的凳子，无论在哪一家旧货商店里都能有的。

又

任何作家在某方面都具有木匠的面孔。但是，这不是耻辱。任何木匠也在某方面具有作家的面孔。

又

不仅如此，任何作家同时又在开店铺。什么？我的作品卖不出去吗？告诉你吧，那是在没有人买的时候呀！或者那是在我不出售也无所谓的时候啊！

又

演员或歌唱家的幸福是他们的作品不留下来。——我有时不免这样想。

以下为遗稿

辯 护

辩护自己比辩护他人要困难。如果有怀疑的话，你就看看律

师吧！

女 人

健全的理性在命令：“尔，勿近女人。”

但是，健全的本能却在发出完全相反的命令：“尔，勿避女人。”

又

女人对我们男子来说是真正的人生，即诸恶之源。

理 性

我是瞧不起伏尔泰的。假如理性始终存在的话，我们只能对我们的存在加以满腔的诅咒。但是，陶醉于赞赏世界的 *Candide* 的作者是多么幸福啊！

自 然

我们之所以爱自然——其原由之一，至少是由于它不像我们人那样既嫉妒又欺骗。

处世方法

最贤明的处世方法是既蔑视社会的因袭，又过着与社会的因袭不相矛盾的生活。

崇拜女人

崇拜“永世的女性”的歌德，确实是一个幸福的人。但是，轻蔑雌 *Yahoo* 的斯威夫特却不能不在疯狂中死去。这是不是由于女性的诅咒呢？还是由于理性的诅咒呢？

理 性

理性教给我的，终究是理性的没有力量。

命 运

命运比之偶然是必然。“命运在性格中”这句话，决非在等闲中产生的。

教 授

如果借用医学用语的话，讲授文艺就等于是临床医疗。但是，他们却不曾摸到人生的脉搏。特别是他们之中有人虽懂得英法的文艺，却声称不懂得生育了他们的祖国的文艺。

知德合一

我们连我们自身都不知道。何况想把我们的所知付诸实践，那就更困难了。写了《智慧和命运》的梅特林克对智慧和命运也是一无所知的。

艺 术

最难的艺术是随随便便地送走了人生。但是“随随便便”的意思，并不是厚颜无耻的意思。

自由思想家

自由思想家的弱点就是因为是自由思想家。他终究不能像狂信分子那样凶猛地去战斗。

宿 命

宿命也许是后悔之子。——或者后悔也许是宿命之子。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他的幸福

他的幸福是由于他自己没有教养。同时这也是他的不幸——啊，多么无聊呀！

小说家

最好的小说家是“通晓世故的诗人”。

语 言

一切语言都像钱币一样具有两面。例如“敏感的”这种语言的另一面就只能是“懦怯的”。

某物质主义者的信条

“我不信仰神。但信仰神经。”

傻瓜

傻瓜总认为他以外的人全都是傻瓜。

处世的才能

不论怎么说，“憎恶”也是处世的才能之一。

忏 悔

古人在神前忏悔。今人在社会面前忏悔。于是，除了傻瓜和坏蛋，不论什么人不作些忏悔，也许是不能够忍受人世之苦的。

又

但是，不论是谁的忏悔，能有多大的信用，自然又当别论。

《新生》读后

果真能有“新生”吗？

托尔斯泰

读了毕尔可夫的托尔斯泰传，就能知道托尔斯泰的《我的忏悔》和《我的宗教》都是谎言。但是，没有比不断重复着这个谎言的托尔斯泰的心更悲惨的了。他的谎言比起他人的真实，却滴着更多的鲜血。

两个悲剧

斯特林堡的生涯的悲剧，是“走马观花”的悲剧。但是，托尔斯泰的生涯的悲剧，不幸的不是“走马观花”。所以后者比起前者以更大的悲剧而告终。

斯特林堡

他无所不知。而他把自己知道的毫无保留地暴露出来。毫无保留地——不，他和我们一样，也许多少有些打算的吧！

又

斯特林堡说，他在《传说》里对死是不是痛苦的曾经进行过实验。但是，这种实验并不是游戏所能做得到的。他也是“一方面想死而又没有死”的一个人。

一个理想主义者

他毫不怀疑自己是个现实主义者。但是，他自己毕竟是他自己理想化了。

恐 惧

使我们掌握起武器，常常是由于对敌人的恐惧。而且常常是对并不存在的架空的敌人的恐惧。

我 们

我们都以我们自身为羞耻，同时又恐惧它们。但是，谁也不坦率地讲出这一事实来。

恋 爱

恋爱是受到性欲的诗的表现的一种东西。至少不受诗的表现的性欲，是没有价值称为恋爱的。

一个老练的人

他的确是老练的人。在能引起丑闻的时候，他是决不搞恋爱的。

自 杀

所有的人共同的唯一的感情，就是对死的恐怖。在道德上自杀的人名誉不好，也许并不是偶然的。

又

对自杀进行辩护的蒙坦，是包含着几多真理的。不自杀的人并不是不自杀，而是因为不能自杀。

又

我想死的话，什么时候都可以死呀！

那么你死一个看看！

革 命

革命之上再革命吧！那么，比起今天来我们就会尝到合理的人世之苦。

死

迈兰德颇为正确地叙述了死的魅力。实际上我们只要是在某种机会下，受到死的魅力的感动，那就很难逃出这个圈子之外。不仅如此，就好像围着同心圆，一步步走向死。

“伊吕波”短歌

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思想，也许都在《伊吕波》短歌里了。

命 运

遗传、境遇、偶然——掌管我们命运的就是这三者。自己喜欢的东西就喜欢好了。但是谈论其他，那是太冒昧了。

嘲笑者

嘲笑他人的人，同时也是害怕被他人所嘲笑的人。

一个日本人的语言

让我当苦工吧！否则给我言论自由吧！

人性的，富有人性的

人性的、富有人性的东西，大体上说确实是动物性的。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某才子

他深信自己哪怕是能变成坏蛋，也决不能变成傻瓜。但是，过了些年一看，尽管没有变成坏蛋，却始终是一个傻瓜。

希腊人

把复仇之神置于朱庇特之上的希腊人哟，你们是熟知了一切。

又

但是这也表现了我们人的进步是怎样的缓慢。

《圣经》

一个人的智慧比不上民族的智慧。假如稍微再简洁一些的话

.....

某孝行者

他孝顺母亲。当然懂得用爱抚和接吻，使成为寡妇的母亲得到性的安慰。

某恶魔主义者

他是恶魔主义的诗人。但是，在真实生活上，只越过一次安全地带，就不想再吃苦头了。

某个自杀者

他为了细小的事情而决心自杀。但是，根据这种理由自杀，损害了他的自尊心。他握着手枪，傲岸地自言自语说：“拿破仑被跳蚤咬了，一定也会觉得痒的啊！”

某左倾主义者

他是最左翼的最左翼。因此也就瞧不起最左翼。

不自觉

我们性格上的特点——至少是最显著的特点，是不自觉超过了我们的自觉。

矜 持

我们最感到自豪的只是我们不拥有的东西。实例：T 擅长德语。但是，他桌子上经常放着的却是英语书。

偶 像

不论什么人对破坏偶像是没有异议的。同时把自己当成偶像，也是没有异议的。

又

但是，不论什么人也不可能泰然地当上偶像。当然天命自当例外。

天国之民

天国之民，首先应该没有胃囊和生殖器。

某幸福者

他比谁都单纯。

自我嫌恶

自我最嫌恶的征候，是在一切事物中寻找谎言。不，不只是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这样。还要在寻找谎言中丝毫也不感到满足。

外 表

最胆怯的人一向显得最勇敢。

人 性

我们人的特征，是产生神所决不产生的过失。

惩 罚

没有比不受惩罚更痛苦的惩罚了。这种决不受惩罚，倘若受到神的保障，自当别论。

犯 罪

在道德或法律范围内的冒险行为——就是犯罪。所以无论是什么样的犯罪，都不能不带有传奇的色彩。

我

我没有良心。我只有神经。

又

我每每认为别人死了好，而在别人之中甚至也包括了我的亲骨肉在内。

又

我每每这样想：我迷恋她时，她迷恋我；我讨厌她时，她也讨厌我就好了。

又

我过了三十岁以后，每逢要发生恋爱，就拼命地作抒情诗，不等深入即退却了。但是，这在道德上并不是我的进步，只是觉得在内心里要稍微打打算盘才好的缘故。

又

我和深深爱着的女人谈上一小时以上的话，也是会感到厌倦无聊的。

又

我常常说谎。但是，不论是行诸文字，还是用嘴说，谎言都极为拙劣。

又

和第三者共有一个女人不会使我不满。但是在不知道第三者是幸福还是不幸这一事实时，常常不知怎的，突然对这个女人感到了厌恶。

又

和第三者共有一个女人不会使我不满。但有一个条件：要么和第三者素不相识，要么关系非常疏远才成。

又

我对为爱第三者而背着丈夫的女人，仍抑制不住对她的恋爱。但是，由于爱第三者而不顾孩子的女人，我却感到全身的憎恶。

又

只有天真无邪的孩子才能使我多愁善感。

又

我不到三十岁的时候，曾爱上了一个女人。这位女性有一次对我说：“很对不起你的妻子。”我倒并不觉得怎么特别对不起我的妻子。但是，奇怪的是这句话打动了我的心灵。我率直地这样想：也许我也对不起这个女人。我至今对这位女性仍然怀着温柔的感情。

又

我对金钱是冷淡的。当然是因为不愁吃。

又

我是孝敬双亲的，因为双亲都到了暮年。

又

我对两三位朋友就算是没讲过真心话，但也没有说过一次谎。因为他们也从不说谎。

人 生

即使是革命加革命，我们人的生活除“作为被选上的少数”，都是黯淡无望的。而“作为被选上的少数”也只不过是“傻瓜或坏蛋”的异名罢了。

民 众

莎士比亚、歌德、李太白、近松门左卫门都将消亡。可是艺

术在民众中一定会留下种子。我在大正十二年写道“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至今我也没有动摇这种信念。

又

听听铁锤击打的有节奏的声音吧！只要是那节奏存在，艺术就将永不消亡。（年号改为昭和的第一天）

又

我是失败了。但是，创造我者必然还会创造他人。一棵树的枯萎只不过是区区小事而已。只要保存着无数种子的土地依然存在。（同上）

某夜的感想

睡眠比死快乐，至少无疑是容易的。（年号改为昭和的第二天）